

柳侍制文集序

天地之化物類人事之理久則敝敝則革革則章非
敝無革非革無章吾何以知其然也在易之革革之
卦貞離而兌悔離文也時至於革則其敝也久矣夫
兌離所勝者也物敝當革雖所勝者熄之故兌革離
夫惟革其故而後新可取故革其文者乃所以成其
文也近取諸物若虎豹之文非不彪然炳也及久而
敝則黜昧麗雜曾不若狴狸之革而章者也四離之
終而革之時也五與上革之功也故五爲虎變而上



爲豹變以其世考之成周之文唐虞以降之所未有也至孔子之時乃大敝矣周公聖人也曷不爲是勿敝之道以貽其子孫以傳之天下後世使之守而無變哉蓋物久而敝理也理之必至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孔子之作春秋或者以爲紂周之文崇商之質夫豈盡然以其告顏子四代之制與夫後進禮樂者觀之則其所損益者可知也由周而來亦可槩見漢之盛也則有董子賈傳太史公之文東都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唐之盛也則有文中子韓子之文中葉而

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宋之盛也則有周子二程子張子歐曾之文南遷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夫何以異于虎豹之文彪然炳也及久而敝則黜昧龐雜曾不如狐狸之革而章者哉文之敝至宋亡而極矣故我朝以質承之塗彩以爲素琢雕以爲朴當是時士大夫之習尚論學則尊道德而卑文藝論文則崇本實而去浮華蓋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間文運方啓士大夫始稍稍切磨爲辭章此革之四而趨功之時也浦江柳先生挾其所業北游京師石田馬公時爲御

史一見稱之已而果以文顯由國子助教四轉而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蓋先生蚤從仁山金先生學其講之有原而淬礪之有素故其爲文縝而不繁工而不鏤粹然粉米之章而無少山林不則之態惜其未顯而已老欲用之而已沒也余在秋官時始識先生嘗一再與之論文甚懽比以公事過其家問其子孫得其遺文凡若干篇因使先生弟子宋濂戴良彙次之將畀監縣廉君刻之浦江學官世有欲徵我朝方新之文者此其一家之言也必有取焉因題

其卷首以俟至正十年八月丁祀日武威余闕序

金華柳先生文集序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產乎高厓深谷人蹟所罕至之地匠石之欲營宮室者猶必仰而取焉况于人才之足以爲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玉多吉士惟君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乎此乎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于是浙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有知之者用之

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復一紀至正初今皇帝召還爲翰林待制將進用之而先生以疾卒于官方先生爲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伯庸薦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遷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扼而不用及公道旣明將寘館閣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世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于論議而無一語

襲陳蹈故蓋傑然于當時者也先生旣沒門人宋濂戴良類輯爲二十卷而屬素序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訓誘獎厲久而彌篤知先生之得於天者不可謂薄顧阨于人者遑遑若是是故讀其文而惜其才之不盡用也臨川諸生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危素序

柳待制文集序

翰林待制柳公旣卒子卣藏其文若干篇至正庚寅浙東僉憲余公按行所部以浦江監縣廉君清慎有

爲愛民重士乃命刻其文傳焉昔宋南渡樹都錢塘
浙東爲股肱郡衣冠大家接武于廷名公碩士相繼
而起汪洋博洽之學辯論宏偉之文人自爲書家有
其說嗚呼盛矣哉至元中海內爲一故國遺老尚有
存者師友講授淵源不絕大抵皆以殫見洽問爲主
天爵竊祿于朝三十餘年其于浙東鉅儒猶或及識
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及公而已間嘗接其論
議誦其文章奇辭奧語層見疊出信知非因陋就寡
之士所能及哉嘗考南渡之初一二大賢旣以其學

作新其徒呂成公在婺學者亦盛同時有聲者有若
薛鄭之深淳陳蔡之富贍葉正則之好奇陳同父之
尚氣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見于世其爲文也
本諸聖賢之經考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
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官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
其源襲究其異同叅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
用讀公之文者庶猶見其北歟故公施教訓于成均
則胄子服其學司議論于奉常則禮官推其博天子
方召入禁林而公年已老矣惜乎文之不大顯于世

也其制作規模之盛則于鄉之先正有足徵焉嗟夫
水貴有原文貴有本儒者之學貴乎多聞之爲尚也
然而擇之必欲其精語焉宜中乎度非誇多鬪靡以
爲能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胡氏
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旨哉言乎廉君名阿
年八哈字景淵爲至元名相文正王諸孫家世清白
故治縣有聲其于賦役推考均一可行永久民深德
之今刻文集二十卷別集又二十卷皆公門生宋濂
戴良所彙次云通奉大夫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蘇天爵序

後記

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
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爲文多
不存稿年四十餘北遊燕始集爲書名之曰游稿及
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離稿曰容臺
稿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鍾陵稿自江西退
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稿間嘗西游
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稿游而歸休日對烏蜀

山獻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蜀山稿未幾召還禁
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稿而先生沒遂爲人乘間持
去今所存惟七稿濂與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尤可傳
者序次如右以先生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
待制文集云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
成其昭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
爲聲明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
豆靜嘉煥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纛精
明肅焉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山號施令舒陽慘陰凜

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修明上下洽比穆焉而
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
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蹈不得
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于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
以不出于彼必入于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不隨世
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鬱而不能
大振於是悉歛其英華發之于文震盪汪洋自成一
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
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開陳善治之所急或推原名教

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燄萬丈自不容掩初未嘗區
區求工于篇章之間也國子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
之曰柳公之文靡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沓
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
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
者以爲名言嗚呼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
會通而能宣至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
功烈僅施於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于無窮哉雖
失于彼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旣成廉訪

使者余公闕命廉侯阿年八哈刻寘浦江學官尚餘
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銓
次濂復同戴君分類謄爲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
之子卣藏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十一年辛卯歲
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柳文肅公文集序

元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門人宋太史景濂氏旣次
而序之刻之浦江學官尋燬于兵燹湮晦迨今百年
矣學者憾之浙江按察副使張公和奉勅提學至烏

傷得之不翅拱壁亟圖其傳乃昇教諭歐陽溥刻之
邑人朱孟賢捐貲助之既成復俾環序藐焉末學安
敢冒昧序公之文公文章大家也名擅一代之盛與
虞文靖公揭文安公赫赫相埒四方人士翕然師尊
之固不待序而見太史公嘗評公之文如老將統百
萬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嚴其
言盡之矣又奚容置喙其間耶若是編復傳于今日
爲天下後世幸者不可以不書於戲君子之學或施
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所以惠幸斯人一也公在當

時將見柄用而已老故平生蘊畜不克大究設施然
師表當世垂範來學則有文章之傳而惠幸博矣是
以傳矣復晦非公之不幸天下後世之不幸也晦矣
復傳而得沾殘膏賸馥於無窮者抑豈公之幸哉夫
下後世之幸也公之文在天地間光燄萬丈千古長
新辟之龍泉太阿爲天下至寶雖其埋沒之久而不
終以銷蝕者有神護之也而精氣光采常煥發於霄
漢之上自有不容掩者矣然微識見明博如煥如華
者孰能收之土壤之下而寶之故是編之傳不能不

有待於憲副公也夫豈偶然哉柳公名貫字道傳婺之浦江人官至翰林待制文肅私謚也憲副字節之崑山人起家進士擢刑部主事累陞今官以文學名於時云天順癸未冬十一月戊午日南至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後學仁和鄭環謹序

序錄

校柳待制文集題詞

元翰林待制私謚文肅柳道傳先生文集二十卷以至正庚寅刻諸浦江學官則僉憲武威余忠宣公令先生高第弟子宋潛溪戴九靈兩先生彙次之以授監縣廉侯而公與叅知蘇公應奉危公序之潛溪記之者也至明天順癸未再刻於義烏則學使崑山張公主之可諭歐陽刻之邑人朱孟賢助之而仁和鄭編脩序之閱歲三百洵經兵燹晦伏不絕如縷我朝順治癸巳監司晉陽馮公摻羅舊本檄縣重刻見

公所爲序中。板貯尊經閣。歲久有蠹。于蠹者。邑生傅旭元。于募修宋集之餘。請板校補。刊二十餘頁。而地虎踰二年。始取原板歸舊所。則補刊者不俱焉。此邦于詩古文。少問津者。印工復不易得。以是徒度閣中。余亦謂其非全也。不亟攷。比感淵穎文憲。二刻多誤。奮焉期于浦陽諸先賢集。任較勘。乃假而讀之。淵乎仰其學之博。而粹然一出于正也。亟令家僕就閣。以意摹印。并補刊者。三復校對。幸無缺失。爲辨訛字六百三十有奇。指示剖人。一改正。而闕其疑。如史義

襄墓銘。謀予于檠。考廣韻。旣無此字。而玉篇正字通亦止有聲無檠。雖訓檠爲告義。若可通。而不審所出。未敢臆改。凡若此者。與明知其訛。而未能決爲何字。及循原刻頂格。難以更易。并原空闕者。咸仍之。而補板之存於孤寡家者。亦始聽焉。第正其訛。而書之。俾後有所考。庶不疑于殘缺者云。康熙後壬寅日南至前五日。秀水後學曾安世書。

柳集補刊未貯尊經閣暫存傅氏總目

十一卷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二卷 標目 十三卷 標目

十四卷 十一 四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二十卷 廿三 廿四 廿四 附錄 廿七 廿八 廿九

柳待制文集總目

卷之一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卷之四

五言律詩

五言長律

五言絕句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七言拗律

七言絕句

卷之七

制

詔

表

箋

狀

祝文

策問

卷之八

謚議

卷之九

碑銘

頌

卷之十

墓誌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塔銘

墓表

甄誌

卷之十三

銘

辭

贊

箴

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

卷之十四

記

卷之十五

記

卷之十六

序

卷之十七

序

說

卷之十八

題跋

卷之十九

題跋

卷之二十

行狀

祭文

誄

啓

附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一

浦江道傳柳

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古詩

五言

擬古次吳彥輝編修見寄韻

昨夕芳蘭英今晨寒露莽凡物榮悴之所慎在交友
燕燕參差飛尚自求其偶何況萬里心僅若風中柳



服君無流黃貽我有佩玖感歎臨長河何山近牛首
驅馳苟可及羸囊具我糗但恐川塗修所期非所有
秋曉行園覽物三詠書寄臨川孫履常
苦瓠若懸瘦宜瓢亦宜笙笙將用合雅瓢以供酌烹
吾爲苦瓠謀任力不任聲薦勞劬鼎間自足資養生
物賤終反質吹萬豈其情

其二

庭後雙桐樹當春各揚熙方華俟其實匪爲鳳皇機
逡巡白露下時變物乘之陽柯色黯黯陰榦兀頽頽

朝曦與夕暉同煦亦同吹君看特立者至德豈下衰
其三

蓬艾著莖穎其高論尋尺在時薈翳中初不自揀擇
秋風一披猖束藁共狼藉兒童強解事走報著生策
是物豈能伸虛名偶相迫四營爾何知無徵安有獲
呼兒告之故吾占用吾易

墻東蒔青菊

墻東蒔青菊墻西種叢萼萼高菊尚卑俯仰作秋意
森修已盈束張王密相比飄風日淒淒榮悴忽殊位

相傳集卷之六
為斬艾侵坐闕藩籬蔽以茲感時物回復臨軒砌
孤華耀黃艷迴立有餘地馨香不滿把零落還自致
夕餐詎能飽根蒂已中棄糞除孽何慚羨爾身後計

九月廿八日迎

大駕至昌平縣

回鑿向京闕佳氣拂天來千官肅迎謁奔走及輿臺
前瞻直南口帳殿層雲開駝鈴遠有響象馭不驚埃
却軼升玉座甫進蒲萄醅侍儀主奉引喚仗聲如雷
雕盤薦桃實磊落堆玫瑰庶明土物愛敢覲天顏回
退旅稱萬歲俛首三徘徊聖人乘六龍宣光照九垓

燕地適頓轡秋陽薄崔嵬蠲復周黎庶宴見先背台
繼體如舜禹其仁已深培陋儒職爲頌感奮慚非才

奉皇姑魯國長公主教題所藏巨然江山行舟

圖

善畫如攻詩意到卽奇警蓋其踈儻姿筆墨無容騁
歛之縑楮間咫尺萬里景巨然作江山所得盡幽夔
冥深風雨重曠朗雲霞屏秋光滿帆腹上下天一影
白鳥不盡飛楓林有維艇稍前半渚磯卻後瞿塘頂
豈無乘航戒尚想然犀炳巨靈制坤軸割截爾何猛

相和集卷之十一
至今氣淋漓幅背出光耿人言此非畫與幻本同境
然師豈幻者貞勝以其靜我來覽遺迹皦若天機秉
巫閭東北長岷蜀西南永朱印雪消初春暉浮藻井
開圖望神州時節躬朝請慨思禹功成重喜殷邦靖
將鑄嶽牧金明堂安九鼎

袁伯長侍講伯生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卻還
夜宿聯句歸以示予次韻劾體發三賢一咲

杜詩詫蜀險高有石櫃閣安知居庸口可掠太白脚
馬行已崇巔鳥度尚層壑林蹊曠逃轍崖井荒畱慕

俯疑日沉車罰若風鼓橐玄雲倏揚旆朱霞粲塗轡
數驛程非賒叢裘寒更薄客魂逢酒銷鬼膽因詩愕
蟠木將爲容胡繩未宜索嚴召戒晨趨澄旻際秋廓
紫微晶煒爛瀚海氣冥漠駸無兩韃屬道有五丁鑿
弭轡誰所援還衡猶屢錯小息樹吟旌爭先厲詞鐸
非開石首筵似聽郾城柝巨敵無前勅偏師當後却
送張子昭經歷赴淮東

嚴嚴御史府皦皦聚英彥計今玉笋班顯者半郎掾
居中密告猷治外詳論讞我遊朝士間聞談輒心羨

胡爲三十年負此一破硯子照每相過開口竒自見
弘璧本不貲况復加藻薦安能辭富貴尚欲志貧賤
平明借馬出向夕擁書倦去年參元火可賀亦可吟
端公坐南床愛士誠騰騰屈君廉訪幕首路走淮甸
生平書檄手妙在巧裁刺誰無擾獄市勿使滋蔓莖
平反奉慈母歡喜潔羞膳君子旣得與小人將革面
想當沿曹叡稍稍事遊宴試茗蜀井岡看花竹西院
古思浩無邊新語時一轉定懷京遊舊寄贈比黃絹
交情二紀餘此別良繾綣往時媚學侶散若風蓬旋
重來都門道迎子十乘傳

送貢泰甫南歸覲省

蒲材適南山觀水至東淮形生感舒閒智出尋尺外
自我入西廡羣士口參會謬云持一鑑豈敢當品裁
貢生晚實來見卽如畏愛時時片語出高爽無猥碎
進從衿佩行退察葦流內器許不異口嘲評絕憎背
屬方引自近已迫期而代我老如枯哇於爾資沃漑
胡爲忽有行言買歸舟載一陰月更朔魄死明始朏

長河夜來雨物色饒生態去者遂翺翻留者誠拘閔
狗名苦求益或乃譏賣菜永愧堂上翁所樂清淨退
寧將五粒松換此雙龍焙舊學待表微新聲行起聵
趨庭重有聞作氣應垂倍必觀正令申靡恤偏師北
低昂與禽縱用處無不在終然燭火光豈掩日中沐
我歌實勞勞爾思毋昧昧眷言蕙艸秋霜露不相貸

文子方寓直翰林數日卽以使往雲南典選詩

用識別

聖人御世具黜陟用明幽恒持萬里見若與一室謀

滇池出西南疆理亦中州皇明所照燭曠強悉恬柔
緬懷國利器爵祿廼戈矛稍垂銖鑒宗將貽繭絲憂
況提天官書往卽外府籌考擇命詞臣得無愼其由
翰林文夫子見謂能言流受詞別知友大斗嚼不酬
僕被辭夜直出門戒晨騶選材古所難此事若冥搜
豈無甲乙簿珠礫同一收施施處士議勞勞城者詎
太史制褒貶在子用春秋將令周道正皇卹楚人咻
循吏果再見斯民庶其瘳得結數十輩參錯置邊旤
上以昭王度下以振儒猷吾從分阨遠被服在林丘

謝無疑將歸延平留詩爲別次韻四首

裘葛亦何事爲人司暑寒微哉一封堙欲等嵩華看
如將射變率未免噎廢餐我貧不自遂早知行路難
解后與君別好懷詎能安爲語南飛鴻雪跡何時漫

其二

數路欲求賢當宁席爲側書生無籍名只尺不得入
區區冷官調自視培風翼坎盈豈能亨井渫誰爲惻
樂哉歸去辭河流夜來急

其三

龜山載道南伊囑無全書遜翁受李氏一軌行衆塗
如人執著蔡於物察虜魚至今表鄉學粹美不近迂
得君羈旅中滯念盡刊除譏評世亦有鑒裁我豈虛
唯應雙劍光賁子幽貞廬

其四

服官如服賈苟利無不然間關遠行邁肇彼車牛牽
亦越南北垂不間東西阡蹇予拙於用蓬飄逐回旋
可能食無魚自詫筆如椽好友不可呼逝去猶飛烟
誰歎重晨招謝爾嘲畫眠泥塗肯再辱况欲使之年

柳行市文身 卷之一
離絃不成曲麟膠我當煎

次伯庸韻賦苦寒三首

我衣䟽布縫彼裘衆毛集將微禦冬具奈此飛霰夕
衣完幸掩脛裘温更重嚴燠寒非爾私寧觀俟其復

其二

且無金辟寒顧有犀鎮帷窮年一莞席仰脅涕流漸
敲門求束緼彼固吝所施美哉南簷曝一煦吾敢私

其三

至日不通關謹此陰陽交我非爵祿身自視如露泡

所操無直筭謗欲彎強殖嚴風鏢肌骨此志徒嚶嚶

寄題天台王氏抱素齋

我琴雖無絃固亦徽軫具渾渾大璞如正以不雕故
置之空山間衆籟畢來赴誰其聆希音且復展幽步
天台三萬丈瀑水若懸布想見桃華巖風吹落新雨
青鸞倘未來白鶴已經度太上乃忘言吾歸抱吾素
發通州至小直沽

十年鞍馬中釋去理歸檝江光來娛人似與我意慙
疲勞省前痛歡喜獲新接念常有行初苟志在懷牒

何期腰間組爵等遂凌躡外雖被寵榮內實懼顛跲
以茲戀闕情益欲務修業清霜天晚信老樹見留葉
沾河漳潞交冰水尚可涉急檣追南鴻值不數旬浹
梅花定迎咲粲粲光生頰遠遊志賤貧吾寧負吾鉢
貫艸艸南歸伯生秘監方晨赴經筵馳詩見別
舟中次韵俟便答寄兼簡伯庸贊善

講經白虎論載筆承明入此事豈在予鵷鸞正高集
乞身去江湖幸矣歸期及於何君子心繼繼念朋習
新詩比繡段重贈當珍馐因憐管蒯才分寸強紉緝

賴承廷鳳輝庶遂公駒繫皇猷待潤色在治時所急
服惟締會明基藉臺萊立斯文仗公等別袂不須執

過大野澤

大野自爲澤濟流安得通渟涵就深廣蟠際渺西東
揭帆入洪瀾盡此一日風青山若浮髻隱見雲烟中
不知何鄉聚欲辨已冥濛茲惟開闢水豈因䟽鑿功
捐小以成大地利迺豐崇至今徐兗郊桑麻歲芘芘
賄遷擅工賈組麗連僕童矧時漕事興舟航密如蓬
寶藏在山海其益無終窮一令民生遂坐致國本克

非吾黃帽郎孰訊白鳧翁

沽頭阻淺

傾囊作舟備頗意遂所往進止由他人何異車在鞅
沽頭臨關水塞淺不容漿小待得微瀾囂譟爭下上
強挽纜一篙退却已數丈兩舫忽棖觸石際憂餘響
前船已釋柵後船如脫襁回頭望欲岸心折猶愴怳
投艤始誰偏出險終自調却懷乘木功在易垂豕象
夫知理卽事豈有患非想歸鳥尚依樊游魚亦驚網
人生羈旅中百歲徒攘攘白雲何方來相招此予頽

雪霽得風雨徑過高郵

乘舟得順風如鳥新插羽巖湖五十里浪破雪花舞
不知岸勢廻歛覺帆力舉却望烟中竿參差數家聚
高沙曠遊處酒賤魚可煮伸眉一咲粲對面九疑阻
得非龍受珠逞儻挾雙鵬意令明月胎光燄闕不吐
我詩初未工聊用相媚嫵後朝妙高臺呼雲作吳語
晚渡楊子江未至甘露寺城下潮退閣舟風雨

竟夕

鼓柁凌濤江江光晚來薄相望鐵甕城正值沙水落

離長洲渚出月黑風雨作歎眠聽春浪夢枕生新愕
起吟不成魔但怯體中惡金焦兩浮萍天墜何恨著
意令制溟渤帖帖就疏淪奈何潮汐舟只尺限前卻
快呼北府酒暖客慰離索庶因行路難幸識還山樂

贈王玄翰

元貞元二襪我願未垂髯吳遊一長鋏欲以鈍爲銛
躋琴群公間頭步限堂廉在我履籍正從渠藩級嚴
維時許與分金縮不徒兼坐中清觀氏願身高帽簷

傾懷揣道要恐此後益礮我戇但耳受語味詎能厭
謂方偶升運豈遂歎中淹寒暑三紀餘往來如瘵疢
清觀已下地白髮我日添徵言駭今見信若龜兆占
斯文大圓鏡有目人得覘奈何復反剝不遺洪入織
揭來豫章城東口顛遭掛聽談雖疊疊閉息但厭厭
道逢美少年進止一無嫌揭子爲我言其人詳視瞻
家微百金產架有羣書籤煌煌定武宗緬彼世澤漸
清觀我故友有子在窮閭枝富愈思蓄時來當發潛
我爲想顏色覆鑑併收奩邨令毀龜玉不卒舉魚鹽

促坐席屢改風回雨飄簾寒廳惡艸具觴至時一拈
旋看養花法賴人加蓋苦雖承天澤滋更畏夏光炎
又聞日月華西淪則東暹藏景闕陽曜出幽縣素蟾
木功能拯渙地道有流謙育材我豈敢贈子以安恬
我歌實激烈誰爲哲與黔遲歸絮我酒宿艸爾其霑

杜原父自清江訪予鍾陵留欸旬餘將還武夷

山中

原父志完潔聞道實先吾定交自錢塘暑霜二十踰
京華亦繼見失路各崎嶇區區抱兩瑟混合萬齊竿

吾人許與心固有弗占乎講談必跋燭遊衍每聯裾
蒙霧不知潤披荒纔啓途君歸得超越我留顛跼拘
八年忝京秩踏鼓厭晨趨偶紆江西綬言訪玉人芻
企瞻雲谷雲隨風時卷舒夢中反招隱覺來聞過車
感別欣旣見相看情紛如數宵復欸洽深懷爲之攄
歎息吾道存斯文豈其孤後至邈未逢前行逝將徂
寧觀以俟之曷日免淪胥吾年屬須暇追惟刪述初
英莖以論樂點畫以成書有理有聲形道隱言亦蕪
擊蒙非揣想發葩得昭蘇新聞啓吾聽宿說詎能誣

匆匆上瀨船言返粵山居幔亭老曾孫道景驟雲輿
計程兩旬浹到家改蟾蜍况茲詩書窟只尺文公廬
漱芳酌巖液嶠道擷烟腴初非山水遙將爲造化徒
定開懷友軒呼童重汛除布筵齊舊帙掃壁張新書
友道繫倫理別久會常踈津津麗澤益許許伐木呼
詩人有行涉尚或歌叩須所以千里駕但取一夕娛
存歿與升沉蹈道本無殊跡往雖異方神遊實同區
落月屋梁色疎梅窗外株此意方寥寥微君誰起予
勉勉雞黍期茫茫冠蓋衢美詩慚報賦緬彼貂襜褕

危太樸自金谿來訪留館兼旬因歸有贈

數日出恒早旋歸已疲劇思睡方未暝強起臨几席
席間有佳友來來千里屐所來非健羨亦不爲名迹
謂吾昔求學頗嘗窺窵卻欲要一夕談以慰百年後
寤疑則豈敢辨義能忘益斯文千載後泮渙抵離析
不有高朗姿誰完超距力夫道非遠人何嘗繫微索
譬如山出泉其初論涓滴渟涵就深廣千流同一脉
掀掀鼓雲濤帖帖輸溟渤是氣中乘陵無吹亦無息
文章道之英各亦隨所覲艸木紛以滋何嘗須粉澤

生機一發越形色自不隔吾聞古作者巖巖垂典式
履正有夷途冥行猶適堦韓公起扶衰文字欲適職
取新非厭常通變由知易衰遲豈復進僕子堅吾壁
乘風迺歸期未了千日客少留慰將遠芳艸萋以碧
諒哉君子心永言若金錫縣知筐筥羸不廢秉耜積
勉勉他日思爲寄東飛翼

題譙姆投道許旌陽圖

阿姆孕氣胎萬生皆其嬰大兒太素童小兒丹元精
解后執盼悅御輪遊九清玉妃左右眇璧月東西傾

逝去八景滅出觀三秀榮赤文大洞書纍纍滿囊纏
紛吾子不職若昔列僊卿登壇授受也瀟然乘雲征
前行擁豹節後車載霓旌鳳飛亦既遠簫勺有餘聲
匪觀蹈道機曷識顧養情茫茫大九州禪海環一瀛
誰者爲蟻蝶誰者爲鱣鯨稽首阿姆言吾今亦長生
葆冲摠群粹億齡歌太平

三月廿五日子至官滿歲矣雨中言懷

去官今日雨懷組涖官初凌晨入茲宅載家借誰車
既欣就夷曠稍復加漑除前榮布筵几後檻栖琴書

堯筆已豐若庖圍亦班如閑官詎免俗拙性匪求餘
幸無卯申縛兼謝朱墨拘荏苒年運往淒涼宦轍迂
及暮當報政省已媿懷居庭花不吾背簷沫屢相濡
天澤自茲厚土思卹得無憶去禮寺秩久違朝士私
非才職教育希世忝名譽常恐後啼鴉安能同賦狙
此邦望吳楚其鎮倚衡廬古人不並世下里謗工斂
乍可懸我榻誰將束彼芻青青莓苔地翳翳桑竹墟
令節感慨集私憂報効踈哦詩以自訟庶用砭其愚

宜春盧仲謨將老好遊

江水日夜下江帆朝暮開趨名與服賈什伯競汾河
豈有挾勝具翩然動高桅桅前風水壯浪雪捲成堆
奔奔滄海入逖逖青山來易柁泛淮泗隨雲望登萊
中原筵几間恒碣兩尊壘覽古發燕歌歌上最高臺
徑陳東皇席遙酌北斗魁卹無瀛洲客引袂升九閔
織女弄機杼天章不難裁談諧得珠琲服佩綴瓊瑰
手攜蟠桃實自吟還自吟卻顧井上瓶幾爲甕所羈
丈夫屬有念澳忍亦何哉借君三尺筵掃我一寸埃
舉頭謝黃鵠不敢恨低摧

三節堂詩

高昌僕輦部族望維世卿濟濟効臣順振羽筵王庭
服馘鄒魯化將由仁義行因茲命僕氏本其所從生
再世表三節秉心存一誠若昔淮安王受詔始南征
都運隸麾下實以材武名擢爲主餉吏資糧有餘贏
論事舉其要賞功取其輕單提海王篇前臨百粵城
禦寇適不利忼慷死於兵其精凝爲神其氣引爲星
雖死得死所義烈猶光晶夫人屬盛年燈孤影煢煢
寄家萬里外收涕撫其嬰義方教以正明德祀維馨

中嘗得剝疾液齊弗能平元帥方在穉隱憂爲屏營
引刀割股肉和糜加餼烹兒手奉進膳毋躬欣載寧
嫠居四十春門戶底重榮何必栢舟誓且且申其情
是家天所厚和聲協琴笙臣忠則子孝爲婦德維貞
自靖以所安大節見崢嶸藝黍黍已熟種槐槐已成
築堂備賓祭大書扁中楹非徒尊厥美固將遺世程
元帥屢刺部擊姦著能聲肆今右廣越一掃妖氛清
世稱爲臣表士望爲國楨巍然詩禮門日以謙治盈
五子各秀發文場並蜚英翩翩臺閣武壘壘雲霄翎

節義有豐報如獲必於耕翁炊而季食左右列劔羹
飽腹亦飽人大田歲多秔普令四海饑悉得烹殺烝
濬此忠孝源澤彼疲瘵氓庶明國家盛育材樂莪菁
休屠七世孫珥貂聯珎璠奮建萬石家乘軒填里閭
是豈無本歟培覆因栽傾予忝元帥遊山立仰儀刑
伯子矧同朝蚤嘗接紳纓錢塘偶參聚話舊歎蓬萍
歌有三節章酒無雙玉瓶登堂介眉壽爲子寄嚶嚶
送葉生以相墓之術西遊婺源

公劉昔居幽匪占龜獨契景岡觀流泉相土辨形位
抱陽而負陰生生此其顛後乎幽爲周亦卜瀍水滢
卜稽惟洛食會同四方至宅中以圖大自時保成乂
遂令堪輿家原本誇術知險固金湯如踞蟠龍虎示
論都雖在德其次當審勢茫茫大九州河山列經緯
三條來自西天馬掣鞿轡振迅或曉騰安行或容曳
頓塵或僂立踈足或驚蹶或攀遊龍驤或笱浮雲遊
或爲春絮揚或作龜瓜縋錯或黼采明斷或旗旂綴
大將域斯邑小則穿彼隧墓宅如流查亦各寄所寄
天地發蓋函形實不離器若然蔭映厚翁受皆沫氣

所以石窳封閼世若鄙置古人重擇術耕者必歛穡
不見相墓師一言興孝弟永惟死有藏如生宅郊遂
歲時履塋域魂魄瞻髣髴五行象在天五氣應在地
岡巒以順動積止無頗陂青囊一卷書析理垂教思
奈何世之人伐同以爲異不有儒家流誰其覈訛僞
葉君墳史業間亦游於藝看山目光炯扶摘破幽閼
前年入天台屢揖浮丘袂去歲駕胥濤載鼓吳門樅
諸師鈐記存荒語涉竒詭冥觀領其妙射覆不待議
有來證所聞辭舌稱唯唯昔昧今已章按求初匪貳

命醕展芳筵承筐陳厚幣藝成當賞酬千金詎能致
今晨風日佳君來我方窳迎門肅而入促席談斐齋
留行莫我以去若驚颺駛問程上江東馬銜車掛鞵
婺源萬山叢壑谷窅森邃靈秀之所鍾不獨專品彙
企哉黃墩里藏策在金鎖其言實繫道大明仰東山
彼邦多俊英彪炳人門麗賓延計恐後且復羞鼎饋
稊稗廼有秋穡事豈終廢學爲有用學士非以此媚
蜀莊講老子日晏坐簾肆莫麗極忠孝聽者知砥礪
矧是勸尊親無窮待來裔吾誠苟未至何以承賓祭

觀采非卑居酒削猶薄伎勉勉君子心無入不弘毅
荃蘭本根在芳馨期晚歲

歲莫雜言四首

少學老無成所守但糟粕譬如福與市涉海求靈藥
豈不望三山風至輒引卻歲闌坐窮陋青燈映踈箔
雖微白足禪自置丹霞縛賤貧吾所安飲水差足樂
東隣日椎牛得似西鄰禴

其二

中年鞍馬間所歷萬里途髀肉亦既消夢驚還一呼

頽史窺古人恨時不能俱寧知遠遊躅足踞雙飛鳥
寒北松亭塞燕南督亢圖居今采竒迹未覺吾行計
哀說重思之天高明月孤

其三

梅花彼粲者玉立庭戶間攝衣起從之重是冰雪顏
馨香不可挽百統亦空還我老詩力退管窺燕坐班
奈何被花惱語出恐遭刪誰持明月珠置我羅浮山
無詩有重罰當爾三百錢

其四

里中四三友論交嘗莫逆自我遠行邁廿載成乖隔
今歸僅有存生理各崩迫經時不一晤寢想猶如昔
閉門風散中何以求今夕不見萬松根滅匕養靈魄
吾寧獨久壽持邁同懷客

小至日獨坐誦太玄首序有感而賦

泰始十八策積終罔嗣廢日星相緒經去律歷迺施
行羣餘察萎爰虛氣自中萌君子乘其運進退無營
管微陟乃雖（此句以下文字模糊）安用哉自然元道

成

尊經堂詩 有序

昔趙人安先生以布衣教授里中哀輯群書
大備經訓使子若孫採擷芳華厭滿膏澤有
餘則推之以及其鄉之人焉去今五十年尊
其書猶尊先生卽名其堂尊經堂曰此先生
之志也太史屬蘇君伯修嘗受經於先生之
孫最爲得安氏之學者乃來請詩刻寘堂上
噫書在安氏而其淑人之功獨安氏哉詩曰

聖人言純如載道行萬世貞明配日月廣大侔天地
簡牘之所資包絡無巨細上而建皇極重覩人文麗
下以開民彝性初均秉爲訓行宣光熙道否隔氛曉
千人萬人心揭揭皆經誼此息則彼消剛柔乃殊位
進乘休復機迥哲蹈仁智自絕其根本奈何取天劓
燔滅滋秦瘵罔羅興漢利存亡書豈知論者常不置
濟南耄言出孔壁發神秘百篇始昭垂五代著成文
魯齊韓毛詩其傳迭興廢審音以知樂亦各徵四至
樂崩名僅存緬想歌鐘肆禮失野可求誰明射鄉義

制氏記鑿鏘后蒼詳數制區區象聲容詎得作者意
賴夫春秋家尚識王道貴載事或稱誣推凡疑翼僞
田何受孔易其全緣卜筮揚施孟梁徒別出踵焦費
挾書律始除六籍豈俱逝傷哉居下流衆惡所犇萃
駕言拾灰殘我道猶未墜乘之以顓門中復縻識緯
黨同護朽竹攻弱擊枯骹文字日萎滋編策亦鱗比
孟荀與楊韓先後參與衛擇精語益詳炳炳詔來裔
一篇節衆音八風無濫吹方張乃遂翁已矣更五季
大明升殿郊燹奎屬炎慧春陵南標正陝洛黃離繼

經世偶潛虛象圖合而異舉隅豈無反僅若小星噤
肫肫紫陽翁敷賁瞭群眎在時張呂間建學特趨詣
一鼓行無旁八區同教肄矧茲龍德中美化純漸破
家書動盈屋人各事康濟恭惟罔極恩聖哲布嘉惠
經尊道則尊有合嚴皮真覆之以堂庭牖戶亦崇邃
古史泊今詮珠駢而玉綴高名以經揭酌原知水味
譬如登高嶽岡阜左右睇艸木流華滋烟雲散纖翳
觀生老其間面背俱益睟豈惟一身謀宜作數世計
足家離石宗遭亂藁城寄劬書自玉峯舊播實深穉

子孫刈其熟穰穰收秉穗後來及門士妙合若龜契
尊聞行所知况復躬自致過逢詭師資忍負築場志
我願安氏堂廣作天下治矜式表國都弦歌行黨術
蓄誠以端蒙達生以知類悖典叙彝倫三郊而五禘
與世開隆平吾經固無累自微可之顯道豈不在器
世間有形物展轉資弊弊遊談亦何根閣束祗自棄
是將彼鎮寶前人所敷遺手澤尚鮮新一展一流涕
書誦夕思之上帝儼臨泄作詩詒蘇子孫曾戒無替

鄭景明載醪携餉招遊左溪山訪朗太師遺跡

觀廡間李華碑命二三友生榻得墨本已復陟
東北絕巘至大師藏窆石壁下衆壑生寒夕陽
散采躊躇覽勝迨晚始歸歸而成詩

異境闕巖壑地神不取售必逢僧寶珠窾啓方界授
左溪掖仙華山山蓄靈秀蒸霞作嵐霏洩雲出嵌竇
朗公修何行宴寂併昏晝及其止觀成白月飛光透
巖巖絕壁下臺殿聳遺構誰初藏舍利駕說包榔板
到今亂石間鬼物嚴居守殘僧數十輩衲裏猿猱
依憑像教力逢年足糗糗安知大法衰已偏三季後

我家一舍餘瞻雲每東首白髮旣徂齡松門乃重扣
入谷變晴陰出林占氣候西風戒新寒黃葉聚盈帚
疊閣象槽巢鱗鱗各開牖景勝塵已空神超坐滋久
摩挲李華碑楷書辨眼肘固惟製作精所以能不朽
榻墨雖模糊尚可形篆籀還乘不盡典更歷最高阜
鞭石障卵風無乃巨靈剖川岳奠方維坤輿鰲背負
豈爲一比丘講張啓荒陋不然秉佛慧正以鑄俗謬
人師弘經者此道嘗獨厚我來證所聞山意亦知不
仰睇圓顙天俯閱古今宙是山蠹危巔實自閭闔有

青冥逼虛空，渾璞謝雕鏤。中峯眎群巘，僅若綦組綬。
而况原隰包，遠近錯文繡。灑氣方叢人，落景已銜岫。
從來四五客，一二耆年舊。餘如芳蘭若，服美兼纒就。
佳哉采真游，吾衰恐難又。

且發漁浦夕宿大浪灘上

張帆得順風，飛鴻與爭疾。後浪蹙亦舒，前山過如失。
桐江轉數灣，上瀨未入日。篙工享安便，坐穩頭屢櫛。
人生倚造物，物理微難究。詰處順安可，嘗離憂詎能必。
白鷗知此情，故向浪間沒。柳待制文集卷之一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

浦江道傳柳 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叅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鄰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古詩 五言

度居庸關

居庸朔方塞始入兩崖 張行行轉石角細路縈澗岡
層壑倒天影半林漏晨 光崎嶇里四十所歷萬羊腸

千轅絡前後兩軌通中央谷開稍夷曠在險獲康莊
豈惟遂生聚列屢叅鴈行激流或機磴架广亦僧坊
我來山水窟愛此不能忘是日新雨已浮嵐亂霑裳
水聲與石鬪風飄韵清商踟躕不知高游雲翼超驥
考牒曩有聞經途今始詳緬惟古塞北八州猶漢疆
控扼識形勢會同知樂康屬茲景運開六服聯綏荒
兩京傷巡幸離宮岌相望守嶽將考制如祠匪求祚
式瞻龍德中足徵皇業昌請繼王會篇勿賡祈招章

李老谷聞子規

杜老聞子規近在東西川猶云感時物技淚寫幽情
今我行塞徼子規相後先時夏雲景晦鳥呼搖空烟
響入樹窅窅啼垂血濺濺想知岐路難不恤軀命全
千聲復萬聲喚我歸言遄苟非木石心豈免腸內煎
江南叢薄間有花名杜鵑開時是鳥至相戒治春田
不歸如江水負此今五年風土孰云異物情要有遷
寄巢勿浪出祝爾還自憐嚴程趨行邁且復揮吾鞭

龍門

一溪瓜蔓流渡者云可亂屢涉途已窮前臨波始漫

嶮巖龍門峽石破兩岸半沙浪深尺餘灣洄觸垠岸
宅山或澍雨湍漲輒廉悍頃刻漂車輪羈絡不能絆
其源想非遠衆水自茲濫濟淺抑何艱慮盈疑及患
峯陰轉亭午出險馬蹄散草路且勿驅烟開望前館

望李陵臺

平沙北流水青山在其上李陵思鄉臺駐馬一西向
艸根舍餘淒峯尖入寒望俚言雖莫稽陳跡尚可訪
想其深入初步卒亦材壯手張天子威氣奪名王帳
覆軍陷凶虜此志乃大妄一爲情愛牽皇恤身名喪

縷縷中郎書挽使同跌踴安知臣節恭之死不易諒
河梁執別處出語謗惆悵家聲故燁赫三世漢飛將
兵法有死生人運迭休旺忠回在信史豈沒功罪狀
馬遷當腐刑強欲雪其謫土思豈能無層雲塞亭障
千年麒麟圖吾將執玄纒

五月八日至上都國子監作

今晨得佳馬驛行趨上京卻顧沙卷幕前瞻車載旌
翠華戒鳴蹕肅肅遠有聲馳道無十里雲開雙闕明
跡旣阻奉引班非陪列卿言尋園璧宮紆徐臨雉城

弗地三數畝虛堂十餘楹稍加漑掃勤得遂憇息清
韓公博士年實教東都生今我再冗官懷鉛從北征
古來玄朔地稍頌亦鏗轟豐芑德甚廣韋編義尤精
前修有軌轍後生多俊英抑將授何業可使器早成
寧無子衿刺僅免吏牘嬰高居謝暑濁廣矣羲皇情

曉發龍門次獨石賦呈楊廷鎮修撰

日日思南歸乃逆北風夫北風不貸客吹雪作寒沍
明當發龍門一昔屢驚怖男兒事結束辛苦在岐路
奉命有程期邇迴豈我據沙平占斗行野斷蹴冰渡

重貂叢裘帽矯矯若紈素據鞍肌骨痛勁氣腸內注
口鼻一吸噓噴噴鬚上露露泫已成澌虬張本非怒
瞻前獨石近投館薪火具聯鑣有佳友執醞起相語
我實孱懦姿踰五已斜暮隩居尚少欣遠役宜多懼
明廷集鵷鸞燕雀一二數曷不捐半菽啄拖隨所慕
置危而易安正以縻爵故先廬越西陬亦有返耕處
吾聞知幾士顏子其殆庶翩翩不遠復綽綽有餘裕
贈君白雲篇還我歸田賦

乘海青車過赤城鵬窩

小車簞爲巾中箱劣容坐服轅一牡良貼鞞兩駝佐
輕行涉嶺坂捷若風鶻過手雖息鞭箠身已倦軒簾
世間取快事往往遭蹶挫吾歸亦是客奔迫理誠邴
緩馭良自佳山光曉來破一瞬數里踰浮青猶幾箇
逢迎不我舍知我行意情故園果下駒三歲想勝馱
閑從白社遊聞卽豐艸臥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

送俞伯貞祝蕃遠下第南還三首

闕塗將進賢設科大蒐羅有司執衡度稱物平無頗
一語不從律萬言徒自訛微伸已什百小軋能幾多

完此不雕玉虹光亘巖阿

其二

栖遲兔園讀已復澤宮射兩豪吾所賢九軌看方駕
奈何恩子第竟使劉蕡下文章如羣龍其智可變化
乘軋忌孤剛君子有時舍

其三

北學自姬孔此道日星垂春陵建南標紫陽煥重徽
何嘗限風氣但務開民彙我昔美詞翰屢亦逢黜嗤
歸歟埋吾書與子指秋期

十二月七夜畏寒無寐閱陳景仁都曹雲南行
卷爲和雜詩八首用其韵而不用其意蓋景仁
之作在賦詠而予之狂言則發於興比之間要
不必同也

古樂入今耳間歌纔一成頌鐘在高懸滛哇不能聲
彼昏但坐睡我聽心和平曷不薦廟郊使之配咸英
式觀三雍拜遂陪千畝耕

其二

天驥不可得我嘗有其圖非無相馬法僅出智之餘

騏駟與騶駱一一隨指呼踉齧性豈異區分意河坎
求之術槩間徒以利爲漁卑哉論形似蹄泔語江湖

其三

豪氣久已無詩成差自喜是中高高樓安敢臥餘子
十步九跋蹙百年三仕已方輪豈能行曲几無足倚
有田歸去來編名附閭里

其四

青山引寒望趙北與燕南孰云古人跡不使今人探
謬從下士秩章服裹朱藍聽雞鼓統統懷謁府潭潭

橫行集卷之二
一
孱顏入我夢五年心內慚此丘元不愚彼泉豈其貪
一笑擲憂患浮曦在圓庵

其五

日月相麗行有時而曷虧右看明堂柱基構實丕丕
人心卽天理何嘗有缺危制政自惟幄流風被疆陲
轉旋乾坤正綱紀賴不隳已日歎孚草繼明仰重離
歲功適已成祁寒無怨咨

其六

嘗聞學道人卽有以觀無如何彈缺聲嗟嗟爲車魚
董生漢儒者卓哉彼丈夫當時江邇相豈視大梁屠
仁義言藹如我興久踟蹰

其七

陳君自少年高步已青霄邇來鞍馬間髀肉漸漸消
美玉琢廟筓胡不舟以瑤乃令坐郎署兩鬢日蕭蕭
君子尚難進躁夫率狂飄皮冠豈非禮寄謝虞人招

其八

夫豈尺二寸至竟有何神僣物使納錫乃在九江濱
我昔用支床吐故以納新苟能避鑽灼何必愧泥塵

養生實有主，徇名豈其實。

舟次衢州

迢然青霞君，問我廿年別。南洄復西沉，有行何屑屑。
京塵苦未浣，玄葆變霜茁。是身本不貲，吾計乃自譎。
情知祿萬鍾，顧豈在筆舌。毛錐強解事，塗林豈駕說。
從誰飾竿牘，若已負羈紲。停舟此水濱，滯慮一凜雪。
可能招翔鸞，爲爾恨啼鳩。珍重幽桂叢，高枝待予結。

晚泊貴溪遊象山昭真觀

舟行弋陽道，山石多異狀。欹空露鍾窾，屹立儼珪甃。

泓洄百數里，瓌巖森相向。最奇象巖下，仙館古丹嶂。
舍擢遵微行，松篁插雲上。開門看青壁，左右挾高閣。
飛雨灑面來，輕颺入簷颺。道人出迎客，牖戶坐南嚮。
延登昇仙臺，境肅神滋王。不知日車側，但覺天宇曠。
我生名山遊，正費屐幾兩。采真喜初遇，戀勝期屢訪。
布帆催夕舉，未敢恨飄蕩。水深彭蠡湖，回眸更東望。
杜冢三舅潯，陽官滿明年。當致其事來，洪都取
薦牘。卻攜家東歸，留連數旬，醉吟惜別。

舅家內外媼，十七著門閥。鼎遷變則大，強半異存沒。

沒者風燼銷存者枯株板窗遊四十年翁今亦華髮
征商上考第休致迫期月取別來枉途親情爲之竭
小留寧久久仰見圓蟾缺官餐無厚味歸袂當明發
言尋九江舵轉上吳門後還山朱夏初生事及薇蕨
歡顏撫群穉一洗道間暍仕宦至懸車如射釋於筭
又如解奔鞅回謝彼銜縻遂收塵土軀併棄權門謁
百年百醉醒飄風幾何忽背雖無飴文頭已有壽骨
飲水看三丘青山青碎兀

送劉叔謙赴潮州韓山出長

揭陽海陬郡谿谷藏霧毒買區乃在城積居跨南服
凡今仕者往喜氣溢僮僕非輕萬里途蓋善千金蓄
子行攜束書言就韓山讀韓山祀昌黎有酒有肴藪
騎麟想未過盼盼攬遺躅汛除蠻風清沾漑時雨足
以茲爲教首如日升若木何必鱗避溪已看雞應卜
今人慕古人未免傷抑促儒官實閑散歲廩七十斛
飽飯取詩哦雲月與追逐寧無趙子徒彈琴和予筑
是將實裝橐果勝美梁肉毋羞宦轍卑所志三年穀
子其厚韓山聽我歌獨漉我歌儻無證併訊兩黃鶴

康端玉蔡輔之和予言懷之作清整可愛因再
用韻答贈二友

自吾得二友所譚皆古初如臨左右鑑并引後前車
相觀善已至薄發穢全除詩成諷在口道契徵諸書
並秀方卓爾蚤衰獨紛如念茲鉛槧業未棄撲斲餘
衆塵適可厭一袂豈勝拘問因邪轍仆覆謂正途迂
賦無藉鸚鵡祀有及爰居大雅屬察濶斯文竊誣濡
自彼柯葉改何嘗本根無裁將騏驎剔飾作馬牛裾
世雖渾空假聖猶公毀譽虞箴不在獻士擊僅如狙

凡物有合氣非秦獨能廬區區學章句咄咄事歌歛
若已困糠粃從誰問薪芻涓流積至海廣陌莽成墟
吾徒慎修習世好等乖疎蚩蚩善賈者取謚信爲愚
林敬輿將赴宜春筦庫之任過鍾陵訪予官舍
道別來出處相對惘然卽賦爲贈

吾聞昭文氏鼓琴息其生聽者耳無聰謂琴有虧成
玄木朱絲絃備之以聲形奈何至治音卒負不平鳴
敬輿江夏來又欲西南征濶別十五年撫鏡各星星
人生不滿百憂患每相嬰覆鼎有傾否僨車無折衡

霜松獨也正受變愈青青桓威已糞壤孔孟猶光晶
儒者有要歸體用實兼行無輕平準書操奇制其羸
此事足爲理豈以仕易耕三歲如風花瞥眼秋葉零
宿桑尚可戀息炬自全明宜春州郭小山水刻且清
便將夔夔比益使賦詠精妍辭難爲好苦力特易盈
滿我塵土胸漱君瓊瑤英進琴出竊語爲悉別時情

送富州章仲實判官解歸

豐城縣爲州民若事叢脞雖憑節制尊未底桁楊臥
吾原共理心憂不在吏課授人以大阿苾亦能勿挫

章君一屏星駕用良馬馱人言甲科郎屈跡邵丞佐
翟之奔輪問寸跬無少蹉夫知勤保惠不計減寒餓
才多適白煩有席不煖坐最其芻牧功連龍富杭稌
君去誰則來毛髮責吾過今年秋風高更畏茅屋破
吾聞爲歎息此道無坎珂詩書有利澤元造所蔭播
是心苟不存卿相徒爾大起瞻東壁明詎患南箕簸
君懷有至寶萬金難並貨慎德抑良圖餘事堪一唾
行舟未覺遠雲樹渺千箇寄聲執法家須君警貪惰

鄭萬里再赴廣東辟書題其所藏深村晚景圖

因以贈別

江西到南海滿橐貯山川融液出賸語泉珠瀉勻圓
誰無疑惹我見皆雲烟餘情在所寄手把無聲篇
褰開攬秀色羣玉數峯前洪厓顧之笑言嘗拍其肩
豈有雙太阿埋晶牛斗邊寒廳夜來夢五羊載五仙
騰景道君御海童歌後先澗中菖蒲根綠節如蜿蜒
漑烹作鼎實薦進旅盤筵是物能益氣於人可長年
唯應雲中君解頤爲君妍功名來無期進思方沛然
題詩代畫記蹇淺詎堪絃

題窓外木粟叢

木粟比經雨抽稍將過尋藩籬苦不高爭長意駸駸
愛此莖葉間綠縹映蕭森簷前數步地藉以成幽陰
稍令晨光薄豈憚午暑侵我屋如橫舟風來一開襟
淮浦萑葦岸越江篁竹林似人見眉睫失喜聞挈音
薪秭供歲晚襖糴待秋深小得償作勞不歸如此心
貞一鍊師遺舟輿招遊玉隆留詩山中

故人川丘侶招我雲林行雲中逍遙君高居白玉京
不知幾塵隔笑領相逢迎肩輿五十里細路因間縈

半途迫曛黑一炬借微明映壑臺殿出入林風物清
曠然莽蒼墟翠氣鬱崢嶸仰見星斗光安眠已三更
晨升紫蘭藉瓣香致吾誠何期奔走中獲踐仙者庭
晉柏已槎枿柯葉尚青青海菜知幾換風霜亦屢驚
使非丹液滋卽是劍氣精至今咳陛邊鸞鶴時來停
五馬昔浮江龍戰方縱橫楚氛則甚惡觸波多駭鯨
神兵一飛出坤道載承寧悠哉微禹歎但詫仙道成
班班函曰迹古石託堅貞如求造化樞揣想以其形
白雲在遙天何嘗繫浮蒸已去忽復來神存於杳冥

四溟環五嶽茫茫大八紘仙君所過化山川實揚靈
年年八月秋來歸雲作駟至人懷其鄉其心常怍怍
麻姑後千載時猶過蔡經弭節城陽宅亦有許宜平
錦帷雖飄去闕堂樹瓊旌况茲賢主人重有能詩聲
口吟藻珠篇手攀琪樹英客至輒授館命庖羞膳烹
時春雜花發景風暢新晴開軒得憇息衆鳥方嚶嚶
覽物忽有興睠然懷友生京遊我維舊嘗同車笠盟
既果名山期復愜滄洲情申歌不成章聊希蚓竅鳴

渡湖宿麻子港

青山彭蠡尾湖水始生岸一舸破微瀾風帆用其半
亂流二百里午發至未盱蒼茫洲景中明滅津烟畔
數家小聚落漁竈倚灘爨舊聞菴苻間弱肉飽强悍
時平道路清跋涉得無患豈非年穀豐禮義能服叛
巖巖王湖神牲酒滿杯案乞靈我豈敢雲黑檣鳥散
鵬帥促轉柁軋軋鳴鸞鶴前瞻麻子洲波面明星爛
新別重有懷縣情如此燦

重遊象山昭真觀憇祝丹陽齋迨晚登舟作
偈仄小舟中動目喜清曠僊山在睂睫彩翠分千狀

林扉延客步入谷跡逾放洞大如屨廊灑瀑層雲上
不見泉液滋但覺池流漲烟霞儘清淑艸木無冗長
古人所題字鐫刻尚道壯不然身後名千載有真妄
山中丹陽子與我同雅尚京華十年別相對宜夢想
髮變將還童藥成猶靜養褰閨曲客房苦笋煮可餉
病身正怯飲坐息得疎暢欲起復徘徊簷陰稍移丈
東歸路更長篙師催進榜

我昔京城居

我昔京城居思山見山少今遠蓬廬卧山雲日繚繞

青山如高人特立萬物表方思謂有饜久翫復不飽
門前再成丘其上可延眺岡巒四塞中蔽翳一蓋小
烟雲所出沒變態異昏曉宇宙幾塵漚心目俱照了
孰大渾鴻濛孰細入芒秋不必載尻輿超騰閱齊趙
茲惟龜殼屋左右幕篁篠習忘我豈能况欲觀其微
靈景旣內澄游紛徒外擾惟琴跋殘燭弔戶月皎皎

曹尊師求白雲樓詩

鍊師養母處白雲藹九九朝飛映皓鶴暮返隨青鸞
興言芝朮食未貸菽水歡母年不滿百真歸葬空山

雲來復雲去淚背詎能看飄飄簷前景杳沒堂上顏
茫茫天地間人雲同一觀故雖僊者形安能久堅完
逝川日汙汙理定無回瀾名教信可樂孝行垂不刊
吾聞樓居人鋤雲種琅玕大丹幾時熟吾當候仙壇
昔仙華方先生晚最嗜吟吾鄉詩道嘗一昌矣
自公下地寂寥無聞余每深慨於斯閑居多暇
方哀公手澤爲卷得公山中竹醉日感舊寄贈
之作輒追次其韻寫寄其嗣子壽父孫壻吳立
夫

倚嵯巖南叟久化冥漠君巫陽不下招宿草荒秋雲
篇章一一在旖旎揚餘芬誰昔開雅頌世方疎典墳
重此窺制作悵焉遠興群道散五十載於今歎彌文
巨窮積石原但涉九河濱不知忝離降遂及東門粉
公誠後死者幽明已中分絃歌三百首烈火豈俱焚
向余忝末至於茲愴前聞嘉穀雖屢歉旱苗猶足耘
嗚呼召公臣閔下如蒼旻胡不扶雅道廓然蕩埃氛
公詩載揚熙與世析朝醺

十一月十六日爲僊華先生寓祠植碣於其墓

北化城僧舍里之交友咸來會祭歸而成詩用
識斯事

先生隱仙華卒葬仙華麓淒其十霜露墓艸今幾宿
永爲不朽事誅行當有屬業鉅自宜久才微豈堪服
重子師友義崑勉承記錄鋪荼雖弗工序述皆可覆
平生有道碑此筆知不辱但嗟無繅藉吉薦忝嘉玉
成碑懸窆後合置庭之曲奈何荒阡中風日所飄暴
乍可牛厲角敲火防童牧十夫昇致之寄幕託僧屋
并爲近墓祠軒泉薦寒菊交朋響然臻杖屨或不速

意氣有歆動夫豈爲看菽茲山望其廬數里入陰谷
離離紫翠間歷歷盤游躅定應挾飛仙時來蔭雲木
微吟應吹鶴高舉還騎鵠誰家松栢墳行鹿不敢觸
運往無須吏夷墜已爲陸春花照黃壚有酒無茅茜
先生死布衣桐棺僅能束葆茲泉阿藏免彼塗芻蹴
斯文在天地千歲如轉燭顧其不亡者往過來已續
雖微冢瘞文尚有藁克麓清詩數千篇一一汰魚目
蘭菟付方來後死慚不穀藏之於名山斯言可予復

秋往蘭溪訪吳正傳錄事

終茂困拘鬱出門欣有行策蹇輕百里駕言尋友生
是節秋雨歇新霜初戒晴柏林朝日中絳帶綴珠英
青山似爲我出此相逢迎雲卷原野闊潦收沙水清
入嶺復出嶺江蹊抵微平古塔如枯椿冠山表孤城
投館已曛黑昏燈照初更有形卽有役百歲徒營營
幸茲閑放日且無塵務嬰初非休所畏其來爲交情
吾人文字歡至味若鋤羨又若朱絲絃三歎有遺聲
所以麗澤益展然君子貞學功苟堪補過時豈無成
安得縮地法念來頻合弁

寄題蘭溪州學挹翠軒貫子素使君題榜

庠齋小如舟雅與東風對東風動會翠飄落楹戶內
時春宿雨過芳事適已退松高或千尋艸長將再倍
衆綠乘風來掩苒發朝采廣文曹務簡宴坐得神會
長歌樂泮詩小息元戎隊白酒彼何功青山吾堪愛
名軒以其實心賞惟有在枕籍山水間未省著闕闢
斜陽隱江郊正與飛鳥背峯端片雲出舒卷亦多態
誰持白髮蒼強挽明入晦人生郵傳耳百歲幾更代
不朽不在名毋庸噴漑華

五月十一日瘞天後獨坐齋中感歎成詩

吾兒志端完不與短折類受命胡弗長災疾併爲厲
始疴謂旋愈荏苒半朞歲醫來爲我言咎證在肝肺
飲齊兼涼溫補腑瀉肝氣善方無竒功益有利不利
數宵齊增劇一語無惴畏藥食方在咽冥然如大寐
兒年纔十三犖犖具成知雖微警放姿強學差有志
八齡入講肆玩愒不一二何嘗踈筆墨頗似好文藝
吾宗久衰落望以無失墜咄哉桑榆晚見此芝蘭悴
三世攻詩書樹德有餘地中間從薄宦常恐負明義

柳行集卷之二
庶期孫曾成食有不歛穉兒生亦何爲天固予術慧
不令悅吾老恐更奪之易中殤禮有服弔哭當爲位
老吾今望七就木身如寄愛兒若愛苗盼盼俟成穉
將秋忽斬艾造物果吾棄廢放安足嗟衰頹復誰慰
坐齋日方永清風歷軒砌長歌瘞天詩哀深得無淚

王叔能尚書招遊虎丘歸而有作

闔閭藏寔處白虎臥其丘殉葬劍已化金精猶上浮
秦強事穿伐鬼功協人謀剝腸裂青壁歷髓發寒流
樹色不知古蛟龍爵相樛蛻影入深窈鐵花綉吳鉤

供庖綆汲餘千人宜浣漱生公昔講經聚石尚點頭
至今盤石上法雲垂蔭麻寶坊何年建凌虛出飛樓
北牖俯平楚西軒延廣疇登臨小吳會萬象一目收
韋白題詩後物華厭彫鏤何哉幽獨君窅然遺清謳
茲山起原隰巋形如覆甌我疑星遊空墮地得長留
不然駕海來六鰲爲載輶現成殿若臺示以聞思修
客過閭門西看山幾回睥是節風日美招携有扁舟
旋擢午影亭繫籬野陰稠行酒進熟啜飲闌歸興遒
詞客思如雲尚書氣縣秋吾衰落人後技癢記斯遊

謬誤尚可芟蕪穢焉能度

袁文清墓下作

十年漬酒絲不到文清墓遙遙許劍心夢寐傷遲暮
千里來東州九旬縻逆旅諒哉生芻束耿耿復誰語
空懷郭林宗不見王文度山風吹空林更絕重湖去
艸堂琳藏主得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
山紀遊八詩裝潢成卷要予繼作因追叙舊遊
爲次其韻增諸卷軸

靈源

禪堂生莫寒客至不成宿巖雲忽飛墮深燈出他屋
仰見星斗高闌干轉空曲

草堂

半陂純浸山山空時見景老禪行道處水木餘淒冷
文字豈其機無言坐移頃

三洞

高高三洞門中天開積翠陰火發晶熒坤琤挾竒闕
仙靈倘下來歸吾此焉遲

鹿田

鹿田

塵飛天宇空石破巖泉古
菱花吹微香林端夜來雨
語客莫題詩山靈忌多取

寶峯

到寺取徑危穿林隈沮洳井氣升爲雲篁竹高於樹
清風翼我興納履下山去

潛岳

德人久歸泉何異舟藏壑僧廬出榴翳楹桷亦頽落
回望芙蓉城雜花香漠漠

山橋

言尋磊磊亭躡雲隨下上澗回泫微流山空谷遙響
我已後斯人寥哉得其賞

寶石

餘春不可挽風花吹滿路向來一宿覺寤語知其處
却望北山南城深晝多霧

九日試院諸友小集分韻得口字

今年秋意深閉門作重九輕拈糝菊杯強沃談經口
森然奎壁光殘星映珠斗文字入權衡在縣不在手
我豈能重輕銖兩差可否舉手謝西風此心如此酒

出試院諸友小集湖中分韻得淡字

棘園坐踰月滯思入重坎今晨始超然放舟事遊覽
前林卉木清後岸風日淡雲開兩峯出秀色手可攬
嘉茲十二友夙昔共鋤槩操袂將語離漂萍易增感
舉醞屢飲醉實釰還薦醢歡意方未闌夕陰浮晻慘
吾人許予心初豈異肝膽所志續鸞膠毋徒嗜昌歎
向風竊有示君當一笑領

王繼學侍御將赴南臺僕自山中來城候餞辱

惠近詩輒借韻叙別

龍劍久不試精金生繡澗工一磨瑩光射秋濤碧
凡物要有真厚形非薄積所以君子心知入恒不失
嗟予始從公深眷蒙引翼追惟三接晝何啻一朋益
羈窮苦相累進寸退已尺徒將鹿豕游企望鸞鸞集
鄉部屬建臺登門悅如昔煌煌執法星照影秦淮白
蘭舟曉當發離恨焉能釋獨憐蓬藿深永與雲霄隔
衮衣早歸來申歌歌赤舄

題蘇長公書曹侍中與王省副論趙元昊事

古人善觀人其孚如砥龜後是數十年理事可逆推

何嘗爽分寸自足制盈虧夏童昔跳跟勢將撼邊陲
生子實不令貌求惟有幾虎欲旣逐逐狐行亦綏綏
於時曹侍中中山擁旌麾相逢輔軒使王黻貳三司
謂言國若鼎寘安毋易危人才出試可邊患稔愆違
消釁必思豫恃吾有足支西樞本兵地舉綱振其維
遲當屬之子在子究所施黻雖踐樞筦夏強適斯時
謀弱遂弗振斥去乃其宜億言不幸中國豈終莫醫
坡翁忠義人間之爲愕貽寫寘尺紙中示作垂世規
流傳百年後引貫珠纍纍清夜一發楮光品射南箕
我觀與衆異慨今誰致之自古泰治世守道在四夷
濫觴起毫芒流末誠渺瀰猗邛久不作國蹙祚已移
展卷懷所欽凄風振庭枝

十六夜望月蝕陰雨不見

三五秋正中旣望月當蝕公庭修故事搃金控鳴鏑
喧拏秃兒穉發召徧巫覡我時適未寢披衣步簷隙
飛雨洒面來空雲稍如幕天應愛厥妃恐懼遭掩抑
仗此豐隆威角彼妖蠶力譬諸藪藏疾含穢惟汝德
兩曜駕兩輪安行各適職奈何啖食凶須臾成毀壁

見過雖有愆匿瑕乃無迹雨非黨墓者爲天護精魄
常情惜良夜良夜安足惜德刑與陰陽配對初不逆
星辰繫天步磨蠲泂歷歷圓顛示無爲蒼蒼垂正色
稽首父母光千人萬人覲

讀漢史

博陸在漢庭受遺能效忠擁幼建皇極庶幾社稷功
惜哉惜學術悞淫無有終不知閑家吉卒蹈覆餗凶
白日麗天行過豈已非中雖微駭乘嫌固足戕其宗
獨時休屠音儲子任同識不同抑畏乘臣節不受通侯

封謂臣外國人旅王若羣工詎以旃毳習屈此禮義
風薦進後其黨志冲言乃雍子孫祉報厚七世食勲
庸人才如百穀並收成歲豐立賢果有方湯治何由
隆穿穴有攸隙累善至於崇漢法雖峻厲虞機繫其
逢春秋貽典則朗鑒雙眸空廢書起歎息豈獨悲人
窮

送張典史赴江寧

太微執法星下臨維石城城中治兩縣珠光聯玉繩
仰承澄清軌順撫疲瘵氓地大故物衆姦端乃橫生

爬梳方費日更復事將迎薄責亦詎病厚誣俄近刑
况茲朱墨曹走趨候門屏罄折如不容尚憂違指令
蓋夫銓鑑宗職在賢公卿南端操國秉招招有虞旌
士以才自致筮云艱則貞霜風不淒厲詎縱垂天翎
盤錯別利器神鋒發新硯張君懷牒去佐縣得江寧
江寧簿書叢堆案來相仍敏手試料理卽見訟師清
仕道若歷級淹時觀序升祿食三十載未博一衫青
遷秩雖左次考第當視成小任期月爾快陟天衢亭
占人重難進每用謙治盈故能終器業挺然居盛名

春華非不作寒松有餘榮觴菊酌君別慎哉千里行

題姚文公草書村詩

公草法得於伯父左丞公
而此卷作於廬山太平宮

草書貴神雋不在加銛鋒端如孫吳兵善守亦善攻
合正當勝美出竒思變通况觀造化初足想搆結工
柳城文獻家與學自爲宗遊藝踐張素希風盛咸戎
褰開大雅堂倒瀉雲夢胸朝光出紙肯百丈飄晴虹
早勢已棖突餘吹尤長雄山獠舞幽窟河伯開泉宮
收采不一二惟珍溢其中昔公富清覽弭節匡廬峯
峰前羽章館敷坐紫烟重雪繭晞淨月蘸毫挹飛猷

松風助揮灑能事不匆匆却後三十年劍化無留蹤
易名倍末議私竊百世公展卷三嗚呼企公其猶龍
宗忠簡公畫像爲公外曾孫葉深道作

近古社稷臣生世常不數不能半五百繼見已超卓
炎運昔中否兵氛纏大角掩旆薄日黃張弧北風惡
起公溢陽節仗以障河朔懇懇存趙忠憤極涕橫落
扶義亟西征敵愾爲小却佐興靈武功受任留宮鑰
主辱臣則何國勢滋以削回鑿累十疏言諄聽殊藐
一死不貸公百子吁可忤企公如列星宵光仰昭灼

幾葉外曾孫傳世春秋學手圖起予觀言自崇勲閣
士惟雖則亡隨會尚堪作蹙國今更非雲飛天一握
誰能挽江漢爲公洗河洛

梁谿謠贈盛高霞道士

梁谿一片月搖蕩綠羅烟玉女採珠回駕龍耕壁田
春去竹花實歲深芝艸駢屬皇招不下遲景惜畱連
却望白雲嶠明星正當天雲中青童君招麾使之前
謂言寶訣書列在瑤臺編蚩尤守爲鑰一閱三千年
至今海嶽間光氣常蜿蜒茅龍亦解飛金匱豈徒堅

引手探玄策得之可登仙首路向恒碣西窺臨嶽蓮
天壇見日出皓鶴共蹠蹠行攀飛狐塞回薄扶桑淵
滄溟挹不滿石廩小如拳還尋屏風疊鼓柁陵中川
調笑呼陸羽濯纓第二泉但聞丹齊成不見朱顏遷
顥露薦承液雄虹爲采壇上下入景中窅然觀化先
何必肩洪崖遂將儕倥侗寧能獨不死爲我啓真筌
大還容艸創小劫度沉綿桂枝倘堪結遲贈遠遊篇
度馬嶺將適烏傷

輿轎陟層巔綫蹊若緮縣先登步尤跼後挽行益艱
履危小數仞避險輒多盤三石立於獨累冥若爲安
使非五丁力誰其鑿巘岈松邊取一息影動浮雲端
曜靈却在下身今插飛翰冷風掖車輿青露向空溥
不知日馭側但覺天宇怪俯視萬壚落井餘湧微瀾
青林綴幻垤新霜變朱殷客塵將盡歛眞境乃徐還
窺觀蓋壤內開闢有此山何年畫疆邑岡巒屬連環
鳥道劣容跡人獸爲通關旅行負薪粲魚貫勒牽攀
十步九顛躓肩頰汗流丹彼誠謀口給老吾迫衰孱
胡爲事茲役荒遊起孤跼放情思脫兔引手招翔鸞

復恐血肉軀容易墮榛菅山靈若踞我澗聲助抨彈
寥哉不遠復脫粟有餘餐

過哭亡友傅景文墓

傅子於爲詩其氣嘗逸發束之就聲律講條繫生鵲
看山正令申殺伐机更活在藁數百篇一一無揀拔
估畢老於行妻帑窮至骨晚塗從祿養歲月已飄忽
歸塋此丘樊宿土蓬科沒嗟予負朋義不得臨紉紉
過車一慟已林風鳴窸窣佳哉承宗子堂構方突兀
封培緊有自神理固無拂因知鍾釜羸初不棄圭撮

交情等肺腑悲喜兩相憂流爲掛劍謠庶以開鬱塞

過錢清浦陽江由此入海

浦陽配三江猶以小絮大我家其始源涓流激湍瀨
到茲直達海混混百川會歸墟豈其豐出坎亦非殺
羸縮揔一如真源自濤沛浮舟絕江津浪觸銀花碎
朝曦如青蓮升光破烟靄歸雲回望長鴻飛渺天外

望會稽山

城東鑑湖道水光翻夕陽雲破青蘿靡稽峯芝掌浮
悠然動予矚玉女開明眸固知穴可探却恐書難求

蒲逆浩如海微風挾輕舟前山與後嶺導從森幢旒
誰將北斗旗漸進東瀛洲桂枝倘堪折衰白媿重游
月夜下通明堰

挽舟下通明初宵落潮後兩挺纒負輓十夫齊奮肘
引重如舉虛歛過姚江山細水不生鱗月色金光透
蟹窟在蘆根西風吹澤藪開筵挹微涼衆黔予白首
欲持浩浩歌往和嗚嗚在隔雲呼長星勸汝一杯酒
過龍山不得留至車廐卻乘小艇至門

矯首上龍山翠氣深盤盤松雲制扁鑰沙月轉灣濶
沿派二十里回牆客扣關山中宴坐人閱世如翔鸞
十年不同夢笑迎發清歡浣我塵土面對君冰雪顏
吾生去日在車廐輕安爲作十日留閑看飛鳥還

中利琴具存懷正宗

前庭竹柏間月露下如瀉此景不可孤脫巾坐其下
露氣挾清華月光穿隙罅明河耿在天動影兩相射
忽如龍洞中蒸雲雨初夏又如澄江路殘雪在林野
我時病少蘇久已謝盃竿移床着圓滿小怠容枕藉
只愁太孤絕翫翫不堪把觸屏僕已僵照壁燈將地

絡緯鳴四簷細聲如合雅前身我不知豈亦饑吟者
淒淒感離別切切懷保社嗟吾風雨交會合何其寡
有形卽有患孰者非空假去年東海頭勞筋寄禪舍
是節秋正中褰簾掃風榭正見金背慕冰輪促高駕
漱灑煮松濤丁東響簷馬倒橐無生恐談餘猶炙輠
染指蜜中邊如啖得牛炙再秋未闕疎爲生故閑暇
惟餘懷友情不與凡物化遙憑夢中夢寄訊楞伽夜
朔游卷中有句云成吾看山福豈不在老大此
拙者早退之符也然青山獻秀白日延景羨糗

足飽寵辱兼忘山中之樂殆不過是而福則吾
不知之也歲晏苦寒孤坐無慘用其句爲韻賦
十短章以自信先示戴生間或貽諸同志

澆郎豈不仕而多山水情中懷不遠復束身返農耕
陳力嗟旣老食功遂無成飲水讀吾書處困維心亨

其二

粵初賢科廢吾年顛童烏承家有佔畢矜佩亦朋趨
同時執業人十九爲丘墟傲兀憂患中愧獨餘今吾

其三

木無青紫植偶塵文石班鷄梁濡其翼愧此頭上冠
幸保清淨退苦節諧所安山吾耐久友隱几澹相看

其四

祥麟狩而獲僅與犬羊般所不如孤豚在檻猶在山
應龍迺真智天飛薄玄間噓雲自爲神施澤何嘗怪

其五

密袂縫我衣厚謹塗我屋食口相煎熬歲計幸中熟
兒童向我言負智寧負腹赫赫起近名容容滋後福

其六

丁輕世事飲酒思樂豈老衰負初心顏鬢日以改
誰能亂人性強止中自悔飲少固陶然吾心寄千載

其七

一瑟混自竽衆然予獨不是意豈無傳正聽非妄受
聖作不必云肇自孟荀後韓歐望百世仰者若山斗

其八

紫陽繼禹功導川至於海吾鄉三夫子派別原有在
斯文兩摧張羲娥自相代耿耿遡小明後死吾敢忘

其九

行藏常事耳吾以易自考係遜與敦臨何莫不由道
物理數中齊年華客邊老白髮對疎梅持以相媚好

其十

揆時不相先掄材徒爾大吾世屬多艱學絕將無奈
逝者莫予追未來寧寡和衛道固有人惟無抑之過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三

浦江道傳柳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鳳唐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

訂

古詩 七言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河隴隴坻天西壁御史嚴行八十驛風驚大鹵幕初

乾雪重穹廬寒未釋入關先見父老喜出節始通氓



隸逆鯨鯢既戮海爲清蜂蠆雖微尾含螫急宣聖德
慰荒遐盡沈民瘼轉疲劇當今至尊御疆宇坐朝法
宮受圖籍暉暉陽曜燭天垠殷殷春雷行地脉周公
方宏治外規汲黯豈負居中責固謂真儒識邊項徑
煩拂士迂朝蹟可能高戴觸邪冠不便橫飛征蜀檄
君行萬里從此始人生百年俱有役副藏符子馬遷
書重贈慙余繞朝策歸與空腹貯岷嶮促此南風談
禹書

六月十五日大雨雹行 是日月食

日月相闔鶉火中晡時欲息雲埋空雨脚初來雜鳴
雹雷驅雹挾聲淪淪排筵倒檻揮霍入犀兵快馬難
爲雄中休頗意絕崩迸轉橫更覺加銛鋒亂拋荆王
抵飛鵲恣擲桃核隨飄風坐移向壁防碎首急卷巾
席何匆匆上天號令豈輕出摧殘長養皆元功陰凝
陽燦鬼神著氣有至反誠則同想茲試手豉萬物特
欲振槁昭羣蒙齋心變貌謹天戒嗚呼生意無終窮

送王元叙赴潁州同知

元叙以世澤入官始仕
登州而其先人嘗爲廉

訪使者浙東有聲至元間故
與余識今別二十八年矣

澗河東開繡衣府正士持刑吁可數王公風裁獨迤
古面目冰寒嚴刺舉我初冠首羣游序偶坐時聯諸
老語當階蘭玉秀嫵嫵間亦從人詫懷祖二十八年
如過雨相見都門鬢生縷緹車再駕腰縣組猶困銓
曹覈班簿學維有宗政有譜限以門資豈其叙密法
深文已如許貌取于何知子羽是州雖小鄰陳汝適
彼其郊云樂土騰豚耒耜偏宜稔村村雞犬無行虎
西湖山色誰爭所攬結何妨入樽俎登頴東西從外
補要與老坡同一武攻詩琢詞母太苦忠信宜民民

自與使華持節紛有午大忌孤高矜譽處道迎督郵
首類俯飾具先須修簠簋固有深藏稱善賈不則蛾
眉成妬女青雲易致無幽阻收拾聲華繼諸父天寒
遠別衣當褚祝規有言君聽取我輩交情非詡詡陰補
令初官與武階元叙再轉乞
換文資有司以爲不可乃已

送陳景仁都事使往雲南調選

在時文子初使滇吾詩疊疊常離絃上言黠陟有操
柄在爾筆削行微權今君過別又繼往淒表涼葛仍
三年廟謨制勝思服遠視彼裔土猶郊廛大邦小邑

實維繫立監置尉皆官聯生民百萬等休戚啓擬未
必非材賢尚煩著令通朝上執簡往試天官銓况君
沈敏有注措雅頌自足資言宣度長潔大固應爾拔
十得五猶超然龔黃卓魯不並世器使往往規其全
當從謠俗許考覈勿以吏議深拘牽和柔豈曰由地
產礦及尚可因人遷方今天子重法祖憂軫最在西
南邊布昭德意歌樂職王路恢廓行平平朔風吹空
淩以緊君馬旣駕何須鞭瀘南瀘北經百驛到日想
及歸鴻前玉節高持飛蜀雪錦囊滿貯傾蠻烟嗟余

漸老守章句好遊亦有青行纏今朝執醜忽內裝長
吟短諷還成篇胸中九域苦未廣借君尺紙圖山川

寒食日出訪客始見杏花歸而有賦

京華塵土春如夢寒食清明花事動偶賒佔畢數日
閑似釋頰肩百金重今晨訪客出城東馬上風來亂
吹塢穠桃靚李杳然空山杏一梢紅聳聳浮暉隔樹
豈饒春麗色迎人太矜寵后皇賦命幾何偏早秀遲
榮徒倥傯喬姿不並歲寒看殘香祗作籬根擁物情
如此乃自嗤一官坐得三年冗烏鵲覓覓苦相催老

矣鬢絲今種種紫鳳憐染短褐穿白鷗負我歸心勇
故園梨雪想繽紛月下樽誰獨捧消滴長令酌顛
蓬何用百家營守冢寄聲爲謝歌泥中補兀吾猶完
趾踵

敬題皇姑魯國長公主所藏唐周昉畫金德星
君眞形圖

星辰上羅天文章帝宮太紫巖中央長庚啓明左右
當西柄下招斗口張浮空翕施流光雲霧降精神
杳茫乘之無際運無旁中有顯氣隨飛揚頽然玉色

含微陽翠綃蒙袂雙瓊瑤手彈琵琶韻清商商聲按
節秋思長銀河經天浩湯湯跂而望之河無梁往來
倏忽難爲詳但見初月如懸璜洛書五行著襪禘始
終德運推柔剛云此太白乖其方義虧言失多滯傷
伸無異體智有常我夢見之覺何促披圖駭目得未
嘗粉墨形似爭毫芒作者周昉傳自唐能品上上題
明昌王家甲觀開畫堂瑤華永宇藉以芳菲葢潔漿
祭於祊靈衣被被舞執聖神保至止辰維良駕言爲
織天孫裳吾聞五曜持乾綱龍騰虎拏互低昂星官

執御調玄黃照燭九土窮八荒東西成池直扶桑下
貫天畢晶煌煌煌煌之晶降爲穰物不疵癘民不殃
千秋萬歲國乃昌

贈寫真張翁

翁居京城南年八十一神清眼碧
益進於其技而無求於世以自足

焉者
也

傳巖審象形何形麒麟設色非丹青肖圖如以燭取
影豈謂炬火無晶熒腰間插箭氣自倍頰上加毛神
則寧古人藝聖不兩至心動手應夫誰令不誇筆墨
工點黝欲與河嶽開英靈京華冠蓋萃山藪風髮萬

騎雲千幟前行衛霍後褒鄂佩服憲憲登明廷俗工
寫似不寫韻却詫螺贏非螟蛉或攀有若擬玄聖僅
類蠟紙模蘭亭我雖意見頗自可豈因賤耳疑群聽
張翁八寸貞靜者城南巷居晝掩扇客來拂絹出新
鑑能事逸發無留停一毛一髮生意足造次參倚象
儀刑由其天機勝嗜慾愈覺眼焰如流星承明待詔
綬若若晨朝索米儕優伶徒誇世有青紫檀豈恨我
屋無芳馨吾聞畫者多善幻倏忽變化開玄冥安知
神完意自定伸筆已似行春霆艸間陋質不須寫二

十八宿羅天經得閑携酒就翁飲傾倒沙頭雙玉瓶

劉常州宅對菊醉歌

菊花高株高一丈葩萼垂垂盃葉承掌撓先節物作重
九亂點秋光入屏幌黃黃白白闔新品大朶如擎小
如仰或稽紅紫當獨秀詎識幽嫺無競爽天工似爾
皆雕刻人力可堪專灌養京華樂事全盛日隙地買
栽隨意賞誇多值擬衛霍室豈顧家微百金享常州
使君開畫堂簷網連檐出虛敞集芳作譜爲娛賓賴
有筵前玉舟平不知誰舸載傾城但道我屋無歲儲

過從數客問前茅出節何時試英蕩可能輕別負方
期遂使寒香淪宿莽孤根有託俟歲晚急景如流嗟
運往我歌君飲君當酬明日霜河催去槳

出北城獨上秋屏閣望西山烟靄中漠無所見
北江負城沙似磧帖岸微行誰所闢折旋殆類蟻訟
寸漫漶猶如鴻印迹風鬢披披鞍兀兀去馬浮曦正
相逆入門平步得高層身與危闌爭幾尺緇袍年小
不噴來拂掠胡床趣敷席鉤簾意擬見西山雲亦何
心故蒙幕我疑玉女畏迎將且懼詞鋒恣彈射豹藏

惜此管中斑黛點羞渠斜上碧不然洪崖仙者過霧
巒烟輶羅什百詎容左右覲昌丰稔許依微攬芳澤
我時坐定深得之大小往來成一易青天白日豈嘗
無好懷轉眼難尋繹祝融開面索新詩五老破顏愁
惡劇我持一影行萬里負舟而來山有力寧華寧俟
九春期繫絕木了三年客正須慰藉管城公重此提
携煩脫幘

爲蔣英仲作顏輝畫青山夜行圖歌

前山濕霧方漚漚後山蒸雲如鬼驅松蹊行盡迫暝

黑壁月正掛寒蟾蝓問翁蒼茫何所途投館莫有林
間廬枯梢尚鳴風勢急隈岸欲渡溪流麓沃洲天姥
雖峭絕無此原壑深盤紆固應豐城牛斗墟龍劍夜
出乘飛符神人仗氣挾以供虎豹旁躡雄牙須世間
何物珊瑚株不可棄翫矧可誣青峯之巔野水阻獨
往似是仙者徒心融意定不少假收攬竒怪一筆模
將君悶朝攜過予墨色照几晴光鋪老顏未老爲此
圖柳子歌罷三嗚呼南州雙壁范與虞君當請賦頌

明珠

出新城門至北沙下行視陶瓦

二年居城傷局促腰脚未免成堅頑西山迎馬若導
從隔江正面開雲鬟想渠故要詩料理况此已復秋
關珊青林紅樹高下暎潦水卷盡霜痕斑村墟雖小
不雞犬砂行十里到卽還黌宮改竹土功起檣事休
來農務閑宜防苦窳厲陶旄遂走犖確勞鞍鑲古云
薄物毋芥蒂特取盡已方安安心爲形役語非是動
靜自我操其端爰從憂患出苦力偶竊祿食猶空飡
西風輒贈好山水起我平生清淨觀夢遊已了豫章

郭鮑日尚欠匡廬山胸中塵土要淘汰微此得不謝
天慳吾人所賦實蹇淺報贖豈有青琅玕

後木龍淵歌爲陳景常作用其韻

我齋誰名名袞斧有肅其趨坐軒廡坐來歌徹木龍
淵卷雨輪雲出江漪是淵無龍安有木土石夔魑非
若伍想當塹荒刊翳初已辦枯槎閱終古剗形實藉
水爲鋒騰身尚恐雷憑怒沙湮浪汨幾何秋翁合蒼
精配金虎不然因會戮防風殘骸槁骨相支拄專車
剗盡化控楫羞向人前承樂祖他生劬書來自獻問

爾非臯我非禹直將夜思破漫漫往和谷聲呼許許
又聞用木作寓龍致得陳寶祠中語降神報貺不在
真瘳鬚逆鱗吁可數湫移偶爾閣汀洲轉眄遂與波
濤阻幸依硯席聽吾伊免逐泉珠疑賈豎是龍是木
不渠喚但覺噫氣吹還煦物化爲人人化物上天下
田雲作渚木龍招君君徑歸袖有淵神三尺雨故饒
龍文不成謳未害木人能起舞誰爲斧鉞誰爲衮春
秋傷麟禮傷鼠還君置我一束芻許可當年陳仲舉
題高彥敬尚書竹石圖

尚書胸中貯秋色翠石蒼筠誰點筆當其被酒氣初
酣芒角森森出矛戟墨痕散作紙背光虎臥龍騰俱
有迹伯夷去後凜清風叔向生來古遺直見之冠佩
不敢燕矧是圓壇方薦壁房山西北弁山南二老交
情嘗莫逆陶泓毛穎始受呼不寫穠芳寫寒碧流傳
此物成宅相鈿軸縹囊新潢飾老夫饒口近更滋便
欲歸山煮吾箬詩成題作主林神未害西湖渠不識

雪夜苦寒泣

一冬愆陽積之久陰氣乘凌如決驟飛雪繞驚窳臘

交和寒浸逼新年後宵眠輾轉成跼躬晨興播酒愁
龜手瘳山藏疾巖骨峭下瀨膠流溪腹厚歎歎瘦竹
豈堪支植植僵株如恐仆寧無魚淦入淵潛固有猷
窮離曠走兩間自爾埋翳曉萬物于何遂牙紐衰年
疲茶動畏兢窮屋棲遲甘老醜朝盤至午得饔殮凍
盃經旬無適漚堆床敗絮可能溫弛擔枯樵聊足爨
咄茲惟見駭南翁啓我夢遊追北叟天時豈久拂常
經君子唯當堅素守旣欣瘴癘掃氛祲將喜來牟盈
糴厥遲遲陽德際明升杲杲天光發豐蔀治朝有道

容我拙口飲山堂無事酒

自勘居山所作詩題其後

世言作詩能致窮遂指此物爲妖凶不知善藥不龜
手時來或取通侯封我生屢涉憂患境所不偶世由
天慵有言卽吐非尚口譬若氣至鳴蜩蛩何嘗夢見
古壘洗頗願濯出清芙蓉嘲啐未免雜淒楚姿媚豈
復能昌丰宦遊足跡半宇內顛毛雪白身龍鍾歸來
十事九多忤顧有愁緒無歡悰尚餘結習在篇翰風
雅遠矣吾何從蓬蒿環堵適自好乾坤萬象誰當供

唯應未斷綺語業豈意更留鴻雪蹤一年藁卷盈一
束論石猶堪幾籠容夜郎東屯西醉叟流落西望千
山重胸中繡線雖采縛不得帝袞親彌縫蘇梅黃陳
後起者世豈不淑乖其逢九州四海莫予騁一生坐
受饑寒攻咄予六六牛馬走仰視遷固其猶龍賤生
無用此語實何況竊發言非雍榮華豈是拙者事圖
畫將爲後世宗自歌自詈自拊几和予付與風號冬
三月十日觀南安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
三月浹旬新市餘市河一舸如浮直言尋佳客趙橫

浦步入城隅門巷紆褰簾迎揖坐便坐深炷爐熏呼
茗盃硯屏方截紫綺段楚瑤秀列珊瑚株是家素號
虹月舫載畫盈籠書盈車客逢好事要審鑒便肯解
褚傾囊儲相看貴德亦貴物古玉錯落排筵敷鹿盧
帶鉤環珮玦鞞鞞昔將承屬鏤佩章六紐四官印篆
畫刻深銅質釐配之衝牙奉君子貫以繫璫聯金魚
連錢駮馬琢文玉罔人側立垂裙裾神工定復煩剖
剔赤刀故想來鋸鏃次陳鼎器論製作商周秦漢焉
可誣玄武實水貞實體腹背翠錯提梁朱最奇劍槩

尺有咫綠玉龜鱗純體膚精銅歲久剛性在間閱燥
濕其無渝銓量畫品差甲乙錦標玉軸隨伸舒庭光
古佛生梵相滿月在水蓮生跌盧前吳從筆鋒勁履
稀承蠅玄化俱瑤池仙會上中卷細巧自是吳元瑜
雲霞樓觀邇隱見花竹羽毛工染濡絳旌飄轉紫籥
發步輦導從千瓊姝終篇八駿惜旣闕詩亡可補此
置諸意夫鬼物拚疵吝免彼耄荒留歎吁徐熙葩葉
妙設色塵昏蠹蝕猶鮮腴古綃一段寫秋意芙蓉鴈
鵝連芙蓉夢載賜夷浮浩渺此典初不緣尊鱸七客

張萱爲誰作濃墨大筆色不枯五人人跨一善馬一
跨易健一蹇驢印窠慘淡悅生字豈曾籍入官中帑
穰穰畫苑姑撥棄伸眉更請評法書二王真迹胡可
得硬黃數幅眞唐摹蘭亭五字損不損肥本瘦本班
班殊如人身口耳目具神采乃在頰上鬚虎賁舉樽
雖甚似優孟抵掌何其疎世間楮墨日弊弊欲駕跋
鱉行天衢南唐常侍六書學凌轢斯邈開榛蕪雜詩
流麗滿一卷銅甬篆法無能踰金繩鐵紐莽回互山
蚪海蜃爭騰驅嗟予欲讀屢掛口形求意索且須史

泰山繼起石鼓後李監捷出張先弧向微二徐爲啓
籀此道湮滅誰昭蘇真書生行行生草飛白籀隸同
一樞張顛艸聖入三昧小楷妙合禘與虞郎官石記
毀已久百金可有墨本無世之珍物豈待贊題識况
復經鮮于綺園角夏四神坐刻字寸許無葩琴永平
元勇紀功頌燕然何在揚墨烏厓鐫野刻百數種傳
觀一二日已晡餘歡未盡謀再至榜人催發吾歸歟
莫投蕭寺微雨作昏燈照影溜鳴渠冥懷且復領其
要回向灼觀心地初百年蓬累大宇宙蕩槌不啻屈

中旛寓意於初形物著尤物亦能爲我娛滯形小足
致倫等大成控頤傷時味牛李相傾坐石衲王泚復
壁嗜其愚吾徒適目取一快彼豪巧者方難盱睢予
嗜古與君並見獵時然思負嵎矢詩紀載實醜縷若
遇匠手當刊除同觀六士梁越產王楊三子其陳子
交遊聚散等萍絮春風渺渺吹江湖徵詩如見所見
者後有畫者傳之圖

中秋夜半起看月戲題長句調靜遠子安二友

山長

青天明月不可呼何況有酒無江鱸寒燈顧影歎離
索如此良夕焉能孤三年家居三見月此獨不見爲
躊躇夢回虛館漏聲急碧霄瑩淨開冰壺仰看圓魄
掛屋角俯見流光穿座隅振衣起舞青桂下白露滋
泣寒生膚他宵得酒有明月山栖未免思江湖闔閭
城東庠舍靜庭列柳榆三四株暗蛩振股和鳴杵柄
鶻翻樹如驚弧素娥似爲我幽獨放出光景相嬉娛
不然顧免養靈魄何以拭淚縣方諸百年心賞半塵
土豈獨負丞蕪負予好懷都付橙蟹月淡味寧忘杞
菊厨陰晴聚散胡可擬雲翻雨覆無須更清琴在手
不成美且復題詩訊大巫

寄題惠山華氏溪山勝槩圖

山如尊占溪如籀洗刷秋光出深秀市塵飛不到亭
阜翠幌朱簾閑白晝主人宴坐與天遊收拾至樂歸
之酒絲管悒悒大雅筵荃蘭泥泥離騷罔以心觀心
迺如此更爲溪山發神媵水榭褰開尋丈間物華捷
出雕鏤右客來問石石忘言客去留雲雲爲守惠山
山中第二泉水品古今誇滿口井幹餘滋溢爲瀾落

羣飄來鳥驚救高人但取一賞足擇勝誰能占幽茂
兩腋清風起振衣百年陳迹供回首寄聲鷗鷺莫相
疑還我靈龜養耆壽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元豐盛際臻重熙駕幸寶津方戒期材官騎射選精
銳人偉馬駿由天姿離弓引發赤羽箭絳綃繫在青
楊枝班中驪言斫髻射好手莫是六州兒拖毬飛碓
最鮮中十中三四纔稱竒人如明星馬如電日色眩
轉交龍旂彤庭賞雋賜金帛周盧艷日生品輝激揚

材武振士氣正藉廟略能巨時集英排仗候廷試畢
景未休宮漏遲南宮仙伯預宣押應奉殿門因縱窺
天上寶圖唯我見宮中秘戲少人知白筆追摹得神
駿五采不復煩彰施雌堂清翫要有屬太丞內署知
爲誰慶元逆數到元祐畫江自固運已移紫陽語繫
錫山後法雲舊案重欄提題詩叔簡定王氏入官延
閣方然藜嘉定章公中執法二年己巳升中司兩公
出語各臻妙驪珠滿蒙光離離承平兵制况在矚燕
安鴉毒終難醫趙侯鉤致自甌粵啓韻傳翫晴虹披

玉山汪氏所珍蓄再落人手迺得之霜蹄十六脫其
半騎者臆語如指麾由來得意忘彼象若也補亡非
是詩何況龍眠記畫意字字透紙沙畫雖天毯河圖
悵莫覲寶玉大弓欣有歸材如趙侯常用世縱靶已
並金臆馳移人果豈在尤物但視無逸爲元龜

與用章戴生同度淡竹嶺夜宿山家

一溪屢涉溪流淺廿里窮源終絕巘雲間仄徑細如
絮霜後枯蔓齊若剪沙崩石爛阻危攀磴斷崖懸還
斗轉已驚汗袂法餘滋更擬班荆息微喘未昏斜照

白波淪直下遙空青霧卷粵初川嶽各流形自是陰
陽始昭辨誰開壑谷通片雲重爲封圻制鉤鍵神工
使解鑿崔嵬世路何庸增連蹇舍車未免役孱軀檣
策聊將收勝踐粉榆連蔭壯且衰嫻友闌情行孰遣
吾生已付一浮漚此足寧堪幾重趼莫投山館睡麴
麴雨撼窓扉燈睽睽寒雞呼夢報詩成曠懷直爲朋
知展

載酒堂詩 并序

蘭溪州同知州事彭侯震卿爲南寧軍判官

日嘗訪得蘇文忠公載酒堂遺址築室肖像
卽修祠事朝野名勝往往形之賦詠予知侯
有懷賢尚德之心則夫宜人之政是不一書
而已作載酒堂詩詞曰

東坡先生如龍鸞世人疑其欲飛播九州四海不容
足躡身徑去窺髦鬻南荒萬里儋耳國帝遣海若開
奇觀潛淵挾得睡驪目思山夢見娥眉鸞颯風惡浪
吁可駭土牛脫粟纔供餐黎家兄弟好事者小酒初
燕生微瀾卽童迎路吹蘆葉門東刺竹西牛關扶藹

歸去常半醉流落生存重一歡四黎善善君子類若
此張蔡猶蕭蘭天乎木鐸何望爾蠅之附驥渠非難
誰尋雪迹到鴻爪正用載酒標堂顏百年文獻隨艸
莽庭階蕪沒井日省風流別駕彭夫子未負進賢頭
上冠是心尚德甚饑渴挈取舊物還祠官書名小摘
梳榔綠薦祖時羞荔子丹海邦夷俗雜蛙黽茲事信
爲風化端音聲固有合琴瑟嗜好果豈殊醎酸藟來
蘭陰語吾故緇衣三昧三長歎咄哉愷悌神所勞雲
路矯首看扶搏

雷琴行爲薩仲明賦

中有銘云天寶二年雷威造

美琴論德兼論質如玉函和中續栗蛻形鍊骨龍體
成丸轉卅功在髹漆唐人妙斲稱雷威桐材旣尋天
予之當時重購已莫致到此珽秘知由誰七百年中
幾桑海大物尚隨人代改庚庚玄理似鮎文鬼蓄神
緘端有在薩君昔遊冶城東傾倒囊褚携松風道逢
陸子驚再拜世乃有此雲和宗雲和收聲吁已久滿
耳滌哇聽欲嘔鼓磬非因襄武亾絃歌實自倚那首
執器求道道乃全聲形精感人其天薦之廟郊鳳當

下盛際追還天璫前

寄題陳子敬錄判澹古齋

光堯論書稱澹古誰其采之名子所想應蜚口厭芳
辛且憚取妍趨媚媼治心養氣豈無端致一凝神要
有緒雖微鼎寶載升牲劣可堂筵容布武開卷明明
揖聖賢美琴昵昵羞兒女是中趨尚乃大佳俗下愛
憎難遽數玄酒猶堪饗廟郊疏布何嘗愧文黼一溪
晴綠看揉藍二頃圭田催釀黍天機誰者得之深爲
問人間養生主

題高尚書滕紙畫雲林烟障圖

髯翁昔飲西湖淥滿意看山看不足醉拈官紙寫秋
光割截五州雲一幅吾聞妙畫能通仙此紙度可支
千年祇愁蓬萊失左股六鰲載之飛上天

題陳子仁屏間新作長松疊障

陳子胸中有奇句墨瀋如雲時一吐不知毫穎挾何
神頃刻移山起烟霧紙屏灑錦素光揉眼明見此青
霞標塵埃兩屨我顏厚爲子三賦淮南招

介福堂詩爲張繁昌作

繁昌之祖藍山先生爲
紫陽之學鄉人築室本

祠列之學官
繁昌各純仁

藍山張氏家有堂素屏樸几六尺牀堂中壽母八十
強鬢髮未變雙瞳光有子朱紱垂銀章有孫經明貢
於鄉彬彬濬發文字祥彌甥亦已第奉常歲時拜慶
儼趨踰牖薦薦豆醴實觴雁眉一笑回春陽樹萱在
背英煌煌和氣克初天降康繡文新添晷景長是家
穠藜連墨莊往往刈熟盈困倉迺翁談經臨象璜青
衿弟子如雁行上窺雲谷開微茫著書克籠名山藏
精廬自世饗烝嘗祖孫播穫歲乃穰此道付與今繁

昌政學優優問彌彰裁之培之至敷芳本深木茂理
則當母昔寡居穉未亡肆今五鼎食有鮪介福堂成
貯縑緗大篆題榜卿雲驥賓客上堂聲必揚有來觀
樂歌泱泱天津之女工織襄言將爲母製錦裳他時
花誥屢銜將併與縑藉克承筐蟠桃種在瑤池芳碧
實纍纍秋露香仙人昇以御老方執鬯起酌天瓢漿
金華小兒牧羣羊疇昔授道張子房作詩寄壽言荒
荒母當啓鑰分玄霜

觀宣撫資政鄭公追復元官誥詞題其後

鄭公進仕由咸陽才則有爲時則否上和正爾持死
力蹙國寧甘陷戎醜廟堂手挾震主威壯夫奪氣關
其口銓封朝上夕投荒公抃止之言弗售自茲違弼
意稍乖未必蓄犬真堪嗷長孺居中誠少慙相如使
蜀非徒厚屯耕雖則致羸羨反使煩言推罪首江州
獄具徙封州妻子流離窮見肘朋黨乃更滋瘴癘十
鑑不嫌殲壽考台星中坎山亦頽國不負秦秦自負
明年手詔收權綱追復流人洗瑕垢從官恩典祝生
存還昇其家猶固有悔心一發本諸誠訓語明明知

所受誥綾六尺載書詞印窠滿幅縈蟲紐東序河岳
曷足多繼世子孫當寶守天生忠賢豈無意毀譽方
來在身後奉頌鄭善古有云易概深耕視終畝國非
其國六十年權以春秋夫豈苟愉如狗彘人不食公
如龍麟駮帝右矢詩追繫泮姦篇太史賤臣牛馬走
艸堂比丘尚賢爲報母故刺指出血煎鍊如法
命其弟子如琬以小楷書妙法蓮華經一部七
卷匱而藏之總勝閣上子嘗閱是經隨喜說偈
昔紹興中有僧寶元刺血寫金光明經全部施

是山今尚在焉

我觀衆人與我身通體氣血當克滿云何觸日生痛
楚關節脉理元相管四支百骸皆有血流行膚革初
無溢以鍼刺指卽得之渥月濡濡供漬筆法華妙經
佛所說經凡幾字字幾畫蠅頭細字滿夾書天龍夜
叉承指役血出尚賢書出琬是師弟子本同性龍華
會上昔相從信心一發超圓證縣知是血母所生爲
報母恩弘法忍一鍼一滴聚成勺書經有盡血無盡
願茲寶印金色光載母上生遊極樂妙莊嚴域常現

前是經在處獲尊閣今生賢琬兩比丘前身寶元無
乃是五色雲臺舍利幢藏海蓮華相對起我嘗奉佛
樂我淨與聞種種殊勝事一朝拾得王髻珠五十小
劫若真際昔人持經向空裏兩尚不能至其處况夫
性血之所書無量諸佛垂善喻大雲所覆甘露濡四
海九州同稽首我今隨喜爲述偈子墨客卿當諦受
黃晉卿提舉授官初歸予偕敬叔輕行訪之假
榻湖邊滿心僧院明日病作敬叔先還予留就
醫藥數日乃歸予少時嘗聽琴此院今四十年

矣

湖濬僧齋聽琴筑間四十年來不速秀眉一袖今雪
顛迎門坐窓煮茶熟自敲竹檻喚童歸更拂藜床延
客宿客方病起氣如絲夜枕欹眠屢驚觸晨興體惡
頭岑岑三日志飡不思粥歸者先歸留者留賴是吾
生耐幽獨疲茶猶資藥餌扶過存厚謝親朋辱陰陽
致寇孰乘之小待神完理當復行藏一迹大累人畏
影偏教影相逐莫途久寘折腰具高誼能忘軟脚局
湖山款款惜重違雨色雲容看未足寧能將此不貲

身坐耗齋厨西囊粟鶴背西風去意輕命僕肩輿催
結束

題錢選畫僊居圖

仙人羽駕青雲興遊戲八極凌空虛神山縹緲在何
許意所到處皆方壺畫師豈常與之接夢時識取醒
時摹照棟紫房縣薛荔交柯碧樹排珊瑚琴書整暇
筵几靜左右絳氣橫扶疎武陵溪曲仇池路人迹往
往通樵漁仙凡一膜初不隔悟迷異趣何其殊奔輪
駭轍世多有逐臭未免如蟲蛆吳興老錢招隱曲駕

言設色調方諸披圖三誦歸來乎盍亦視此招搖車

過閘行

二漳合下如奔矢絕出爲河容匯水南檣北柁越埭
來後挽前抽爭一跬懋遷物品實王畿嶽貢方輶千
百紮商功已覺十分贏趨利真成三倍市聖人乘運
智者謀尚憶當年河事始向非廟筭屈羣策安得安
航若平履天開地闢幾何年禹迹茫茫大疆理毋將
本幹貳強弱所務有無通遠邇日高捷閘放三版津
人絕器舟銜尾河渠使者水衡丞走馬西來呼起起

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君不見帝堦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鴻荒重江疊
嶂詩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
叟伸紙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騷藏
澤藪白雲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
射我眸我爲摹芳歌遠遊胸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
所無滄洲我疑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
四溟一觴豆瑣細弗遺囊褚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
與俗工爭醜好楚山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

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曹劉斲輪巧披畷我作如是
觀毛穎陶弘共聞道嗚呼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
翔麟舍六毛骨論形似如此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
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歎

送蕭從道還蜀歌 弁序

蕭侯從道自京還蜀艤舟廣陵薄遊吳會邂逅一見如故交焉蓋侯以遼東貴族累世將
家早從征伐藝勇有聲襲父爵爲萬戶鎮保
寧泰定未上屯耕便宜京師會關外稱兵侯

受詔前行搴旗斬將功最一時亡幾雲南大理亦憑險擾邊廷議遣使持節分道督戰侯與在行獨由烏蒙深入巢穴折其鋒銳凶渠授首逆顛悉平幕府上其平南之績吏特徵法賞典未下侯載家徑歸朝廷制爵祿以馭臣顧於侯係吝若是邪侯方將覽觀山川形勝以摠發胸中之耿耿然自此沂江入蜀魏吳戰爭之故墟遺壘往往而在乎古興懷可以慨然而賦矣因貰酒酌侯申歌以送之

天曆之元邊釁起反兵攻闕如突豕宴安鴆毒五十年霸上棘門徒戲耳相臣隻手扶乾綱虞淵取日宣重光雷行回已觀用壯龍戰不必疑無陽蕭侯蜀帥方入奏受鉞前驅渠政後鼓行三闕氣旣倍往往短兵能獲醜係組纒來軹道旁奔鯨復浪潼川右樞庭論將豈無人懦夫上馬還逡巡念非蕭侯材勇者誰足潛消蜂蟻屯傳聲六詔將深入已覺蠶崖鐵騎陳仁義之師若時雨大獮獲禽非我所坐令萬里哀牢夷回謝天威逃鑽斧捷書徑上清暑宮節制重開紫

徵府論功亦或陷深文霸陵閑殺故將軍京華再見
梅花發春色遙從錦水分相逢弔古吳臺下壯士寧
爲時所捨載愁萬斛壓歸舟舟經灩澦高於馬江水
萬派從天來江花錦帆相映開長歌擊劍歌莫哀隨
世功名何有哉

韓魏國忠獻王七世孫植甫家觀王蟬冕画像
文奎瑞宋三百年英雲五彩章賦篇出籓入從國秉
重勢如九鼎安堂筵西戎小醜罔干紀北門三軍常
晏眠誰爲社稷存至計藉此粉墨開凌烟崎嶇南徙
今異代啓匱傳觀玉色鮮使時殷耆猶弗弗安用蜀
業圖其偏神人玩世未嘗死剛風乘之游九天李君
執御我問世更恨凡骨何能仙

歸度太陽嶺

北南二嶺中我居出入堡塞險且迂方州治縣能弗
往往則盤辟徒舍車金華枝引巒岫蹙丹霞翠霧交
吸噓人影翔天雲在下溪流宛委旁行書浮嵐開道
通兩屐落日掛樹明三珠是節秋高氣初肅喘息微
汗衣成濡崖間野菊雖瑣細黃艷迎人偏靜姝蓮峰

轉想畫爲假怪石特疑神所剝居庸桑乾蠹天北我
嘗騎乘陟其阻彼誠崖絕猶載轍此更礪石難容附
尻輿神馬意所適四海八荒同一驅咄哉屈於遠遊
燭撰轡欲繫扶桑株

天台張節婦吟

天台山中百本桑枝葉滋露晞春陽女婦采桑葉肥
厚飼蠶作繭盛滿筐盆手繰絲絲萬緒不將織杼爲
縑細縑細縫衣破誰補涼絃絙瑟聲淒楚瑟聲淒楚
還自悲婦昔紅顏畫眉嫵羅襦未綻變且衰發姑在

養兒在乳家貧百需叢一身惡筭我是未亡人績燈
明分夜窓讀糲膳厚具高堂瓊窠傾雛弱風復雨扶
宗一節四十春婦爲壽母兒亦壯白髮含飴坐堂上
荒烟喬木幾家存况復有人修薦噫天憐忠貞嘗獨
厚世微表厲吾安放詩書流澤稱清門婦家有子且
有孫過車入里見憑軾飲其德者如衢樽台山峩峩
水深深明月下照秋無陰絲聲按節指可尋一彈彈
爲節婦吟雅頌自足開人心世廼有此瑤華音

題瀛洲仙會圖

巨鯨驤首戴三山海波不驚坤軸安方壺員嶠彼何
境靈氣布濩非人間金銀觀闕勢如翥攢林珠樹垂
珊珊棖題竦擢明河畔閣道橫截浮雲端仙人來往
羽衛備或駕紫鳳騫青鸞霓裳法曲舞袖破執樂瓊
姬神彩閑時容下界攬薌澤却對連峯愁髻鬟茅龍
飛去杳無迹烏躑兔走雙跳丸蓬萊舟近風引卻三
島靈蹤難重攀是誰摹寫枕前夢欲用鑄鑿區中頑
神仙固多狡獪事世儒論著存不刪賈生賦鵬語夫
道後有達者當大觀忽然爲人化異物斯理幾何堪
控搏 此池洞穴通小有神清玉宇標孱顏彼皆因竟
示生悟直啓真源湔垢癢嗟余質薄迫世隘輕舉便
擬凌飛翰披圖恂恍縱玄覽託乘浮游窺九關無窮
八極冀一遇返道遂與松喬班登年閱世要自致何
必辛苦成金丹

題臨本捕魚圖

斬杙聯鱸縛爲柵中流起罾如舉羃取魚計獲有且
多撥刺銀刀長數尺船頭五兩受風偏雙槳乘之轉
山急夜涼星斗滿川垂烟銷鮫鱗騰空擲江鱗穿柳

題龍眠釋迦山像
趙朝虛白粲裝囊供日食人生漁樂樂可知雲月爲
家天一席翁歌媪醉兒嘯呼有酒盈甌無事役前林
楓擺疎欲凋後岸菱蘆寒可剔泝淮入汴昔所經野
步荒郊曾目歷祇疑輞口舊山川猶是高人畫時迹
世言圖畫能象物風土班班證今昔乾元去亂幾何
年右輔分畿無數驛畋漁樂業迺如此休養真堪遂
生息臨摹甚似誰所爲大筆中藏千鈞力君不見舟
車入筭析毫釐漢皇經國未早雖云山澤有厲禁
魚麗以後非無詩

題龍眠釋迦山像

明星在天斜漢落佛道靈明魔道弱修行已證等覺
位不顧身形瘦如削華纓垂袒雲半肩步出山來亦
雙脚文殊低眉普賢笑滿谷天風韻天樂青蓮貼貼
印虛空白象耽耽係羈絡自茲應物如洪鈞五陰五
濁皆清廓龍眠昔是會中人以心應手親摸摹纖煤
利頰發其神望鼻鉤輪無此斲流傳什伯甲子餘玉
采珠光破冥冥鄧江古寺秋日暉洗滌翳睛煩發籥
稽首調御天人師優鉢曇華開一萼

蕃王獻寶圖

皇天饗德親至仁四夷慕義悉來臣抑奚爾番獮使
者稽首自請輸庭珍梯航琛賚慚後至象犀珠貝克
前陳髦蠻何山舍愛吝聖化如天能服馴仁柔義懷
乃至是聲驅威懾非其真君不見周公居中秉周禮
王會書成白環至按圖索驥豈不然貞觀興唐有畫
傳

題王宰所藏墨龍

飛廉爲御豐隆車憑陵九淵傾尾閭誰與發墨啓玄

與神光躡斗旋其樞湖邊竹屋清夜徂防有没人來
摘珠

商學士畫雲壑招提歌

有序

諸生淵魯不花嘗從其父官洛下強學好修
得於山水之助者也集賢侍讀學士商公見
而器之爲畫雲壑招提以贈乞予作歌公此
圖意韻閑遠生能求之筆墨之外將不由是
而有發乎

商爲巔峯下爲壑葦木慘慘風欲作浮紅動翠何許

似別崦殘雲明佛閣眼中疑此洛南山只尺便到龍
門灣暗潮已落洲渚出新月未上漁樵還商侯胸有
羣玉府借酒時時一軒露延春閣下墨淋漓餘情亦
及滄洲趣好山好水如高人豈直貌敬將心親平生
幾夢奉先寺不知猿鳥猶相喚君不見飲酒吟詩狂
太白曾是匡山讀書客泥途失腳禿憧憧歲晚看雲
情脉脉生今益壯業益修未可造次思巖幽披圖漬
墨歌遠遊我無桓玄寒具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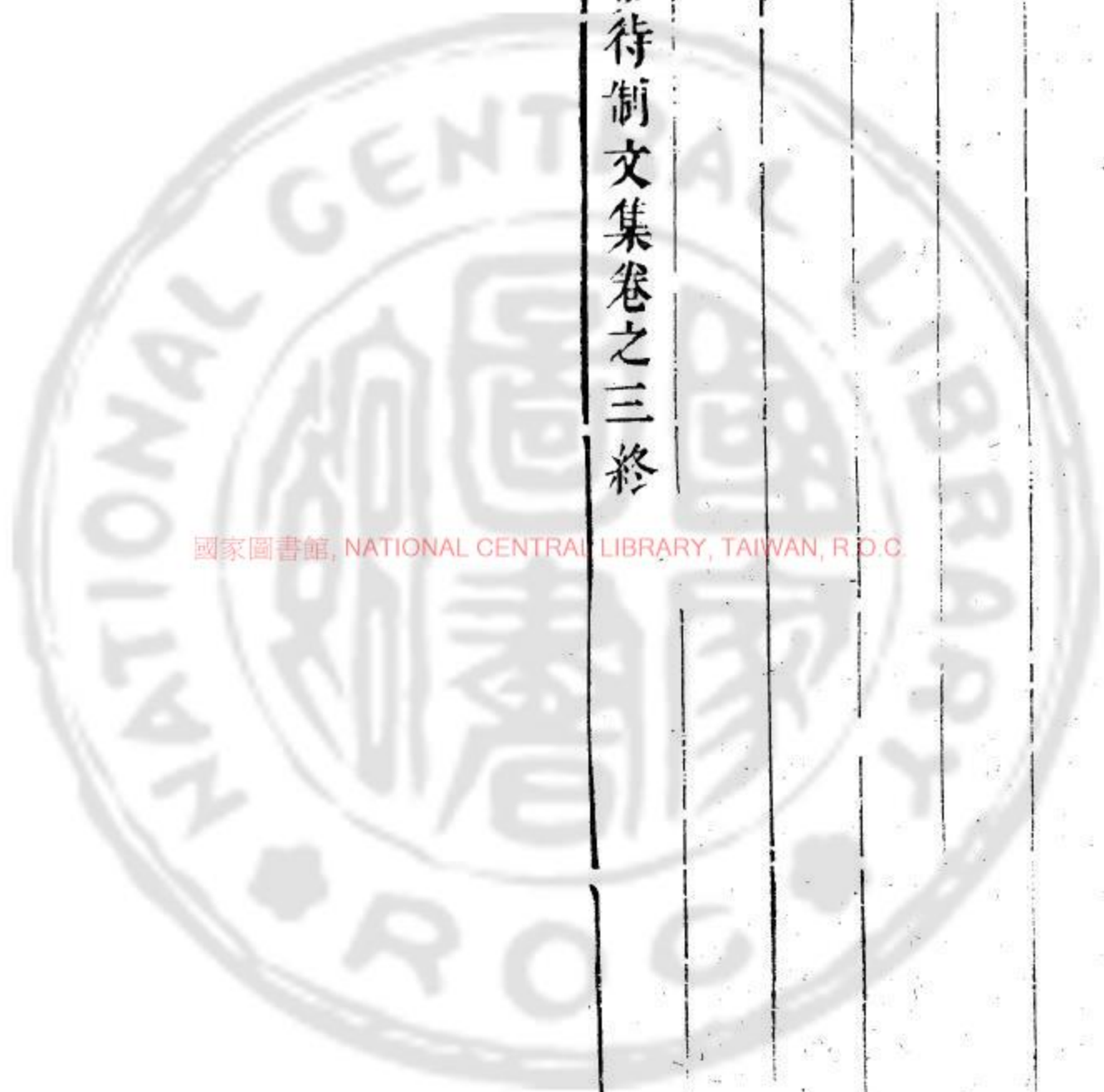
僧傳古踴霧出波龍圖歌

葉公好龍致真龍精氣所感無不通僧中劉累有傳
古夜夢捷入驪龍宮陽暉熠熠陰魄動左右給侍皆
魚蟲探珠不得逢彼怒轟然鼓鬣典雷風潛窺竊識
領其妙寫之萬楮將無同日睛數月纔一點波浪只
尺如層空乘雲執鏡麾電母跨海獻寶招河宗劉嘗
善參古善畫得意忘象象乃工爲龍爲畫了不識有
頃噴水投長虹龍乎龍乎德正中超忽變化天爲功
絳宮帝子秉節從九淵喚起赤鱗公永莫熬極開鴻

濛

陳待制文集卷之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四

浦江道傅柳 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前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律詩 五言

同楊仲禮和袁集賢上都詩十首

出塞行瞻日趨朝喜近天
離宮開苑囿馳道絕風烟
瑤水巡非遠峒山曆更繇
其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其二

兩水漸衣黑雲砂際目黃烟開纔黯慘日出已蒼涼
狗俗高簷帽清心小篆香端居萬里念蕙艸惜微芳

其三

昔建寰中業初開徼外山雉城平兀兀沙水淨灣灣
朱夏宸遊正清秋武衛閒叨陪文學乘空愧髣毛斑

其四

謠俗隨方異溝塗隔舍逃醺人唯馬湮勸客有馳蹄
殿角孤花靚城隅雜樹低天涯中夜舞如意昔曾携

其五

天潢猶白白雲幕故青青積潦摧車軸高風墮箭翎
宮塗丹赭望殿戶紫金鈎女樂蓬萊祕哀簫動杳冥

其六

幄殿層雲障轅門積雪峯竒鷹皆戴角御馬盡飛龍
瀚海將臨幸云亭望陟封青丘大羽獵有事待玄冬

其七

曹務唯章句官規自法程齋扉侵雨潤宴几得風清
歷歷三刀夢行行萬里城明年遂耕隱深仗酒爲名

其八

經遊還絕塞際遇復清朝天暑無蒙絡輕寒已御貂
盤空蜚屢薦鵠至酒頻澆貧病諳爲客何慙帶減腰

其九

公子青絲轡王孫綠幘車宴酣風小定舞破日西斜
手擲宮中菓神行海上查築鄒母自厚儉德不期奢

其十

水艸方方善弓弧戶戶便合圍連婦女從戍到曾玄
雪毳千家帳冰瓢百眼泉浚稽山更北長望斗光懸

送李文晦僉事易節燕南十首

北候催乘傳東人挽去轅不觀滄海小安識大行尊
好爵隨年進初心與道存老儒當劇部煩護國西門

其二

儒有操存固才須體用該律文微法具心學左圖開
更借皇華使重光肅政臺析津占分野星動斗間魁

其三

封圻全趙際詩教古周南籟節裝文玉輶車備左駮
時宜觀物變清至飲泉甘河患頻年息民康化易覃

其四

鳴鶴三秋擊騏驎萬里行官聯漢直指經術魯諸生
世或深求法公惟不近名天心與民監上下一昭明

其五

後起或持橐同升已秉鈞三遷分節鉞萬化待彌綸
自足區中實宜爲席上珍平洋若開閣未必舍斯人

其六

治獄多陰德傳家有寧馨一夔當奏樂三鳳見儀廷
表實存康濟誰方忌獨醒之官趨便道回首鵲湖亭

其七

葵枯山區外台明海嶼中爲生民少魯食力歲宜豐
謠俗方方問檐帷處處通篤恭人自化無欲是深功

其八

歷下名泉衆江南芳草多悠悠增越思往往振燕歌
滄水冰猶壯壇山石未訛北還今易節回雁帶春和

贊皇壇山有周穆王
吉日癸巳四大字

其九

王子朱絲直徐公玉尺方得君同議讞厥類重從陽

上智能旌淑常情失吐剛法家制誅賞端合用其良
徐周臣爲使王
在中爲僉事

其十

走昔登儒館公時列省曹過逢常不數澹泊適相遭
入里能忘賤游岸辱譽髦臨分勤祝鯁何止戀綈袍
鄉友胡古愚久遊京師賦詩念歸睠然起予因

之同作次韵二首

東府銓衡外西廡雅頌邊青雲誰薦賦白日但催年
固欲翔千仞寧能闖九天淹留亦何遂未了北延篇

其二

勞歌非異曲羸服有同袍客路添重趼童年憶兩髦
曉星田漏正春水釣船高爲寄吳江夢將慙蜀市遨

天師留國公挽詞二首

韻美神明胄游玄造化徒萬靈觀受卽九斗直飛箒
御氣今安在迎年故豈誣唯餘室中塵光景見懸珠

其二

齋祠承畫法湯沐啓仙鄉觀物將齊化成眞已坐忘
空瞻朱鳥影不見碧雞祥天上飛廉館還應從武皇

大司徒饒國公吳公挽詞二首

周世羣支合秦封故邑開耆英今幾葉爵秩比三台
正倚椿年永何知薤露哀海山雲縹緲真待樂天來

其二

綠玉扶衰杖黃封介壽卮高天流寵錫晚日被光熙
菊秀何妨澹松貞竟亦萎唯應韓擇木不媿歙州碑

送忽通叟著作行祠海嶽

乾御當陽日坤靈効職初尚煩金馬使行探玉函書
魁柄熒熒揭龍光疊疊舒何須封禪艸能賦逼相如

送朱木初法師赴豫章玉隆宮四首

北闕層雲紫西山薄雨青薦釐稱秘祀承制領殊庭
劍彩龍雙角衣文斗七星綠章深夜上神爽動秋冥

其二

籍在丹臺上神行劍氣間天香輕冉冉雲珮靜珊珊
便駕青鸞去應騎白鶴還名山九域記須爲刻孱顏

其三

鎖蛟唯有柱墮鼠已無家想到真仙宅能回俗士車
露壇春剪柏雲白夜敲茶人境今雙絕長吟採物華

其四

久作江西夢翻從薊北遊雲間朝士鳥霞外羽人丘
汎愛非無別深懷轉益愁山靈宜謝我下瀨有輕舟

登龍山寺後閣

山閣凌虛起江天引望開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
雲樹離離出風帆杳杳來飛車倘堪躡卽此妙高臺
叔能廉訪寄湖南道上詩次韵奉答二首

嶽色褰帷看湖光攬轡收詩如陶菊晚心寄楚蘭秋
手內青冥斧筵前白玉前感時潘騎省有賦莫登樓

其二

茶衙無可揀純栝并宜收正想三洲月能涵七澤秋
闢塗非改轍破浪合操舟慎重經綸具遲開五鳳樓
奉陪二府羣公重至北沙因而帳飲二首

稍轉龍沙路沙窮導騎休大官聯野飲小客思山遊
樹色爭知晚峰光悉獻秋移時偃旌蓋歸去不驚鷗

其二

展席方成坐隨開擇勝亭日斜詩未就風度酒徐醒
問道收徒御當歌合從伶山公未嘗醉爰看晚峯青

寄贈陳君采二首時聞宴坐西峴山中

翠峴峯千仞峯蹊步步迷令人通履屐藉子立階梯
欲點青雲破須尋白石題是中觀萬象軒豁露端倪

其二

明明剛述軌本始數千年龜玉初誰毀麟膠合更煎
如將末秒忽自可制方圓微子孤吾望中歌意惘然
月曉雨赴健德門二首

濁潦已波迫濃陰欲變臙紛紛蛙黽地汨汨馬牛羣
城邑將無辨人聲僅有聞深思黃道次初不隔浮雲

其二

一月恒多雨初更抵正朝人皆憂沮洳吾復畏漂搖
宗祀中嚴誓官班列具僚勞筋偶廡馬奔走意全銷

初夏齋中雜題

蜀溪溪水上先世闢林廬重有江湖思甘從木石居
樹桐留宿鳳養竹待竿魚一一幽栖事窮年豈負予

其二

功名如土梗載月付萍漂病怯衣裘重衰看鬢髮凋
藥功遲久久酒禍見昭昭不是吟詩力何方破寂寥

其三

壤隔溪流斷門依野次成初非慵應接自是寡將迎
笋蕨搜山得鹽醯入市營貧居薄滋味盤膾敢求精

其四

經月始一出移時還小勞生涯依馬磨力作問蠶繰
藤刺青陰密楸花紫艷高雨晴看爛漫艸徑莫令蕪

其五

池岸方如截池波深可測出門歌小海見客思滄洲
魚沫吹還息蛛絲斷復抽萬生同一馬敢望絕轅軻

其六

紫翠金華色浮空似玉芝岡巒無百里衢路有千岐
鶴背王喬下鯨魚李白騎丹經吾解讀須暇一重披

其七

杳杳京華信栖栖謹畝身食靡多贍口黔突有勞薪
牲鼎雖無具鮭蔬亦粗陳朝飡猶一飽不愧在家貧

山中九日三首因寓懷所知

九日西風裏千山落照邊白頭難諱老黃菊強爲妍
酒向鄰家得杯從舊俗傳陶潛歸計是但覺費詩篇

其二

節序匆匆換風霜稍稍侵
賜黃成往事餐菊是初心
欲就持螯飲除非跨鶴尋
一身將一影猶恨隔雲岑

其三

湖邊秋水觀送客具帆檣
忽忽經年夢淒淒九日觴
山中黃葉滿淇上白雲長
便作鸞鳳去何妨萬仞翔
聞臨江范德機以母喪哀毀而卒

才名朝士右行義古人中
正想招旌起何嗟掩袂窮
山川還寂寞臺閣設穹崇
此世丹青筆吾今屬碧空

其二

康斬誰非子摧形不有身
使能穿壙入果勝闕泉親
突兀留文冢淒涼卷釣緜
夜臺開幕府還借筆如神

其三

逃矣音容逝淒其翰墨存
徒聞春罷相安用天招魂
世已無耆哲吾猶忝弟昆
生芻雖易具終愧玉人溫

哭內

汝世嗟何短吾年亦漸衰
胡爲齊甲子不共數期頤
饋奠將誰主形神自是離
老來多涕淚情至極生悲

其一

年侵常匱食兒大未承家共老心誠切多憂鬢早華
卽今加飯含誰更問桑麻喪祭當從禮吾門不貴奢
僧舍除夕四首卽簡賈惟貞左司

歲晚窮陰逼城隅古寺寒天時當朔易人事入憂端
不爲庖厨薄從知道路難車魚皆外物長鍊未須彈

其二

薄袂齊三服高冠漢兩梁猶慚博士秩有累故人觴
塵土深如許山林耿未忘江梅能厚我隨分予春陽

其三

索寞杯觴外歡娛博塞中老思渾是妄苦語未成工
鬢髮絳絳白燈花焰焰紅摧頽影一丈何負聒嚙翁

其四

小寄維摩室將乘笠澤舟歲闌書未達春近病先瘳
藥物聊須致丹沙莫苦求憑誰反招隱爲我畔牢愁
二月七日與陳新甫其允從飲范使君亭二首
心賞他年屢湖光此處全春生鷗鳥外人醉杏花前
細竹侵除道殘陽滿繫船母將比西子吾實愧華顛

其二

醉客休移坐歌姬不受呼山光渾欲滴酒酸未宜孤
倒插浮屠影橫開卷畫圖使君能攬勝堆案有西湖
題瀛海齒因憶舊遊

一幅烟綃展千重海觀開口華浮沆瀣雲氣接蓬萊
昔駕飛龍去還隨汎鷁回吾詩與君畫傾瀉盡瓊瑰
吳門逢張仲舉送之秣陵

東南多積水西北有孤雲盛氣宜鍾秀明時屬右文
若何開典訓自爾沂河汾此處山如洛登臨日又曛

其二

烏府聲明地鶚林雅頌筵尊聞惟有在友教益宜專
莫取三鱣應終期一鶚騫吾徒負能事攬物要新篇

其三

我輩相期意窮年豈繫名囊書方遠適舍權欲兼行
南斗文星動西風旱火生他宵有鴻雁載影過臺城
送胡廉使致仕北歸東原五首

在服須耆俊遊廷重老更引年方未艾納節去何輕
泰嶽雲端出長庚月畔明一言興孝弟四海樂盈成

其二

周詩尊者老漢節重祥刑傳說爲霖雨鮮于是福星
獨遊鷗炯炯高舉鳳冥冥出處關時運吾心與道寧

其三

壯節清澄志孤懷獻納忠明揚當盛世休致仰高風
醴酒傾杯綠丹砂入臉紅魯侯宜燕喜春在畫圖中

其四

越部山爲畛齊民歲阻饑皇華方攬轡太史亦陳詩
食德何多幸遺滌此一時東門開祖道花影動春曦

其五

種德高槐並留香晚菊鮮鳳毛方瑞世鶴骨正宜年
曠視浮雲表眞游太古前群峯因嶽小霧卷見青天
睡餘偶題五首

其二

青衿嗟老偈白髮向書垂重託卮匱養能忘艸木滋
潯陽三畝宅同谷七歌詩境熟初何累情忘適更奇
竹處風清暑梅時雨報豐蕭條欹枕外安隱閉門中
藥物防衰景蓬蒿信薄躬有懷誰與語朋友各西東

此世何多幸予生厚自憐簡書方厲禁裘葛屢催年
正是稊能熟其如橘不遷摧藏南郭隱放浪北窓眠

其四

惜此珊瑚玦栖之薜荔牀青山圍坐客白日放歌長
客久違朝籍人誰問夕郎駕車容一駟何必更留良
其五
侯客真當逐虞冠莫重招議刑纔鑄鼎樂聖但歌樵
藻荇猶堪挈芝薇幸有苗不能縻爾爵焉用折吾腰

十六夜重對月

白兔不搗藥病衰將奈何酒嫌他日少月似昨宵多
寡鵠無誰和新鴻亦未過兒童解娛老舞影屢傞傞
許菴之訃至慟餘有作五首

其二

賢興寧論世道大欲侔天聖路無迂轍師門有絕絃
全歸成此志不朽待他年逝水西風急空林落照懸
宿學滋淪墜微言亦混茫絕韋方未厭占服竟爲殃
正使羣籤在其如一鑑亡吾衰忍無慟有淚忽盈眶

其三

未鉛銷日夕義理析秋毫
衷折群言定離微獨見高
誰能同酌醴更復競鋪糟
此道關休否吾非苟譽髦

其四

珠光分夜采驥足仰前塵
故想身無事猶如德有鄰
五窮偏害道二豎不憐貧
歛服深衣去初何媿古人

其五

世豈無精鑒人惟重所從
祇應茅季偉偏善郭林宗
午館聞升復宵隣輟相春
鄉扮日凋瘁蜡社哭相逢

題離騷九歌圖

紫貝東皇席青霓北斗旗
窈窕神保意皇恤放臣悲
有客傳芭舞何人執籥吹
楚巫千載恨憑向畫中窺

自題藁卷六首

特立無誰伍前行已莫追
幸留青簡在恐使素心移
奪月陳珠琲蒸雲出菌芝
何庸夸險絕吾實厭神奇

其二

成言要有域涉道得無涯
錦豈能傷美瑜將不拚瑕
迂疎求拔俗辛苦望名
豈鄉學乾淳盛端嘉已漸奢

其三

誰昔憑觀化吾今用攝生本根無麗撥葩澤必敷榮
律呂常相應韶鈞豈自鳴世間有尤物何苦詫盈成

其四

射侯常近正瞽相亦非迂果束諸儒傳誰開九軌塗
大烹祇薄味小出且徐驅佳穀垂秋實因之飽衆雛

其五

大繭扶桑舊危絃絕壑冰憑誰緝瑤瑟爲我換朱繩
涼夜鮮颺起高秋爽氣澄故多消雅鄭試一辨淄渾

其六

昔有尊元禮今惟侯子雲娥眉毋見妬爰臂亦宜軍
語語推燕說行行避楚氛吾門刪述軌無惑守皇墳

晨起

着地霧成雨過溪風卷雲朝光纔曉靄山氣亦氤氳
坐穩頭慵櫛愁深酒未醺身啼向人急吾耳不圖聞

歲晏風雪中方壽父連翩惠詩次韻酬答

詩壇劉五字堅壁似長城未必形吾怯深憑寄此情
和聲將律比佳興挾梅清雪夢翛然覺天葩正鏤瓊

其二

弊叟方樊上先生自洛城弦匏惟有合鷗鷺得無情
若昔論三益於今讓獨清仙山倘招隱高步躡飛瓊

其三

麴生不繼往持底破愁城忽枉詩連軸尤慚譽過情
北風寒燼落小雪夜堂清安得吹簫侶能來噴紫瓊

長律

五言

贈別宋季任赴甘肅提舉二十韻

寧塞洮河外甘州瀚海隅羗茅通別譯封域界中區

氓俗風丕變王靈德誕敷粵初廉吏治近亦好文儒
左學將興蜀西庠昉白虜懷章煩遠役鞭馬或前驅
驛路爭迎傳關門不川縑水經張掖弱山對賀蘭孤
禹鑿班班迹幽詩往往圖發時梅未萼上日艸應芻
元宰親加豆諸生肅詠雩職司雖翰墨佩服已銀朱
會覩天荒破端令士氣龕槎明星是客鄉大酒爲後
請播言斯在居夷聖豈誣高才每流蕩平世匪崎嶇
只作三年夢須輕萬里途旃廬春韻韻笳管曉鳴鳴
漿澗蒲萄益馱寒翡翠爐新篇多慰意許可寄潛夫

故相東平忠獻王挽歌詩

龍虎乘參會麒麟踵畫圖記功宜顯顯論世匪區區
摩敏公維似明徵聖有謨陟庸纔秉軸運化亟旋樞
物已歸坏冶人將就楷模開誠登衆正獻可破羣諛
夫里同耕鑿民儀異唯命景鐘陳備樂桴鼓節投壺
尹德湯能協堯勲益載都方期扶日轂必使麗天衢
大角兵端起清宮袖變殊霜蕢飄荏菹風榦落椅梧
射影無鮫鱓磨牙甚豹貙淒涼朱鷺曲狼籍玉麟符
立事思常武戎書恨毫姑攀髯應共載升屋竟誰呼

厚地難藏烈凝陰爲蓄痛血留衣上碧哈失口中珠
邁閔遺多難推凶激萬夫羲娥還麗景彗孛掃夷途
狂孽憑三窟神威覆五湖不煩公府牘終見橐街誅
濁散陽明勝精垂晦魄蘇若門重肅穆賢路豈荒蕪
殉死身寧贖觀兵眼未枯春秋如有作盜賊敢稱孤
灞上仍堅壁驪山罷論徒董狐千載後丹筆詎應無
送南竺澄講主校經後却還杭州

鹿苑開鴻妙龍宮闕象玄間關來幾譯披發露雙詮
梵學傳皆正華文潤乃全義深舍窈眇道廣極淵泉

論自諸師造言因半偈宜何曾離性相間亦示機權
述鈔心同悟分科緒各牽由盛方秩秩棗剝益縣縣
剗剗寧無舛研磨或更偏遂令迷亥豕不復辨夔蛟
佛擢昌齡啓皇明正晝懸五城銀色界三殿寶花筵
重見弘經日如逢出震年詔徵皆宿德御講盡眞筌
此士孤山隱前身華頂眠野雲生靜慧江月湛空圓
天上青猊座人間白馬羈微君能引重於世孰昭先
晦魄屈簾燭頑陰雪屋氈聲將爲律呂眼豈混朱鉛
疑句多多證蕪辭一一鑄法珠終照乘宗鏡已當餘

煥爛金泥字牽聯玉簡編指河符聖歷穿石鼎僧綠
竣事纒敷奏疏榮丞勞還萬回袍錦麗大覺鉢盂鮮
尚食來玆供司農輟禁錢龐恩流濺濺鷓影去翩翩
昨夢寧非蝶遲歸誤信鶻垓京猶綠樹入寺始紅蓮
雨外排千耦烟中聽兩舷屐盈南竺戶櫂集北湖船
巖觀應增聳川容若載蠲應求隨燥濕鎖仰喻高堅
夏懺朝朝禮秋燈夜夜燃固知融至理直可寄單傳
客袂難爲別朝簪未放捐愛閑思結社食力待治田
苦笑昌黎躉深懷惠遠賢獻花憑一詠安有筆如椽

用韵重賦故相挽歌詞

元勳開祉福盛德見儀圖烈烈神明胄恢恢禮樂區
帝猷咨相度祖笏付孫簪柱石需成廈機衡實應樞
舜裳施絺繡歐冶用型模寧使千夫諤母容一士諛
文多徵祀宋舞或陋巴俞昧旦張謀幄嚴更聽漏壺
投姦維四裔墮邑盡三都制政方如律藏兵已在衢
爨從倉卒起事與古先殊輻說慚輿衛堂傾歎屋梧
使來俄覆醢祭罷孰陳龜西陸無回轡中堦有坼符
望氛疑梓慎指海信麻姑月食終能掩雲乘不可呼

甚聞童叟泣何止僕人痛抵鵲將忘玉探驪誤得珠
殞身臣報主之死婦從夫未必衣冠辱終令耳目塗
繼明光宇宙流惡蕩江湖已正軍門戮尤嚴聖筆誅
陰消寧瞠瞠震往遂蘇蘇天紀初誰擾民蹊亦暫蕪
偃禾休反熟臥柳不生枯豈恨仁賢殄深愁屬望孤
封圻荒社圃官姓啓巾徒秋艸年年碧臨風涕欲無
送叔能左司出守會稽

南伯分符重東曹載筆光先憂勞鼎軸共理付藩方
日月封圻內江湖魏闕旁治心兼孔老踐迹到龔黃

必使操刀割母令學製傷閣鈴傳刻漏齋舫製書囊
賞憶荷花靚材憐竹箭良謝公多載酒賀老欲歸鄉
惜別燕歌短凝情越思長風輕文鷁動雲駛錦帆張
鴟去宜高舉鷗來豈遽忘爲農託鄰化安爨事耕桑

次韵答鄉友吳立夫見寄之作感別懷歸情在
其中矣

宇宙方來事江湖獨往人扶搖遺短翮濡沫到窮鱗
誤作軒裳夢終慙稻錦身跡雖伴燥濕學豈混疵醇
跼步逢多躓虛懷待一振屈伸乘卦氣消息候天鈞

喜際三雍啓還依六籍親馬羈從幸日螢案潔餐晨
騰口虞官訪稽謀信卜陳踐更非顯陟遷秩遂爲眞
清廟方停禮容臺忝末塵卑卑論燕爵憲憲望麒麟
緬想閑居賦猶存弟子紳國鄉誰尚友輿皂或稱臣
飛翰因來客分光肯照鄰之人芻有束何物稼盈囷
矍圃初登射驪山適罷巡玉全遭別足淵靜得藏珍
按席連芳晝看花惜好春言筌開窈窕理窟至馴馴
蓄思文俱銳修名實與賓逝將熙孔業由此樂顏仁
淹泊思同社羈孤若異倫宜休寧俟斥漸老最愛貧

夙願惟耕釣浮雲謝鼎茵戒行無聽漏觀涉卽知津
狐首求吾正螽斯詠爾詵粉榆應不改蘿葛重相因
惜遠接青菊期歸睇綠蘋題詩緘恨去離緒極紛綸

開府大宗師張仁靖真人昇仙詞

聖曆延徽朗玄筌闡化洪至人惟有造妙道不無功
肇武侔黃石儲精自碧嵩器非群物囿夢與九門通
宣至承恩始其泉載祀隆時方陳象舞治欲致縶弓
清泚言初入高明聽已聰寶慈深示世敦素實希風
四海臻寧壹三靈畢會同降祥宜簡簡合漠本控控

曉景來芝蓋宵光下竹宮畫幡飄婀娜燿火映瞳矐
練日迎嘉應祈年獲屢豐鼎成藏颺颺劔動役靈霞
立在嶠頭右行參豹尾中披衣垂白羽從御列青童
凝脊垂榮數仙班進秩穹鎮圭函纒藉篆玉飾雕蟲
仰陟蜚廉觀聞呼太極公柱春鈇液瀉燭夜絳綃籠
圖象凌烟秘樓居復道崇月臨笙宛轉廳舉佩丁東
豈止南宗重還將北顧空八維關地軸七澤納雲夢
鯨力森疑破淵襟澹若冲正聲諧杳眇顯氣徹昭融
汎覽乾坤大何知霧雨濛足誠因獻刑耳孰爲音聾

制勝生機活憑虛獨見克真源觀浩浩迷轍或忽忽
士類常推轂師資亟擊蒙內經縹藥笈疊組付蘭叢
固有登三事誰其詠五總雍容元老席懇惻大夫忠
容拜先加手朝回更鞠躬筵敷縫素純厨味屏葷葱
髮映眉毫碧丹浮輔頰紅金莖潄沆瀣珠斗戴峒峒
漏盡冰生稼窓明彩駕虹給扶殊未老宴坐忽長終
牆上排蛟翼轆前引鳳簫翩翩龍去遠望望鶴飛神
遊戲陵三境併徊過九嶷捲簾瞻漢準端冕侍虞瞳
未議當凝命均釐及惠窮雖然形已蛻共想石堪磨

詠德歸詞掖歌詩諗廟工陰靈環巖巖陽木樹椅桐
殿角猶遺鳥泉間莫銅銅層霄如盼蠻下土故龐鴻

大雪戲詠

霰集先驚密雲垂陡覺低穿帷纔巧入擁砌已深迷
蟾影宵翻鵲犀光晝駭雞投虛知井幕蒙險失巖梯
九地藏膏澤千門委壁圭黃輿增厚載玄武蟄幽栖
忽灑聲尤急中休氣轉淒辨方惟有服封谷不須泥
稍喜夷塗闢多憂陷穽擠世將還樸素壤盡徹青黎
固欲殊廉角於何畫町畦溟池派上下瀼岸渺東西

縞舉仙人袂窓明玉女閨混淪收日脚軒豁露坤倪
剪毳巾成氎吹灰室覆緹妖氛隨蕩析闕茸謝槌提
勁竹猶遭挫疎梅恰吐齊若爲散鱗甲無已戮鯨鯢
覘日消遲見豐年卜可稽漁歸裝襖襖兒戲象後貌
正苦貧衣綻柳禁凍面鰲曉罌初撥醴午椀更吹壘
幾夢樹羔唱徒聞索飯啼掩關誰掃軌返棹卻尋溪
踐迹噴鴻爪全生媿馬蹄莫抽梁苑思爭効漢衿題
送何德芳叅議登朝兼志王許二公同升黃閣

之喜

道揆尊良弼忱恂屬議臣使星離左次卿月映中宸
巖石傾瞻久鋒車趣召新一陽迎日至四序首王春
出號乾剛正揚廷巽命中廟堂深眷倚帷幄重咨詢
必使言多補猶爲國有人凡材資愛養全體務彌綸
締繡身惟服甄陶器在鈞土毛因地產財計繫丘民
敷澤將無竭問闈冀少仲同胞兼隱痛衆樂賴調均
并采荔莢論弘推艸木仁通班已文陛步趾卽平津
際遇於斯盛休祥自我臻治功開六典淳曜仰三辰
臯禹寅初協勳華迹豈陳逢徵黃霸入顧念馬卿貧

象關心徒戀鷗波興與馴但期行葢踐不作道邊塵
今體詩六十韵贈餞正傳之官池陽述學言懷
見乎辭矣

昔有推鄉學今誰侮聖言尚辭淪曲藝執業謝專門
製錦何妨美更刀實太煩爰從王氏作重喜魯經存
集註初刊定傳疑併討論七篇賢所訓一貫道攸根
翼傳茲猶準希蹤孰可摺仁巖頂頰竊建水泮齋法
或者傷麟趾嘻其狀虎賁走雖名惡子君豈負諸孫
直想披吾與毋徒闖彼藩律元求秒忽車用飾輪轅

堂陛尊卑分淵泉左右原緩行惟視履妙契必亨屯
固謂炊將熟終期溺是援蟾梯榮峻陟鵬路藹孤騫
正取能克拓何嘗志飽溫銀章凌霧雨朱紱賁丘園
負弩方前導乘車且載奔威行秋浦曲象動歲星垣
入署梅花曉開筵草色暄琴聲春寂寂簾影晝掀掀
建德當時國清溪若處村再畚宜黍稌庶植間蘭蓀
明府今爲政窮閭自不寃使民安蜡蠟戒吏絕壺飧
可得防鼯兔常須苙放豚馬驚連軸折魚滄尺波渾
警靜山無盜年登社有膳雞窠對翁穉肉譜繫仍昆

拊已心惟小，趨風禮更繁。加籩薦庭實，歛板候戎軒。
勿在中懷壁，寧甘右屬韃。因游問花柳，須暇采蘋蘩。
客夢西堂句，賓筵北海尊。神應歆豈弟，世豈混昭昏。
穩蹻飛鳧舄，徐升畫鹿幡。胸中五色線，天上九重閭。
補袞功誠著，觀書眼未昏。葆光非匿景，絕利不離源。
有客愚溪柳，其人太學蕃。方時征彙吉，自信括囊坤。
化瑟遲當改，樵枰看屢翻。先機輕絳灌，末患稔晁爰。
此豈猶堪出，予將矢勿諉。采芳留晚節，曝背媚朝暉。
獨幸聯衣袂，頻容漬酒痕。親仁情正切，惜遠思如燔。

薄贈將吳紵，佳占獻楚醇。瞻雲渺江漢，掬月在瓶盆。
生色滋融盎，清光與吐吞。各抒脩省事，永慰別離魂。
列辟無前績，先師罔極恩。名山嚴泰華，大器屬璵璠。
法古承三統，書年表一元。榮枯徵斷簡，消息候微萱。
避弋齊縲鳳，懲羹忌染黿。讒夫行似蠅，君子化爲猿。
計熟非稊稗，維豐俟芑蕡。短篇墻及仞，企望簡崑崙。
送翰林書寫邵從聖赴臨淮尹

故人爲縣去，聽我說臨淮。白水騰騰溢，青山岸岸排。
牛耕多種秫，魚棹亂編柴。貢儉民常足，知柔俗易懷。

無庸輕保障尤欲念巔厓美錦休傷製清琴莫近哇
心將千古契典與四時佳池影花當檻簾陰艸滿堦
揮毫還有待退筆未須埋禁籜羅三館招旌下兩涯
煌煌良史策寂寂大常齋豈必長安客東方獨好俳
絕句 五言

賦王氏新安嶺南山居十詠

清江釣月

月魄秋在水景光依蓼滯神魚不受釣腦滿生明珠
空谷耕雲

濕濕雲生岱曉晴山崦紅仙人來種玉二耜亦同功

蒼峯卓筆

黠川數斛墨發地見龍從恠來聞石語山立銳頭公

碧巘開屏

松門纔數曲疊翠似鈎連玉女有時下香爐開紫烟

松林巢鶴

林表浮丘宅蕭穆一蓋張髦毛見飄墮有客拾松黃

雪澗浮龜

巖巖太古雪參差洛書文罡風恐吹裂騎去入玄雲

峻嶺扶車

前驅破犂确見石不見車誰實挾兩轂吾行得舒徐
岡岡揭斗

坡陀九點烟象斗排雲端疑此精化石卽是星宮官
雙溪合壁

洩竇泉始漫洄流凍未消熒熒玉氣合湛湛劍光搖
古寺垂虹

僧歸度橫竹笠影在清溪嗟彼善幻者噴水投虹蜺
柳待制文集卷之四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五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振武訥生馮雲驤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律詩 七言

奉同伯庸應奉韵送伯生博士行祠西嶽因入

蜀望祭江源二首

旌旗前隊一星低燎玉熏薌嶽色齊石戴殘雲開便

柳行集卷之五
面棧懸斜日落鄣泥曾聞秘祝藏金虎復道祠臣致
碧雞聖代新儀將考貢崑河只在大荒西

其二

馬首西南太白開洞庭佳氣拂崔嵬河邊織女機絲
出霧裏仙人翠蓋來易道山盤燒後棧龍池塹黑劫
前灰少城萬里層雲色遙送清秋使節回

次韵伯庸無題四首

貝葉東來不隔江青瑤刻作寶華幢龍翰別致三千
匹翠羽生翰四十雙天上神閑雷下斧人間客醉月

縈窓松南半截雲虹色宜著韓家小石淙

其二

珠斗闌干動夜光霏霏神雨洒痕香故時徒服多爲
赭今日祠衣獨尚黃梁苑且延能賦客漢廷安用戲
車郎琴中莫置拘幽恨聖德宣昭到越裳

其三

欲覓麻姑看海潮徑從織女問河橋著莖宿露龜方
息竹實垂雲鳳已遙白壁何資三寸舌黃金偏戀十
圍腰新來代地聞歌曲盡擲秦聲入管簫

其四

黃鵠將鸞兩翅垂
跂行幾許似蛇醫
栖遲社首修封日
太息甘泉獻賦時
風籟蕭蕭聽漸起
星弧歷歷道初移
塵埃渴肺今年甚
絕想仙盤露一卮

送李士弘侍讀攝祠王屋

河山肺腑樹靈峯
泰一高居象帝容
蒼玉登壇親藻藉
黃金塗檢盛函封
林光忽與升烟合
雲氣初承委珮重
歸格神休奉明土
恩流偏覺侍臣濃

觀失刺幹耳朶御宴回

毳幕承空挂繡楣
綵繩亘地掣文霓
宸旂忽動祠光下
甲帳徐開殿影齊
芍藥名花團簇坐
蒲萄法酒拆封泥
御前賜酺千官醉
恩覺中天雨露低

車駕駐蹕命賜近臣

灑馬妳子柳筵設禮殿失刺幹耳朶深廣可容數千人北京五月芍藥始花

還次桓州

寒雨初乾艸未霜
穹廬秋色滿沙場
割鮮俎上薦黃鼠
獻獲鞍間懸白狼
別部烏桓知幾族
他山稽落是何方
長雲西北天如水
想見旌旗瀚海光

八月三日大駕北巡將校獵于散不刺詔免漢

官扈從南旋有期喜而成詠

天子龍飛啓聖時乾坤闔闢載清夷幸從在鎬承周
宴重喜臨邊舉漢儀御宿常時嚴虎衛吉行唯日望
鸞旗詔恩許免陪駟乘卻愧長楊賦未奇

次韵吳間間真人詠梅

嵒崑珠闕鳳池濱梁背苔龍此樹身花下亦逢修月
戶林中别有主雲神么禽寂寂時窺夢古雪離離未
放春誰識西湖香影外綠華承萼供仙人

送田時佐僉事赴河南

銀鞍驄馬走跋跋南發都亭已向晨勝日未忘山水
役清風先掃簿書塵金堤舊築毋多費木鐸新詩聲
一陳須副明時求士意市中莫有鼓刀人

次伯長待制韵送王繼學修撰馬伯庸應奉扈

從上京二首

仗前搗酒進瓊脂翠絡金鉤向馬垂少宰氊廬初張
事從官魚笏正書思三辰上應旂旂象六樂中陳鼓
吹詞供奉逍遙承御宿故應燕許擅同時

其二

山圍黑谷翠湯湯獨許詞臣息馬看碧道雲開朝采
正蹠林風定雪華乾賦成特賜麒麟宴出初擎碼
碯盤歲歲八州人望幸鉤陳旗尾認朱竿

送道士祝丹陽祠武當山

雙童白鶴導鋒車上到天池楚望舒崇祀第從方士
法寶慈元有道家書山形巖巖知函負劒氣崢嶸應
嶙嶙上帝居歆親錫羨歸來猶及薦釐初

送趙虛一法師行祀南海南鎮因還括提點仙

都觀

泱泱東風淡海波青山無似越中多碧雞使者年年
出黃鶴仙人處處過丹齊時開陳地寶祠光夜發亘
天河軒轅故鼎曾孫守不負淮南桂樹歌

左衛麻經歷持命書歸省先墓

朔吹蕭蕭動穎蓬燕南歸夢繹山重賢勞屢最鷹揚
府貴澤纔霑馬鬣封今日門功方論世古來墓制合
明宗待君建幕收竒績樂石銘詩併象容

宗人湯佐由內宰出爲懷孟總管賦贈識別

吾宗門戶並崔盧漂轉深慙緒業餘羣從喜開朝士

籍一麾旋擁使君車
粉榆置社今豐沛
耕稼同風古比閭
長日鈴齋詩有興
客來醒酒得冰魚

送馮士企經歷赴淮東廉訪幕

叅軍故事有髯卿
玉雪襟懷直許清
可使民言千吏議
儘將幕畫寄臺評
瓊鮭日喜供殮具
蜜酒時應釀秫成
芍藥瓊花春次第
揚州風物總詩情

鄭公輔下第後爲京邑教諭滿歸冠氏

珠在深淵玉在山
文章光氣逼人寒
司徒自昔皆升士
學究于今祗備官
正有何門堪跋履
忽聞此客已彈冠
重來知與春風約
花發城南走馬看

太子受册禮成赴西內朝賀退歸書事

樂舞寬庭見象徧
重瞳清月麗璇霄
雙龍承檢纔升册
先帝開關恰御朝
內廡皆陳朱鬣馬
左璫新換紫金貂
青袍最困微班忝
親尙前星挹斗杓

符安理龍爵爲鎮守杭州真定翼千戶安理讀書知大義嘗欲起應進主舉已乃不就

將軍英妙及華年
健馬新粧七寶鞭
醮士豈無狸首節
傳家故有穀城編
棘門日晏猶嚴警
射圃時清不

廢絃二月湖山春正美雅歌喚取酒如泉

年日雪後行失久兒禿道中有懷同館諸公

尖峯猶是漠南山駝褐蕭蕭午日寒艾葉謾將頭上
插榴花應許夢中看馬前砂雪行初隱鵬背荒雲落
更盤王事獨賢我敢憚重煩同館勸加餐

澗題齋壁

牧馬新來秣地椒街頭桐酒玉傾瓢羲和白日經天
近敕勒陰山度幕遙雨過忽然思御袂風清聊復快
凌歊它年續作灤陽夢萬里排雲迥沈寥

鄉友立夫以治春秋舉禮部進士不中第賦二
詩別余南還次韵答贈

長安花好合來遊眼底高風一鶚秋顛以微瑕傷白
玉終然褻味愧黃流狂歌賴有千鍾酒通蓋今無萬
丈裘同憶雲泉不同夢空將兩耳與心謀

其二

芳艸連天鴈到稀京華春盡杏花微新知落落長門
賦故意悠悠白紵衣兵法孤軍嘗小挫聖經一字有
公非文章銳發如朝氣慎向尼山覓要歸

河南北水後民往往告饑胡安常以工部主事
實被選爲其省員外郎賦贈識別

千里河堤蟻穴空新來魚鱉總兒童外廷亦用調元
手化地何殊宰物功柱後法冠行動色幕中鴻筆看
生風過家急奉高堂酒一日民恫百歲同

送張靖明真人得請南還天台

翩翩霞佩挾飛仙桂館靈風尚蕭然石室樵人同夢
日金門羽客賜歸年新開洞穴收丹鏃更買湖亭放
酒船翠湧天台三萬丈題詩須用碧瑤鑱

送道士何大方歸龍虎山大方能醫

玉露金風桂館遊江南還問木蘭舟路逢道士呼元
放市有山人號伯休仙佩凌空聲窅窅神丹開室氣
浮浮成書想在青囊底乞我玄霜點白頭

遷博士後作

賚忝被誤恩稍進官序仰承今遇復愴曩懷
輒依短韻以寄永言亦識山林賤士猶不爲
明時棄物也

在祿于今五十年遷官纔得舊青氈前生羊祜徒多

感後世楊雄敢自賢
已已經畚其瓠落紛紛胃姓正
蟬聯天光飾物無纖鉅
頗覺恩承雨露偏

送國子伴讀李顥還省潞州

六館誦誥胄子趨窮年
媚學競居諸來歌幸及聲明
際予告方當定省初
易水風高鞭力勁壺關雲白眼
光舒河東吾土鄉情重
雅欲同還訪里閭

新製太常鹵簿成正月九日天子始駕玉路朝
饗太廟共覩盛儀喜而有賦

端門初啓蹕聲齊
五使中行八寶隨
大幣戒嚴催引
仗淑旂分道聽鳴麾
叅差繡袷迎陽動
蹀躞金珂窅地垂
宗祀光輝承孝饗
思成還欲詠周詩

送王正臣經歷赴浙東

仙掌浮空紫翠重
金華秀出泐河東
繡衣幕府雲霄上
丹筆刑書雨露中
溪釀獨稱雙醞美
津船纔許一帆通
送君因寄思鄉夢
爲問青山舊桂叢

陳存道由奉常掾出爲廣州教授

曲臺從事氣如霞
禮樂圖書腹五車
燕北離筵當菊
葉嶠南行色爲梅花
揚帆直下將觀海
攬轡徐驅且

過家雖則磬囊千載後遺音却恐在荒遐

送楊君祥赴定海稅官因思舊遊

麾手黃塵一解頤翩翩行色有光輝
豚魚稅足初成笑鷗鷺心閑已息機
山翠入簾消宿酒海氛吹雨落秋衣
舊遊更在雲濤外獨倚西風送鴈飛

送播州楊宣慰還鎮

播南裔土亦分茅四海祥風共一陶
萬舞在廷隆宴饗景鐘著代表勳勞
星文下與龜旂直山色遙連虎節高
今日九州承慎德不將異物貴竒竊

送葉道士歸天台

北斗光中曳翠旗五城樓觀極巍巍
采山不度黃金鼎佩印空垂白羽衣
石井劍花飛夜氣玉田芝艸艷春暉
天台仙子應招隱萬壑梯巖看鶴歸

送宋誠甫修撰押送安南貢吏赴鄂省交割

楚山迎傳日西馳炳炳魁芒斗下垂
周制陪臣通執奠秦官典客重修辭
同文自昔尊諸夏守道于今在四夷
黃鶴樓中張宴罷借君彤筆發英竒

讀漢史二首

柳行集卷之三
將軍含笑入重泉自媿功高許史前家禍遂萌參乘
日國恩猶在罷兵年滅羔論定謀初泄獻馬書陳事
已先爭道兩奴非彙隙人言熒惑晝當天

其二

世微趙禹孰同倫律議紛紛踵故秦天下利源知幾
孔上前心計竊多陳峻文強傳春秋學忌意專攻禁
闕臣大抵法家無後福漢朝天子重經綸

寄贈吳彥輝

夢想人間玉樹柯梁園修竹竟如何過車欲問夷門

隱托劍還爲易水歌寶瑟難絃聽入撥文綃鮫室看
飛梭薦賢甚負吾徒恥相國平今重禮羅

元日朝回書事

九賓陳仗建朱干六譯傳聲贊白環法部清商初按
樂宮闈重翟已趨班雪華遙映龍旂動日色纔臨鳳
蓋閑萬歲玉杯誰刻字忽聞送喜入天顏

送陳仲剛歸鄱陽卻赴武昌謁選

黃塵如海漲天衢好在歸來一束書捩柁纔看彭蠡
近食魚真愛武昌居莫因蘭葉思紉佩想對梅花夢

直廬治世有音當合雅勞歌母蹈楚聲餘

送唐可升法師奉香祠武當山

黃帕封香御手題熒光一道紫雲隨神山額額千靈
會天子明明萬壽宜金馬碧鷄春動彩鉤陳玄武暮
張旗甘泉書法元非誕太乙祠方固自奇

次韵伯庸待制上京寓直書事四首因以爲寄

舉頭涼影動明河問信仙人八月槎斗下孤光懸太
白雲間長御挾纈阿霓裳催按新聲遍鳳藻需承曲
宴多一代詞華歸篆刻龍文還欲映琬戈

其二

松巒新裁似鶴翎手中雲影落深青官花忽動紅千
帳禁柳齊分綠半櫺金掌擎秋調玉屑銅渾窺夜約
銀釘不知太史朝來奏東壁光聯第幾星

其三

烏桓落日稍沉西南極青山女堞低馬谷夏泉經雨
漲龍堆秋艸拂雲齊一函祠檢將升玉萬里丸封不
用泥瀑直夜涼談往事乘車猶欲避雞栖

其四

杯面春風灑灑波醉來難覓百東坡寧無天上支機
石信有人間采玉柯霜驛舊圖開党項雪毫新興寫
伽陀聚星更比荀陳盛月照金鑾夜若何

李侍讀子巖夫爲四川行省譯史

鑿坡詞伯列仙卿玉樹名郎上幕英九譯同民先導
喻六書垂世用諧聲極知愛口心情切更覺培風羽
翼輕相國臨邊似嚴武時平至喜雪山清

離京北至新店十二月十八日

少嘗美筆涉詩騷豈有長途一馬勞病骨祇知南日

美窮年今與北風鏖寒暉掛樹駸駸短朔氣浮空往
往高蹄轂去來成老嬾山林爲謝解吾嘲

任城馬氏坐歷唐宋金數百年松檟茂鬱由子
孫世世有人也予聞而感之爲賦此章系曹子
貞先生記文後

馬服君家百世支城陽高塚尚巍巍眼明喜見祁連
象心惻如逃卽墨圍霜降露濡增感慨水原本本繫
瞻依嘗聞珠玉驪山出地下何曾發弩機

送鄉僧偉師南還

祈木光中佛耀開丹樓碧閣映崔嵬空聞白馬馱經
去幾見黃龍聽法來笠影翩翩雲作蓋錫痕依約浪
生苔歸山說似京華夢親到幽州禮塔回

送國子伴讀朱禮悌歸盱江省親

京洛塵埃眯目黃遲歸留得舊縫裳升歌不在諸侯
席挾策猶從胄子行實內么荷秋尚小庭前諼草日
初長文章本是飛騰具鵬翮乘風看怒張

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詩貽經筵諸公書來錄以
見示次韵繼作俟南還奉呈

隱隱蒼龍闕角西星辰次舍宿金奎期門上日排熊
武尚食新秋薦犢麋王德體元觀太始坤瓊乘運戒
先述欲知聖學成仁大魚在深淵鳥在栖

十月五日冬饗禮成書事

萬舞洋洋在廣庭星文動影貫珠繩頌聲有日賡長
發祀典初冬舉大烝黍臯正宜圭鬯合蕭光還與燎
烟升物成備饗仁心切况復新霜露已凝

送周尊師還吳中

竹宮旗采動微雲咳陛風回麋樂聞天上信星初報

艮山中逋客已移文松肪歷歲成膏魄芝掌迎春變
灸薰太乙蓬萊如可遇爲開神鼎問元君

京城閔旱迺四月朔甘雨應祈次古愚酌

嶽主河宗舉大祠雲膚雨脚見來時龍雩應節乾陽
用天畢從陰解澤垂報貺泰壇封玉鬯慶豐歌館擲
金龜眼明盛治開新象因頌成言不敢卮

蘇邛中挽歌詞

大漠陰山斥堠通濟時深欲仗英雄邊庭數粟知軍
實幙府呈書上國功萬里賜環行遂遂一丘埋玉恨

多儒林有子能昭績六尺桓碑載事豐

八月廿四日上北幸回鑿次止撫州校獵獲禽
物盈且多爰以珎毳馳饗太廟勅命近臣攝行
其事禮眎烝祠迺九月三日御香至都八日昭
薦明祀百辟駿奔陟降有恪貫時實與監禮輒

賦紀詠

羽獵初成獻獲時緘辭唯遣近臣知大田本意克乾
豆備物誠宜饗類祠切切羨墻如實見昭昭位著有
餘思禮由義起文謨正鴻筆真將百代垂

過宿長蘆書所感

縣官煮海非籠利使者行河在用經今日有人司筭
榨嚮來無策濟承寧舟檣蠹蠹雲爲斷鞭血淋淋地
亦腥午夜酌歌驚客夢琵琶彈徹喚誰聽

舟中堦起

影入船窓隙日升霜禽驚夢卻青綾一官朝右寧非
客十月漳濱幸未冰江驛北來無鴈帛水鄉隨處有
魚鬻食貧鮀勉縈微祿消得山靈笑負丞

登徐州城上黃樓北望河流作

高樓背水壓奔衝影動雲虹落水中土色從黃宜制
勝河聲觸險聽分洪卻思沉璧千年日欲問乘槎八
月風汴泗交流平似席南行北播本同功

雪中渡淮

水入長淮浦溱分艣前圻岸覺奔沄灑篷雨歇纔聞
雪吹帽風來不見雲何處能忘丹鳳闕此身將混白
鷗群有人問我蟻珠顆直遡寒光到海濱

曉次揚州阻風不得渡江訪傅子玄留飲迫暮

明日小至

揚州城邑曙烟中一幅征帆趁落鴻地拆江傾將至
海日南景夕故多風歸期漸與寒梅近生意纔看茂
草同輸寫交情添耳熱醉鄉誰謂酒無功

曉望金山

六鰲連背負青山直下中濡水一環苞絡乾坤成地
險吐吞雲雨出天慳浮幢影入龍淵底若木光騰蜃
氣間晚歲相依香火社從教黃鶴載詩還

鎮江逢袁子方明府

京國同遊兩毳袍歲闌歸路各維艖淒風催合南河

凍寒色看成朔野高紫蟹着糟新點毛黃魚剝鮓滿
流膏丹陽物品渾宜酒試遣霜威敵醉豪

送管文秀赴辟南臺

京華初見各塵土江市重逢又簡書今日掄材先幕
府古來薦士右軍車器當盤錯方知利志在澄清未
覺踈神艸尚應能指佞豈將簪筆愧權輿

送董侍御由江右赴南臺

勛閎聲華照汗青繡衣霄漢玉亭亭熒光下合豐城
劍紫氣中懸執法星絕嶺松筠觀節操當堦蘭茝讓

芳馨離杯滿引東湖水世上誰曾忌獨醒

送萬里貢補行臺

百尺崇臺看鳳儀筆鋒真似脫囊錐春秋議法初無
害旬歲爲郎亦未遲章浦留雲期弭節鍾山乘月索
題詩客間纔見還輕別思與檣鳥上下隨

閱進士卷賦呈同院諸公

五緯明明一鑑昏斯文吾已愧專門直教漢法稱無
害猶恐秦人議少恩審樂豈能遺律只採芳終議得
蘭蓀胷中故有青藜焰夢裏從渠墨水渾

與晉卿夜坐道舊因書贈別

去歲離京秋葉黃客間看客又新霜澄江不擬游雲
影寒月空驚過雁行文苑卽今誰醞藉宦途何許是
康莊紅顏青鬢非前日却愧人稱兩嘯嘯

過鐵峯書室觀其所得宋咸淳中大宗正訓名牒
牒上有福園署押感而爲賦

姬姜顛顛况同盟籍淒涼舊訓名寶玦懸腰非少
日金環探樹是前生分無藜杖過天祿尚有花書記
冢卿未必後來能識此祇教人說漢西京

吳玄德真人出祠閣皂山常大舉參政實奉命
從往玄德有詩次韵通呈二公

極中景觀大如川臣子靈承志赫然祭澤尋常先及
物威顏咫尺不違天卽今漢樂多崇祀若昔殷家有
歷年歸美象成嚴報上頒辭忙付玉人鐫

立春日陪左平章飲散懷舊偶題

江上迎春春日晞跨鞍眞似早朝歸飲釐夢惜紅螺
小霑賜心驚綵燕非沐罷爲誰慚鏡鑷宴回容我從
旌旗東風若也勤披拂莫遣寒梅一點飛

送汪叔志推官解南安卻歸北上

江西窮徼刑書簡搜古曾聞到薛羅府靜平分秋氣
入嶺高橫截瘴烟過百年禮樂斯爲盛一士金湯不
管多薇閣木天無顛步眼看朝右用殊科

送江彥清同知赴湘鄉

高蓋緹車駕道遙清風開路掃氛烟寧知太史浮湘
意不在重華守嶽篇嶺上麥岐將秀穎俎中蘭糝更
芳鮮彈琴祗坐凝香閣楚老長謠處處傳

贈鄧道士遊京因簡虞少監

上得扁舟謝木蘭好風容易插脩翰言從闕下瞻佳
氣卻向山中養大丹素女空篋彈不似道家藏室到
非難若逢虞監譚玄塵莫遣鈔詩筆暫乾

春盡日雨中宴坐次劉士幹憲史見貽之作

詩來慰我苦吟身黃絹中間見受辛合眼河山渾似
夢閉門風雨不知春長疑野鵲聲無據尚喜沙鷗意
獨親開到荼蘼花事減任渠流水洗芳塵

其二

世故紛紛萃一身直教調齊適甘辛淹留苦笋迎初

夏分付餘花作好春引睡欲拋書策去銷愁聊與酒
杯親詩成置我江西社兔苑梁園隔幾塵

初夏憶京城隣舍

石家院裏蒲萄館荆媪池邊芍藥廳倦劇擁書終日
坐醉來支枕片時醒主人並直飛龍衛鄰客誰開放
鶴亭萬里滄江雲一去欲將孤影寄伶俜

送南海蔡秀才北遊

誰剖明珠照寂寥更驚翡翠出蘭苕番禺都尉曾推
引魯國儒生早見招服馬兼行穿幾驛跼鸞回望隔

全潮九州八表俱承德幸邇天階奏象削

送太僕往臨江謁德機應奉因而代簡

夫子高居百丈山四方學者望承顏今君獨往初聞道昔我連栖屢扣關白壁成雙開繖藉黃金論鑑鑄刀環端來定價咸陽市不換龍文與虎班

送張明德使君赴南息州

幾許炎州書裏山西風驅向馬前看詩人舊志三刀喜邊候新乘障安時取柳漿斟玉液饒將柱蠹爲雕盤雪花定比常年大燕寢香凝夜氣寒

追餞常大參至樵舍鎮飲別後夜宿舟中聽雨

七十里江沙水黃泂流送客舉離觴回舟併載別愁重殘雨微生半夜涼欲與仙人騎竹杖時從老子據胡床懸情獨有南樓月白兔河邊正搗霜

作枯木醜石因題二詩遺李輔之檢校

窓光入筆吐晴虹我豈能侔造化功巨石長林開颯爽尺綃寸楮破鴻濛古文篆籀雕鐫外楷法波戈點畫中書畫本來同一物莫將視作馬牛風

其二

曾與深山木石俱故將句字寫成畫錦城黛色參天
有良嶽竒峯拔地無槁面稜稜霜雪亞陰飈肅肅鬼
神驅諸房檢正文書簡清坐相看喚酪奴

觀發襄樊兵

漢水奔鯨觸浪腥東來羽檄急徵兵馮牙已報舟師
發克敵終資廟筭成豈有大橫歸代邸尚令烽火照
咸京堂堂七廟神靈主重整乾綱四海清

顧淵白架閣自吳中西來途次有詩紀詠和其
韻三首

過釣臺

萬疊山雲百尺臺清風招我首頻回粵從縹緲冲霄
去不見殘鱗上釣來虹玉固爲神所秘犧尊猶是木
之灾千年未辨生芻來自汲茶泉試壑雷

玉山道中

前林候館闢朱扉冰玉中涵壑谷暉曉日半溪搖水
碧晴雲連嶺曳山衣路逢俠客彎弧立市有仙人賣
藥歸少喜遊方今白髮吾謀無是不成非

至豫章

漸老年華富貴催碧油幢底豈低徊君方受牒當展
入我實歌詩惜暮來玉樹風前臨皎潔雪峯天際倚
崔嵬相從未久還輕別歸及湖邊菡萏開

彭冲所贊府解歸應陵贈別二首

臺府前臨勢業裁下寮趨走日奔波由來州縣勞人
耳奈此公卿慢士何白璧全歸猶有足朱絃獨奏遂
成歌真儒用世偏宜老借重于今將相科

其二

南昌巖色簿書叢衆目睽睽兩耳聰奔走塵埃同一

尉牽聯論薦有諸公苟人不識操舟利此事真如斲
鼻工同客江城同解袂片雲回首各飛蓬

端午日泊舟信州城下陳行之推官袁仲野知
事攜酒饌勞予于挹翠亭上

信州城南江水流故人惜別暫維舟節中偶病不成
飲客裏逢歡却是愁地迳那容胡旋舞波回更作楚
聲謳三年三見戎葵色多事紅花照白頭

次衢州盧彥遠總管任仲安同知留宴平山堂
上慨想舊遊席間爲賦

山如雉堞水如啤堂檻憑空直下窺指似雲鴻留迹
處看成遼鶴返家時使君延勞承終宴倦客追歡惜
早衰爲向青霞仙者說吾遊未了一枰碁

杜真人遊仙詞

不佩將軍四士符溪山雲月共樓居膠西老叟初言
治河上仙翁晚著書夜擁笙簫游鞏洛曉飛劍履入
衡廬天根不是藏真處一粒神丹貯八虛

比間尊獎藝文諸公陸革館閣原父首以遺逸

起武夷山中予雖淪棄于時亦題詩志喜

中天延閣寶岳開日致明堂杞梓材東觀比容參獻
納南冠今復與招徠母多固守申公論第一休令靳
尚猜溝斷豈堪重刻飾分光猶得被蒿萊

寄太僕

玉樹瑤華不數人更從竹箭得蒼筠文章醞藉心無
累山水娛嬉筆有神喚起瞽矇陳擘緩洗空盆益出
清醇兩雄豈敢當韓孟但喜龍雲入夢親

先公墓下作

霜露初零感慨新一盂麥飯百霑巾幾家朽骨成深

錮四世清門祗舊貧瘦竹僅餘三尺筆喬松誰睨十
與薪縣知貢士加封樹亦與麒麟迹併陳

送夏仲文主簿赴遂安

溪郭人家住翠微縣花春到小梅枝名門正以公侯
大高士何嫌簿領卑莫使塵埃侵鬢髮盡收山水入
琴絲囊中綠筆如犀劍早賦芙蓉幕下詩

雪夜夢薛玄卿

故恐梅華卽是君一床蝴蝶兩床分爲予誤讀中黃
子要爾偕升太素雲開笈取書銀字減隔簾呼酒玉

簫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窓似水文

太樸自臨川致書深悼德機之死於是復土一

周星矣

江右緘書昨寄將范家墳艸又新霜卽今已遠人間
世微爾誰宜地下郎祗有清詩傳警策更無眞字發

飄揚天乎幸使山兒慧穠裘猶能卜歲穰

德機一子
山兒尚幼

水際見早梅題爲漫興六首

玉人慰愁色敷腴不用東風折簡呼澹泊非從言下
得孤高眞恐俗間無唯詩標格差能似比雪容華少

較殊除卻西湖香影句祇饒霜月解臨摹

其二

朔風晨夜振枯梢許可寒梅似我曹爲惜濃香薰簡
策故留生色照蓬蒿道人半世絕火食烈士窮年秉
節毛未必花神專論物不令渠德配三高

其三

苦爲江梅欠好歌更愁琢句損天和少留枯槿何妨
醜添著疎花果厭多折得故分春色在吹殘將奈角
聲何情知不是塵中物月地雲堦合重過

其四

斬新花發看垂垂作意東皇許探支見慣誰將欺朔
雪放遲吾自惜南枝小橋流水香微度澹月清霜影
亂隨頭白逢春狂未減興來落筆又成詩

其五

如此荒寒野水濱疎花冷蘂看橫陳歌翻玉樹多嫌
俗夢喚梨雲卻欠真半點不煩春刻畫一分猶藉雪
精神蠟團新萼雖同出未免韓公議小醇

其六

亭下松風細細吹翠禽驚夢立多時更幽更險春先到半落半開人未知雪徑飄香纔覺近冰池寫影倒看奇繁花留爲先生壽領畧年芳莫較遲

俚俗夏秋之交集巫覡修神事率謂故常予去鄉數十年而猶未之有改也作詩私誚其陋

村村歌舞月明中漫詭祈年有信通伐鼓縱金維近戲押豚燔黍幾嘗豐野巫豈識神靈意山鬼徒貪造化功水旱在天何與爾濶毛自可薦民衷

浦陽十詠

仙華巖雪

縣北有仙華巖翠掌浮空雪景尤奇

冰柱浮空曉色蒙海波搖動玉玲瓏九清內景游氛外五嶽真形太素中微月升壇初映鶴長雲連野不驚鴻仙姬宴坐瑤池上催捧蟠桃獻木公

白石渺雲

白石龍湫在縣東南能出雲爲雨

白石靈山望贊皇湫潭此復見蒼蒼飄揚直欲陵二際膚寸猶能雨八荒空外金精縣太白泉中虬影化長黃傳芭奏罷神絃曲松蓋成陰澤氣涼

恒州贊皇縣有白石

靈山漢碑在焉

龍峯孤塔

縣東龍峯古塔
實為蒼龍左角

兩環日月似飛梭
鰲背稜稜窳堵坡
朱鳥前頭森矗
最蒼龍左角見
差栽玉函舍利朝
光現珠斗闌干
午影過浩劫浮雲
開萬象寶華雜
還散芬陔

寶掌冷泉

寶掌山唐千歲和尚道場有看
經得道洞巖竇出泉極其寒

一勺曹溪不是其
刺山容易出飛泉
消融太古岷峨
雪澄映中秋沆瀣
天掛樹青猿窺洗
鉢眠沙白鹿伴
安禪巖龕無縫身
如石逆教高僧入
定年

月泉春誦

縣西有泉隨月盈虧泉
上精舍祠文公成公

有盈有泚卽寒泉
猶隔廬峯道里千
嶽麓雲深藏策
處匡山人老讀書
年松楠疊影青浮
几華樹生香晚
入筵稽首堂中兩
夫子六經言遠視
如天

湖溪夜漁

去縣五十里溪流
始大有魚蟹之產

溪水添流到石砭
小家殘戶占漁商
蛟龍未解垂雲
氣魚鱉安能避澤
梁兩岸櫟林藏曲
折一篝松火照
微茫淮夷固有蠙
珠顆往往鈎深得
夜光

南江夕照

南江橋西望原麓
返照如畫圖中

千峯不盡夕陽孤
斂翠浮舟入畫圖
塔廟倚連山影

值石梁中亘水痕枯白魚在汕將踰尺紅稻登場稍
似珠玉露金風秋最爽跳身何用市間壺

東嶺秋陰

縣東東山嶺平林
廣野秋常多陰

半里官橋入市闌一團秋色破屏顏雲開浩蕩初疑
曙日出蒼涼不見山斷雁殘鴻飛杳杳綠蕪紅葉映
斑斑去年菊蕊今年發拾得籬邊句子還

深裏江源

浦陽江源出深裏
山在縣西三十里

濫觴初不滿瓶盆百谷渾渾一壑吞自此安流輸渤
澥放渠高浪蹴崑崙出山未適帆檣便竭澤毋庸囿

茗繁謝客題詩曾宿處孤雲落口是何村

謝惠連詩
云晨發赤

亭谷今宿
浦陽浦

昭靈仙迹

昔黃帝少女於仙華巖上升山
下有昭靈廟水旱禱之輒應

芝掌中開顯氣清雲斡雙駕鳳皇翎因山不落軒轅
鼎化石猶聯婺女星磴道芳春琪樹長巖扉清晝碧
華零真仙帝遣司風雨喚起淵龍聽指令

送吳德謙入京省仲父玄教宗師因以爲寄

珠斗闌千萬象中一陽靈氣擁飛龍凡民必至王畿
止有物同歸老氏宗天上文章周六典人間禮樂漢

三廡書生際會斯爲盛莫戀青山五粒松

題頂可立雙松圖

我家庭下有雙松絡石攬雲與此同閉戶時時聞落
雪援琴往往寫清風神全省識蛟龍狀墨守誰爭篆
籀工採藥大台能事在故應添著負苓翁

與新甫允從會飲上清宮丈室宮主鄭安節出
宋丞相鄭魏國公贈其師祖胡元靜先生詩魏
公初免相時也因次的紀勝

登山腰腳蹇輕便占得湖光似剡川內景樓臺初象
帝上清符篆別通天雲深往往生朱艸水淨涓涓化
碧蓮歎息有人辭鼎鼐幾曾無地寄修仙

送張國濟法師還龍虎山居

喚得青鸞備左驂象巖歸路觸雲嵐道門闕里華陽
似洞府神山玉笥參到日碧桃纔爛漫過時紫筍尚
芳菲相從共有烟霞癖欲抱丹經借石龕

錢塘逢管彥清使君彥清黃人

黃州地入雲夢澤管氏書傳海玉篇茲地產材寧有
種是家累德固多賢方聞畫戟閑兵衛又報朱轡擁

使旃收取聲華上臺閣玉班行近紫薇天

訪王宣慰金井山居卽送廣東上任

白雲招我入松門促席欣承笑語溫岫幌巖扃慚勒
駕馬人龍戶望開藩一丘緩作經營計五管方依節
制尊儒者安邊良有策驚魚母使水先渾

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華林菌閣草菲菲千樹啼鶻喚客歸石上踞龜談未
了山中騎虎去如飛白雲冉冉浮蕤蓋青雨疎疎灑
葛衣世外故多人物論一枝丹筆待居揮

用韵重送

海上盧敖汗漫期雨青雲白送將歸步隨玉女明星
出夢載神山左股飛迳常時多着屐深林五月未
更衣冷飈忽動三君下七尺冰絃信手揮

送秦裕之左司赴福建廉使

左闈丞郎地望嚴使華將指粵山南霜飛劍佩能清
暑雨入幬帷化作甘與學先時稱范甯寧民此事屬
曹參澄清一念存匡濟治泰方觀相度雨

柳待制文集卷之六

浦江道傅柳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校

占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葦唐夏之中

青溪與卿何思卿

叅

訂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

律詩 七言

送胡允文赴邵武錄事兼簡汪國良使君

樵溪溪上萬山叢迎路梅花雪色融
闔嶺此無青艸瘴叅軍今得紫髯翁
固應承事龔黃側自可升明卓



魯中太守行春賓客從錦囊新句益宜工

垂虹亭晚眺

山光自獻一螺青人立垂虹酒乍醒兩界星河涵倒
景千家樓閣載浮萍欹檣側柁衝風勁密網疎罾刮
浪腥正爲鱸魚忘世味隨方吾亦具苓箬

送魏宜夫運使赴閩中

用世寧無濟世才南圖羽翮爲君開大農經費資鹽
策法從崇班領計臺調鼎正須培相業歌薰兼復阜
民財七閩未必能專惠少待還持玉節來

廬陵曹士弘有致用之學而仕不大振死葬南
陵餘十年矣始見其子德川錢唐道世舊惘然
乃追爲挽詩二章係諸誌銘卷後

平生素業讀書螢隕石人占是客星宦譜窮鄉遊徼
吏師資沒齒太玄經誰誇貝錦新機綜我識龍文古
鼎鏹死寄江東一丘土魂歸楓岸雨青青

其二

談鋒吾及接而翁少日論交賴擊蒙觀物故知心係
道卽戎猶寄劍爲雄死生契濶飛溲外今古興亾斷

簡中一爲象賢悲宿艸不禁衰涕落西風

送楊元誠庫使製紙事畢還京

江南貢楮擣霜餘舊品澄心未必如華玉光浮飛白
几瑯戈款著鏤金書尚方製作從時備使者恩榮有
詔除閣下逶迤承御宿幸因天語話畋漁

送徐周臣廉使除戶部尚書二首

石環初下戒行騶正爲蒼生繫戚休星女重淹膚使
節地官新拜富民侯能令實塞豐儲時卽使謀廷緩
顧憂計相升庸徵故事傳宣還在鳳池頭

其二

樓風溪月送舟還西棟飛雲杳莫攀丹穴生雛方應
夢朱衣引馬又催班屬聞振履星辰土私愧逃名藪
澤間祖道出隨扶杖叟囊空猶恨一錢慳

次韻魯參政觀潮二首

怒濤卷雪過禕亭人立西風酒旆青日轂行天淪左
界地機激水出東溟倒排山嶽窮千變闔闢雲雷竦
百靈望海樓頭追勝賞坐中賓客弁如星

其二

風陣先驅入坐間
雪濤千疊湧如山
太陰成魄清秋
正元氣流形大信
還絳額青綃方戰
罷素車白馬自
神閑歸墟只尺蓬萊
島落日將愁認髻鬟

送孫士元經歷赴越中

千軍維藩應列星
元僚初不與專城
會稽竹箭東南
美幕府冰壺表裏
清吏鞅豈容尊牘
背俗塵何得汗
簾旌鄰州亦有些
桑叟日日和聽頌聲

因杜掾遷江東奉簡
賈伯堅廉使時方自淮東
轉運移節宣城

白簡風生振鷲行
十年身佩紫荷囊
江東使節清霜
府天上詞華明月
璫后土瓊花春寂
寂敬亭雲樹曉
蒼蒼遙瞻謝李題
詩處星象中縣執法光

次韵繼學廉使觀閱二首

轅門雲擁萬貔貅
繡斧臨戎許借籌
介馬凌風搖蹠
蹠牙旗迎日映兜
鍪安邊正欲恢弘
畧論射尤當抗
大侯玉節歸來聽
凱奏碧蕪紅葉四
山秋

其二

使華滄止將臺東
虎旅駢駢屬會同
旗上畫熊微裏

露手中白羽靜生風選從自昔誇成武飲至常時勸
有功不試師于民樂業雅歌揚厲合無窮

送陳彥正山長奉親赴柯山

昔徐徑畝常講太極于是與紫陽殊

肯

之官深入爛柯鄉高坐葵園舊講堂鄧氏三爲文學
掾菑川重起孝廉郎板輿行樂春猶早萱艸忘憂日
正長太極一圖關道妙爲開幽巖出朝光

夜行溪谷間梅花迎路香影離離可愛

暝投村徑繞羊腸離立江梅似雁行冷蘂微開初的

礫繁枝亂插更淒涼蒼烟掛樹多疑夢淡月窺林稍
覺香正爲先生行役苦故留玦玉薦奚囊

游耆闍山寺因懷君采

馬影風吹度石梁松雲冉冉晝生涼俗塵不占清虛
境僧榻初投曲密房幾道飛泉添漲水半林殘雨漏
斜陽北山重憶栖霞侶新種芝苗若許長

王景文山長挽詞

以下第舉子思再任象山

鳳出丹山馬溼洼明經青紫志非夸同升或已持英
節將老纔容坐絳紗魚上龍門遭點額鶴飛華表記

還家玉峯東去荒雲宵愁絕風吹鼓子花

送海漕府朱奏差押運北上

轉粟青天亦壯哉漕船拂日過蓬萊鉅橋倉實河陰
似漲海雲帆餉道開濟險方觀鵬運息薦賢還報鸚
書來橘包留爲南珍重冰玉盈襟不染埃

東陽送周鎮撫易戍西還周喜作墨竹

綠波浮棹去泔泔拔劍高歌日又曛有客呼鷹方習
武何人冠鶚最知文白鬚似我千莖少墨竹饒君二
派分重有雙溪溪上約揮絃同送北山雲

送李彥方廉訪移淮東二首

鵬鶚排空羽翼開南圖小息顧蓬萊又持玉節行淮
去却照金蓮入院來一扎遲將滋雨露百壬且復避
風雷六經體用存匡濟杞梓需爲構厦材

其二

玉堂人物錦袍仙按節溪城已二年典冊留爲經世
具風謠攬入采詩權青冥斧鉞鞭龍雨明月樓臺放
鶴天千里淮山秋色裏夢魂隨度木蘭船

中秋待月不見却懷魯子帶學士時留城

菱女城頭柝亂鳴二更起坐聽江聲爲渠滿月當圓
景奈此浮雲點太清蓬鬢羞明寒燼落桂花養魄嫩
涼生去年官燭風簾夜對酒人今在玉京

作寒崖古木送侯伯弘總管還鎮

角聲吹徹小梅花棹發津亭日未斜此士材全如白
壁幾人年少擁高牙去從二峴携春色歸向雙溪攬
物華酒盡揮毫不成画儘將生意寄枯槎

喜陳昭祖副使枉駕相過

六絲按轡不驚塵肯顧荒寒野水濱今日繡衣能下

賤古來白屋諱言貧竹杯更進黃甘酒梅蘂初承皂
蓋春跬步平津知遠業故應容客吐車茵

元日湯題

五更祠竈禮神君豈望詩書更策勲老境逢春何足
賴醉鄉留客強爲欣支床自信龜能息充贄誰夸雉
有文兒輩莫須多識字祇教食力事耕耘

送錢子仁赴江山稅官

周制征商非罔利漢官任子合爲郎宦塗所歷多夷
險財計於今重翁張牛馬同風聯畛域豚魚收稅析

毫芒舊遊蹤跡依稀在閑倚東風問海棠

送聞夢吉赴處州學錄

婺女相望處士州起家庠校亦英游師嚴正以明經
重官冷何妨賦祿優已信曾參能養勇無憂李廣不
封侯鄉榜夙學須名世見子吾當放一頭

寒食山居

歲月無情日變遷惜春留得酒家錢梨花小雨驚寒
食楊柳東風似去年志士屬當躬井臼誰人誰爲表
原田老來撫節偏多感何必雲安有杜鵑

新開徑城

柴荆稱去聲是野人家一徑通村靜不譁白水塍邊種
楊柳青山影裏拾松花歌詩樂有諸生席掃軌知無
過客車傲兀東風二十日秣將閑寂對芳華

楊忠襄祠堂詩祠在林陵爲其五世孫拱辰作

漢朝陵墓珠襦出蜀相祠堂碧艸生繼世猶當蒙祭
澤中天不復降炎精封疆一死光晶在翁竹無言淚
點傾卞氏血衣應未化神歸同睨石頭城

卞下壺亦
以死節在

祠於
井

元日與吳行可照磨對酒行可自嶺南歸以桃
榔杖爲貺

膝下兒童調笑頻
楂楂簷鵲報清晨
山堂宿火溫來酒
嶺嶠歸人到日春
萍梗漂流心尚在
梅花錯莫意尤真
手中新得扶衰杖
掛壁蒼龍看躍鱗

送宋可與考滿赴銓其尊人嘗爲婺府推官致
仕家居

此邦人識使君賢
之子重來泛幕蓮
致治時方尊六察
升明行且問三銓
先鳴鷓鴣何傷草
徑度驂騑已

覺前收取榮名承
色養繡衣華髮映
春妍

送陳昭祖憲副移江西二首

越東麾節有青氈
祖笏甘棠已再傳
豈獨垂允聯景緯
更能沛澤作豐年
溪風轉柁催郵傳
嶺瘴分疆避使旃
牛斗垣邊瞻寶氣
升班還近紫微天

其二

繡旆旋聞玉節更
楚山青似越山青
神鋒已合豐城劍
鼉采猶連婺女星
禮樂光華無絕遠
春秋制作有常經
莫令仲舉齊中榻
慨想他年孺子亭

秋雨中喜宋景濂見過

躡屐能來破蘚封相看玄葆映霜蓬吾衰未免車嘗
北子銳其如易已東水碧金膏資獨與澗毛山實歲
宜豐過林倘肯頻行轍剪燭猶堪語夜終

望聖壽山寄千巖道者

此道初何繫等差人心自爾有開遮虛空浩浩歸圓
裘樓閣重重現雜華誰障溪流涵白月儘容壑谷貯
丹霞軒然一見青山色遙隔松雲問煮茶

得晉卿博士自京寄書道左轄王公叅

韓公

存省顧問之意

朔雪乾時一鴈征遙傳書札到柴荆自投瘠土從耕
牧幾辱平津問姓名白月寥寥虛近映青山寂寂動
餘榮果然不負丹砂諾熏校吾將謝墨卿

遊五洩山四首

山界杭婺越三州境木隸婺割入越暨馬祖弟子靈默栖禪之

地改爲應乾禪院今榜三學院叢林法社鋪落盡矣五洩神龍所居歲旱迎湫水乞靈多應者

神斧誰初鑿澗磻拓開地險出天慳湫潭隱與龍非
畜木石陰森鬼所寰劫火塵空遺井白枯禪骨冷墮
榛菅如何大法臨標季不放摩尼照此山

中巖不與亂峯羣翠氣橫飄截瘴氛龍象淒涼如欲
泣馬駒蹴踏竟無聞濃嵐散落崖間雨洩水流來石
上雲人說早年呼蜥蜴投符起蝥有靈文
青天吹墮玉芙蓉日出烟開彩翠重婺女名山今入
越泐潭弟子別爲宗于何勝境偏多阻如此衰年始
一逢照影龍泓余種種欲從老衲借枝筇
橫約纜通一徑修萬山湧翠似騰虬五湫地壓三州
勝八十僧從七客遊赤日行空垂倒景青天坵鑿拔
飛流大烹慚負詩人腹賴有梅花肯障羞

立夫見和五洩四詩復自次韵

下巖湫水有龍蟠雲雨虛空尺地慳九市塵埃淨拔
俗五天仙聖本同寰毛群麕狎栖篁竹土怪夔魑伏
草菅不是深禪能伏猛泉頭争得虎跑山

象王不與鹿麋羣四合林巒限楚氛天女散花三際
滿龍神執樂半空聞巖霏只尺生青靄井氣尋常化
白雲盧老孫枝皆鈍漢契經佛說固彌文

龍仙招我集芙蓉霧點烟霏隔數重東土祖師曾授
記南條山水亦朝宗自從控鯉波間去直到看羊海

上逢探穴如將尋李白孤生桃竹瘦宜筇
梅花的的證圓修挾以蒼松萬玉虬天姥沃州圖上
見廬山瀑布夢中遊雲開鐵壁浮空出水落銀河伏
地流亦欲清齋來應供恐煩龍伯致盤羞

送暨陽胡生北遊

雪行已辦黑貂裘迎路梅花笑點頭待詔門深金作
馬臨河地壯鐵爲牛有人遂識新豐客何處能忘太
史遊大上應龍乘變化文章精氣與之侔

初霽望金華山雪

沍陰巖谷變晶熒凍裂仙家月石屏雲影渾淪涵太
素天光搖曳倒空青波心雙捧金人劍霞際橫驅玉
女駟皓鶴不來詩夢破鮮飈吹袂酒初醒

鄉友鄭順卿以九世同居請文樹碑

復戶旌門繫政機仁根義葉發重徽青瑤刻字標門
表彤筆登名重布衣奕奕恩榮增世美繩繩孝弟保
家肥燕辭豈足鋪鴻偉看取芝蘭引夕緋

陳新甫太祝乘傳過蘭溪枉道訪予山中留再
宿別去薄言賦贈

惜別相過問艸萊又隨雲影動高梳幾人能顧鶴行
舊百里親持虎節來臺閣光華非絕遠江湖襟抱得
重開中天浩蕩金莖露付與文園作賦才

贈談命周生

八卦盪摩滋物始五行象類係天成下簾且試君平
隱布筮誰如洛下精擊水三千鵬更徒纏腰十萬鶴
將征請看金馬門前路曳組影纓盡俊英

游上龍山

滿谷天風艸木薰入林朝采爛成文危峯剝削蓮花

出細水灣洄瓜蔓分散落巖霏時作雨飄來松靄卽
爲雲毒龍猶避安禪窟未必夢魑敢亂羣

會稽懷古

湖波皎鏡浸青蘋潮落西陵渡口春地下珠襦誰拾
塊人間玉筮久成塵夾舟蛟劍神先化楛鼎龍文字
旣泯留得冬青啼柱宇并分淚血染湘筠

過賈相故第

再貶循州團練
副使死漳南

恨滿龍驤江上舟可容副使老循州高冠誰上麒麟
閣斷礎猶名燕子樓洛下啼鵑慚相業遼東歸鶴詫

仙遊與時不籍公田策安得吳杭駕海流

送通藏主歸天童坐夏

通東
平人

玲瓏巖下草纖纖新作蕭齋不用苦大藏何如中藏
密南宗爭似北宗嚴龕前白月誰方證塵上閑雲信
手拈長夏天厨供套食未饒蔬筍十分甜

暨西清潭金氏翁登年九十身猶樂康因其外
孫戴叔能從予游學數命來求詩今歲莫告歸
乃爲作此使其清酒一壺卽是初正歌以上壽
翁生開慶間越嘗有特恩賜高年爵帛

潔觴羞耆樂如何莫恨家無金叵羅古禮三千常委
曲遺黎九十尚婆娑尋源且識桃花岸過廟誰爲麥
秀歌潭影如雲山似玉未妨留眼閱人多
溪上浮雲日變遷松身鶴骨鍊形堅各登越暨升州
籍耳接錢唐錫慶年有待期願臻上壽言從耄老得
真筌全家百甕行春酒會極光中福似川

偶題二首

國枋顛歸執法家扶持憑藉匪由他鷓鴣自是當東
嚼解豸本來能觸邪道上民言何太訐世間公論豈

容賒一人貪讓可移俗激濁深知帝力加
地中海產東南富利孔開端自美商鸞鸞固嘗垂甲
令征輸何復計丁黃卽今黔首爲生蹙翻羨青苗用
法良馬范諸賢如可作可能無策救扶傷

拘律 七言

晨渡居庸至南關門

雲榜忽斷山巘平霽霧初褰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
鎮九州通道東西行巔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開
軍城當時若詫天下險一卒前臨強萬兵

宋徽宗書瓊蘭殿壁山記

神霄第一慶雲峯下瞰壁海交流中陽暉騰上淑景
殿虹氣畧過高光宮羽衣婀娜飄白月鴻筆宛委揚
清風雖然不及瑤池宴歌罷祈招意已同

燕貴溪風圖

開圖却憶鏡中行層青疊翠遙相迎冠山樓閣疑太
重隔崦雲霞欣暫明千帆已過孤鳥沒萬籟不驚雙
管鳴藝文一代審所尚燕貴固足爭能名

黃宗道播州楊儀娘獨騎圖

蓬蓬玄葆躔朱帔陽臺無夢無行雲轡銜雙控馬頭
赤索韉右屬豹尾文宮中誰嚴婦人隊河外皆稱娘
子軍不憂兵氣不能振世有他揚人得聞

王振朋金明池錦標圖

宋崇寧間三月三日開
放金明池出錦標與萬

民同樂事
見夢華錄

金明池上水如空矯矯龍舟乘旋風忽看礪極百戲
出似與阿房萬戶通青春仗衛夾城內白日樓臺橫
吹中東都天子方醺樂欲致秦皇漢武功

孫節婦詩

婦人既嫁不易事蹇蹇當與臣節同貞居固欲重民
義信誓自可與王風已看華表照閭閻更借彤管書
容功孫曾酌醴日羞考謏艸在背顏浮紅

題陳直卿雲山圖

道路黃塵一丈深眼明画裏見雲林谷虛滿貯山澤
氣徑險前臨厓石陰武夷流水八九曲少室危峯千
萬尋憑誰寫入醉翁操我有太古瑤華琴

送文著作奉御帛往鄂省卽賜南交貢吏

鎖郎跨馬挿吳鉤使華寒動漢江秋褚衣傳賜太長

老味首道列東諸侯由來誦詩合專對豈以紬史忘
周遊南交自古亦封域往致聖德深懷柔

題虞博士作玄又玄齋銘銘爲吳玄初法師作
老莊之學山天成大知小知無營營百嘉於此亦交
鬯衆籥自然同一聲可能貧病色膾噲不愧微妙神
微明玄中有物本諸易我將退密觀其生

過英仲學泉軒觀李營丘長林巨石圖翫賞久
之作此貽英仲

長松十尺能崛奇氣與高厚相撐支藤梢卷雨鐵繩

壯巖石留雲龍鬣披人疑巨筆能致物我見虛室常
驚鷹營丘已矣得此幅何乃蛻骨存其皮

王長卿檢校將北歸作古木幽篁一幅贈別自
繫長句

十尺枯槎百尺筵驅向毫端發性靈昌條冶葉外姿
媚瘦筋勁骨中儀刑裁將嶰谷伶倫管移下天津析
木星洒闌拈與君爲別留眼相看似此青

強振之招遊粲山新築別業卽賦

秦少游
慕在西

明靈觀後惠山前新營堂席貯風煙籐陰不蔽淮海

墓茶井遙分桑苧泉好景正須多領畧佳辰且復少
留連劉伶一鍾太早計却要冥靈受大年

八月十七夜半後看月

錢塘城東潮海西四更月上寒淒淒太陰垂精金氣
盛列宿藏景珠繩低鐘聲沉沉尚傳警羽毛謾謾屢
驚栖蟾蜍初不隔風雨誰其翼我陵丹梯

寄廣陵陳新甫侍

跋馬望君君未來誰共錢塘雪色醅言從外臣受寶
訣不與朝士通銀臺千里雲海蓬萊出十里揚州芍

藥開何嘗六合無泥滓鵬翮垂天亦壯哉

贈相墓人余生

春盡千林響杜鵑過門贈子遠遊篇呂侯山人不在
貌郭璞葬書宜有傳九州莽莽載神氣八卦章章行
化權爲誰卜兆得龍耳雙眼高縣水鏡銓

題極元所藏魯公君謨帖

極元南湖主僧
羅雲南湖堂名

論書貴神不貴似顏蔡一源同出嶠虎臥龍跳氣深
穩金春玉應聲諧和蘭亭妙趣端有證石鼓大篆知
無訛羅雲堂中寶書窟帝罔塞開明月多

久不與子長交問今日初寒讀向所示文清諫
事篇慨今感往併賦憶別

縱子不卽寧無書文園多疾比何如古人千里有命
駕今我經年成索居希聲久闕清廟瑟蜚口併失莩
蒲菹百嘉貿亂斯道軋賴獨高文時起予

端嘉以來國漸傾徐公常繁時重輕宗周旣隕言益
驗先漢無成禍實萌子房季札猶不死孝章孔融宜
有名偉茲傳信秉史例三歎前賢畏後生

題關全平橋行旅圖

關全畫用神屠手善刀一割無全牛元氣何年始磔
裂青天半壁尚分留藤稍松骨鎖紐壯蟲篆鳥章形
體適不觀益益古壘洗古人制作吾焉求

絕句 七言

夜過高郵有感二首先子在宋嘗授是邑令未

赴而內附

堂上嚴親已夜臺除官未赴比風回可能不有朝歌
感今日經過重一哀

其二

高沙湖裏明珠顆
歛寒光久寂寥
不見揮毫舊時
客月中露濕木蘭橈

自宗正府西移居尚食局後雜書五絕句

都城一住一年餘
挈挈今朝更徙居
奴輩莫嫌家具
少篋中猶是借來書

其二

官河兩岸水鱗鱗
倚著誰憐一士貧
欲學成都百錢
卜支床龜殼未能神

其三

鏡裏初時見白須
鑷除便欲去根株
如今留得星星
影消向人間喚老夫

其四

未明車馬省門開
面面風霜一寸埃
借得小廳容我
懶五更高枕聽春雷

其五

南隣席公西馬卿
高冠豸角已青冥
莫云相失三里
遠躡屐端來談五經

河中府嘗歲大旱民康擬實導其府知事張若

徒行百餘里請水雷公洞澍雨隨至遂以有秋
延祐七年余觀國子學諸生魏讓道擬事乞余
賦詩余上世自蒲徙南亦邦人也作三絕句以
詠歌之

雷公洞裏取神泉喚起垂龍不用鞭旗脚未收三尺
雨始知真宰有微權

其二

蒲中千里古提封生齒磬磬仰歲豐一雨端由誰所
致太空冥漠不言功

其三

河東吾土首山陽夢裏時時問故鄉今日商歌歌喜
雨晉風猶合本陶唐

灤水秋風詞四首

西府林鞍如割鐵東涼亭酒似流酥福威玉食有操
柄世祖建邦天造圖

其二

朔方竇憲留屯處上郡蒙恬統治年今日隨龍看雲
氣八方同宇正熙然

其三

朶樓清曉嘗祠罷
吾殿新秋曲宴回
御帛功由寒女出
分頒恩自九天來

其四

西風初吹白海水
落日正見黑山雲
旃廬小泊成部署
沙馬野駝連數羣

後灤水秋風詞四首

磧中十里號五里
道上千車聯萬車
東賚西琛通朔漠
九州四海會同初

其二

界墻漉尾砂如雪
灤河背頭風捲空
泰和未必全盛日
幾驛雲州避暑宮

其三

旋捲木皮掛醴酪
半籠羔帽敵風砂
丈夫射獵婦當御
水艸肥甘行處家

其四

山郵納客供次舍
土屋迎寒催墜藏
砂頭摩姑一寸厚
雨過牛童提滿筐

題立仗馬圖

玉立彤墀氣尚麤
食殘芻豆更何須
太平未必閑無用
一幅君王納諫圖

代簡以南醞一壺
遺繼學待制繼學
在北部嘗賦柳枝竹枝詞各五首

歌罷竹枝歌柳枝
掄關雲月巧追隨
麴生雅有江南思
欲寫清音到處吹

題宋徽宗梅雀圖

雙雀飛來曉色勻
宮梅如雪鬪清新
紇干山下他年

見青鳥司花不是春

題宋徽宗扇面

瑤池池上萬芙蓉
孔雀聽經水殿虛
扇影已隨鸞影去
輕紈留得素金書

題宋徽宗獻壽桃核圖

青鳥銜書昨夜來
蟠桃如斗核如杯
蓬萊殿上三千壽
不及春風夢已回

題金顯宗墨竹

海潤星輝大定年
生綃筆筆寫蒼烟
若爲夢裏篔簹

谷直到洋州雪笈邊

題蕭照江山圖

荻浦楓林宿暮烟夕陽收盡月浮灣
騷人一曲江南思彈徹篴篥送鴈還

題李藻河梁泣別圖

風吹大漠朔雲飛兩鵠摧頽一鵠歸
便使節毛零落盡葵心終不負朝暉

題錢舜舉禾鼠圖

華黍如雲兆歲功尚嫌鼠穴未能空
今朝試舉迎猶

祭直想西成八蜡通

題釋迦出山圖

耳輪卓削髮垂肩碧眼初開濯淨蓮
優塞波王先頂禮明星一點正當天

題窠石海狗圖

越犬初隨賈舶來閑堦美影小俳佻
花陰滿地濃如雪解下金鈴不用猜

題海潮圖

巨魚吞吐不知勞千古靈胥氣尚豪
夜半西風槎信

到銀蟾初掛海門高

題牧羊圖

毳毛成毳酪成漿沙水分流艸滿塲說是老羝人立
處金華山下茯苓香

題睡猫圖

花陰閑臥小於菟堂上氈毼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
管隔籠鸚鵡喚狸奴

題折枝海棠圖

東風庭院紫綿香翠碧飛來午影長啼濕紅粧看不

厭祇疑春色在昭陽

月中度居庸

危斜參半月臨關偏塞青山霧露間行向小橋看影
過冰霜刻畫太堅頑

其二

六馬闐闐廿四蹄行穿澗道石東西嵐光忽破天光
出正北諸峯直下低

荆門

荆門西抵李開務一闌兩闌初放程南風闕水不容

纜明日新霜占曉晴

其二

河塘底裏通涵管宣泄堤防計未迂大抵成功搖末
議却將失得較錙銖張子仁爲都水監丞日作涵管
疏泄積潦一時以爲便而今或
有非
之者

其三

誰初種此萬株柳欲與行人作夏涼竟使薪爨入官
簿秋風顏色正凋傷

夾港守凍

九月除官十月歸冰河遄及膠舟時江南地氣迎人
冷要我梅花別後詩

其二

過江數日看西湖猶說丹陽酒未沽兩岸冰花舟
葉画成北客采詩圖

其三

夢裏曾聞采玉河人間信有襪凌波憑誰一蹴瓊瑤
破奈此山陰雪興何

題日觀畫蒲萄

昔有狂僧字仲言
醜嬉坐證法華門
探淵却值垂龍
睡摘得驪珠口口吞

北山招隱詞四首題李卿月小隱圖

烟雲竒彩稜稜見
水木高齋面面開
画裏青山雖甚
似夢中玄鶴幾曾來

其二

枌櫚布葉尋常大
畧約通溪取次斜
誰送茶烟來北
嶼却留梅月在東家

其三

徂歲蒼松驚出屋
度秋黃葉看成堆
賴憑故篋書千
軸領取虛名水一杯

其四

此圖盈尺山論丈
何處看雲水似空
幸自冰壺堪作
傳莫憂瑤艸未生叢

洪州歌

豫章城西江上舟
船翁夾柁起紅樓
官鹽法茗有饒
乏市利商功無笑籌

其二

藉坊馬齧誤驚眠新水魚來聽賣鮮
詫說閑曹無一事
事閣前小吏送餐錢

其三

厭原山上雲封頂
谷鹿洲前水作文
老向江城投物色
洪崖仙子舊知聞

其四

騰騰寶氣貫天中
一劍西飛一劍東
化作城南鎖蛟
在人言下有支祈宮

其五

東湖水滿葑雲開
掠取烟光雨色來
未放官繇典畚
牘且從魚樂占池臺

其六

黃砂素礫漫江干
黑風白浪開橋難
聞道雨時水橫
溢數尺不上昌門端

其七

相國臨邊節制高
春城小隊簇旗旄
日開南粵無拒
命翡翠生犀數貢毛

其八

秋屏閣上看西山每到須拚薄暮還豈有珠璣資籛
弄稭教塵土羨蕭閑

其九

萋蒿餘滑勝雞蘇滿尺河豚玉作膚漫說江鄉美庖
傳幾曾風味似尊鱸

其十

諸使官名小字題石幢今在驛垣西當時得託大手
筆岐陽十鼓與之齊

其十一

賣屨山翁歸未歸洲南日日候荆扉白鷗知爾不俛
啄黃鵠去人當一飛

其十二

圃塍新雨得春多幾箇閑人載酒過來徑金沙編作
障懸根翠栢種成窠

其十三

女兒頭戴角冠欹勾菜垂垂鞞髮齊十里來城肩擔
重新晴菜把賤如泥

其十四

舊聞雙井團茶美近愛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領佳
絕吟詩真負九回腸

其十五

中男十五學棹謳大男前年能競舟辦作神筵賽寒
食併將犀炬照潛蚪

次韵奉答德幾冬日見寄

雪滿千山雲滿溪半竿寒日稍平西東風不爲年芳
地錯莫江梅吐未齊

其二

鷓鴣大杓勝舒州欲挽春江水倒流聞得桂香無鼻
孔采詩真負豫章游

其三

霜水添流入小江天書誰致鯉魚雙松風正繞烹茶
鼎蘿月斜窺點易窓

其四

歸來重理溪西句小結茅堂野水邊天上函書催子
節先春當買繫籬船

題王子質家青山白雲圖

畫裏看山段段奇
山人况復有清詩
白雲去逐孤飛鶴
舊笛淒涼莫更吹

題明王按樂圖

開元天子樂當陽
手按琵琶引鳳凰
曲譜纔翻新玉笛
淚痕還滴舊香囊

題王若水爲仙都宮主趙虛一画蒼崖古木圖

金門羽客任仙都
玉立蒼宮五大夫
微月滿空笙鶴下
一林秋影散龍胡

題太玄天師画升龍圖

博大真人衡氣機
硯池傾倒墨龍飛
風雨雨成功後却
蛻升形上袞衣

題松雪翁畫柱陵小像

一代詩材飯顆山
國風雅頌可追還
秦州行色湖州畫
四海新愁儼在顏

題薛朝陽畫扇

松雲如蓋沐微涼
半嶺風回澗谷長
手把丹經蓮葉上
舉頭紅日見扶桑

題鄭伯元經歷家四景圖

花香柳影弄輕柔
簇騎沙頭喚小舟
啼鴉聲中流水急
故須秉燭繼清游

其二

長松如幌蔭清溪
溪上飛樓不用梯
對奕者誰吾識
汝奩中日月兩醯雞

其三

白雪黃葉掃成堆
誰戀林中濁酒杯
流水自流山自在
揮絃送鶴幾時回

其四

殘雪空林掛夕陽
小橋流水數家藏
山人受用饒風味
芋火溫溫酒似湯

訪坦溪葉審言主簿
畱止宿明日千之要山行
瞻禮西巖石佛鐵應真像
追省舊遊賦絕句五

首

精鐵初誰像應真
更令巖石化金身
天龍自是當加護
灰劫知他隔幾塵

其二

巖龕古像剝青紅
山水蕭蕭殿影中
若也莊嚴能不

朽是將智力闢虛空

其三

石路無泥野色開
二三童仆亦從來
舊游如夢秋如水
莫遣山靈勒駕回

其四

主簿歸來樂澗槃
相過纔得奉清歡
圖書秘與方類
啓樓閣重門更一彈

其五

石佛巖南有竹家
百年文采似朝霞
爲予肯蠟游山

展同倚西風問菊花

題制置王寔家所藏宋穆陵戒諭遼師御札二首

衛公故物文皇誥
珍重孫曾綠錦囊
百歲蓬萊旣清淺
一封御札淚千行

其二

長江天塹重邊防
備禦尤資閫寄良
國勢雖然淪叔末
訓辭猶足示安強

題壽皇御題淳熙宮書畫牡丹扇面

劍南樵客寫花容
院画流傳號國工
春壓玉蘭江雨歇
彩鸞驚夢又成空

其二

天香國艷豈堪描
生色誰將上尺綃
留得當時宮墨在
杜鵑啼處兩蕭蕭

題息齋墨竹

李侯筆下翠琅玕
着處清風起畫寒
蘭紙蘭亭誰絕識
祇將玉匣詫人看

題宣和御畫鶻鶻

瓊蘭宴幸撫盈成
粉墨區區寫物精
天上移來鶻首次
人間留得紇千名

行界牌源道次小憩民舍

小谷疎林受數家
年芳猶有刺桐花
白雲不爲青山地
截斷前峯兩髻丫

其二

卷桐爲角寫烏烏
吹斷行雲日未晡
雅鄭亡來寧有諧
兩音何得更函胡

題理宗御書賜盧允升扇面

尺素題詩賜巨璫一時恩倖詫荒王儀廷鳳去尋常
事又爲東周引恨長

鄉友趙用章自廬山來訪作仙華曉霽圖贈之

弁題一絕句

看徹匡廬五老峯雲松點點故山同
似人寫出仙華面分付歸鴻與晚風

柳待制文集卷之六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

浦江道傳柳

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甯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摩唐夏之中

叅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制

趙王封贈三代制

丘鄰察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



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推廣愛之仁粵我熙朝肆崇勲籍爰念副駢之盛載頒贈祿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善不伐雖生知於孝友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節襲元戎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予一障方懋式商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而論爵沒則有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衍配天之澤於戲昭昭在上爾毋忘陟降之恭赫赫

厥聲予亦有封建之福歆時寵渥光對前開

水忽難郃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惠襄制

元功次簿賢賢實著於邦彛異姓眞王貴貴無踰於戚晚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厲之仁匪曰私親其惟本始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民幾同拯溺念烈祖首歸眞主茂開社稷之勲肆累朝得尚元姬申侈車旂之錫每虛懷而挹損遙御氣

以選征是用哀對寵光肇加美謚上公九錫旣峻陟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豈徒爲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矢腹心已予躬之不閱聯姻而託肺腑賴爾後之多賢祇服異恩式承嘉薦

木安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簡穆制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騰爾勲賢維予肺腑揚容儀其旣遠侈命數以獨隆

具官某粹若春溫嶷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之事天稽首而稱北藩祇服皇明之被奉圭而朝上國式觀侯度之修持一矢以招魂指孤城而隕涕屬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渙之有光國本工封旣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爰誅行於奉常極日號以加崇爲壻車而增賁於戲帝室之親曰甥舅已莫資夾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詒謀之永庶憑盼蠻不賂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

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煒旂常之績
屬新鼎命用錫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
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踰
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啓於
封圻貴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豈務私恩於戲禴
翟褱衣等殺猶存於后飾画堂甲觀宴娛緬想於神
遊咨爾營魂承予休寵

阿實忽都魯封趙王公主

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太主具如藩國之儀
方胥樂於燕詒宜亟申於褒寵某天交秀曄坤德柔
嘉肅雍觀婦道之成庶倫以正順異得家人之吉時
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惇叙九
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懋保邦之慶於戲彤
管有煒尚無忘女史之書大禧是承以克享壽眉之
介益昭殊眷丕格繁釐

阿刺的納八刺追封趙王公主

皇姑

公主亦號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
儀兼示於尊尊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

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覃於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
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與享摩禋之
福號名旣正本榦益隆庶徼顯孝之靈以篤孝孫之
慶於戲下王后猶一等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
旂尚旂章之未備舉茲常典慰爾營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封贈三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錄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

爾惟篤於象賢瞻時進讀之臣應我巾囊之律其昭
先美以示隆私其官姓某祖具官某且養以全剛靜
修而致遠方聖武伐太原之日孳生靈歸中國之仁
布衣而借前籌幕府以爲巨障寇恂遠守河內上功
正切於轉輸馬援去臥壺頭壯節自耳於歛退迨今
墓上征西之字比之襄陽墮淚之碑燾後而德已滋
詒謀而報不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祚土之華於戲
命數視其孫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亶亦詫于
非常咨爾營魂歆予寵渥

文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謚

忠敏

予爵而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
夫有顯親之義若時令子維予近臣追榮式應于邦
葵初命遂加於公衮具官姓某父具官某卓爾能立
休焉有容參元戎闔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蓋嘗
執箠而計兵食入關而訖民庸孔明恢蜀道之崑非
蔣琬莫安焉府杜預卒荆州之伐而卒祐不見成功

勲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
洛苗之遂者維芑糜麥宣庸昇於高牙考行仍由子
美謚於戲氣爲物蒐爲變尚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
冬日烝宜秩爾豆籩之薦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儷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
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
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爲家法娣姒親若
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

式增輪翟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焯形鹽之薦庶茲
幽窆服我寵章

祖母蒲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爲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
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
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篚之勤晚遂卮匱之卷
及燕謀而始大侈喪服以斯皇一命爲榮尚不食生
賢之報九原可作其知稽古之崇有奕寵休無間
冥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夫人

朕大儆官職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
恩褒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
某氏出自仕族動爲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
度殷雷勸以義從政敏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
樹萱之色母貴今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
小君爾尚服漏泉之澤冀部惟方千里予敢愛大國
之封旣極哀榮亦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宮茲重煩於
耆艾爰當禁林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
於外其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
持廉士之節頃久勞於民社遙峻陟于詞垣迺先正
其心無若裴垍之敢諫願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
文惟折旋規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
關於輔導若人無愧于典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
悉歸于唐府位冠大長秋之上進趨壹川於漢儀萃
茲春禮之優示我責成之重於戲以汝爲商山之羽
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爲予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絲燕
詒於後勉摠忠藎嗣有寵嘉

真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真人劉德仁加封真
君制

益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盛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
爲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某凝神若
虛應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
筌終始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
熙朝克美於象元肆列聖重光於巽命是用躋爾仙

階之貴昭予帝趾之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騶
日月而遊四海想神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群生尚
物情之咸賴祇服茂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萬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
惟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彙章特崇徽號
仁存率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剖陰陽於昏曉
中州扶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蓋
龜蒙奄在其下迺欽柴而備禮泊平土以告功是爲

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
申帝號于大生以薦明釐以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
玉策得豈其爲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鳳來厥亦
有聖人之能事歆予時渥惟乃之休

誥

江州路聖治太平宮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
化助順真君加封誥詞

朕聞大道亦強而名固具脉暉之造至人以虛爲用
實高監御之司睠茲衡嶽之佐神巍鎮匡廬之治所

式稽藝典申錫徽稱其氣孕亭毒之先功參化育之內崇巒穹谷亦闕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而有物受任十華之使寓神八極之遊蓋衆靈竦聽其撫訶而三界總歸於巡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貞符迺朱陵仙府別啓洞天合嚴明祀是則微顯闡幽之故昭乎禍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封對答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頒邦國朕方稱秩於無文八卦之德曰鬼神爾尚克昭于丕應祇承茂渥益暢玄風

興國路九宮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旌普興真君

加封誥詞 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揚英知炳靈之攸在稱秩式躋于明祀出綸爰畀於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根諸性命之學至誠灼見於著龜故形爲禍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橐籥宋代嘗禮之而賜號匡君乃邀爾以結鄰迨今羣帝之追陪猶爲九宮而來下於戲茅初成駕龍而去長司句曲之天許仙平騎鶴而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膺

蠶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采與天地之顧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
茲命工人而加繪輶二十書御以上塵蓋聞大事莫貴
郊禋盛禮必有樽節故鹵簿總屬車之次而公卿在
騶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清道
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
事必戒武衛凡樂聲貫其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

與上下旗旂之度數非資圖寫曷定徽章雖成能無
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績用旃徽贊期補明時
此蓋欽遇 云 熙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

繼序斯皇欽曆象以授時和邦維允方員丘之建祀
矧大盾之在廷彰彰物采之多表表聲明之盛 臣 致
君心切議禮才疎託以丹青紀太常十二旂之部傳
之琬琰揚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祧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

幸觀不構益壯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
百世故王者有華渚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昔周
制都宮位皆東向及漢立原廟意在別祠使非楹栭
之穹崇曷稱堂筵之脩廣聖作適逢于今日孫謀克
篤于前人欽惟云圖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
致治躬服采章沿乘輅以爲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
之舊著爲時祀之靈方尚上於土功且備闡於金奏
臣等西雍應職北闕趨班髦士攸宜叅工歌於九夏
孝孫有慶格神保於萬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修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
百辟承風羣黎矯首蓋聞周室嘗別營於西鎬漢皇
亦時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恭以示王靈之咸被
戒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天河
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
景緯之麗空茲一人舉動之間惟萬世治安攸繫欽
惟云懋昭湯德丕顯文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
犯皇建其極實歛福以用敷從官方邁候於雞翹父

老宜竦聞於鳳吹臣某躬塵器使耳屬鸞音行葦頌
功知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萬世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曆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
乾旋坤轉雷動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
肆宥歛五福以用敷治格重熙歌九功而惟叙穆穆
龍樓之養縣縣燕翼之祥元會克廷泰和成象臣忝
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嶽之三願符聖壽執法
近太微之次誓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卽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體元序正人時之始
大鈞坎北和氣冲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
門而肆赦萬化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
賓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兼塵史觀猷
樽奉酒席申効于嵩呼鳩筆紀謨願同符於洛畫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受時申命自天體乾剛而出治
一元斯暢庶彙咸亨中賀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

物遂方臻康乂之期文恬武熙迄底安強之効極怡
愉而致養罄溥率以來臣廷列百僚嵩呼萬歲臣幸
聯邇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晷籍總宣
徽南院之務益謹饗羞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九月次黃鍾之琯萬年景運天開紫電之祥
八表頌聲兩間協氣中賀體乾剛健乘泰吉亨爲國
家有九經人文丕顯建皇極歛五福帝訓于行廣聖
學以緝熙啓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寶命

之申臣職守宗桃躬趨班署日添綉線式觀龍德之
中春在彤庭茂衍龜疇之福

箋

宣政院賀千秋節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
宮闈同慶寰宇交欣中賀生稟懿恭德全仁智承至
尊守重器親總政機選端士聞正言益隆國本方元
良之建位宜壽考以維祺某幸綴邇班載逢華旦宣
風西域旣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冊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冊之頒宗祀繇休丕衍瑤圖之慶
泰和斯暢震道乃行中賀 蘊德誠明問學光大教諭
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而萬邦貞民情咸戴
方形廷之修禮宜朱邸之迎祥某 職忝膠庠心馳鶴
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乾符坤珍益懋開於興

運
狀

升祔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帝王之興實由祖功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爲廟
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大猗歟盛哉粵昔世祖皇
帝肇建宗廟創修禮文聖子神孫繼紹纂承迺英宗
皇帝斷自睿謨載廣廟室至於今上皇帝嗣服之初
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十四日奉遷祖宗神
主妥靈新廟廿六日欽奉顯宗皇帝英宗皇帝神主
升祔朝祭盛儀縟典照映古今凡諸臣子獲與犇禿
實爲非嘗萬一之遇蓋有殊特之禮必有殊特之恩
宋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爲

非此則無以均釐錫福于下也今朝廷丕崇太室遷
主禮成而顯宗皇帝始由晉卽昭受大號與英宗皇
帝並祔于祖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舉謂宜參酌
古今特推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員等第賞賜庶
幾有以隆熙朝闋祀之貺而書之信史亦將示法于
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
大饗命大臣攝行其事以時方寒沍故自獻官下至

與祭諸職合用法服等皆以夾羅爲之因襲已久遂
爲故事至如南郊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夾衣
之制比年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
孟秋行禮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鬱
流汗沾濡其于肅將祀事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
照到亡宋太常因革禮祭服條內該眞宗大中祥符
六年准詳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
尚衣庫袞冕等蓋每歲仲冬祀圓丘所服皆是夾衣
宜衣冕服制度改用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

適宜未嘗以單夾爲拘以此叅詳若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太廟南郊太社各有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克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用庶幾馨香達於神明而于祀之儀不爲無補

薦乞石烈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其才而薦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

所在以其名上聞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此年以來若楊靜起於成都卽除四川提舉史燾董士廉起於燕南卽除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更教除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乞石烈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元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鈎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于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

史惜其老于文學累嘗交章論薦以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方典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其猥以庸虛忝職奉常日虞曠敗獲戾官箴益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爲稱選其熟知其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乞石烈希元權克博士代替其名闕必能修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祝文

行祀嶽瀆祝文

中嶽

維嵩作鎮奠於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巨秀峙三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爲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爰有廟容於皇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皇帝曰嘻邦彞是庸汝維侍臣往卽祠宮熏香奠幣明薦余衷承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旣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懌無恫百祥來集洽于時雍天子萬壽

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修方
望秩以祠虞德昭升五典克徽矧茲衡山屹鎮南離
七十二峯業茂莪魏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
闔闢神機乾綱旣正以奠民麗叙祭有章百王承規
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愆祀維時牲號斯崇
神人具宜天子在御臣宰考儀迺下璽書香幣載馳
爰旣涖止卜日諏龜嘉薦誠陳有飶非非宸心旣將
神亦宴娛昭茲靈貺報以蕃釐於萬斯年格於隆熙
維嶽維固維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
鬱乎蒼蒼會泗而沂茲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
列在中祠視秩侯王聖朝崇祀厥有奕章實篚斯幣
實函斯香亦旣涖止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苾芳
皇明祁祁淮波泱泱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沆發自垣曲孟陽二源始滙而畜是爲龍淵
實制坤軸噓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榮有顯有伏
及其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皇元稽古
大正疆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修歲彞薦此芳郁
昭其格思報以景福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

聖祭於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爲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粵初望祀
亦聖所謨睠惟濟源茲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
並祠嶽鎮矧在輔都維聖憲古載駁命書迺馳香幣

迺闔神居靈兮來下皇情孔孚祚胤明昌聖有貞筮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
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紜前以爲利
後以爲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
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
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
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

多田少必不得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行之也願與諸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其二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矣或曰孔子之時擊干繚缺適齊適楚適蔡適秦鼓入河鼓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與人已不復傳非亡于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爲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

子之言而已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隋唐周宋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躋也歟試相與誦其所可取者焉

其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爲主大

則釋奠以飲爲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頒學合聲於秋而禮記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於時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大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兩京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旣加王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宮縣判縣一豐一殺當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

意歟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戾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紬繹其說

其四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祿起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微矣秦開阡陌漢事兼弁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黃籍之令故戶口漏於國版而大家脫丁縣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

別族僑舊錯處姦僞益滋寬鄉爲墟狹邑成聚雖以
闢田增戶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
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亾更守出入相
同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
而濟登茲試考覈古今之宜以詳著於篇

其五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瞽詩道訪
市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
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

宗室之與議或達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決策
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
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爲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
治道浸微豈苟同挾和之論徒爲希意順指之私耶
抑履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
不制爲一定之法者無亦視夫廣聽兼覽之公不於
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士
橫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其六

問三正之起尚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爲人正商正建
丑爲地正周正建子爲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
國君卽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
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
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
不易然書序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
春大會於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爲歲首
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它有所考據乎或者
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
載之文乃若周官旣曰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旣曰
七月九月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
孟子所記從杞輿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
子以四代禮樂答顏子爲邦之問首之口行夏之時
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而猶有焚經以建
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乎搖光昏
見於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
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曆明時實爲王政之大端
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其七

問六官之屬備于周合而典則柄統散而庖翟春藁莫不有政有事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做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邈如宜其效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爲周公始致太平之具柰何一用于後世而遂起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

穀之虛贏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尚書而庶官之殿最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今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未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爲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非其時歟彼其藉以爲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而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之責於身

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其八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爲祀享而天下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于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勳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堂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總四十三人貞觀所錄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爲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山劉正會淮安河

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勳固不多於鄖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與珪之風節抑猶在蔣申之間也耶凌烟之圖贊卽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耶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耶先儒以大烝爲禘祭謂禘於夏而禘于冬耳其與周禮秋烝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

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兼及之歟崇德明勲今猶古也其卽夫天理人心之所安而稽之往制之得失以詳著于篇

其九

問道馭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于司徒意猶爲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爲不奉詔不察廉爲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

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戶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武帝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也歟且善事父母爲孝清潔廉隅爲廉而又博綜經籍窮闡微奧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廣漢朱博薛宣黃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爲郎

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大郡滿六人止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皆不能以無弊後之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爲不廉而藏輿服絜壺冷者得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爲非孝而揖諸生閉空舍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尚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鋤取帚之俗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以爲吏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文必孝悌稱於鄉信義服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爲天下得人以推廣王上好德賢賢之仁心猗歟休哉橋門多士方鼓勇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辭鋒筆陣之一助也其母以吾言爲贅焉

其十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深則其奮發爲事業爲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昭

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
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諸葛
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
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爲是矜名飾譽者之爲
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爲跨
荆益和西域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挈成敗之機約
合孫權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追建興總政一試于
南而資用以鏡治戎講武從容北舉三疏之陳開朗
激烈忠誠所攄豈徒文乎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

演兵法八陣之圖雄據武功維耕渭上深謀定慮有
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吳典禮作樂漢之爲
漢益反手耳議者乃謂其制戎爲長奇謀爲短是得
爲知孔明哉由周而下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
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
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權制開誠
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遠眞足
以鼓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
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

爲是特將畧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蘊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庶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究評之

其十一

問舜始命官契爲司徒亦旣任之以敷教之事矣至后夔典樂則於冑子之教尤特隆焉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至於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冑子是皆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

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于溫寬者必失于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食其祿並儀朝著與周匹休直教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勲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攷降於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教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

石至六百石及關內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虎賁郎將往往以父任爲之成帝時伏湛始由父任爲博士弟子其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上吉謂子弟率多驕驁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員此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毋怪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胄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副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官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之爲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爲樂偶于六藝之中其爲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春秋譏世卿爲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爲法亦孰得而孰失

欽願悉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 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爲而治觀其始於修已而終於恭已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爲而後無可爲舜果無爲者哉迺若克艱以圖艾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卽大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至於會極歸極是皆有以

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我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跡虞周曼絕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祖宗全付之重憂兢寅畏慄乎朽索之御而春冰之履也顧詔書屢下而惠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陰陽未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於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歟歟伊欲顯忠而遂良典廉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之用使世底隆平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學究終始其於賢良三道之要

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悉著于篇朕將親鑒

寅

柳待制文集卷之七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八

浦江道傳柳

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屬詹柳寅東編

大原訥生馮雲驤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謚議

徐鳳謚文莊

儒者事業蘊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辭章此其
服襲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



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徐鳳踐歷
申外垂三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
檄遼東賑災徇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
警民懷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爲郎右曹治書憲府經
綸庶政執持風紀寬而不弛密而不苛退讓自將曾
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
名定謚應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
矜曰莊請謚曰文莊

扎忽兒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蓋觀
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擠
旣力孤立易搖此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貴族猶不爲
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扎忽兒台早食世德親結主知始寓直於省闈
遂典司於藏鑰固已屢禪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
延登爲元察而增重持侍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
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浙省構隙海漕飛章
密被選掄首當訊鞠辭所逮及聽必簡乎求情於隱

微之中論讞於法意之外具獄既上罪狀悉明雖顯戮藁街遠投四裔而人自不寃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羗欵兵之賂奉辭問罪議法用權於時裔土之遙始服矧刑之正及于晉司丞轄參秉樞機方妙幹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鵠臬懷憎猛虎栖山豺狼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懇闕洎宸衷之啓悟後恩養以追頒無何中路寬飛神州望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儉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

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蓋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蹇蹇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紳可以懍壬倭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爲先而勇次之粵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

受任各卽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勲名自致者也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救撫廣南招懷洞獠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橫槊賦詩下馬艸檄沈機敏識暨暨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毅宜謚曰文毅

忻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臣之至誠

此跋履險艱而不怠於將母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有餘榮沒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忻都少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待養則行挽安輿屬明主之需賢而進當廼簡以至討叛西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裨成筭凱還萬里痛隔終天負土爲墳揮涕爲雨洎從二聖於巡幸親見萬方之樂推聞忠讜之言則協誠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雖宣政資國漸陟崇班而彌綸輔相實觀來効益以揚名之志形爲載德之容合是

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
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侗謚章肅

德深者其行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乃聖主肇開於
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胄故集
賢侍讀學士李侗由其父祖疊建勲庸遂從西蜀之
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畧沉深識見敏
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
陞奉臬府果奮擊姦之勇以爲靖亂之先瀛館延登

方求賢而報國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讒言之
如焚汔善政之不泯以至劍泉移守澗漕轉輸郡治
以孚鹽筴以正所謂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
者也晚還朝廷薨爲壽俊以言語議論爲黼黻采章
載觀書畫之流傳猶起縉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
故倭者不容強於執心故直者不悅嗟蓋棺而論定
宜節惠以飾終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日章執心決斷
曰肅請謚曰章肅

鄭阿兒思蘭謚敬敏

蛇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儉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
以爲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重言讜論之攸宗其好
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似乎立異一加文致遂傳刑誅
思昔至大之間實啓姦臣之釁雖任情淫殺濫及無
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讎之跡知其猜忌
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
阿兒思蘭粵從再世歷事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
貽謀之永殿巖襲爵而禁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
不試自倚遭逢於聖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

爲文織羅成獄上刑而伏斧鑕僭孰加焉盡室而化
囚孥忍乃至此事實關於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
魄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
卒之愆故子美衆賓盡坐祠神之罪是則諉之家禍
誰將服此官刑所賴仁后御天綸恩昭雪發宿奸於
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瀹沉寃可以挽回元
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登信史則
夫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裔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
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

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壑之才實負干雲之氣爲清廟之栒業爲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其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勳閥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爲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休方大舉平南而嗣子子役渡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戈踰嶽遭

兵至以頸血而膏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卽試海沂之守薦由郡貳專領藩方治多尚於教條憂每先於民瘼于是蜚聲朝右舉龍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之式正祥刑按部節錢屢更分闡調元疑丞載踐知明體而適用不吐剛而茹柔所謂益養以全剛靜修以致遠則西平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當論世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文武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才之萃聚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乃若東原實望全魯方至元之極盛群英又以偕升由上有作人之君則下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人猜阻之有餘與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總管工晦奮由孤子秀出葦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棧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驄憲府儀文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孚合朝論視韓盧張

崔之儔奚限今古在李孟闞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卽良謀振義旅於潭湘脫生民于孥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旋回及乎作牧藩州宣威帥閫疲精于南浮北走成治於近說遠來橈筦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發倉廩之儲峙則尸素者嫉其微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寔昧初心甫遷太守之符逆易大夫之簣謂公論爲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寔斯世之

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穽
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
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于焉定謚雖曰計
資持是易名猶爲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佳
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回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柳
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於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
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

如墳篋迭奏如華萼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慨其
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爲學以
篤實爲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籌而論讞
遂成簡閱之孚洎參宥府密謀深惜國家大體謂徵
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啓釁一言後必多事識者服其
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於後憲節五更守麾再
易彈擊不遺于權倖攘除必盡于根株民懷去思吏
仰成式蓋其以理義爲悅心之味以恪恭爲立治之
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其資秩徵之誌

辭誅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
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躡今
古勇足以排抑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
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郟子之官名知
黃霸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
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元之
德於盛漢之表而燁然熙吾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

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思濟從世祖於潛
藩觀飛龍之昌運於時海宇未一川陝維雄擇遣重
臣徃殿西服椽曹載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畧之多奇
信其才猷之足倚輒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
恢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
爲風紀之統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爲生民之元
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
周密方其權姦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
尚書建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

滌縱之罪以對辯爲失體以盡言爲納誠夫何大器
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而乘廉車
驅馳於楚越之郊出入於徐吳之會視法令若家庭
之教詔知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灾借輸以
代賦不赫赫取譽不察察爲明里多受厘之氓部有
解印之吏甫徙發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
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兼欲修齊平治雖早收朝
蹟卒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
爲章程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

短其長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
若著見於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
治班制曰文好德不忘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
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
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
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爲
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

萃於其身矣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佩七郡之符計其所治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也石室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父揚于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謚法保民迪吉曰

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審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李榮以刀筆筐篋之餘爲經濟彌綸之蘊屢當任使已見器能卽尚右而轉東曹遂叅陪於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出鎮藩方屬遭叛逆之擾邊能使黔

黎之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拯災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畧之宏則經術爲之本根義理爲之涵蓄故祥刑出節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迄於有成以一心之公爲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愨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爲

獻納之臣迫于聖朝悉與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恢張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英而爲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張士觀篤學成志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彙于時魯多君子道際明時其館編摩出三長于初試薇垣供奉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補外之請終更郡貳邁沿奉常屬圖任于舊人俾參尋于故步竟由論譔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階而拾級乃四朝實錄率嘗約例

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彤之煒然則言精而
事核誠立而辭修非其德盛仁熟曷以臻茲謹按謚
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愨請謚曰文愨

伯都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
功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徼
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影滅響絕無可復考則裁
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伯都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

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
寧謐爲出治之體以忠貞爲報上之誠臨危制變守
節不渝尤能爲人所難脫以太子賓客召還朝廷啓
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青辭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
不起聖皇御極來朝京師薨於邸中天下之士咸嗟
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于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
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
予蕃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
節約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貧可謂

賢矣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
曰元獻

劉二拔都兒謚武宣

繫昔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帝國命將出師誅殘
討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受任之士克秉戎昭
顯著勞勩爲四方之藩屏爲王室之扞圉更救世而
無乏人之嘆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劉二拔都兒早叅行伍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
樊畧定淮楚之功承上恩寵錫名子爵尋領衛卒專

征北庭修耕戰備攻守卒之叛衆畏懾欵塞降附其
後福建湖南二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
峒種羗成釁授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
至在行樞密則由簽院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
進平章歷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
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屆莫不威懷服勤王家垂四十
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羆當道猛虎在山其去留用
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臣庶幾似之矣謹按
謚法師衆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買住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聖人之德而又居天子之位乃能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臣彌綸翼贊于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世祖皇帝平一土宇肇新禮制始定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辱從咸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

澤引而勿替其可徵哉資德大夫侍儀使買住實公之兄子也幼侍公側嘗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裕宗皇帝於東宮及世祖親征乃顏嘗在行間師還錄其勞勩有旨命中書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密無幾權姦卽誅任至京師見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厚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仁宗居潛命乘傳賑卹還奏稱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內清謚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

儀使使修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
失度上每嘉賞焉時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
以疾而薨嗚呼惜哉蓋其從宦三十年試牧祥刑僅
再閱歲出入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
漢之稔侯萬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
紹於後茲無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
疵曰簡請謚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

其生之不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
碩大休光之運敷之爲瓌辭暢之爲崇議可以震耀
皇明可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
政由是而寧一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
爲治世之貞符顧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
林學士元明善氣非養而自克學隨用而不竭進逢
昭代沆展宏猷如高檣健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
無前旁觀以爲神而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
也蓋自其初以太子文學事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

用其詞藻深簡上衷厥既正位宸極遂超掌內翰班
治立制贊畫居多洎英宗皇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
討論典章爲事每羣議大廷徐出片言莫不脗合于
古顯宐於今故以之長春官而議中書者此文之著
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叅其政事者此文之施也所學
之蘊纔一二攄之已足飛英而騰實顧大用不究識
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幾二十年而一時典冊詔令
勲賢銘誅與夫浮屠老氏之宮豐碑鉅刻照映後先
皆能鋪張景鏢垂範貽休（一）三筆削三朝實錄藏之

金匱而爲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史之才惟英君
謚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徽承煥
於下自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
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
用事之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
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
曰文敏

董上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蓋必貞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

竝用揆之以時不教教然也乃世祖皇帝紹隆景運
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先後
禦侮以翊濟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於一時而留
遺聖子神孫闔世教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強
之勢則夫褒典之加顧可于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
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畧先登取勝宋平第
賞超授官勲尋領禁旅扈值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
直上知其才每器異之踐揚中外屢被親擢其位軍

政則再歷行院簽樞密其總憲綱則一試南臺遂爲
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江西丞轄進河南陝西
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方辭河南退休於家
會仁廟御極有旨謀議朝堂首條時政十四事以對
其言一本經義益公之於學知其大者故見之設施
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如恐失之後多有聞于時武
畧文聲進退咸裕可以彰累聖之知而示世臣之軌
矣慶、癸五年有司乃始下其易名之議於是世皇之
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其治行

質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無愧焉耳以茲定謚登之功載尚俾來者之有稽也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宣

姚燧謚文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

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共承然觀公之言而考乎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醇固已扶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而漢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汨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

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
文正之門豈值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歎焉謹按謚法博聞多
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
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爲足多也及乎進逢
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
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冥鴻

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睨其上下夫孰得而
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爲効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因已秉志之慈用功
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王行省荆
南而能益見其爲歸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欵
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僉江東建康
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內
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歷三部劾發奸賊吏當
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沒齒不寃及進陝西河南二副

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嘗一登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爲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閑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蘊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修己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歉焉耳謹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口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蓋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所以爲文也惟昔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一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煥發猷爲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牧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爲世祖皇帝所知言

議上前動合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乘傳
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召入翰林爲學
士尋以本官議進中書至大中復出節山南仁廟御
極徵爲翰林學士承旨大策明謨多所資決而於國
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論建而知其以柔居
剛以順爲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正而世祖皇帝所
以留遺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爲守文垂憲之本
者不可及矣謹按謚法敬宜慈惠曰文行善可記曰
憲請謚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僞不合謀所以讒構害正媚疾
成風而治否相尋雖明盛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
論定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
由然矣謹按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廼父
際遇太宗皇帝憲宗皇帝
慎終如始而公
尤爲世祖皇帝
從潛藩以至御極密畫
奇謀讜言正論啓沃居多中統初元卽佩虎符領中
書左右
使受任之專群臣莫並及其

彌成混一之業身居銓衡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靡容深中

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

褫魄識者憾焉幸神聖鑒臨

錄其遺孤以明

大節至今忠耿之垂猶

之 譬之蕭艾既秋

而荃蘭流馥鴟梟鍛羽而

悼沒世之莫追

幸易名之有典庶因定謚

謹按謚法危身

奉上曰忠直道不撓曰節請謚曰忠節

劉愨謚孝靖

古人 而仁鄙壽夭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

其豐嗇厚薄之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自而然哉謹按故司徒邢國公劉愨以文獻公爲之父以承旨公爲之子人門之美有稱於時而公以耆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爲孝約已之爲安黃髮龐眉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蓋文獻公始以鴻碩之才出應世祖皇帝休光之運修治定制多所裨贊不居其豐歛退終身積其贏餘敷遺於後及公之身而菑播益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旨公則當其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仁宗

皇帝恢弘孝治惇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一品
爵秩卽家授之以爲公榮洎登九十命大臣按修故
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爲詩歌又勅光祿日給尚醢所
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盛哉越三年公薨英宗皇
帝寵之賻祔朝士引紼返葬故丘生榮死哀固無遺
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法尊仁
安義曰孝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侯謚憲肅

鷹隼不擊則臬鸞不分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愴
人之抑損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爲
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侯
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戡豸冠以其
扶衰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
狐狸斂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愈銛
氣無暴而不餒甫叅朝議過易郡符雖坎壈終身莫
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
申加美謚責在有司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
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謹按故中書左丞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祖獨亮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戶部侍郎歷右司左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陝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議事上前

首當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召爲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爲格君之本以安靖爲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誅行易名所以勸善矧茲承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褒旌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謚曰文定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

浦江道傳柳

貫著

潘揚仁先范養民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訂

渤海鄴園李之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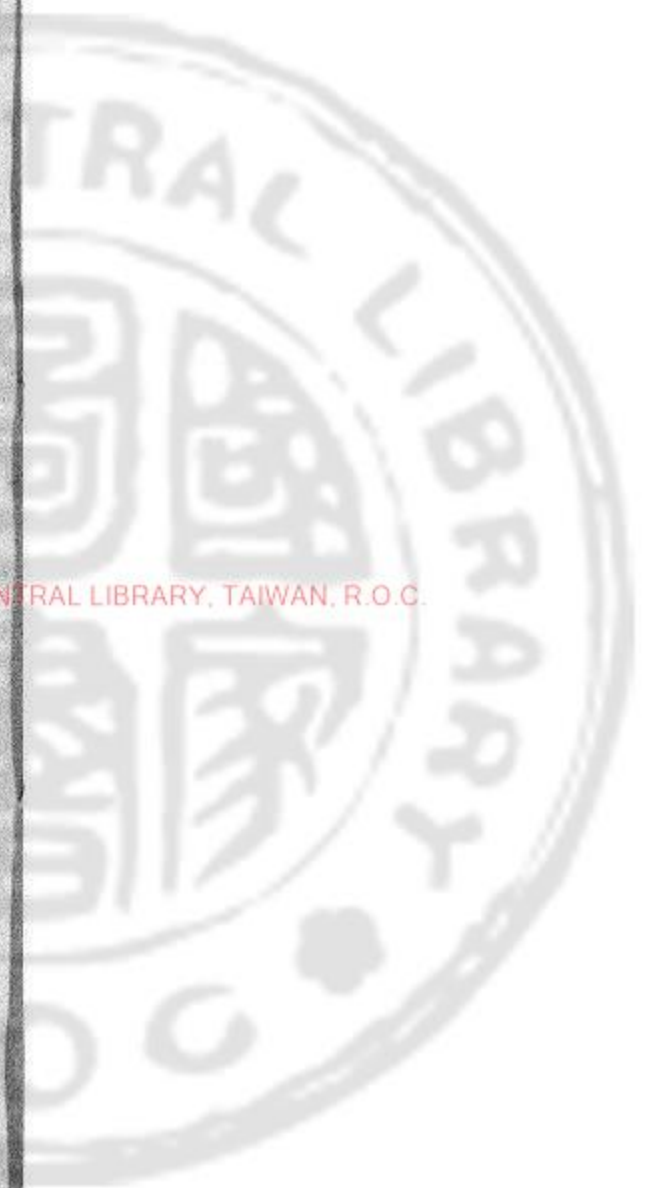
同邑夫次張

燧

碑銘

護國寺

延祐五年歲在戊午是姊魯國公長公主新作護國寺於全寧路之西志云八里山六小慶寺之西以為摩



訶葛刺神專祠亦既考成命某篆其事於碑某謹按
摩訶葛刺神漢言六黑神也初太祖王帝肇基龍朔
至於世祖皇帝以華糾戎卒成伐而隆事摩訶葛
刺神以其爲國護賴故又號大護以列諸六祠禱輒
響應而西域聖師大弟子也亦以其法來國中爲
上祈祠因請立廟於都城之西州祠既已嚴而神
益以尊方王師南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
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
者武當山神印世所傳玄武神其知之矣然則大黑

者於方爲北於行爲水凝爲精氣降爲明靈以翼相
我國家億萬斯年之典運若商之辰星晉之參星耿
耿祉哉焉可誣也全寧東北京師千二百里其地當
蘆川之上淮安其泉二山之間陰幽之氣淳蓄萃結
其食茲土非神孰宜今大長公主之在藩首重是祠
使爲其法者嚴事如式夫以昭承聖主必祀之宏猷
導迎兩宮欽祠之洪貺而豈私福也哉禮所謂不越
望而祀者神固足以當之矣宜乎神之監之垂休錫
羨以燕貽後之人與國無極其詞曰

陰陽聚散交屈伸二氣合一二乃神下維山川上星辰陽明陰幽理誠實此方有神鎮天垠大黑之氣爲形身神來乘剛殿西翰

飛龍中天逢

聖人元會運世此一新翊扶不啻臣與隣弓戈所指宇無塵西開滇蜀南荆閩乾清坤寧物物春神顧作主歆明禋

帝姬封魯大國均

皇祖有訓式克遵闢祠藩邑肖像真用其法祀嚴昏

晨玄玉置瑱瑤爲茵鼉皮疊鼓和以鑄神兮監德響然臻昭其靈貺來續續

天子垂拱坐嚴宸戚主繼世仁加麟千秋

萬歲宜人民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并序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爲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遺惠於碑矣今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爲益

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
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畧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浙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孚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

爲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且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諭以逆禍順禍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逆復致凶吾今悉

貸爾矣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收泣言曰天賜
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爲公徐
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
非姦人芽孽於其間今不覈實而槩論之挈數百家
民命徇其和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
萬據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畧破走之八月浚復屯市
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逆戰兜港誘之半
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
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走汀州公還而建昌之

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
后爲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瀕
宮爲汙池輕則化家爲囚虜夫何疑然及公制禦於
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
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克參之哉
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
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
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
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

尚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以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於湖廣後四年承
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
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
之獲戰艦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
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
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子前
遇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
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

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愍於時
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爲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
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
司追封滕國公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
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
滿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
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人於
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
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

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歎焉矧
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惇厚之風則自吾
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
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
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教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
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
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燬不
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
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涇城

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
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于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
秉懿好德之心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
之如是抃庶幾古大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
昌之民猶爲不戾于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
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
詩余之斯文爲建昌彙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
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美代

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
長百夫是常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
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
有廟於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爲軍壘
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踣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
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若天啓旣帖蠻荆拓江及吳
水有鯨鯢山有豹驅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
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晝呼孰於余靈

顧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
悼耄鬚亂在我懷柔母彼蹂躪尺楨之疑付以束爓
去爾芽蘖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
祚及宗婣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
武愍在天惠於若人五紀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
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
相我後人無我厭敷自公之旌有頌於碑民則思之
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
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

橫行集卷之九
瑀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瑱瑤席有秘其馨遲公來格
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處州路新修廟學碑銘

弁序

處州路新修廟學成總管盧侯景經歷王君文彪以
書抵其請識牲石書曰昔昌黎韓子爲鄴侯李繁作
處州孔子廟碑文歎其至官能以爲先旣新廟改像
又置講堂選博士弟子肄習其中而本錢廩米皆可
繼處以守則固廟學具與宋制無異矣及孫威敏公
汚徙建今學時則慶曆詔下以公之賢典此不難也

其後宣和盜起學燬黃公葆光爲州復崇新構視舊
加宏入國朝垂六十年雖或革或因屢勤工役而朽
填未竟摧剝隨之景之始至祇謁廟廷退卽堂席顧
瞻棟甍危甚將壓乃與長貳合謀屬經歷王君勾校
出入之贏得逋租餘八百石戒有司毋緩輸命計吏
別儲餽飭材徵工畢於是乎取方授圖練日會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李公按部至郡景白事及之
旦日廟見公周旋庭陞計陳器設縣之位殊隘宜增
闢東西各一楹以廣其度隆棟厚礎旣矗旣安修筵

豐籍不偏不踰河目海口翼翼在上陟降拜舞舒舒
有容自靈星門泮池重閣列廡至於會講之堂稽古
之閣弦誦之館齋宿之廬下逮廩庾庖湍凡楸棖傾
侈而雉甍摧落者咸易弊爲良外隅內與聖牖相輝
又度地正陽作新亭具刻詔書以承休寵役未半教
授林堂實來尤相與薦力以臻厥成今鳩僦告備予
惟守土之臣職司敘典屬時補弊豈有勞烈可名金
石而使輶至止嘉惠斯文勸獎作典以致茲新美將
令千里之民均霑豐芑之澤仁漸義漬貽訓遠矣倘

幸假辭紀載明李氏仍世有人使吾處之民視儀終
始樂學之成以嗟歎詠歌於無已其亦可乎昔某備
官成均從公爲僚今退休田間在公容察之下維顯
詩之則其職也公名端宇彥方由藝文大監掌書籍
事予闕節改今任有學規十一條布之列郡示下學
上達之方著明善誠身之本有學有政知先後哉詩
曰

若古範民有序閭塾所升進旅退旅飲射讀法
於焉廬語還從父師講道肄德事親信友動言維則

及大興賢自鄉而國致用於時爲大夫士亦祇六德
亦和三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庠以養賢序以序射
士出于農學須其暇越鄉而遊則衆所舍凡學之成
民用丕變少能代老耕則讓畔明君誼辟視爲勝筭
魯嘗修泮鄭不廢校來歌來議胥訓胥誥二國之政
卒以無暴巍巍聖師宜有廟樂唐始潔祠宋因建學
遷豆孔嘉笙鏞間作夫是秩禮亦承千古瞽宗之制
殷薦樂祖周公於周孔子於魯矧是國中聖維教父
首善自京刑于郡邑教行自舉洋洋秩秩元運重光

赫如天日率土有截嚮用儒術明詔屢頒申嚴甲令
憲臣宣風良牧蒞政吉蠲苾芬式時誦詠育彼菁莪
洽于休盛山區海陬凡有官守挈是夷風化爲禮囿
栝維東藩千里而袞俗鮮滯昏民重孝秀建學立師
繫教之始孰爲新宮鄴侯氏李在宋孫黃亦濟其美
支傾柱敗間閱五紀撓棟侈簷日就於下爰起新功
以竣賢者虛侯至止有嘖悲咤徵匠以傭掄材于野
有奕使華翩其來屆嘉侯是舉勉以弗懈介爾高明
廓爾湫隘凡厥禮容有隆無殺問財焉出逋祖是輯

容爾元僚制其張翕廣庭閑閑穹棟岌岌自門徂堂
爾營爾葺無侈前人無廢舊觀業有息遊祭有薦盥
謹爾道思合爾泮渙經訓昭垂日星與煥挾策而趨
重席而坐勉勉生師矯輕警惰如彼執御逐左而左
如彼稽田是菑是播惟二李公前承後引異世相望
肆不隕問惠我枯民知遠之近式訓程之視公繩準
顯允盧侯職是南伯起孝起敬民用飲食僚有王君
婉其諾畫載新泮宮崇崇侂侂神道設教天維顯用
民罔敢知惟日康共春則俟相與則成誦矢詩颺之

聲於有衆

温州新建帝師殿碑銘

并序

郡府得建帝師殿像而祠之承國制重祠典也初西
域聖師八思馬以真智實慧具一乘之解脫究三藏
之言詮東來京師爲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闡揚
妙義通流教法言出契機尊爲帝者之師其隆禮備
物古無與比而聖師亦自以躬逢極治之朝願効師
心之學乃依竺乾聲韻制爲國書新字錄本上之有
詔頒行天下且命官府符章制誥文檄悉以新字從

事內而京邑外而郡國咸立字學使承學小生肄業
其中至治初元天子申勅列郡大建新廟務極崇侈
以稱國家褒揚振厲之意温州在浙江東爲大府矣
於時守臣祇奉德音卜地城東華蓋山下羣工子來
材良築堅廟成而穹殿中峙門堂翼映軒廡回旋搏
土爲像黃金之膚五色之表光采流動如開辟蓋計
其棖題之美聖腹之華豈止誇雄稱麗于閩越之疆
而已也自其肇建逮今元統甲戌亦越十有五年而
門闈之飾漫漶弗治長牧惻然用圖厥新重惟一代

制作之盛侯刀必祀之隆不形篆刻曷揚景鑠乃具
石請詩詩曰

神聖有作天錫珎符龜呈禹畫龍負義圖文以理顯
數因象布合而成字聲諧形具篆籀之萌子本茲滋
爰立六章下逮師宜散隸一變真行再造紀事載言
由茲有考宥行敷落異域之書亦用義類包括遺餘
史官教失六藝殘剝離方遁圓取便俗學點畫旣外
魚豕日訛資之策積其謂斯何不有神人正名百物
曷究其徽制爲之律元運龍興八表同天佛慧靈明

示作幾先卓哉聖師生知謂智以大辨才爲世利器
曰是六書質之竺文諧聲一義如陶在鈞字則有母
母四十一反切而求部居秩秩叅伍乘除其用無窮
譬諸律本肇自黃鍾數周則復氣至斯應何必窺璣
天時式正璽符篆刻號令發揮庠講序述日星與垂
煥焉新書形諸制作元造同功誰其橐籥聖師成能
無位有名恢弘像法爲世章程天子念德詔崇祠典
潔齊薦嚴徧于寓縣聲教而漸守尉所監廟饗巍巍
眎瞻巖巖于焉講業于焉設俎若昔夔夷祭爲樂祖

永嘉古郡際海爲隍仙聖所都塔廟相望有山華蓋
川澄林靚乃卜新宮以承明命明命自天承之在臣
我是籓侯式宣式旬肇廟禮成佛日增煥彤戶霞舒
繡栢雲散肪流瓊城獸擢金觚牖檻輦如軒廡襜如
臺門設樹宜新無敝侈而大之責在令吏乃崇基構
迺塗丹青闔闢六扉上應靈星郡僚趨庭拜跪興伏
祀事孔陽不戒而肅燎烟所升結爲香雲徧恒河界
苾苾芬芬爲天子壽天子萬年

統有九有

九有承寧四方底平像教旁沾里爲化城載稽往古

律惟三重制禮考文非聖曷頌天德作仇人文褰開
聖師臨之皇猷顯哉泮水闕宮保魯所作尚廣德心
播諸詩樂豈伊教父與佛齊尊祠秩昭垂貽厥仍昆
有石無辭何以警後禮官詩之用戒牧守

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碑銘

并序

昔在宋寶祐二年其歲甲寅史永國公去相閱十年
矣以其宿智願力輸發家財作大阿練若干慈溪縣
西南石臺鄉之車廢塢用前執政恩教請于朝得賜
額開壽普光禪寺斥田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海塗山

林又若干頃別籍於寺以爲永業於是像佛有殿演
法有堂庀經有藏懸篋有樓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
闔以限出入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有治事之司
有肅客之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
燦然畢備初寺未底績而公薨其子玠卿等卽奉裳
帷窆西天峯下至是寺因得以設像寘祠禮也十年
爲咸淳三年乃起甘露寺高行僧時敏集諸大德律
師標結界相宣秉羯磨佛事二晝夜而寺功告成自
可慶開席更夔通二代而敏遂受請住持敏徑山佛

鑑範公之嗣子開堂說法倡明道要一時飽參久證
咸來依止屢笠雲委巾孟川會化新造之區爲大方
之家敏實爲之而謂其力能致是是不然矣旛華香
彩影動半空枯籟溪濤聲傳百谷踐其域而躋其道
者如行匡廬瀟皖之間不知身在荒烟野水濱也蓋
其地去支山不十里晉高僧支道林嘗往來遊息而
宋之禪伯進虎子所栖隱石門山者又近在廿里間
虎子與浮山遠公達觀穎公薛大頭諸德同參同遊
想其經行冥坐之處神光靈氣飄揚澗壑之中與香

臺金殿同一布濩要之象王師子豈有異迹哉敏旣
退休其徒景星實嗣居之次介清次惠雲次惟敏次
希道五傳而其孫曾起子法匡復以公選補處蒔松
檟以陰門術歸侵地以下疆理迹其彌綸闕漏渙餽
宗猷卓然惟有端緒由寶祐甲寅下逮至元己卯羸
八十暑霜矣而是普光之境駸駸比隆于二佛勝地
不至莊嚴妙好彌茲像法則不止也嗚呼盛哉今年
秋余東遊過龍山而少麻焉其長老守廉初化故其
宿衲冀葉謀於寺衆具列始末請文貽永余嘉永國

有大緣業而自敬以下皆能刻志弘法何其承休濟
美克至于是宜彰懿範垂示方來乃序而繫之以銘
銘曰

支越而鄞川融山結有谷盤盤如環繫玦湧翠浮青
下蔭深樾金銀吐氣風雷啓鑄其一緊普光王有大

刹土地神持地曰此質所淪於空荒誰爲適土常乘
勝輪軒豁呈露其二時惟王臣永國恂恂攝一切界

入種種因千楹琢玉禹礎截珉樓閣門開光景橫陳
其三寺功未究永國上仙簣進爲山則由象賢益罔

鉅麗以廣堂筵乃致頌師說法熾然其四夫是頌師

號名龍石非法說法摧鋒破鎬參徒四來依之游息
醍醐酥酪滿器而食其五昔在興化前賢執銑一道

傳持如手授券故能弘宗以不退轉在我法中何式
非典其六星吾上首于法有緣賢賢相證至于忘筌

揚燄騰輝一燈五傳曰予洎匡玉貫珠聯其七並持
法寶規柘禪叢如水湧波如雲行空不滯名相不專

伐功一華瑞世五葉春風其八我聞五天聖道場地
羅漢栖游天龍擁衛樂我常淨拚除諸穢雖在山林

而多靈異 其九 神泉發竇慈雲垂蓋具眼比丘攝衣

來會不離牀座得大自在依止上乘入佛三昧 其十

凡是正因當報佛恩無位無明戕我善根着佛田衣

為大沙門信心不果 智即昏 其十一 如濟瀚海不

登慈航饑蛟饒鱗肆其斧吮能自起信回向心王不

動諸念成彼津梁 其十二 無謂法道隨世遷賢當知

伽藍願力所就永國基之耕則始耨諸師是承肯堂

肯構 其十三 堂構成矣迺藩迺飾敷苗勤矣迺稼迺

穡咨爾後人謹其封殖仰止前徽不昧惟德 其十四

甲子既周而又半之紀績垂鴻有石無詞爰鋪厥美

琢此銘詩於萬斯年昭薦國釐 其十五

頌

東陽縣禿滿長官去思頌 并序

在唐興元初有賢令曰戴公叔倫既去東陽遺愛在

人思之不忘託辭頌德刻于貞珉下逮今至順辛未

五百五十一年而縣之賢長官禿滿答時公亦適去

官滿歲矣民之思公猶昔人之思戴也將順稽故事

礪石載辭表世訓後乃來請文予不能卻也夫以世

閱五百五十一年之久而令長之迭去迭來名湮跡
淪者何啻數百人若兩公之相去寥乎其不相接也
乃能並繫民思繼揚歌頌於以知是理之公著在人
心雖千載而有同若世之夸毗恣睢徇人忘已者之
孰得孰失則有不待辨而明者矣公字曼卿本只溫
台部人以族望材譎從事閩閩復由昌國州佐辟瀕
省譯曹掾出長睦之分水再轉而來是邑範已以嚴
浚民以簡制政一堂之上而宣風百里之間惟不自
昧其初心故去之日如始至知俚俗拘于陰陽之謬

論而親喪或數十年而未舉於是申明禮制勸示葬
期蓋隨其豐嗇以就葬埋者千有餘喪而民興於孝
俗歸于厚矣患帳籍弊于吏曹之乾沒而官由民賦
或失其富貧之等於是下令制期自陳過割蓋躬操
朱墨鉤校出入曾未數月而戶版以明民稅以定矣
流連四歸耒耜方來而田萊闢矣風清弊絕枉紕直
伸而力役均矣已德旣明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詞矣
無欲故公則雖日賞之而不竊矣廉問彰聞委符迭
至而賈其餘勇奮其獨斷又足以平苟境難平之訟

矣琴堂晝靜理定智行而狐憑鼠依狸號鶻舞有不
得以肆其欺售之姦矣政或少暇則敷揚經誼以申
庠序之教歲或薦侵則推誠勸分以甦捐瘠之民庭
無納謁而耳目之聰全吾素矣門絕苞苴而口體之
養無私奉矣乃若退食之餘深扃宴坐誦經考律卽
事窮理冲襟曠度肅然若山林之隱夫布韋之賤士
間則課子姓以學而貴介之習膏粱之味不使之接
於耳適於口入于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
傳亦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

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然
則君子之致其治也固亦率之于身信之于行而已
嗚呼豈弟君子微公其孰能當之歟部使者段公幹
羅思公亦旣廉得公行交章論薦而陟明于朝矣課
其民庸宜居郡最則寇惠文於柏府贊幕畫於薇垣
揆德疇庸夫何賸哉談者類曰建官樹牧本以維上
下而禁滌邪自世鑿不明民善滋甚是非質於形似
之微摧軻成于文網之害益古以官制民而今則反
制於民矣夫以懷危凶顛之心而爲是苟容求全之

計宜乎州縣之政日入于衰塚正莫之能揀也予則以爲不然木以蠹蠹石以溺穿使吾哉然無間之可乘則民雖善巧吾固持之以誠變雖日萌吾固一之以法就令萋斐宜于組織青蠅工於點染亦安能傷吾錦而累吾玉哉謂民情之有善也何以挾瓦石而伺出謂民情之有惡也何以撫嘉樹而興思予以是知理之者在人心者千載而有同持之以誠一之以法者昭灼而可恃苟以孟子所著濯纓濯足之歌而證之以東陽之民之心則世豈有不善之俗天下亦

豈有非義之民哉然則迹公豈第宜人之政初無藉於斯文而斯文之不令豈將植私愛于公去之後而徼公之知于不可涯涘之中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於神明者也予無良史之材竊慕風人之義式哀輿誦爰播康衢其頌曰

建邦畫邑維以圉民勢如綴綵遠疎近親百里之疆其衆姓牲治耶否耶仁與不仁長民之官示民丕式爾惠吾生爾食吾力匪忠匪愛于何適職職競由人視爾作德德壅斯竭德盛斯流彼興有民會不是求

式訛爾心覆背爲讎相我魚肉矜爾戈矛暨暨賢侯
治茲巖邑巖邑之民伍伍什什如牧放豚旣入其筮
則便安之母若東濕聖不云乎三年有成不懈于久
不虧于盈閭農何如我獲我耕閭吏何如我章我程
商職貿遷工作什器桑雉于馴麥岐成穰居有恬熙
行無跋扈視屢知野民則遂遂愛侯慈母敬侯明神
侯之與存雖泯不泯百年之思僅一秋春今侯去矣
孰佑我人昔舟之僞不競于政曰古遺愛聖以善卿
殖而田疇誨而子姓誨之殖之教立治定吾聞君子

遠大是知究觀侯心式穀似之翩翩鳧鳥踟蹰鳳儀
考績升明莫我惠綏治朝求賢徵于旣試侯之風裁
衆羽一鷲有鳩其弁有絲其轡原隰之詠侯侯斯涖
侯德在民時雨春風披拂漸濡洽于困窮窮闢舉子
以姓從公此豈苟然明民之衷畫水之湄峴山之麓
有繫其思豐碑矗矗義民耆壽請詩于僕爰告方來
鑒侯之躅

元故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咬童公遺愛頌 介序
海漕之事其有關於國計爲甚重矣夫括東南半壁

之賦租入備天府山岳之儲峙非能無脛翼而飛行也然率循故常不贏旬月畢集京師以有人焉轉旋闔闢於其間故耳漕運萬戶之有府有官始朱張氏自其敗亡倚注尤重朝廷嘗紆廟筭慎簡名流付之操柄雖官有正貳之殊而其品秩咸在第三金符銀篆出入駕三乘傳賦祿視外諸侯倍列城守牧受牒聽令唯謹其去而翺翔禁近出入臺省者踵相接也官至萬戶厥惟重哉至順三年其歲辛未有詔江淮財賦都府同知咬童公改漕運副萬戶蓋公嘗爲御

史推姦擊強有聲出上簡拔將試之難非序進也方公未至人已想見其風采及蒞乃事則主之以誠而行之以簡不琢雕以爲巧不表暴以爲明凡所施設有順無強未逾時譽望翕然三年壬申公當部發春運厥旣受任蒐求利害而逆計其然否得其興除先後之實條析而縷陳之時行省參知政事柱公出蒞漕事察公言議誠確上輒見之于行春運最爲艱險歲常於浙西從便裝發是歲浙西被水行省議撥江東糧十七萬石湊之公慨然曰風信不可失失則有

俟國計非細故也江東遠在上流俟其轉運交量入舟如稽緩何徑請省懇請先發浙西所有卻徐以江東糧補足夏運宰相是公言立爲改命各所千戶輪次下海卽分詣諸倉監裝無錫州長王倫赤下花頗姦黠暴縱指使羣卒攘攫省頒法斛不時交裝事聞於省省命公驛往劾之一問得其罪狀官吏旣伏辜而料量亦不取贏列郡儆畏相戒不敢犯公令舟比達直沽都漕運使督綱船重繫轉入河倉都省常遣官監視而以監察御史蒞其成公復以卸糧諸弊白

之著爲定令河海之船楫碇水夫各不許離次入踐其舟又不許登岸遊行致爭從綱官與海運千戶監臨交卸自始及終將閱兩月官有厲禁而里無叫囂會省部科撥海舟別給腳直往運遼東粟菽八萬餘石舟人射利爭欲承載公聞卽取姓名悉附于籍立闔使自拈之衆乃帖息于是省臺官以公廉能實績交章薦之於朝而公以涉海憂怖成疾方竣事入見宰相報功及京遂卒訃至海篋舟衆聚哭相弔問者爲之涕洟旣再歲而民之思公如一日焉乃伐石請

辭將具列遺懿傳示方來予曰公亡久矣非有聲烈
足以歆艷於人又非有福威足以警動于世而民懇
懇焉懼公之迹湮滅無聞欲假吾文以圖不朽夫予
謂誠能動物又謂有感必應其効固若是哉公阿魯
威部人也由中書直省舍人出爲濟南總管府治中
拜西臺監察御史尋遷內臺江淮再置財賦都府選
同知府事復選爲副萬戶階中順大夫卒年三十有
九公精悍謹敏勇於建事猶爲所試者小耳使究其
用則翱翔禁近出入臺閣其所以自重者必不止是

而已雖然高爵重祿人可得也而面諛背憎出輒垂
罵或至攻發其私而斥敗之者皆是也則若公結愛
於歿身之後而傳信于不可致詰之餘豈不足以崇
厚抑浮而爲挽回世變之一機乃系之頌以播于康
衢以壽于貞石頌曰

地大物衆口維京師軍有糗糗民有浙炊資之以富
則順無違居重馭輕強幹弱支惟聖斯訓夫豈邇私
其一 賦粟荆揚以實天府千里饋餉士猶饑阻而况
萬里如出諸庾溟海爲渠摩今非古蛟龍掖檣攸飛

憑觴 其二 發不浹旬達于析津千倉萬倉其積陳陳
口是漕計回斡有人不疾而速不響而臻其致伊何
視民猶身 其三 身有痒癢爲吾隱痛不恤其憂民則
誰控緊咬童公世之麟鳳其智良知粵有機綜謂吾
與民異體同用 其四 必厝之安必扶其傷使陟大川
如履康莊我不忘民民其我忘至順之三春當戒航
舍近移遠民始偃偃 其五 公曰風信毋寧少爽往顧
外廷報可如響有撓吾法俾直母枉綱船受輪姦滋
弊長公究其端始張禁網 其六 凡民有欲聚則必爭

無虧無盈既平既成民曰平成由公之明公曰爾民
無麗于刑式適其歸以暢爾生 其七 天胡夢夢不界
公壽有勞弗施有用弗究民之孔懷疚心疾首仰公
如神忽左忽右公乘焱風顧我童叟 其八 如父於子
罔不惠歆天理雖微著在人心如霆斯發如日斯臨
影響形聲昭昭德音謂民忘公匪今斯今 其九 天之
勅民以爲爾極國有服貢士有稍食餉道之行繫水
之力雲濤際天其憑其翼公終佑民民思無斃 其十

嘉興鹽運分司紀惠頌 右序

漢置郡國均輸鹽鐵官鹽官天下凡二十八郡而在
大江以南者會稽郡沿海鹽會稽地聯東西部封域
廣矣海鹽以地產得名庸詎止嘉興一州境哉負海
之利煮水爲鹽齊蓋征之以爲富國強兵之術漢均
輸法猶曰推夫人用之救官自受之而以平價出之
敢私鬻者鈇左趾沒入其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
旅之費抑兼弁而防滌泆也當時所舉賢良文學皆
對願罷鹽鐵均輸議者重以安邊足用之本難之遂
卒不罷唐置巡院岓權增估民已甚病至宋給官本

請鈇受鹽則厲禁加密而公私交渝無遺策矣漢之
鹽官其制莫詳若會稽所部縱廣數千里海濱斥鹵
之地地盡鹽也而以一官領之大數百升而釜十釜
而鍾偶筭之而爲籍錢人無以避此數也今給本請
鹽之法尚仍宋舊而統之以轉運鹽使司置使員二
同知副使判官員四重其官故常選用能臣然佩以
三品銀章出入乘三乘傳其所部之總管府州若縣
承命不敢少後官以轉運名則夫開闔利柄隨時變
通諸使判官固得專而制之非如它有司受成法于

上按而行之猶衡石之不可以輕重低昂之也國制
一使總凡司事同知副使判官歲出分司准校其鬻
鹽之次第而上下其賞罰冒禁而私鬻鬻者卽議寘
于法任專責重則雖同知副使判官職有等老固視
二使而與之侔焉其選官不輕矣嘉興大郡卽內列
置五場場歲有課有官吏以奉其成畫有倉庾以時
其出納自比年旱乾潦溢之不常凶荒扎瘡之繼起
亭民疲於刮鬻逋課未償新額日積官吏胥爲詬戾
若束溼然急則促歛耗矣元統改元之明年轉運副

使潁川李侯實分蒞其郡于是侯在官踰三年諭于
聽聞酌知其弊至則進其長貳曹吏而誡之曰鬻鹽
有火服給本有戶帳私鬻必出于場亭私鬻必受之
卒伍法所當禁吾不貸之以情法所當予吾不私諸
其屬利所當舉弊所當革爾明告吾吾其敢不悉力
自吾身以及吾之屬吏知以簡御煩以廉率貪而已
凡著令之所具吾與若曹共守之一或不恭吾不以
絲毫貰汝也唱名給本隨至隨與無畧刻之淹無銖
兩之損也按行團竈單馬羈童糗糈所資取諸裝索

勸其勤而懲其怠不啻父兄之督其子弟教戒之出
威下管箠有犯私鬻鬻就逮而來則爲之疚心疾首
推見至隱傳之輕典開其自新使不陷于酷吏之深
文不入于上罪之桎梏雖被重錮人自以爲不寬倉
庾受納辨其色澤爲之平槩取足釜鍾無贏合龠贏
孺癯叟以次進輸莫敢先後手執筭籌鈎校登耗飯
蔬水飲若固有之無賓客之迎將無庖傳之讌娛去
之日如始至焉蓋亭戶鹵丁躬受涵煦之恩感戢不
忘義也而若齊民獲安力作以無隳突之虞以免織

羅之害如春風時雨之及物而物不之知則仁不勝
用矣今侯以治辦還司而民之飲惠沐德者咸願列
侯之績刊之貞石示後至楷法乃相顧言曰吾儕小
人躬稼而食無盡籍於鹽官而終歲勤動積其布縷
粟粒之贏曾不足以當捕吏一飲醕之資自吾李侯
之至而始得率作興事以遂有生之樂孰能詩乎其
往請辭以永無窮之思予方悲世鑒之不明慨民若
之滋甚而于是舉獨喜夫人心天理之不可以終泯
者如此則爲叙而繫之侯名

某字正卿由中書掾入

官宰滿城守泗上皆有惠政在民民爲樹碑以頌遺
愛有爲有守今將陟明于朝宣其智畧紆民隱憂薄
海東南于胥望之鹽筴固其一事焉耳侯之四子皆
學爲儒仲子國子進士第三子舉至治丁卯進士第
一詩書之教藹然一門侯之所存茲可見矣頌爲郡
民紀惠而作非其屬之私焉先之以辦課之實亦推
本而言之者也頌曰

鹽實地產厥味惟鹹海王之國利盡東南齊正其筴
積之成富漢鹽鐵官視爲寶路均輸使屬賦及丘民
籠利而行兼弁扣因唐置鹽院宋始定課權其重輕
以滋食貨經費之出有國之常權法旣密民用疾傷
聖元龍興制則因舊轉運名司官以選授藉戶給本
課無羨贏請鈔以估予鹽以平徒法不行人執其柄
稜厥盈鈔戒不恭命曰是嘉禾望於浙西鹽分五場
有弗能齊歲龍在戊元統之二副使李侯持節往涖
謂善奉法繼以視成毋愆于素毋蹙于頌官育工傭
俾時散給兩有常輸則以時入稽其耗登示之勸懲
爾無私鬻麗于大刑法令在人昭如星日吾將與汝

守而勿失國有嘉量坊民于姦吾飭庾吏毋爾而謾
吾少也賤衣簞食糲今而賦祿行有舍若繼粟繼肉
有廩有庖敢以口腹貽爾告勞一夫逮繫株連自室
侯墜孔明罅穴斯室丘民力生食稻與魚向非吾侯
曷寧爾居昔侯未來蹙頰屢嘔侯旣戾止燕及黃耆
治功成矣侯則言旋民之戴侯列宿在躔侯重來
持節按部以卒保我綏我眉壽顯允吾侯家有詩書
倫魁碩望承慶之餘懷仁負義侯所自致床笏如林
觀厥報施官守言責世豈嘗無無得有失是誠負予

侯德之純如金如錫矢詩揚之垂後楷式

楊丞檢田頌 弁序

東陽丞楊公景安解秩將去操耒之農負販之夫暨
丁褐寬之徒逢掖之士謹然言曰茲歲丙子公之涖
政適三年已而原田無秋民將阻饑公曰吾其可以
官滿自誘躬慤大府以次聞於部使者請如故事檢
覆其蓄厥旣報可公受牒當分詣諸鄉一童一馬磔
被徑往次舍必于菴廬食飲取諸裝橐視田勞農已
事卽行跋履荒阻閱數旬歸治任俟代退然若無德

相傳集卷之五
十民者矣古有借留之典吾將破崖岸而求之不識
可乎嗟夫官民之間相臨以勢方滿秩將代旦夕解
去嘖呻戚休吾何繫哉而公之是心篤不能忘卹菑
救患若已隱憂雖一食飲一芻秣之微不以重累吾
民宜乎民之愛戀真若赤子之去其慈母而疾者之
失其良醫也迹公之智其賢于世吏遠矣然則願借
寇若興謠叔度壹是吾民可已不已之情予茲有聞
敢忘傳信乃作楊丞檢田頌一篇以永民思竊附風
人之義流爲孺子之歌頌曰

大縣置丞丞以貳令彌縫闕漏闔闕成政舉斯加彼
實制民命其一肆令治縣共理惟寅占位涉筆永豈
其臣有智必協有謀必詢其二載稽治否酌有公論

繭絲保障間不容寸民鑒孔明莫或流通其三東陽

在婺百里之封廉德章章有丞楊公楊公制政健敏

而通其四先時丘民喜闔樂訟公牖其衷不震而竦

令雖執競民獲康共其五因賦定役則罔後艱重其

所輕茲以穴姦賴公司平里謚闔安其六民奉公上

有庸有調挾是厚誣烈甚原燎公爲事程無爾舛暴

其七 衆方囂囂莠言盈庭汨其腥腐亂我芳馨緊公

主靜神聽和平 其八 亦越三畝俟瓜而代時秋亢旱

赤魃爲害焦澤赭原莫觀銍艾 其九 公戚于懷往顧

牧連謂此巖邑民病無年不蠲其輸則瘠而顛 其十

誠至言諄卒獲聽受卽命行田檢括疆畝公曰異哉

予其奔走 其十一 旣屏騶從亦載糧餼單馬羈童陟

巘降丘勞來疲眈使無隱憂 其十二 昨曰明府顧我

復我不驚犬雞不窘春莖遂我生育接諸寒餓 其十三

三 窟成而怠人有常情緊公一節不撓不傾翁是實

德溢爲休聲 其十四 惟令部使張瞻明目刺貪舉廉

令嚴政肅豈遺其近而弗甄錄 其十五 論公之才宜

濟時康最公之績何愧明揚廓而天路跂彼雲壤 其十六

賢智之生世常不數達而之用守約施博履材

旣具不棄櫨櫛 其十七 今人古人可企而齊龔黃卓

魯夫何遠而相我揚公大邦維儀 其十八 我邑于西

五舍而近謠誦相聞說丞如尹問訊棠陰酌言斯允

其十九 爰緝蕪章播之康衢匪我誇公爲後之模庶

幾道人采而進諸 其二十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終

喬孫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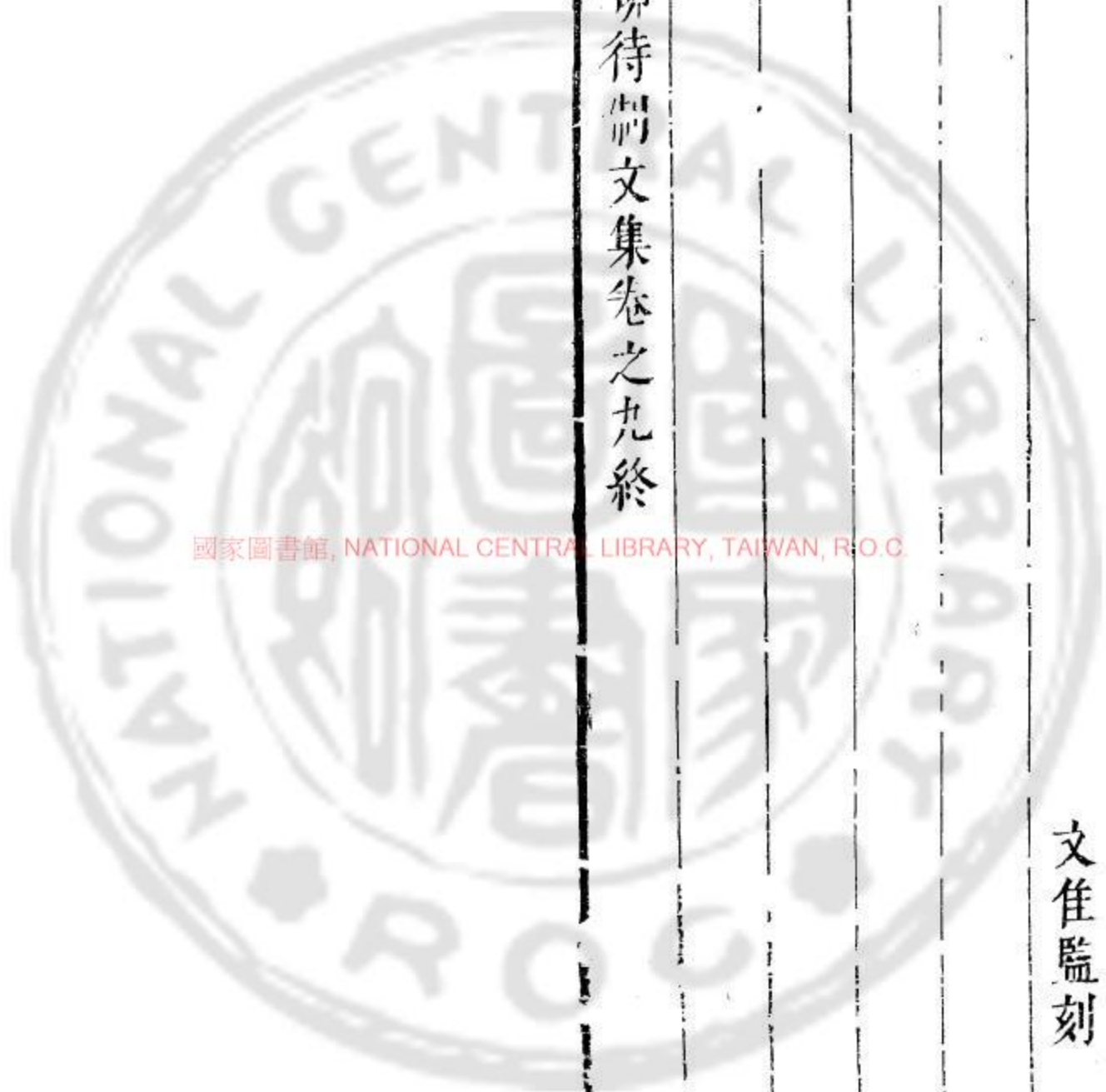
必暢

明裕

文佳監刻

柳待制文集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

浦江道傅柳 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長輯

內蜀鳳唐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訂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

墓誌銘

元贈奉訓大夫輝州知州飛騎尉汲縣男王府

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王氏諱澍字澍夫娶張卒時年二十二其嗣子



興祖纔五歲耳母丁夫人卽以府君之喪塋所居縣西北五里張園之原旣四十一年爲延祐四年興祖通籍于朝爲中書禮部主事品視第五得贈府君奉訓大夫緡州知州飛騎尉封汲縣男於是興祖將以府君之世業行治載辭禍墓請於其友東陽柳貧曰興祖不幸在抱而孤無所識知不能悉吾父之聲容而吾祖母蓋常常舉吾父以厲興祖曰爾父幼從而祖學刻志讀書每授一經占誦數百過務口熟心通乃已我時亦不見而祖之以度程之也爾祖常謂我

是兒幾冠而文氣凌厲其進矣乎吾家故艱約及爾祖卽世百爲叢委其身晝日接人事外夜分尤力講不輟方疾旣革強起抱爾著膝上泣指爾母而告我曰人非貧賤之患而憂子孫不克成是子其庶乎唯二母之望吾今負吾母矣言訖復泣下已而遂卒我與爾母知其言之痛而未忍卽死者以有爾在耳爾父之涉于世者淺其智不大見而學亦無所施以吾觀之其涵茹植立他能乎不一二覲也興祖稍長卽深識之今茲賴二母不失其家尚竊祿食以有饋

祀祖母今年八十有六吾母亦六十有七華皓後先
並受顯恩而吾父之寵弟及於泉窆蓋曾不得半菽
以養是於子道不亦至恨也哉吾子幸次而誌之庶
有以慰吾父久沒之魂而且以飭王氏于永久貧謹
按王氏世家曲周府君之曾祖諱魏金貞祐九年進
士仕至寶豐縣令祖諱克溫金季以從仕即爲輝州
都孔目官兵疫起手治粥藥以活病餓者民德之卒
捍城死難祖母申夫人始由輝徙衛州之胙城縣故
今爲胙城人父諱文昱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母丁

夫人也興祖字景先溫纘有清裁起家郡文學辟中
書兵部令史歷樞密府入中書省爲省掾秩滿以今
天子正位東宮領樞密使時嘗奉署牘用恩進一資
授奉訓大夫向美顯矣有子毅國子生贈封令官五
品始予其父階官勲爵母若妻卽封縣君景先請于
官曰興祖之祖母丁實保抱携持興祖以至于今願
以妻呼延所得縣君讓丁宰相義之于是丁夫人與
張夫人並封汲縣君人知榮二母以爲王氏仁孝之
符而不知景先之所以藉寵于國家昇矜其祖母者

實以畢成父志而已余聞忠孝之門克受祉報若輝
州之敷惠執節府君父子之仍世履儒其善厚之澤
鬱塞克滿至于今而始發達流動焉豈真所謂盈科
而後進者耶府君之德之漸吾蓋不知其所止也銘
曰

緊王受姓出自諸姬曲周之宗繼別始支于共于胙
載德甚儀祖烈揚揚孫謀規規有殖其豐而嗇于施
孰不菑厥視爾耘耔維昔孤孱鵷然奮飛有奕命書
賁于烝祠亦旣顯孚而又燕宜明昭者天不昧人爲

饒茲冢石用永厥徽

有元故奉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

仇君墓碑銘

并序

代趙承旨作

仇氏望陳留譜云宋大夫牧之世人金有更朔平臨
潢二縣令者諱輔卽家臨潢臨潢之曾孫昌平府君
實又徙京兆府君生三子其中子則君也君諱諤字
彥中始亂從府君出禮賓客已落落善占對長益涵
揉於學要能以奇氣偉節自致至元八年君生二十
二年矣安西王時以親王鎮京兆喜優納人士君布

衣入謁王語合意竟留給事郎中久之列上其能卽
試君武備寺壽武庫使十五年遂出知威州廿年稍
遷鞏昌路總管府治中治皆有聲稱廿五年進階州
尹未赴遭內艱罷于是御史廉得君威州鞏昌教事
薦諸朝欲引置言路不果廿七年乃以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副使起君明年制改肅政廉訪司卽用君
爲肅政廉訪副使間歲自免去曰吾復何爲於斯世
蓋北過高郵樂其土風因畱居十年大德四年以疾
興來揚州就醫藥其年八月十日卒揚州年五十一

自承務郎三遷官至奉議大夫卒之日無贏囊副楮
僑家巷處之舊聚哭一辭曰善人亾矣至大四年其
子治濟濬浩迺克自力奉君之喪還卜大都宛平縣
西山下莊之原藏焉窆以四月辛酉其域距祖塋五
里君性開疏與人交底裏傾盡爲政多本教化而自
持其身絲毫不敢欺方少未仕見白金遺道傍初不
顧已而計曰貧者需銖兩以濟幸我見之他人則持
去矣卽俯拾納袖中俟有間求者至自言適貸得將
營親塋君詢驗果然出金還與之其人泣謝道姓名

君謝之曰我豈市恩哉在威州民張氏兄弟訟家財
吏展轉速賂更數歲莫能決因亦致困墮君召諭之
曰若兄弟孰與吏親民曰兄弟同氣吏塗人耳君曰
獎同氣以資塗人汝何不知之甚卽大感悟相抱持
以哭向君叩頭曰今不敢復有辭矣遂與俱歸時屬
縣吏李芝秀憐令當笞君望見卽令釋縛呼前曰若
軀長六尺徒其捶楚間不知有功業可指取耶吾與
若三日限若不力吾將重置于罰後君出安西有從
騎十數西來見君遽下馬拜曰我當笞吏也公向脫

我罪又勗我仕今効節兵伍爲千夫長微公之德豈
有今日在華昌會歲大旱艸木枯盡僚吏請出禱羣
望君曰得無以寬獄致是乎取某事按問得實平反
上之大雨三日在閩屬行省臣有以采銀爲利獻上
徵厚爵者朝廷下其事設官賦民而地實無礦民往
往貴市入輸君急劾聞有旨罷其役命按致言者罪
建寧劉氏居麻沙村曠中仇誣其有反狀州若縣將
織羅成獄君慮囚及之喑曰有是乎卽以法抵仇而
劉闔門數百指不絀一人君仕雖早當官之日不多

於閑放之時故其施爲注措槩逸不傳今掇其士大夫口道以熟者一二志焉其所書如其所不書大抵可見矣雖然猶爲試用者小耳第令克周而究其之則古所謂循吏不足多也君曾祖忠源仕爲定遠將軍蘭州司法祖福亦明威將軍父昌平府君諱德明隱居教授曰樊川處士者府君自號也後以君弟銳升朝恩贈奉直大夫飛騎尉昌平縣男先夫人郝氏贈榮祿大夫大司徒蘄國公謚孝懿諱德義女先十一年卒生三子一女後夫人粘合氏先一年卒生

一子三女其葬以二夫人祔治高郵府興化縣尉濟從仕郎太常大祝濟從仕郎大都護府照磨浩晉寧路開喜縣學教諭圻曰吳燾御史臺掾盧亘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早卒姚庸承德郎中書省檢校官孫男四人曰慶璋延昌順昌敬昌昔君愛錢唐比過之去來輒留旬月往往援琴筑以寫山水之清音久焉若新得之故與予同好相善也今年延祐六年距君葬八年矣而其子濟丐予文其隧上之碑不腆之言君實知之矧專記墓尚庸何辭銘曰

蓄之涵涵流之漸漸莫或匪泉築之疏疏構之渠渠
堂亦有焉我觀其終有栢之隆有發之涓謂德既儀
不卒於施而又不年不瀟其盈不侈于傾以游于天
子則維宗女則維從其窆孔延西山之原岡阜厚完
有封斯阡以引其休以質諸幽尚考銘鑄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 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秘書監秘書
郎席公爲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爲監
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

君薛氏奉匱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
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墓前行戒其女奴樺公
平生所爲詩文記序銘頌藁卷滿一篋來告曰吾夫
遂於學而鬱於用其所著見大畧具是吾婦人不能
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爲我考擇其尤灼
灼者誌諸幽妾雖斬焉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
於地矣贊哭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
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秘書
僑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強志確立如古

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疊疊或時竟目不暇一若
知其所學爲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克則其發之碩
遠無疑也而止于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
於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公祗適時集賢學士雷公
膺翰林學士王公暉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
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于胡公而芳澤厭滿皆其
自致處困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傅
者以爲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
公早以御史薦爲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太師
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卽試祕書監祕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朝曰席某最宜于官願因畱不遷于
是復以爲祕書郎至大三年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爲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
曰正已而格君謀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
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
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爲御史首論選
官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爲執政大臣

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蘗爲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挂之尋亦自悔止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啓悟宸衷圖回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益可觀已嘗曰搜摭案牘而逆日

以計期會深文以扶細碎吾無能也其徵于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莫不云然嗚呼亦悉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歿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原人中徙大名今爲大名人祖諱珎不仕父諱榮仕爲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錘之上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

仕諱均女也其葬以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
安家莊昔公受言于紫山先生曰士所以異于人者
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
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
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
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
一言之不售也公所爲文在藁猶數百篇贅將叙次
傳之姑述其世業爵年而系以銘系曰

繁人在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流或墮而隳其人其天
孰全以虧亦昌于言而德不施允茲與存抑又何欺
有窳斯藏有紕斯纒式慰高鑿誅以章之

方先生墓碣銘 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
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
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
祿大夫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
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
志游醫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

人不多蓋老而益銳初本陳氏子在襍而先府君命
爲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
貫外祖閣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
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于是陳丞相
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
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
顯人則庠黌之間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
者也始葢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典觀羣怨之
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

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旣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
府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
賓客則採撫雲月嘲嘆林水間晚善枯蒼吳思齊善
父武夷謝翺臯羽序其倡答詩曰風雨集以識臯
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塋嚴子陵釣臺南
間歲西遊訪遺攬古典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之新
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
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

嘗由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栝蒼尋鴈蕩大龍
湫挾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
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
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
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
幾爲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
氏先卒于貫爲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
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
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

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二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
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
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十獲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
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
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
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人歎
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訃至
貫爲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旣葬矣琢辭表墓非貫
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

不躡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鞀鐘鏞
槩若釜鬻鼓間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
先生中身退然潔廉發其和音不懣不慙不薦廟郊
卒死于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
有封斯隆如車如檐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亡舅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舅府君乃自其鄉
貽書京師告葬期贊哭拜已南嚮祝曰贊爲貧持祿

以縻于茲喪不後歸葬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蓋
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闕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
其營魂于地下則系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
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
能十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爲小戴禮大義下筆
纒纒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閣門舍人公當任國
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
第其所業嘗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卽升內
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號能文章則階通顯

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倉門與閣
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卿達士府君旦暮冠帶
出入橋門肌膚澤皙儀觀秀儼人以爲是藉諸父以
成名者何足與寒畯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
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翁翁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
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爲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崎嶇
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呻吟佔畢
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與牘不遺毫絲嘗逆推其幾
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

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謬子姓讀書者舊過門問故京
人境離合交友出處銜杯接席歔歔感愴已復歔欣
笑呼賈勇爲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
其言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
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于延祐六年八月
廿六日壽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
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傅翁
早夭次儼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
男三文璧文奎文叅孫女二適呂榮王致平閣門公

則賚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蹇蹇又或方之不磷不緇
襲其休光嗇何嗟矣德則允臧于以誅之維後之章

元贈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鴈門郡

侯田公墓碣銘

分序

延祐四年朝請大夫德州知州田君澤既去官以老
中書爲考秩進太中大夫而以中山府知府致仕五
年爲至治二年天子雅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歿贈
具如詔書於是君之太父母父母應在卹典得顯贈

有差曰世昌大父也階中憲大夫宮南陽知府勲上
騎都尉爵鴈門郡伯曰誠父也階太中大夫官東平
路總管勲輕車都尉爵鴈門郡侯曰李大母也曰趙
母也並追封鴈門郡夫人泰定二年君年七十又九
而君之子居中亦且六十又一相顧言曰吾世鄭人
始吾大父南陽府君遭金亂嘗攝承其州事亡幾病
免卒時四十五亂益急李夫人徑攜吾父與二弟冒
巖抵險間走渡河北居保定因伍民以著其籍吾田
氏宗仆而復植夫人力也久之以介弟屬吾父曰爾

柳待簡文集 卷之一
兄弟留應更由吾挾爾季還老于鄭矣得年七十八
以卒故吾東平府君方在艱棘已知奮厲自力于生
業卒能紆窮取裕以開其家及進從學士大夫遊則
慨然興起謂吾今不逮于是俟吾兒既長必求明師
教掖成就之庶其勿替以引乎自吾有知猶常常舉
之以督以儆吾父雖遠而訓言在耳敢忽忘哉今吾
幸藉祖考遺德保有祿食歷八官而絲毫不絀于吏
議遂得休其衰耄以下從先君于九京爾復有子有
孫其深識之又曰吾旦暮人耳吾大父母之墓在鄭

昔吾守鈞嘗改卜窆鄭之新鄭縣韓保村吾子孫生
于保定吾父卒于保定而田氏塋于保定蓋自吾東
平府君始矣爾遊居京師孰能文辭以著吾志爾持
吾言而往請焉倘哀而畀之則鏡諸窆石表諸隧上
尚田氏永有寵綏居中嘗善于贊宅日攝齊欵門前
致其父中山君之戒曰子而不諾吾無以反白吾父
贊曰孝子仁人之心予將張之不暇而敢以辭嗟乎
春雨旣滋草木怒生至其條鬯葉茂而本根之蔭藉
或不能無賴于斯予觀田君之所致知其積累之有

自則夫享有樂康而子孫啓慶之若是吾東平府君之菑播於前者宜其獲之炊之而無已也府君之卒在至元廿六年十月二日春秋六十又三卒之七日寔清苑縣馬車村後十八年而趙夫人卒蓋七十又八矣卽舉以祔府君之兆子男三長澤也澤字濟民次渥次淵淵早卒孫男二長居中也次居仁曾孫男四長恕從仕郎大都酒使司提舉次恂將仕郎順德路廣宗縣主簿次恪次懌曾孫女二長適翟居頑次未行銘曰

田維媯姓顯氏于齊粵有代序乃別乃支譜散宗絲迹矣莫稽攘攘鄭郊瓊瓊夫屋相峙母賢暨于育鞠畔渙流離式嗣式續基之樸之以有東平爾畜必流爾鬱必聲保人敬恭言觀厥成厥成伊何以克有子亦仕而優弗殆而止徼其寵章烝畀考妣維考若祖殿邦伯侯封土祁祁在晉之阪曰大爾承曰輯爾休嗟今之人匪朝謀夕車來賄遷曹罔常獲視彼田宗其處安宅四世百年孫曾孔儀曷其以徵墓則有碑博士司誄維顯詩之

亡友王君景先墓誌銘 并序

景先姓王氏諱興祖自中書東曹掾六遷官至朝請大夫禮部郎中泰定元年四月扈從如北都七月十八日卒留守官舍與其匱還京藁殯文明門外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塋衛州西南小店原距州三十里景先本曲周之宗其曾祖在金季嘗爲輝州州佐捍城死難因留塋衛之胙城爲其縣人胙城濱古河道比年飄砂擁磔漫没人廬舍塚壘景先在時方欲求地改兆不幸早死今嗣子毅翺承志以獲吉卜而

不知景先之遂從入此上也始景先五歲有父喪賴祖母丁夫人克自生殖踰冠學業見端序卽起爲汝州學正試辟兵部令史由樞密掾入東曹會朝廷議行科舉以興能取賢凡所著令必經景先手乃定延祐四年考成用仁宗皇帝居東儲領西樞進奉署牘恩超一資授奉訓大夫中書禮部主事改太宗正府左右司員外郎尋拜監察御史按河南廉得其省參知政事宜匝陷丁鹵虐民吏救事劾罷之次江陵召爲吏部員外郎亡幾出發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

事建言敦本崇化在尊右儒術因上所會粹漢唐諫
臣遺事曰憲覽數百條廷論賞其知要慮囚至大名
民有彭四自服爲盜繫獄踰年景先閱其辭遮曰此
非盜盜未獲耳已而果得真盜疏免彭而論長吏失
入如律滿二歲復以禮部郎中召還死其官春秋纔
五十二娶呼延氏一子毅國子典籍景先事丁夫人
孝謹夫人餘九十猶在養景先旦暮節時其食飲怡
愉樂康忘其耄也蓋景先敏學強善與人交慎終始
平居不屑屑口語而臨事持議卓見廉貞從仕廿年

家無一瓦之覆一厘之耕以寧具居老母丁男孤寄
京師平生交友多賻之者其所珍畜經史子集數千
卷古名人書畫數十軸而已尤好爲詩趣尚恬素辭
亦清沖在藁數十百篇往往多可喜予來京景先辱
與之遊命其子毅從學治經深懷密抱見輒傾盡在
東垣書疏往來無虛月嘗欲聯艦吳越擊觀山川形
勝以攄發其撫今思古之情而景先不能待矣將槩
叙其出處畀毅俟葬期鑄之樂石納諸墓中而毅復
泣拜以請景先固善予言其又何辭若凡世系具先

府君誌銘此不著著其歷官行治之可傳者銘曰
古儒行猷無贖學稽經用律道斯博景先進途如發
躡端車而馳閑矩矱羣飛方孥見孤鷄孰返其歸赴
冥漠九原茫茫吁可作

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 并

序

高安伍氏著籍于其縣之仁南鄉上泉里者實自豫
章臨江再徙以來至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諱先輔
始堯然爾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兒漢言健兒初世

祖皇帝統一疆宇勅嘗扈駕南伐號勇十一萬戶留
籍漢湘命樞密院卽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爲署官
比秩三品總凡役之政令其貢賦物佑則因湖廣行
省以輸達于上蓋介乎兵民之間而優養之也延祐
三年公用東朝宿衛恩起家一命蒞其府在官三年
樞密臣方奏公政績宜遷而公以病滿百日當免徑
舍歸間二歲復至京師覺體中風眩卽日南旋及家
猶經紀諸務甚悉泰定二年秋九月疾作遂卒得年
六十明年冬其孤允恭卜兆撫州臨川縣明賢鄉白

竹坑之原將奉匱以窆先期屬其父友廣東帥府掾
李榮持事狀與其府所上最牘走鍾陵乞辭以揭諸
其隧予讀太史公書見其紀次三代戰國秦漢事本
末可稱道或者謂退處士榮貨殖更有所蔽然不知
治產積居在追時好取世資而推利任義不拘牽常
筭固卓然豪傑之士哉若公甫試而効其可考信者
如是是足以表著之于後矣公自少有智力用之營
幹輒操其贏久之治別業豫章度資用益裕闢墾里
中致名師敦其子姓以學實義廩賜宗黨鄰比之不

能自振者豫章城東出望仙門通道吳楚粵故杠梁
壞公伐石新之治鐵埽一百五十尺街石爲錮且屋
其上比至松滋松滋民阻饑公發囊楮得中統鈔三
萬六千貫移縣俾計口予之而富民亦稍出粟以佐
所全活三萬戶有商前是府建白水書院便學子肄
習而庖廩不繼公曰士有事而食然則學非事乎輟
羨俸一千七百九貫率先僚吏爲市稻種田三十石
其贏猶五千貫樹爲學食毋錢山南廉訪使者善公
餘敏檄行縣經畫江陵侵沒學田之在版者得水陸

田林園一百一十一頃歲廣其租一千三百一十三石中統鈔亦五千五百八十五貫于是訟辭連民吏多移公廉問凡廿餘事鉤致其情人以不寃諸使皆列上其迹至完飾解署增築逵道徵工需材常有餘用而不以勞勩誣民爲公之民蓋晏如也晚還上泉遭歲薦稔白郡願輸米麥各五百石從官中給食貧民又大出米五千石下其估貸之尤無業者聽以力傭輦粟石二百往賑鄰縣南昌進賢日爲糜粥餽行者環其居百數里人倚公以生公襟抱開朗未嘗

躬估卑爲學問奮其猷行從手致貲篋鉅萬歛散弛張不抑不浮結賓客蓄僮奴樂赴人之急有古任俠之風使位與年可以俱得則漢貲郎功業可指取也嗚呼惜哉曰天富曰文貴曰大賢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曰劉曰黃曰傅公之曾大母大母母也曰盧曰楊曰也先忽都公之配而也先忽都宗王女也曰允恭曰朝弼曰趙寄公之子其庶趙寄更名普安爲允恭後允恭嫡也曰普關公之孫也曰某甲子卒之日也曰十二月乙酉葬之日也曰承直郎公之階也曰

與甫公之字也曰樂泉公之白謂猶曰樂乎斯泉云也予不佞既爲撫其可書者序之又系以銘銘曰道散俗卑用智自羸進乘其時反虧致成如風水遇如區者萌果孰使然以施以生惟過而續其機不停既取既新有益無傾我親伍宗由枿而榮翁之敷之信若權衡豈徒專已利神敝形一節臨民民歌治聲將升于明載輯于寧飲德沐惠我鰥我悖志使樂郊移之里閔直究其庸胡不百齡有襲慶源來喬繩繩爰卜契龜迺闢幽禡土深水長函鉢葆靈曰茲公宮

尚考劉銘

元故大司農史義襄公墓誌銘

并序

中書右丞相贈太尉鎮陽忠武王大勳在盟府不朽在史牒世稱真定史氏猶漢袁楊唐英衛而濟美過之人司農公謚義襄於太尉爲從孫而金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之孫也元帥太尉母兄鎮真定闔門百口死武仙之難獨二子先從大父行六部尚書留北京獲免季江漢大都督實生義襄義襄幼有大志太尉愛與羣兒命冢嗣萬戶鞠爲己子携戍襄鄂少

長在行間耳目濡染衆號知兵甫冠長千夫從逐趙
宣機餘寇手射數人萬戶後以宣慰拔下靜江行定
廣西十八州廣東三州義襄常先登以功授承直郎
同知靜江路總管府事時有盜據肇慶行省假義襄
肇慶總管往討平之還遷奉訓大夫潭州路治中未
行進廣東宣慰副使改湖東在廣殲洞獠黎德俘蠻
船千艘在湖破山賊柳分司衆七千枯蒼踣婁蒙才
楊鎮龍衆五萬東陽推俞高衆五千紹興殪詹老鴉
林雄劉甲一衆數萬溫處開功最一時先是張元帥

弘範南海凱旋請以鄧軍還史氏宣慰使時爲右丞
應曰臣子耀可耀義襄名也召至右丞進平章政事
薨明日制下授朝列大夫鄧州舊軍萬戶義襄哭踊
誓柩前須平章嫡子榮長歸其官平章六子籍其田
宅奴婢口均畀之不自有一毫奉平章與四夫人之
喪返葬太尉兆尋以榮入覲俯伏奏曰是臣所後父
之嫡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領鄧軍世祖皇帝義之
命榮襲萬戶爵會將發開波兵以榮祿大夫福建等
處行中書平章政事起義襄將其師別錫虎符鞍勒

弓矢疆甲兵未出復卹其世舊改授他帥於是成宗皇帝始正宸極卽拜資德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右丞至則除火餘官屋之傭若干緡禁官市惡鹽鑄滅江東戶課金人有訟行省臣失儀者辭引義襄爲證詔遣御史按問義襄以實對言者指爲阿黨義襄退居待罪上深知之遷江西左丞又遷湖廣一年復還江西罷贛州屯田軍廣東民丁糧召入拜大司農無幾以太夫人年八十乞身歸養未報大德九年二月壬辰薨京師春秋五十義襄字真卿娶祖姑之孫劉

氏貞順靜嫻不見喜愠事太夫人爲令婦字子姓爲賢母嫺黨視儀焉生子男一壘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女一適資善大夫司農卿王師聖泰定三年左丞按典式上義襄凡行太常爲定謚義襄劉夫人亦先封常山郡太夫人明年夏左丞以事如廣州夫人邁微疾比還而亟以六月辛巳薨龍興寓第享年六十八左丞舍官扶輿浮舟萬里北歸真定將卜是年某月某日啓義襄之藪合窆姜固山之原都督兆次泣謂屬寮柳貫曰先公在殯久懼傷吾母

心未就窀穸之禮罪也今不幸吾母亦至大故惟隨
道有碑柳城姚文公嘗掇其大節著之吾將鑱之乃
若幽堂之銘所以申吾陵谷之慮者子其可讓貫弱
齡以民事義襄公見其儀觀碩豐器度弘遠總戎赴
敵奇畧捷出而臨民豈第如恐傷之尤好賓禮宿儒
名士燕衍無虛日盛德宜後是生左丞早以令猷冉
牧侯藩三參機政克踐世官以光大元帥太尉之遺
烈然則義襄曷其死哉尚書于公爲曾祖諱秉直元
帥爲祖諱天倪都督爲父諱權平章爲所後父諱格

公之孫男四長鈞承務郎籍田署今次銀山長安金
山孫女三長適其餘尚幼曾孫男女五人銘曰

史氏世臣佐國基命宣承武威九土耆定桓桓都帥
執節死正孰存其孤以克保姓匪姓之保實鴻厥慶
公生師中屬時鼎盛殪戎獲醜憬彼無競幢纛舒舒
前騎後乘旣輟西師重付宰柄山區海封我藩我屏
三邊晏安不戒而令徵爲大農始還朝請帝曰汝庸
予其聽瑩汝儀邇聯陳善謂敬公拜稽首謀于于蔡
臣有母揚待臣溫清忠長孝短高聰幸應詔可未頒

覆其一鏡公自服官被遇二聖太尉諸孫獨也淵龍
其靚維何日飾其性雖則宴娛不縱不營天道匪訛
常以善勝適觀穠蓑故想醜醜肆今象賢如泗有磬
聲于廟階可問可詠俾茲人門輝光引映手開玄堂
爲神之廷公遊于斯死日當暝石固坎深山經川百
尚利嗣人罔弗宜穉陵谷有遷于焉取證

師氏先塋碑銘

分序

師氏寧夏人而有塋于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世矣
徙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之力優剛

銓艾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爲羸哉泰定二年今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工部尚書出宣慰淮
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
自中書兵部侍郎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
車都尉追封寧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
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追封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
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矣寧夏之俗僧民同廛而與
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爲管僧官在國中稱大姓郡

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肯戈矛所向者
髡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婿昌王見其姿儀顧愁髮
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駝鞍覆上使伏其下傳令者再
至太婿不得已宣言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
備貴主炊爨乎遂收置邸中迨長出街使命歸致分
賦有忠實稱太婿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
居焉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塋卽祖郡侯郡
侯生郡公元慎厚尚義不樂爲浮靡事平居雖臨皂
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諄功終身未嘗出一惡言

鄉里號爲德人卒年四十九塋濮塋第二域蓋師氏
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于郡公而塗墍堊丹于
廉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
刃之難東來數千里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
其積仁累德是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
躋榮仕路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
監察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
入爲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適以右司員外郎召進
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爲京尹遂長工曹入儀班著

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雲翥方中外期屬如公不
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以光裕于師氏之宗
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
鬱于一時而終焜耀于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
勸忠者爲褒卹之典寵有封爵澤及漏泉曾不以遲
速幽顯爲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事於細微
徵諸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
早世長卽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王氏累封
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葉倫氏曰周氏

次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長垣縣尹娶乃
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其孫男六孫女五曰
恒曰晉國子生公試入等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
亦國子生壻曰某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曰李羅
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
也曰塔海壻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
等生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閭泰定
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四皆
掇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

博士教國子晉升字羅執經席間審知公立朝大節
迺茲備官江右實授客察公謂貫曰先塋之碑無辭
以刻遺美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司誅奉嘗所言宜昭
潛信後其爲我著之何如賚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
曰

山條川支演迤西來經于夏墟風氣始開其產美玉
球琳瑤瓊或顯或湮由見者與湮爲淵珍顯爲瑞
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曷其徂東匪于兵棘
將啓其逢譬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家于食
烝哉聞孫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旣儀于延
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賁幽泉元侯上公疊袞重延
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舉隧有桓碑
廟有簋簠不聲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
企瞻夏西典雲如丘高曾之靈赫其戾止同佑我後
歆于祀託辭貞珉式究終始

周東揚墓誌銘 弁序

東揚之歿戾于科廢學散之後其植本豐故其枝葉
茂也延祐初元仁宗皇帝方出宸斷尊右經術闢科

舉取士之路而新學諸儒以非所素習挾其利而取之議者咸詬病焉獨東揚大立小隨恢恢乎有游刃之地矣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有司訾其策語不合意不得第七年復以禮記舉上明年至治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零陵在荆楚上游俗戇民嚚東揚至則因其所蔽爲開說仁義使知去彼就此縣有巫姬口國母自詭能言禍福爲書教通使弟子行民間愚者爭願標名其上由是趨門日衆東揚曰張角三十六方其初亦不過是亟逮寘

于法比縣祁陽有馬前卒毆民至死長官故匿其實東揚次當檢覆得其情檮中一訊卽伏論者常謂儒者迂疏少効而不知真儒之効固隨試有成者如此代還赴吏部銓調爲南安路上猶縣尹致和元年三月到官其民素聞零陵之政私相告語曰吾縣多幸朝廷畀以善人長者庶其惠休于我吾敢自戾于治未幾疾作猶強起署文書理訴獄旣而浸劇移告北還以五月十四日抵家二十八日遂卒東揚姓周氏諱尚之東揚其字也春秋六十又一曾祖諱光祖祖

諱山甫父諱子鴻三世皆隱而不耀初室以王氏趙氏繼室以蔡氏子男二曰顧言曰永言孫男二尚幼東揚務爲深遠靖簡不事襟術其學根柢六經旁出入諸史百家至莊屈荀揚左馬韓柳氏之書皆于自繕寫行吟坐諷將老不輟比州並邑禿書授幣關塾迎致以先得爲快旣取第需次里居來學之徒常數十人寤疑辨惑無不厭滿平生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過言卮言穀音又若干卷藏于家顧言將以天曆二年某月某日于奉極卜某鄉某原爲窆就窆先

期以其友熊椅所述事狀求余銘余初識東揚京師泊來江右而東揚調官始歸一再過余以其學交相證情好彌欵別之上猶未數月而已不可作矣嗚呼余讀豐城志載鄉貢進士周諤熙寧中所撰勅書樓記服其序述之嚴論議之確而又得東揚所著雜詩文喜夫周氏之世再以文顯可尚也哉乃序而銘之其銘曰

古儒治經爰稽其實今士徇名縉文薄質於皇盛時載崇經術取人以仁與材軼出東揚始升用鄉三物

射策先登如稼斯銍丞邑于荆績用仡仡旣陟其門
亦朱其鞞尚併之年承休進律以觀儒猷以驗天騰
大車在行將駕而蹶彼耄而嗟此壯而拂不亡者存
其音秩秩庶其方來貽光紹述有相斯丘惟君子室
吾銘昭之聲于湮鬱

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

陽郡伯宋公墓碑銘

弁序

至元廿四年冬十月南陽宋公敬之以湖廣行中書
掾徇直節不阿積憤懣客死於靜江驛舍時年四十

有六自公之死讒譏微稍戢正論獲伸旣而姦臣伏誅
天下曉然知有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矣初長沙武安
王阿里海牙貳太傅淮安忠武王平定江南有功上
流反平章湖廣行省致公爲掾于時阿里伯崔燕帖
木兒出爲江淮行省左右丞深務綏撫新附擇循良
吏爲守貳令丞人便安之如承平時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旣竊政柄一視貨財輕重不問獮獍黠癡皆
著江南官名海放選二丞輒從中沮止故有隙阿合
馬銳意窮索崔公所歷地蹤跡疑似將傳致其罪無

所得時公初升營田府提控案牘疑其府嘗有私誣
逮公入刑部獄使鞠者羅織成之公拒不承鞠者雖
暴酷終歲不能更其一辭會崔公中禰死公得解去
鎮南府征交趾大將六七十人武安與焉公以掾屬從
兵入境破險隘降其若干城方上功京師具秋海溢
湖盛交人乘勢潰隄灌其軍府倉卒班師武安脫急
難顛沛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阿合馬敗桑哥驟得
政尤奸黠殘虐樹嫺婭黨與聯絡中外要束木爲左
丞湖廣當武安時所欲爲不得直遂以其積仇累怨

訴京師桑哥挾爲左驗行其讒武安自裁死時要束
木初見公實欲深致其毒猶誘以甘言會石大獠竊
發湖南左丞劉二拔都兒當統師往捕要束木乃宣
言曰吾省縮軍政制變嶺海間非練達吏豈能有濟
命選公爲分省掾南去而欲因事中傷之烏馬兒再
舉征交劉復主餉饋要束木特輟公督造石康海舟
拮據纖碎無其迹猶下急符勾攝氣燄暴甚公在瘴
鄉居鬱鬱不遂及赴逮益以憂憤得疾次靜江遂卒
閱四年朝廷大正桑哥誤國之罪要束木亦次伏其

幸于是天下有識之士咸服武安知人之明而以公
爲能自靖自獻庶幾乎不辱其身者矣公諱欽其字
敬之世爲相人治岐伯鬼史區言爲方脉醫金徙都
大梁曾大父爲尚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析家遷
來河南大父值金亡避兵又徙南陽府舊縣口申州
父全幼慧多學依葉縣富人楊氏爲婿故又爲葉人
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起家試吏南陽府主供給攻圍
襄樊軍用無乏以能擢河南營田總管府提控案牘
武安識公材器拔于衆中故亦能以死報武安焉公

之配東平趙姓生子男四曰文祐曰文瑞曰文瓚曰
文琪延祐三年二月甲申始克塋建康之上元縣金
陵鄉龍灣之原塋已八年爲泰定元年朝廷載定褒
卹之典以寵嘉臣子之世于是公之子文瓚入爲右
司都事得贈公承事郎趙夫人始封宜人明年文瓚
自監察御史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省左右司郎中
加贈公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葉縣子夫人
進葉縣太君天曆元年文瓚爲禮部侍郎升秩四品
復加贈公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駙都尉南陽郡

伯夫人亦進封南陽郡太君時文祐以廣德路筦庫
官先卒文瑞以承事郎淮安路沔陽縣尹去官繼卒
文琪以福建驛馬提領最先卒而文瓚之妻南陽郡
君王氏亦卒京師皆寄菴淮浙間明年天曆二年文
瓚乞告于朝將捧命書奠墓下并啓兄弟與內子之
殯並祔公兆次同域與窆先事請于其友柳貫
曰昔吾父執節懷義累遭誣讟卒以讒死死二十七
年而塋葬十有三年幸以上恩錫封子爵惟具著哀
榮終始文諸隧石厥有彛制敢以狀私于執事貫曰

公行應銘法侍郎又以禮請其將何辭乃序而銘之
且以信夫君子之澤積久而流長者如此其銘曰
井變而阡祿不以世士而從仕委身徇義不怵于威
不劫于利志立誠存之死靡二始南陽伯署郡功曹
用文無害著其年勞進事武安從征于交執我勝美
制彼班班師而還不亡一矢君子小人同趨與軌
有妖者狐含毒跂跂玉以攻全誰匱爲毀憂志憑陵
殞厥中身諒哉直節可質明神子也初嬰旣冕而紳
天耶人耶定勝相因上聖垂仁率土怡胥示臣昭先

以勸忠孝有爵有封有渙其號葉溉根滋如雨斯膏
有制車旂有分土田予寵疏榮下漏幽泉曷以薦之
尊葦豆遵來假來歆遲公其旋魂氣之升炬炳泉冽
既伸既止上昭下徹矧是佳城相望中葉何必故鄉
有安無艱蔣陵之南鬱其松楸再世相從樂哉斯丘
子子孫孫是蔭是麻揭德振華以列諸幽

玉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玉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于其鄉卽以其
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寶慶

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家闈七年而塋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坵塘邇于其
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學積于躬而行儀
于家中遭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爽猶林壑間
潛幽伏窈窕嘯寐歌或悄悄以悲亦欣欣以樂也篤
于義故宗姻里黨無違言周於禮故祀饗昏冠無愆
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盡後
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袞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
肩輿徑尋天台桐栢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

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
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來東陽
之玉山曾祖諱亶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
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
氏柔儉慈順爲令婦爲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
曰召虎召虎爲叔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流
慶有衍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亥卒延祐庚
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
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 弟男宋太學進士俞公

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 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
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衆駭
俗爲足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質諸其後而無疑
焉耳則夫居士之葆素守澹終于耆耄世雖一紀而
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維
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于修不躓于行既壽而康以享其生亡鑿之嗟
惜不百齡歸于樂丘體安魂寧尚利爾後迄觀厥成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終

五九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一

浦江道傳柳 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與卿何思卿

叅

訂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墓誌銘

義方陳母丁孺人墓碣銘 弁序

建安陳湜衰經踵門以謁自通於予予出與成禮退
詢其故湜再拜起涕泗言湜喪母踰年哀未即死圖



終窳窳之事今既卜得日溟之同門友蔣易實爲溟
謀所以不死其親者曰易次而母諸行往來柳先生
銘先生樂稱人之善其將有以假寵於而母矣溟持
是而來惟先生之畀矜之也嗟乎予文詎能使而母
昭昭於地下雖然起孝之志予其忍重違之按易狀
孺人丁氏諱臨字淑道世籍建陽之嘉禾上里父諱
澄號稱里長者孺人幼慧讀論語孝經孟子識其大
意古人文字經目輒成誦處室時嘗學和詩伯父縣
丞公戒曰婦人職知婦道詩非所宜習蓋終身服之

不敢言文年二十四歸中里陳君騰實君故仕宦家
子又早孤時經喪亂橫賦重斂日暴月虐君素懦弱
常破產應之家遂以削孺人入門檢括內計盡得孔
隙曰此豈猶不可爲乎稍出其智補室罅穴芟除簷
翳未久而生道裕如閱十三年君卽世孺人益自力
于儉勤躬操簿書手執箕箒雖一錢一孔之出入必
使節葉可尋而根株可以覆按廣田疇新室廬諸凡
潤飾先業有男子志慮所不能及者孺人子男四女
一喪父時長纔十二而季猶未晬稍長入小學開塾

日義方堂延名師就講肄暇日則歷舉小學書立教
大指示警厲於諸子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之
句又常常語及之他日子知博習女知順從人以爲
義方之教然也孺人質敏而惡華簪珥服御不競妍
好晨興坐堂理家政問繇賦問米鹽言人人殊而出
語應之各中肯綮或時過午食不下咽僮隸意其倦
且休矣而區畫彌密滋無惰容大抵治家整肅內外
斬斬踐其庭者見其左趾規矩右循繩尺而和氣充
勃淫慝自無因而入也陳氏族盛宋中興來常有顯

者今浸遠浸湮里中尚五十餘室孺人禮其尊老而
慈其卑幼往來問遺無愆節戚疎少長無間言比歲
丙申丙午薦饑里民艱食孺人旣爲粥以活饑者又
下粟估稍賑卹其未卹于危者病不能謁醫亦隨證
注善藥予之曰毋庸使他人知其施實德于鄉鄰固
如此孺人發居三十年貞節潔行足以表見于世里
耆聚謀方欲列上其事請加旌復書適具元統二年
正月朔晨起焚香誦道釋經已忽覺體中小不佳就
寢而疾作禱醫勿效子淚竭誠露禱刲股和糜以進

亦輒勿效更十日卒得年六十又五子曰泚曰澧曰涓曰澗曰澗涓早卒女和適崇安詹天增和先一年亦卒孫男五元燾佛僧元亨元泰元顯孫女六初君之喪孺人爲卜藏室甫葬而涓天徵之坤輿家言咸謂不利及三改卜兆域始宜孺人日亡者得安其靈則生者宜有蔭藉費雖巨吾敢屑較之哉凡覽窆而封陳牲而虞肅賓製服飭具每益謹已又曰陰陽拘忌爲人子弟亦所宜知命涓因傳其書爲其學焉於是涓所從授書者章貢劉君某復來爲孺人謀相墓得某山之原維食卜用某月某日鑿窆某月某日掩坎卒之明年也易之狀曰易狀孺人之行得于宗老之賢者皆不謀同辭吁信然矣曩易從杜先生武夷繫論節婦之破旌門者先生曰使世之公論不屈而有賢守令者出則若陳氏母之操行風節自當表而上之不然旌復之令何爲者哉孺人已矣亦徒以重夫君

子感今思古之情予是以序而系之俾涓持歸請先生書而表諸墓上倘萬一適人之采焉則孺人之成教遺範猶足以衣被來世而陳氏之不遂泯泯者庶其有在于是銘曰

遭家孔艱亟返之安其智間間生日以遂養日以備殞於中世有子有孫宜于其家相維斯丘不沉不汚高四尺者孺人墓耶

澹居處士馬君墓碣銘

馬氏望扶風而再徙于南者惟新定新亭之族尤衍

以碩禮部尚書公諱大同以政學顯宋淳熙間與紫陽文公實交相引重詩書之澤洽于孫曾雖所資所藉有淺有深大抵郁如也尚書伯兄諱大方六世得澹居處士處士諱之純字希文卒以至順元年閏七月乙巳春秋七十又六葬以明年二月某甲子兆在孝行鄉之望雲原前塋嗣子恭命族子瑩爲書一通著其行業卽請于所善東陽柳貫銘而瑒諸紉纒之碑貫幸嘗執筆隸奉常職在誅行而考辭詎事又知處士爲厚德長者可銘不誣乃系而銘之處士夷靖

簡亮人也讀書務明體要不爲章句繳繞視世俗豪攫智籠之術如疾狗偷屏羨黜浮自致饒裕然聞里黨間有一義可爲奮勇赴之不誅不撓至元中有司嘗征商於野民甚病焉處士持牒愬行中書以爲與民爭利非盛世事卒覆按除之入德丁未歲大侵處士傾廩以餉餓者掩骼以從禮制或欲上其名應出粟補官之令則厚謝曰吾知盡吾力敢微賞哉處士仲兄早卒鞠其子如巳子子尋卒鞠其孫孫又卒鞠其曾孫葬祭以禮婚娶以時植其門戶如初處士聚

柳行集卷之十一
書至數千卷畜古今法書名画亦數百軸花時菊景
潔觴陳俎從賓客歡賞引滿徑醉蓋歲歲常然將死
語子若孫曰吾無愧于人人亦無憾于吾卽就木安
焉耳計聞閭居野處之夫咸曰善人已矣吾將何賴
處士之配董氏亦有賢行卒先一年今舉以附其域
處士無子以伯兄之子後命族子請銘者也孫男二
禮禔孫女一尚幼處士之曾大父諱崇大父諱鎔父
諱熙孫皆隱德弗耀曰澹居云者處士所自命也處
士嘗患里中子弟爲聲利塗塞耳目思一洗濯新之

方將割田闢塾致明師宣昭經誼以大變其俗而竟
齋志入地嗚呼怫哉處士之有蘊不試者如是是足
以表世燾後矣可無銘乎銘曰
士非盜名禮可求野不有者碩孰起淪謝君子尸之
適觀大雅今其亡矣有不亡者紹聞德言以祭于社
相維斯丘孫曾受嘏

故平陽州判官陳君墓誌銘

釣臺書院山長陳士貞過貫泣拜言曰我先人早自
奮於仕道淹回州縣餘廿年方累聖繼明惠綏臣下

推恩進秩便蕃優渥而疾病侵凌薄于既老卒以不
偶死今墓艸幾宿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夫子蓋嘗
辱交焉倘幸假茲鄉曲之誼畀之一言則先人有知
將不悼其埋鬱於土中也貫既拜而受言則退考鄉
貢進士吳萊所爲事述撫其可書者序而銘之序曰
君諱遠大字宏父姓陳氏陳氏本出彭城中世南徙
占籍于麥之浦江鄉曰德政自君始又徙縣東北之
興賢鄉村口某村君少從鄉先生學治經爲尚書大
義下筆無留思然好侗儻之畫策慨然欲有所爲於

時會邑里初內附山谷獷強猶蜂蟻聚負固弄兵間
則出相寇攘君曰吾其有以自效卽釋儒服去從軍
首建購捕之方次陳綏靖之畧凶渠旣得餘孽悉平
幕府上其功而君亦隨計至京師得試將仕郎辰州
路施容州判官未上而隣土有警郡復檄君至麾下
資其智勇多所俘獲大帥府材君之爲而惜其棄之
遐陬復剡上之意將引以自近久廼改全州路清湘
縣丞在官八年稍進從仕郎贛州路信豐縣尹轉承
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于是君累官嶺海間風淫

露毒之所襲腰脚痺弱不良于行曰吾老矣不復有
四方之志矣因自免歸題其宴坐之室曰達觀幸賓
客至則命豆觴諧笑從容連日夕猶儒生故態也躡
跚勃窣居十二年泰定三年六月廿四日卒得年七
十九清湘介湖北窮徼谿蠻峒獠錯居其壤山有毒
蛇儲之爲蠱以中人立死而獄多蔓辭君曰戕人以
售其妖此宜犬豕弗食可少貸之乎悉論寘于法撤
淫祠魔菴又救十區取其材瓦葺新學官曰此教基
也庶幾使民知所以教時方有事交趾全當空道餽

餉所出他官屬或畏難遁去徵發調送郡獨倚君以
辨穎有廢縣龍南居獠中而以其地隸信豐南安萬
戶府蓋僑處其縣官命分卒爲六屯使耕龍南曠土
以食其力以備捍禦久之招納亡命橐籥姦私民甚
患之而未有以愬也君列上其事請復置縣從其軍
益按覆數四而卒無以易君之議焉君之政大抵皆
可紀而狀君之行者徒以士貞之能言者筆之書則
夫士貞言焉而不及者尚多有之雖以子之知君而
不敢溢于辭懼非傳信之義也君之先配黃氏先君

卒今配林氏治家得母道甚子男二長士元梧州路
儒學正早卒次則士貞女二壻曰倪鈿戴袴孫男三
佑倍倫孫女三未行曰夔曰文煥曰德潤君之曾大
父大父父也大父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而未及仕
君之塋其地巖塢距家一里君所自卜天曆元年十
一月朔塋之日也自君病廢臥家以及于死迄今未
廿年而鄉鄰之後生晚輩已無有能言其歷官行業
之詳者矣使更閱數年則君之與存者幾何哉宜士
貞求文表著之意汲汲焉而不敢後也然則古之以

功業自見而恃文以傳者亦若是而已寧獨君哉銘
曰
智名勇功所謂達財隨而有獲繫乎時哉昔君用壯
直奮無回乘于艱屯仕道以開轉丞試令績用恢恢
駕車橫陽有沃西來孰挽而行孰軋而摧歸承燕休
終于考台巖塢之丘封樹每每相爾嗣人視崇思贖
凡物之生有覆有培人胡不然自戕其枚吾銘爾貽
併泄爾哀

盧氏毋碣銘

盧氏母杭州城東人徐姓諱妙安歸里中盧翁翁業
坐肆販繒母常佐之操奇贏聯什一稍稍致饒裕而
儉順之化行于其家穆如也生男女一女適徐永亨
男德恒治岐伯倉公鬼吏區言爲疾醫里人詣門求
察脉無論富貧貴賤率與善藥士大夫稱之初德恒
兒時行戲市中得道棄佩刀携白母母變貌切責曰
是豈無主物哉曷不待其還求審而歸之爾未成人
已自刎如是吾安望爾怒經日不解德恒自少卽知
分別義利母教實然也泰定四年母年七十七疾旣

蹙語德恒曰汝能盡子道已惟當盡人道則吾死其
無憾又瞑目語諸孫曰勤讀書勤讀書語未終而逝
二月十日也德恒買美價爲櫬具嚴衣爲歛治喪制
服壹遵禮經踐雨風涉濤江行求塋域岡阜間兢兢
惴恐若或失之如是三年得錢塘縣定山范村之桐
樹塢相墓者曰宜卜兆者曰吉乃以至順二年十二
月庚申奉匱卽窆之明年將植碣表墓請予銘而
刻之予惟杭故俗家有喪用浮屠老氏之法建壇場
設齋祠歌唄作樂越月踰時舉匱昇之炎火拾燼骨

投之深淵燕娛賓費數鉅萬以此相高湯曰吾不
儉其親矣萬有一能營隙地湖山左右琢雕刻鏤爲
墓治隧又不過夸盛強飾觀遊往往艸未再宿而已
夷爲平陸其悖禮違義日趨于薄于愛親乎何有今
德恒卓然拔流俗推其自盡之心成是因山之禮地
不愛寶龜不祕智是開佳城以封以樹則夫致吾之
孝以盡人之道固足以蔭籍其子若孫矣翁諱華卒
先十二年六十八其葬徐村距桐樹塢數里而近
孫男四浩澄杏子婆留孫女一德恒字仲庸治生厚

交不爲市道庶幾柳子厚所稱長安藥市宋清者予
每資其液齊以爲衰莫之防焉乃不辭而與之銘銘
曰
生則有養不覲其豐死則有藏不要其隆前林後岡
涵和葆冲是虛母阡百世維宗

園一道人墓碣銘 弁序

園一道人爲老佛之學得其玄微而不滯于名相所
謂遊方之外者也道人頎身廣額疎眉秀顙常所戴
履艸冠繩屨而已然其風神曠朗人望之如古仙劍

客性嗜遊名山水在數百里間一筇徑造興盡卽還
居鄉不爲崖奧而視世人用計巧取之術疾之甚于
狗偷道人世居建之浦城諸祖以上皆有仕籍于宋
族故大也旣冠而遭兵燹間關離析獨幸與其母能
出萬死一生中早暮調適甘節時燠寒曰吾有母
在宅無恤焉蓋沒身孝養彌篤中徙縣東鄉泰寧里
耕稼樵漁外託興吟嘯言皆根理天曆二年其歲已
巳春秋七十又二以疾卒家九月十二日也明年至
順元年正月某日塋大嶺下瀆原合于其配鄧氏之

寔初道人無子已而有子其養子曰鐘嫡子曰鉉女
二皆嫁里中人孫男四曾孫男二道人諱玉成姓李
氏自號園一翁又別號翠陽子祖諱源父諱樸皆業
儒道人葬後一年其方外友虛一先生趙君嗣瑛自
京師來錢塘爲予言道人世業行治如此請予銘其
隧予聞莊周言去智與故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若園一道人庶其似之矣爲銘使刻置隧上
銘曰

以知養恬而遊于玄生不百年樂哉其天

夷門老人杜君行簡墓碣銘 并序

至元大德間儒生學士蒐講藝文紹隆製作禮樂之事蓋彬彬乎太平極盛之觀矣然北汴南杭皆宋故都黎獻耆長往往猶在有能參稽互訂交證所聞則起絕鑿于敗繼殘楮之中奇至音于清琴雅瑟之外雖道山藏室奉常禮寺亦將資之以爲飾治之黼黻若予所識張君君錫杜君行簡則以汴人而皆客杭最久于時梁集賢貢父高尚書彥敬鮮于都曹伯幾趙承旨子昂喬饒州仲山鄧侍講善之尤鑒古有清

裁君每上下其論議而諸公亦交相引重焉延祐初朝廷首起君錫爲大樂署丞將次及行簡而君錫死又數年行簡亦死士論盡然歎詩樂之不復振矣行簡杜氏諱敬其字行簡世居汴城中祖亨嘗有官勳父民鑑卒湖南道宣慰副使行簡自幼器識凝邃不與凡兒徵逐爲嬉戲事稍長學成研窮律本分別音節悲憂愉快槩發于琴晴朝月夕人境俱勝觴詠方適促絃鼓一再行巖溜清而晚蘭潔也學其學者其抑按吟揉皆有指法可傳行簡善書蓄古名人墨迹

歷代金石刻甚富然爲好事者持去亦無係吝性嗜
酒客至傾壺倒榼盡醉益歡行簡少嘗以禮部令史
從尚書柴公奉使安南還辟廣西帥府掾江淮行省
又嘗署人匠提舉司都目江陰榷辦官皆以不屑意
未移時棄去大冠長裙優游湖山文酒間晚自彌夷
門老人得年七十而終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也其配李氏里中大姓女婦德母儀旣順而恭卒後
八年年若干子男二士元士謙也士元南臺察院書
吏士謙浙東廉訪司書吏皆以儒貢孫男五孫女二

俱幼士元士謙將自杭舟載其二匱歸上泮南二家
店之坐以泰定四年某月某日就窆先事以狀請于
東陽柳氏曰吾翁早從南北賢大夫士遊竊常有考
于藝文之事時非不偶而身不一試不肖孤行能之
未著名譽之未立也卽葬而無刻辭于隧其何以昭
示來裔子幸哀而予之銘焉昔予與哭君錫京師有
誄今行簡以禮葬銘烏乎辭銘曰

道和德順溢于聲雅南一濫琴孤鳴嶽以白玉紵朱
繩五音二少濁變清杜氏于琴若天成使和其音薦

神明豈不爲世躋隆平江湖遙夜占隕星鑒亡愆絕
秋風驚夷山萬里開佳城魂兮歸來其永寧

元故太中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墓誌銘
并序

海道都漕運萬戶周公以元統元年十二月七日卒
官明年正月十有七日自吳郡買舟載其柩北還還
用四月十三日葬所居鄉張寺里先塋之次其配汝
南郡夫人王氏戒其子宗衰經泣拜請銘昔予漫仕
與公同朝及考鄉進士試上京公爲留守判官迄今

西遊而公持漕節于吳每見益歡辱與之遊蓋餘二
十年銘非予誰宜爲公諱仲字信父衛之汲縣人曾
祖諱祚金忠勇校尉步軍將官祖諱泉以公貴贈亞
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父諱
麟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汝南
郡侯公少警敏稍壯得推擇爲山南淮西二道廉訪
書吏貢補吏部令史由樞密院掾爲中書左司掾考
成擢兵部主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崇祥院都事工
部主事中書省檢校官進工部員外郎稍遷上都留

守司判官兼本路都總管府判官兼推官出爲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揚州路總管改漕運萬戶歷十官皆不俟終更而惟建德推官未嘗上階自承務郎七遷而至太中大夫食正三品祿終其身公以文吏自奮于刀筆間挾通敏之資而達之于用應事制變他人首鼠不決公徐出片言裁其過甚而彌縫其缺失無不動合樞機揚州之政不隨不激人尤樂稱道之與人交惻惻無華久而彌親故其死聞者盡傷得年七十元配王氏先卒封汝南郡夫人舅宗後醜王夫人出也女長適王某次適郭某次未行銘曰

粵有才焉際可而仕不屈于時亦敏于試爵爲通侯可謂旣貴未及縣車終于其位歸從先人丘首之義陵谷有遷吾銘斯跡

無爲子碣銘

無爲子少時遊方之內應物而不滯於物人謂其一代豪俊人也中歲去而遊方之外葆真而全其真形化而神不化雖列仙山澤之臞要不是過何其異哉

無爲子故儒家姓張氏諱悌字信甫居鄞之象山有別業在鄞城扁舟往來傲兀烟浪自視爲鴟夷子皮然好結賓客重交遊肴觴左右具捐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戶門微罪當逮詣吏無爲子奮前請繫曰父老願以身代雖萬罪不敢辭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而身與妻子衣食食糲而已象山中大瀛海陶隱居司馬鍊師之遺跡往往而在無爲子早從方士習聞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心竊識之旣壯出遊南粵北燕回薄萬里獨愛武當神明之奧巖巒峭森溪谷

靚窈鍊形伏氣莫此爲宜歸對妻子常語及之而妻子固不信也一日大會親戚故舊曰吾當去隱武當矣親戚故舊爭勸止之佯應曰諾諾且引刀截髮解故衣被布衲偃屨著行勝佩鉢囊掉臂出門徑去顧語其冢子古初爾善事爾母教育諸弟爾無以我繫其心也行涉重江至武當山依止紫霄宮師事其宮主張真人願執弟子役真人亮其確誠啓之道要授職首衆無爲子晝則服勞薪水間與衆同苦甘滋味取其至薄者夜則危坐一榻勝不至席如是三年忽

初行集卷之十一
晨起別衆舉方恠之則旣化矣泰定四年四月二十
日也得年四十八化三日道衆瘞之紫霄峰下計至
家家人服喪如禮古初重違先志不敢迎其匱歸因
不茹葷血必期至山中樹碣以表其藏乃絕海寧吳
泣拜請辭昔予客鄞識無爲子衆人中知其健敏可
託以事而不知其能離智絕俗究竟生死偉特若是
豈出世間法亦必世之勇者而後能決致之與無爲
子始娶許氏子男四曰古初曰謙曰弘曰惠女三其
二已有歸其一夭銘曰

生之謂寄而亡非其棄不亡者存是謂知生之類無
爲而爲以貽之來世

劉彥明墓誌銘 并序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
祖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彥
明之父以張爲後於劉生彥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
在實爲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于成人家五子其
一天而其家素裕彥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天
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旣歿于劉

氏明其爲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
獲罪于吾父與劉氏矣大父感其言而止彥明少知
自厲于學好讀孫吳兵法旁究釋老方伎之書嘗因
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爲
文覺其來源源繼繼遂得由庠序選爲建德路儒學
正會教授闕進攝其事守郡者諷使文致直學之罪
彥明不爲動俟間復爲辨說考滿入教授銓翰林院
方薦爲其屬而彥明翩然歸矣尋授永順等處軍民
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爲其部令吏官

有齋怒于同烈而將黜之彥明日無厭將及我投筆
謝去于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院掾壽福
出納五臺諸寺錢糧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歲浙西
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彥明適從
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牘歎曰官民糧已罷征吾院
田能獨無傷乎悉命施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
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甚
明而院所遣使遠賂莫能決及彥明來請鬻路絕乃
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

相傳清文集 卷之十一
歲江西省有知其爲者辟爲掾新執政至杖一掾而
掾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于
是可再辱耶進將仕郎爲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
劇部案牘叢脞彥明處之以無倦取其犯名義者一
二事稍釐正之不激于奇不毀于隨暇則却騎入閭
巷訪求者舊叟茗縱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
下得年五十五天曆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訾
儒生爲政迂濶于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于經
儒能據經議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觀勢向

背以竊取通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得於所學
歷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則亦未爲無所見于
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燁煜女二長
適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化鄉駝馬
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窆先事其子煜
具書世出爵年爲狀介京兆杜原父乞予銘其言曰
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予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爲人
而杜君又不輕于許予是可銘已彥明始字千里謂
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號知非子其詩文

曰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爲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
本堂鄉相程公元鳳爲大書揭之而陵陽牟公獻記
之彥明之祖程公甥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國服而行
之矣銘曰

守經爲分制變爲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彥明本仁
由學以充及試于事事爲之中考其成績粵有始終
天不昇年歸于堂封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
安此幽宮

于思容墓誌銘

邗爲姬姓之國後廼去邑而氏漢廷尉定國族望東
海子孫或卽居或稍徙支繁庶衍尚爲盛德之世朝
列大夫益都般陽等處田賦總管于君思容之先亦
自東海徙文登譜足徵也初金季李全據山東以叛
其弟二太尉畧地至文登君之祖諱祥隱里中方坐
塾教諸生兵暴入爲所掠見其儀狀偉岸挾刃臨之
偪與俱行至益都稍卽問計則亂以他語答之若闔
於事機者然當其濫殺亦強諫止之所全活甚多全
受擒其妻楊舉衆歸朝開行省山東因得署爲其從

事未久棄去娶臨朐蘇氏而家臨朐生君之父諱世傑讀書知學性高潔不與俗溷中年自放于酒聞宋平浩然南遊擊節自誓曰自晉失其御衣冠播遷中華禮樂萃于南土子將觀善于是而且以淑吾之子孫焉因僑家吳中三十年年七十四無疾卒是生思容思容諱欽少學于吳持其苦力自進弗懈宿儒老生皆折節與交集賢大學士郭公貫浙省平章高公昉尤深知之方以才辟爲淮西廉訪使者書吏未數月而國子助教之命下矣游擢山東廉訪司照磨在

官三年再以國子助教起君會君服母喪喪除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進御史臺照磨官拜南臺御史未行詹事院奏爲其院長史就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詹事院經歷中書左司員外郎御史臺都事太禧院奏除其屬壽福總管府同知中書省復以爲兵部侍郎方出試田賦府到官未踰月卒官下得年五十至順四年七月十又八月卒之日也君器資宏達而文法敏明官山東時屢歲大饑嘗行縣至濱棣濱棣飭海民尤艱窘君爲之發

廩勸分計口以餉之禁防周密民實受惠而免于死
徙泰定初元姦黨未盡誅君爲書教百言極陳逆順
從違之故請早正其罪所繫者皆顯臣要官聞者爲
之縮頸在左司叅決機務在臺端振肅風紀辭皆據
經守律不務刻深而忌者往往因其銳進構爲誣語
以讒沮之其出爲總管也亦藉是進秩之名而陰以
抑退之耳雖不幸遂至大故然使人有不盡用之嗟
則君未爲無所見于時而死也昔君之父死吳中叢
其匱于吳白曾祖妣祖妣及其母高氏六喪皆在淺

土君解山東照磨持母喪時始卜地于益都城南十
里望城阜之原而序葬焉今君之子將奉君祔其兆
次乃爲書具其世出歷官行治請某識諸其幽某嘗
辱與君友其再爲助教某實薦起之洎某補外而君
始顯用未及十年已有幽明之間銘固不可以不之
予也君之父以君貴贈至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
都尉追封河內郡伯妣高氏周氏並封河內郡君而
君周氏出也君娶金氏亦封河內郡君子男二口潛
曰溥女三其二已行其一尚幼君官京師嘗題其齋

日暑空而記之其所自得可知已銘曰
學焉而仕行其所知我安以徐彼競於馳方其欲翁
有或張之謂天匪私亦毀于隨貴而不年則將尤誰
有子承家貽爾慶基不朽者存瑒此銘詩

元故武畧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
贈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靳公墓碑

銘
弁序

自靳氏得姓而其事畧見于楚漢之策書至近世升
名宦牒始班班有人而楚產固無聞焉何其土風之

特異也武畧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贈
武義將軍飛騎尉追封靜安縣男靳公世家河內其
父轉徙兵間行次真定之深州靜安縣縣人劉氏妻
以息女遂依之以居生子男七長卽公壬辰歲河南
北始伍民爲軍而劉氏在籍中公以彌甥當行隸史
都督麾下屯樊城攻襄陽渡漢沔實能以材勇自効
阿木元帥見而竒之拔爲帳前至元三年從破劉義
受賞統鈔五十貫五年領衆修白河因與萬戶燕只
吉反蕩平大洪山黃仙洞諸險隘計功班賞有差九

年下樊襄公以先登再被醜賞及破沙洋新城進受
省檄爲管軍百戶十二年二月追敗宋殿帥孫虎臣
奪其所乘舟丞相伯顏忠武王壯之手取白金百兩
寶刀一具以賜十一月常州城破錄其功真授管軍
百戶階忠顯校尉十三年三月江南平丞相奏凱還
朝公從入覲例錫叢衣鞍轡又賜統鈔五百貫丞相
若曰斬其爵不酬功吾將有以厚之其署管軍千戶
兼西峽渡提舉四月命下得佩銀符進階承信校尉
時越閩山區海聚間民相挺爲亂謀報交午行省每

有調度必命公以全師備左右拒若沙縣之廖平章
漳州之陳弔眼建寧之黃華皆其請張桀黠者也公
出其伐叛招携之謀動必制勝其入建寧手刺渠帥
黃朝奉王拔都而生獲其將陳統制獻之行省又降
其大校黃叅謀劉發陳士良等數十人省臣方飲至
舉白金梳二旌其勞烈就命撫安羅源寧德長溪諸
縣爲之署官置吏民得樂生興事如初至是朝命始
用丞相之薦授公武畧將軍鄧州翼管軍下千戶重
功次也廿一年復從忙古台右丞入朝右丞爲言功

狀上嘉賞不置賚以氍衣弓矢鞍轡且重錫金符就
升管軍中千戶未上樞密院申定兵制復改下千戶
九年公年六十四請于萬戶府曰昔吾早從征討行
冒矢石身被瘴癘壯強罷虛羸老成痼願得放歸田
里以終莫齒而令男檜繼職禦戎府上其事報下如
章公即日駕輕車北歸徜徉雞豚社酒間甫閱四歲
遂卒時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得壽若干塋某縣某原
附以其配某氏公軀幹頎碩力能挽強命中奮身戎
行憤勵受爵而尤爲伯顏忠武王阿木武宣王所知

平居輕財重義禮賢下士恂恂固儒者也初越閩之
叛諸軍爭致生口公得男女老弱總若干人會中秋
家宴公厚飲食之且戒曰爾不幸麗於叛黨今首惡
服誅亦良民耳誠能召其所親來吾將悉縱遣爾已
乃間有來者因令自相保任散還鄉里明年及期所
縱男女扶携來謝且大作齋祠祈以福報有陳生某
嘗業儒亦在俘中公亟命之寇帶使教二子以學又
爲請諸當路官之庠校間世言武將出世慄銳乘時
致功業犯道家所忌而不知以仁勝不仁固若時雨

之澤物而非以爲物之厲也蓋觀于靳氏之世而可
信矣公諱忠其父諱用則始家靜安者也初室張氏
生檜忠顯校尉鄧州新軍萬戶府下千戶女適張某
繼室余氏生汝舟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檢
校官汝霖早世女適王克茂孫男二贊今叢爲千戶
鎮守黃蘄贊方從學孫女一適李某泰定初有詔推
恩內外文武臣工用其爵秩追榮考妣至于三世乃
贈公武義將軍鄧州新軍萬戶府管軍下千戶飛騎
尉追封靜安縣男張氏余氏並封靜安縣君汝舟強

學敏用詳于議法方爲時所不舍是能大其門者比
歲官杭某嘗與之遊焉顧謂某曰吾父起行伍有官
勲而質直無華嗜善好義施及于我子孫尚竊祿食
以不墜其宗使無文字鑿之隧石以昭德訓嗣其謂
斯何敢再拜請辭某曰孝于仁人之志某其可重違
之乃撫其事狀序次如右又繫之銘銘曰

在至元初元運勃興輯其武功四方次平大將小校
各揚其英發必有中敵來無勅若時雨降庶物憑生
劉甥靳氏擐甲從征自援行間以善戰名賈勇濟漢

先登蹴荆計功受賞百金爲輕雖長千夫寵祿未贏
曰吾忠哉惟所指令山貙海蜃汝干大刑首惡旣殲
庶孽爲清夷凶獲醜載世永寧吾老有子願服踐更
庶幾畢景仰首皇明公今已矣墓栢青青介子材良
列官外廷爵以疇庸猶序而升紫綬金魚卹典宜膺
漏泉之澤赫矣明靈本武經文沒有餘榮有子而今
卒大其成閭左徵兵丁壯于行河朔之間屢無遺訊
彼薦艸莽此襲冠纓公在師中惟其血誠老氏若曰
累善如登爾子爾孫世篤忠貞文于冢石以鴻厥聲

馬仲珍墓誌銘

弁序

睦州詩在唐中李有章協律方處士李建州在宋渡
江後有高師魯滕元秀皆清峻簡遠各自名家仲珍
韻其芳華沐其膏潤問詩法于耆老成人盡得肯綮
措意遺辭初猶稍尚葩澤晚更脫畧邊幅直窺微妙
往往年自爲卷而製名述序要有深意統曰歲遷凡
四十卷溢之爲銘費記序雜古賦又十有二卷亦各
自名編蓋其學本之經驗之人事而槩發之于言故
能致多如是然反而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嗚呼仲

珍死矣詩當得傳如前教公無疑爵位功業孰久孰
近何足計哉仲珍姓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
縣之新亭鄉族故大也乾道淳熙間有與徽文公仕
學相上下官至禮部尚書諱大同者於仲珍爲七世
叔祖矣會祖諱治鳳祖諱之友父諱維桂皆蓄德不
試母濮氏亦里中望宗仲珍少而穎發長益潛深精
研經史旁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謹俗方言朝
披夕攬舉華嶠英中雖醲郁而外實夷澹鄉鄰子弟
來學往教就其矩度莫不卓見端緒一時名人勝士

景向聲求鄙詩願交爭取力挽延祐科興議者品量
人材咸謂仲珍有以自効而有司苟知仲珍亦咸望
其出奇一勝以售其明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
禮記亦不利人意仲珍怠矣方益厲氣賈勇爲其文
不少輟久之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
自答策合若干篇題曰因天集而其志孤矣仲珍嘗
倣漢魏樂府辭唐柳柳州新體制皇元鏡歌鼓吹曲
十有二章捋彙之走京師冀塵乙夜之覽而未及脫
藁又嘗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

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卷藏于家其學橫騫捷出如
車適御矢破的也仲珎娶翁氏生子男二曰鈞曰鉉
孫男一仲珎病時始生命其名瀚仲珎生至元庚辰
卒元統甲戌得年五十五閑居喜自修飾或佳客時
至情景俱勝促觴命酌取琴鼓一再行自吹洞簫倚
歌和之一毫不以貧窶累其心自署號雪夢居士天
趣自得可涯涘哉元統元年予客吳下臘將盡仲珎
扁舟款門語夜叅半請曰夫子知我文莫爲有司爲
則有以振我度歲別歸神色揚揚予方張之期其晚
達是冬予東遷次睦則聞仲珎十一月十五日以疾
卒家先一日力疾語予鈞曰我死必求柳先生銘不
得銘則無以葬鈞旣卜藏域馮塢祖塋之次惟食將
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窆乃具行治爲狀衰絰踵吾廬
泣拜道遺命請辭嗚呼予尚忍不銘吾友也耶銘曰
孰昌其詩不售于藝亦嗇其年而卒殄瘁得深行遠
要以永世吾銘斯阡質之無媿

元故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

崔公墓碑銘

弁序

從仕郎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崔敏
數千里貽言諗貫曰敏之大墓在神山自曾祖仕衛
再世葬胙城胙城濱古河道河雖別流而漂砂擁礫
冑沒人廬舍冢墓勢如潮汐不可遏止比歲先人卒
官湖南還卜兆域得大梁開封墻堡里小邊村雜食
因奉遷二祖之靈而以先人序葬其次今十又七年
矣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惟先人之友獨先生在先生
嘗司誅于奉常其言信能昭德表行敢具列官世行
治壽年卒葬終始爲狀而以銘累先生貫應曰而父

雅知予文銘予職也乃序而銘焉序曰崔氏出姜姓
齊丁公伋之子食采于崔遂因以氏世遠宗滋僑居
占徙代序莫詳金正大間有諱世英者始自惠州神
山縣以軍帥從戰北口踣難死弟諱德茂襲其職會
天兵南下遂以全師効順得授左副元帥領所部鎮
神山後以城變遇害元帥之子諱義隸史開府幕下
有善文法聲累遷輝州安撫使兼屯田提領卽居胙
城以塋者也湖南公諱良承字仲欽少靜密有爲讀
書知大義薄遊錢塘以材諳自致江淮行省署爲理

問所令史進浙東宣慰司令史上官善其幹敏每出
專征伐行幹財計必擇公以從公亦樂爲之輸誠贊
理考滿授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尋辟
江浙行省掾稍遷從仕郎袁州路分宜縣丞未上辟
宮師府掾超授承事郎江浙省理問所知事時執政
方病二浙鹽法之弊而莫究其窾卻乃出公循行諸
場推見隱訕而因以時弛置之法既不煩賦亦易贏
治辨而還衆益才之旣代選補中書左曹掾明年擢
戶部主事階承直郎勾校簿書綜覈出入勞績彌顯

又明年陞奉訓大夫中書左司都事遷奉議大夫宗
正府左右司郎中御史臺復奏以爲監察御史出按
事山東未還選授奉政大夫僉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司事在官七閱月分按衡全永寶慶武岡五路蒞
治精嚴訊獄詳允雖受劾被黜罰而人不以爲苛道
病還卒潭州治所至治元年六月十又六日也得年
六十一娶王氏特封胙城縣君子一敏也嘗以國子
生從貫學治經介然有立女二長適中順大夫漢陽
知府兼管內勸農事盧恂次適承事郎太常禮儀院

郊祀署丞續欽祖孫男四性學志學禮學嗣學孫女
一未行葬以率之明年春三月某甲子曾祖左副元
帥府君祖安撫府君父諱慶河南河北等處絲銀人
匠提領始又徙大梁爲大梁人以公貴贈奉訓大夫
禮部郎中飛騎尉胙城縣男母蕭夫人追封胙城縣
君遷村之塋安撫居北之中禮部居左皆以其配祔
公平居恂恂安言徐視未嘗以氣加人而其中所自
信剛果亮直不爲回撓故于吏治能執嘗御變機張
鍵閉于情無不盡而于法無所損益五辟掾六遷官

皆典章法令之攸司識其統體持其綱要于溥物細
故豁如也方出節觀風奄至大故識者惜不盡用而
爲世道人才計者至今猶有憾焉公自戶部左司暨
登六察與貫並居京師遊好最稔而知公制行之詳
以能載之于銘亦莫宜于貫貫茲銘公是以無讓銘
曰

繫齊庶姓有食于崔別氏承宗燕及雲來基德之厚
若種而培維忠維孝則罔後菑自公始奮允藝而才
木則有松馬則有駉揚中踐外其立不回憲物容典

式時討裁烝烝成又暨暨達財天固予之又軋而摧
其摧曷以不至耆台翼子貽孫旣條旣枚非承孰引
非用無恢墻堡之虛雙表崔嵬瑑此銘詩尚有徵哉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墓碑

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爲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
氏而放爲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
林遂以繫氏夾深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
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甌相繼特起以

科目宦學相高洽于季宋東甌尤盛雖同州黨然各
自爲譜緒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甌別譜有若
于永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
軍州事諱纘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
賜同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
官未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爲梧州軍事判官留佐
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
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拜方遭內艱而
宋旣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

柳行制文集卷之十一
潔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諱璿字壽玉一字叔玉曾祖諱師正宋將仕郎祖諱武受業紫陽又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尚綱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而講學於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州治孫吳尉繚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普州徙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儲粟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新陳均給粟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慮囚囚有具獄當其衆死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牘疑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

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宜興無錫二邑皆先教後禁治之以靜其最知公而薦之于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與植孫公嘉趙公與積常公林陳公昉林公洽陳公懋欽也凡是教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苟然者始孫公將特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公義之立爲改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耳使其老智慮于更嘗究猷爲於克聞其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于時中罹艱棘歛其鋒鏑益磨礪淬厲于學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

相行集卷之十一
族嫗有惠利可以及人雖嗇已弗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已產擇于其黨立後承宗舉內外族貧不能舉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益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舉扶起坐正冠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于男二長曰堅天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男二鈞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敢匱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柳州墓下今卜得巖吉將遷窆于膺符鄉信壘之原于

墓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
汰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其窆而予友溫台等
處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
瞻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談次每爲予言之固已悉
夫林氏之世矣尚何諛墓之嫌哉嗟乎亳社爲墟而
部鼎致賂吾不爲殷臣之逋播而爲殷士之裸將不
爲澤畔之憔悴而爲遠遊之娛戲公之素志蓋不然
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繫而纁帛弗加
因得以葆勝舍之潔遂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

之敷菑益敏詩書之銓艾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
於予予身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服于禮公纂其華繩繩其美方序而外
胡遜于肥屬縹鷁退繫乎其時藝仁仁熟艱則致裕
未耄而嗟何奪之遽歿般百年壽耆無遺祭于社主
過者垂涕膺符之鄉啓茲封域有饒銘章用訓無斁

元故戴孺人劉氏墓銘 并序

里中戴暄景和之內子劉氏越諸暨人生二十一年
歸暄歸二十八年相暄治生理家事舅姑字兒穉和

宗黨甚得婦道以至元四年其歲戊寅秋七月三日
卒家年五十九卒後三月卜葬金竹塢其日九月癸
酉也劉氏諱錦父曰天麒母曰王子男二姪良元女
一適趙仁本孫男三恭溫安女一俱幼比歲良以父
命來從學于治經今年春月泉書院任爲直學試肅
政府歸而母病聘醫致禱無所不至閱四月遂以不
起于是暄失良配哀不勝情將葬復遣良衰經欵門
乞辭鐫石乃爲之辭曰

婦則母儀觀于而家方鬯而悴有戚其嗟維以昭之

柳待制文集
卷之十一
三六
銘則非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甯東爾肩陸大任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與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墓誌銘

故宋孫明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釋騷通直郎知臨海縣事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

柳行集卷之十一
養及久將代命家人御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卽
辭還次柵墟逢鄉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倉
皇追奔及之而大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躬負板輿
窮日兼行冀將先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蹈難死十
二月二十五日也一力脫身以其計馳告家明年二
月某甲子奉衣冠祔鄞縣環村吳魯先塋之次夫人
得年若干而君纔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
司戶參軍轉建昌軍紹興府錄事參軍舉員及格改
宣教郎宰臨海稍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銜

鮮有能聲舉君陞陟者葉公夢號王公應麟湯公漢
翁公合而葉公尤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
尤盡孝養要爲有所見而云也黃夫人于君嚴而有
恩公退莫歸必詰其所理之政苟至平允則喜溢顏
開一或未然深加責譙曰我見爾父決事多當否乃
易知耳君之先事慮患將以置母于安全母之不舍
其子復將相依以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
已之至情而亦豈料夫禍釁之起乃常出于智巧之
外然則自盡吾孝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尚何慊哉君

諱琦字壽朋孫氏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乃爲鄞人是生宗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布衣領秀縣昌國權酷而卒喪在殯權所火起烈焰次及之允伏柩上呼號哭踊繼之以血戶牖廬落皆燬獨葢塗筵几儼存一邑震異允於若爲會祖特授承務致仕承務生技與其子起予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於君爲祖以應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南嶽二子起予願質願質君

父仕至朝散大夫工部侍郎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游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邃學雄文望于一時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罷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藁藏于家孫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屢顯積誠累德天實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燦息燼而不能使斧蟪鋒蝟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知有時或然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男一嗣明將仕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厚元佐

元蒙曾孫男十有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己卯距君
葬六十三年矣貫游郵還次餘姚元蒙客授是州道
君死事悒悒不勝哀恫若欲祈貫爲辭以泄其湮鬱
之思而重于言焉又明年至正之元貫蒙恩召還禁
林元蒙乃以其狀弁錄三世幽堂之誌寓書拳拳申
前請貫悲君之遘難罹凶者如彼而喜其嗣慶紹聞
者如此則爲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摶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子
子實有社幸生遘死駢首膏野維孝維慈有不亡者
爾世工儒蓄盛涵深將騫將翔鍛羽而沉有令子孫
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尚赫其臨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爲金華
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爲弓正以其
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卽
志和自稱玄真子烟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
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
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巖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

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于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
爲令器特愛與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
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繹之夜
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克其所學克其學
以必見于行其志皦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
饒州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
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爲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步
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關大府檄繼
之攝承郡事時歲薦侵道殫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

饑繼之爲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
衆無壅闕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
窆遂遠予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五年再至湖
南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
也葬之以毅質敏言論忼慷要爲發以而合于義少
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
也付也大德中縣不務黠吏鹵虛於民民皆
毛髮其觸其鋒者繼之疏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

直隸順卒寅以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
之少者有蘊于中者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
百之一之地以少一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
至元丁亥得壽五十二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
友孫男三墳填坦孫女一尚幼塋得吉卜于資善里
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潛溪
宗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
不幸湮鬱弗獲自致於用乃爲序而銘之以慰繼之
于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岐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
有植其間世德綿綿不渝以胥繼之強學發聞于儒
耕不逢年豈繫菑畲有子而令尚食其腴載德維辭
刻在幽墟

元故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贈亞中大夫

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張公墓

碑銘 有序

南宮張氏其先蓋安平人金季嘗徙宣德又徙南宮
南宮爲真定府所統縣攷張氏塋在其縣將相西鄉

北杜村將仕郎婺州路義烏縣主簿府君祔第三域
府君卒塋二十五年而其子國維自吏部侍郎出守
濟寧升秩三品贈府君至東平路總管階亞中大夫
勲輕車都尉爵清河郡侯國維服承休寵循念先德
將鑽石揭辭以貽世訓嗣乃使來請文則爲序而銘
之序曰府君諱演字某幼知力學長以文法無害推
擇爲其府掾宋平大選州縣官屬燕南按察使適以
府君名上初試潭州湘陰縣丞改江西權茶都轉運
使司知事行御史臺察廉舉其績遷山南湖北道提

刑按察司知事在官以病免廉訪使者復狀府君遺
逸上之調瑞州瑞昌縣主簿兼尉秩滿真主建康溧
陽簿溧陽升州移義烏府君時年七十又一國維由
中書東曹掾擢江洲行省左右司都事當以事如溫
州謁告來拜府君捧觴上壽意愉愉如也期以冬還
奉府君就養錢塘未及期而旋笑語益懽曰吾後爾
久矣是夕疾作因留侍醫藥踰兼旬而卒卽載其柩
與北歸又四年始得視窆卒以大德五年十月廿一
日窆以九年某月某日府君在江西值中更茶法或

謂宜倍賦府君獨言江南新定多取以自利不若薄
征以利人議者多是府君法得不改在瑞昌完葺廨
署興起學舍作大役而力田之農見其楹桷之煥美
而見微發之及已比境有疑獄當讞輒移府君就
鞫鉤得其情而論法常務平允在溧陽歲部糧時
大貧民實不能具春藁出俸錢市粟代入其輸來
義未久民知其善人長者喪行巷哭皆哀盡府君
外和中健敏居官治家細行必飭方是時同府
舊祭多列顯要府君能一抑首降氣則美爵豐祿可

指取也然養完守固坎壈終身而蓄其贏餘卒受榮
名之報其必於天者何若是信哉府君之父諱德林
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清河郡伯
母石氏清河郡君府君之配清河郡夫人白氏先卒
子男二國綱管領真定打捕民匠總管國維亞中大
夫濟寧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兼本路諸軍與魯繼
配苗氏無子卒林氏亦卒子男一國紀孫男八樞棟
朴早卒某某昌寧永寧孫女五國維字輔卿歷十
官嘗以德安屯田總管出議鹽法山東其所因革定

著爲令材問蔚然爲時知名人故卹典行得褒贈府君自朝散大夫冀州尹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以載膺今秩蓋古之人祿不逮養則無以及乎親而迺茲克自樹立尚徼夫沛渥以有爵級勸忠興孝之道抑良顯矣繫之銘銘曰

君子觀時用謙治盈惟率舒舒不潰爾成繫彼流坎既抵既平疏爲濤瀾亦順無傾昔公仕初豈有過計必卽其優必要其至矧是沒身間閱二紀乃承寵章乃顯奕世本于天者有抑斯崇氣至誠存聲竅徐通

不錮其微不枿其克穠之藜之獲之屢豐是豐匪多公子令善世猷以升惟克允踐大帝昇於侯圭侯冕賁于泉幽碩碩憲憲公侯之宗墓則有儀桓碑六尺載趺以龜爰刻斯銘彙塗用犧來省來瞻孫曾具宜塔銘

萬壽長老佛心寶印大禪師生塔碑銘 弁序

佛心寶印大禪師正席萬壽十有七年諸緣既稔百廢具修言隨道流緇素歸仰其大弟子等因入室次合掌稽首而白師曰身如虛空緣有患生剎郵歷劫

形蛻神留昔吾佛祖觀法達變雖存不存示作標指
是宰堵波何間生滅以幻待幻有非幻者我諸比丘
將爲大師鑿深攻堅豫卜藏域譬則聚沙卽以成佛
豈不百年非見實見於是禪師植佛微笑爲作證明
塔成其崇三十尺而趾之廣三分濶二在高梁河西
漆園昔金天會中萬壽初祖青州辯和尚提洞山宗
旨鳴道發源閱代二十有八而禪師實續其緒以大
其承禪師名思慧字訥翁建寧浦城黃氏子家世文
儒學甫究轉徙齊魯遂依東平鞍山新公年十九新

爲祝髮授具出見東峯滿靈巖順皆嘖嘖罨許瓶笠
遊京首參林泉倫公復從東川讓公拈機英明川信
以衣頌命開堂勘驗學者出世夾山遷盤山又遷中
山軋明退隱萬壽會萬壽席虛衆請補處三遜而後
卽事凡修嚴祖德會同二塔築丈室東軒作聖壽下
生院新邱舍復侵田種種勝因皆以慈忍力而得成
就名德彰升仁宗皇帝詔錫銀章領曹洞正宗諸方
衲子來學京師以萬壽爲法與青州爲不死嗣音有
人信哉天童雲外岫公在江之南最號洞山星鳳將

示化遺戒其徒奉書疏走牛萬里起禪師修丹霞宏
智故事禪師曰吾住山三十年如孤舟抵岸倚著自
在何能以身而更徇物卽拈香爲岫說法謝遣來意
然則是諸比丘累塔信道而期之永壽者不猶賸乎
解梁柳貫時官頌臺輯所聞睹爰作序偈曰

塔在世間吹累一塵載地不壓學山與鄰陶甃琢石
有哀有因成之自我爾以爲神若何所見分別同異
謂是法身無生滅義生知涅槃滅見舍利人塔強名
等無二器衆諦之來顛倒其中以鏡取照影實形空

我訊萬壽非廓而通我瞻靈峯非積而克是浮圖身
號寶印愜本無所藏由智願集但見勝光從一毫入
如琉璃樹如叅珠粒自性圓明著處現前一爪髮膚
毛孔萬千對此瓦石說法熾然我爾重來後五百年
墓表

元贈承事郎婺州路浦江縣尹金府君阡表

府君姓金氏自其上世占民數婺州浦江縣至府君
尤愿慈有稱于鄉蓋晚而見其子德潤仕學有端緒
遂以考終延祐三年去其塋八年德潤實來京師具

凡世業行治巧文翰林學士承旨廣平程公亦既植
碣隧上又七年爲至治三年今天子始正大寶下詔
改元嘉惠臣工寵及其先申定嘉卹之制自一品而
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勲爵次差於是德潤以承事郎
爲常州路宜興州判官品在第七得贈封父母妻明
年五月命下卽用所得官贈府君承事郎婺州路蒲
江縣尹其配吳氏追封宜人德潤拜受感泣尋以書
走京師乞辭於其鄉之友柳貫曰惟吾父流慶啓社
以施及於德潤故德潤自著仕籍四遷而忝今秩遭

逢聖代廣孝崇仁遂徵渥澤被飾泉壤實惟疎遜小
臣之至榮然累善成德不耀于躬而卒延昭于我後
人者抑有自來德潤將謁告大府歸奉命書哭奠墓
次若假茲窆石劄識厥美以示子孫則于法爲宜敢
藉是有請貫方執筆隸奉常以誅行銘功爲職而君
又以義請而可以讓昔吾鄉先生陳文毅公有言浦
江在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犇湊民生其間往
往撲茂質實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僞行而長吏至則
相與安樂之雖古書傳所載禮義之俗不過如此蓋

自以爲他邑所未見以資父所逮聞則若府君之輩
流儕伍幾足以當之而今四十年中日遷月華寔與
向異力農務本之習亦少衰矣觀府君克篤於其身
而有俟于其子孫則撲茂質實之遺其報施久近豈
不卓然可徵哉然則爲之後者無愧于其先則無愧
於其鄉所以承藉國家之休寵以自芘賴其來裔者
庶其在是府君有三男子其中子則德潤也吏部方
錄其平獄之効將敘勞進秩駸駸用于時金氏忠孝
之澤其益滋乎泰定元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初吉徵

事郎大常博士柳賢撰

代張公作官原墓表

先君棄諸孤時某蓋始仕祿不逮養也於是太夫人
方未衰某迎侍官漢鄂遂來京師忽念歸曰吾厭人
事不復出已旣數年卽世距先君卒十有九年後六
年爲至大二年始忍死啓先君之殯合塋于官原兆
次其明年某登朝叅議樞密院入中書爲左司郎中
屬武宗皇帝推恩內外詔凡臣工咸得追寵其先遂
贈先君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封清河郡伯太夫人清

河郡君亡幾某自免歸奉誥哭奠墓下且將修治先廬異朝夕護眎松柏重伸霜露之思而兩浙轉運使命下復隨傳去又六年今天子大廣孝治申定褒典自一品而下正從品各七階官勲爵次差某適以非才備數叅議中書省事秩視三品得贈封二代於是先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封河內郡伯祖妣劉夫人河內郡君先君贈亞中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封河南郡侯先妣河內郡夫人又明年某由叅知政事除工部尚書數月遷宣政副使品在第二

一有司加贈封如制進先祖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河內郡侯祖妣河內郡夫人先君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河內郡公先妣封如故某材智淺下弗克肖似每惟先君訓言在耳敬已勤上夙夜翺翺故自出入班著餘三十年致茲忝竊塵列侍從有祿有位是皆祖考積善成仁不享其隆以施及於某遂得遭值聖明澤露幽壤重封崇爵褒榮光大實維國家寵綏臣子之至恩然稽厥世美則所以委社乘貺于我後人者抑有自矣先君履行卒塋之詳

有礎道之碑此不著著其顯受命教于兩朝而可以
芘賴來裔者如右延祐五年歲在戊午三月十五日
丙子男中奉大夫宣政副使其表

武德將軍劉公墓表

武德將軍益都濬萊萬戶府管軍千戶劉公旣歿葬
之幾年其孫源襲爵鎮守龍興將北歸其鄉樹碑公
墓著其功伐表示來世翰林直學士李君伯瞻爲之
請辭于余蓋千戶初起民伍署爲軍校在滕國武愍
公麾下號爲材勇善騎射每攻城掠地常先登陷陣

最其功籍至錫金符長千夫固宜錄之忠武將佐之
畧矣學士武愍孫也余嘗撰次武愍功行文之建昌
新廟之碑知其善戰善陣而能克成厥勲者抑豈無
資于爪牙之助哉謹按千戶諱用世家遼東自其父
諱福始以親王移用哥營驅戶官來居淄川故今爲
淄川人福旣老千戶遂承其職至元六年以丁戶隸
軍簿郡檄權署千戶九年武愍受詔南攻襄樊千戶
實以其軍從三月破土城先登以功受賞十年正月
破樊城又有功第其次上之乃真受宣命以千戶領

元管軍十二月破武磯堡據其木柵四重決濠水灌城中卽以其所樹雲梯登陴殺獲甚衆會行省官分道進兵千戶復從戰丁家洲殲其軍奪其戰艦功狀上十二年命下進爵武畧將軍十五年九月還從武愍南征次廣州敗王侍郎軍闔部口又敗凌制置軍海珠寺下十六年正月與宋兵接戰崖山千戶手獲其都統制祝永昌副將孟德又得陷陣軍人韓松以歸而宋之遺燼湮滅無餘矣凱旋第功卽加武德將軍錫佩金符鎮守龍興千戶二子長世恩有膂力能

挽強命中自武愍南攻常挾弓矢以從崖山之戰武愍出奇計作射棚度與南船相當選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而世恩與焉絃不虛發自卯至午陸秀夫遂抱守衛王赴海死初以行省知印權署銀牌總把命未下旋得耳疾以其弟世英祿父職屢以功進爵在軍餘二十年慨然曰昔吾父吾兄少長行間間關百戰出萬死中賴國威靈受主帥成笑以獲斯寵今吾兄之子已能荷戈帶甲宜從世嫡之例還其祿秩吾退居田里私心安焉故源得踐其世官在軍九年舉

職不懈又能得士卒心可謂克承其家者哉千戶娶
楊氏墓在淄川之明水鄉黃朱店南阜下予觀自古
偶夫興王之運而顯建功業之臣豈出于單智獨斷
哉必有爲之輔翼左右者矣方武愍征南之師秉仁
蹈義所向無敵計其一時如千戶之以戰多名在賞
典者無慮數十人而今未及五六十一年世已鮮有傳
者則夫託之金石以貽永久寧惟子孫之責亦因世
論之公升降所繫余雖不敏尚安得而辭天曆二年
歲次己巳夏四月丙午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柳貫撰

太康王氏扶城墓表

異時蔡金訖錄河汴塞流天兵所次勢如奔電創殘
艾滅豈間良窳故夫間居巷處之夫有能出一智建
一策全百十于膏血之中則天必封培其後使世食
祉報有加無已益以爲均覆均載並生並育平時則
友助相資遭變則保抱弗貳吾寧枕藉以駢就死所
而不忍睽隔以獨覲生存此所謂義也而亦分也天
顧何能私寄豐嗇於是人哉太康爲縣在夷門以東

縣有小扶城故嘗置縣其地岡阜完厚水泉冽甘其封樹隆然以高者王氏之墓而王氏縣人也初歲在壬辰汴京已破師壓縣境民奔竄四出莫知向方王氏有諱義曰七府君者獨先與其六兄鑿地爲窟室度可容數百人凡親屬里黨之願以身來歸者悉納寘其中又時出營取糗糧以餽餉之他日六兄竊歸其舍道遇哨兵爲所掠致府君奮百死以計援之而兵亦卒不能害亂既定凡府君之家與依之以生者完輯如初而比近井落至百里無人聲府君七兄弟

居同室食同煬同生同死自少至老莫各一異由府君之順成之也中統始元南京諸路都總管府檄署府君大康縣尹府君爲時賦調以供軍勗耕殖以重本縣以理聞無幾棄去退然邑里間人人知爲謙謹長者中斥已田給宗嫻畀之券不爲毫髮吝惜至元十一年春秋七十又八卒家卽葬先墓之次其配李氏少爲令婦老爲賢母後府君三十六年而卒年八十六至治二年第三子元亮升朝以恩贈府君從仕郎追封李氏宜人泰定二年元亮進奉訓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品在第五加贈府君階奉訓大夫官卞梁路鄭州知州勲飛騎尉爵太康縣男李氏加封太康縣君于是去府君卒塋餘五十年而天恩便蕃寵及門祚生有祿食歿有號策向之阡聯畛接者或泯泯無繼或厯厯未隳獨王氏之宗前承後引聲光日起支庶日滋謂樹德不由乎人吾不信也然則府君之全活屬黨于萬殞一存之初亦顧吾分義之可爲而爲之耳初何嘗有計較封培之心焉觀其所致逆其所施嗚呼果哉府君二男子長成行司

農司宣使早世次中殤又次檢校君也二女皆嫁里里中宣使子男三女二孫男女各四檢校子男三女四孫男二檢校字長卿以明法選使臺部由中書左曹掾爲斷事官經歷光祿寺主事嘗鉤校徵理麴材欠緡爲鈔三千定而畸語聞有旨登之賞典時論推其清幹方積年勞馴致顯融余見府君之累爵重封未艾也泰定四年余以文學繫官江右長卿不鄙而與之遊具論其世如此請余辭表諸墓上余又聞長卿言家有金源補官誥知其上世嘗封上護國而亡

其諱誥雖不完至今存焉則王氏之啓慶其源固有
自來乃爲考次行業使歸刻冢石以俟且以厲時人
其有發哉明年泰定五年歲次戊辰春二月日在丁
酉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賚撰

雙峯先生墓表

雙峯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于大德丁酉死骨旣
朽塚木加圍距今將三紀孤崇善亦且老矣乃始勤
勤介其外嫺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于已而
信于人人謂其必將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于時

顧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之必至于彀而巧
與力違垂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尚幸家書一
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間之石未有刻辭敢
以狀私于執事使崇善他日有以下見吾翁而吾翁
託不朽焉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
業于文不鄙見委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不相聞也
輩行不相接也徒將考言諏行則有馬氏之狀在馬
氏名良驥先生之友而參政睂山楊公之客也詎欺
我哉按先生車氏初諱若綰字經臣後更名抹而字

既行矣學者尊之配其德稱雙峯先生車氏籍于台
之黃巖謳韶里斷自永嘉徙來計其時固唐末五季
之交也曾祖諱瑾隱馬家山有至行名載郡乘祖諱
似度父諱景山皆老于儒先生少警敏而學又早成
年十六與其父偕以名上春官不中第慨然曰吾家
數世湮鬱不遇我豈能終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主
伯之畧道德性命之與由學以致顧吾力有未至耳
乃與從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
中浩浩發而爲言闕放無涯涘于是車氏之學擅

雄于州里間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
皆以賓禮致之雖政事微有闕失亦藉以彌縫調齊
凡皆以學故也咸淳末浚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
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緯薦其學行而丞相王
公燦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
事去矣丙子間兵棘俶興盜鋒孔熾先生蹙蹙不能
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
卯卒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瑛老天濬孫
爲從父兄後與先生同學而成者也次崇善瑤老配

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崇善塔老尚幼賀夫人
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于學有母
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合墓故所居
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月也孫男七伯湛公
果公采伯殷伯禮伯成延年孫女五皆嫁爲士人妻
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于學時里中仕者雲起
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丘
墓所在夷爲畦遂而先生之世舉然秉禮方以昭德
炳幽爲事則天之定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溪先

生諱安行早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爲紫陽文公高
第弟子其授受最有原本清臣旣委已就學得其宗
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
毫研縷究藪發窾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
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
之分合孔門諸弟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楊佛老縱橫
捭闔之機籥會粹衆說歸于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
覈禮經分別制度謂喪服之親疎隆殺深衣之續衽
鉤邊雖家禮之證定註疏之引援亦庸有所未盡用

廣頭在下之說以改正深衣辨內外正降之義以圖列服制其學蓋深于禮矣清臣世謂玉峯先生所著書若宇宙畧紀別自傳學者而先生之書或在或亡則台人類能言之而世未有深知之者系曰學以善已而行非其覲也言則成文要以知其類也屈信者時是尚論其世也錮深藏密繫後人之利也

金谿羽人查廣居墓表

查君臨川人姓查氏諱居廣字廣居少入金谿望仙觀受度爲道士復去之上饒龍虎山中從廬阜黃尊

師石翁學爲詩尊師愛其類已授之穀率裁以尺度君更感激自奮嘗東遊至鄞海上還渡浙憇虎林山久之得楊推官仲弘詩七言今體服其雄浩又得范太史德機詩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抄口誦心領神解期與之俱化泰定丙寅余以提舉學事蒞豫章君將游匡廬過之與極論詩道而余銳欲翼君以進會時暑不果往因橐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求太史之廬而卒業焉太史亦欣然定其可傳者五十餘篇序爲學詩初藁以張君之志明明年君卽館豫章

還往益熟論議益切又明年余受代去君悒悒不勝
情余曰君方外人豈不能復入東謀一再會乎君強
笑頷之初與君同爲詩者危素太朴後與君上下頷
頷者王漸玄翰揭車子舟余最善是四人以爲江右
後來之秀而素乃以書言君死矣余爲之西向哭哭
已則曰天果不欲昌吾詩乎胡爲使君之駕將騁而
遂蹶乎又胡爲不葆君之玉未磷而已歎乎余壹莫
知其故也君早孤質厚而近迂所交多畸人靜士雅
嗜佳山水杖屨所歷攬結竒秀資之賦詠無遜思焉

使幸至中壽則不懈而及于古獨詩乎哉君以天曆
己巳秋得疾臥鐵柱延真宮其冬十二月道友鄧居
明與其徒葛世蕃迎歸仁壽觀卒其月庚戌年四十
六明年正月戊午爲窆塋犀原臨川處士孫君履常
奎章閣郎官揭君曼碩武夷徵士杜君原父尤知君
君之塋素旣銘而納諸幽矣又欲余言表墓以責君
于地下素之善君有始終哉是年至順改元歲陽庚
午秋九月旣望一柳賢述

博誌

亡妻墓輓志

貫亡妻盛氏諱淑婺之蘭溪人生十有九年而歸貫
得年六十一終于寢以重紀至元三年丁丑歲冬十
二月甲申塋下梅塢子男三白同因孫男二柁穎穆
柁天始貫爲國子博士恩封宜人再以貫出提舉江
西等處儒學加封浦江縣君生宋咸淳庚午八月一
日歿至順辛未十一月九日兆成先窆俟吾他日同
窆太常博士柳貫誌于玄輓納諸其幽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二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三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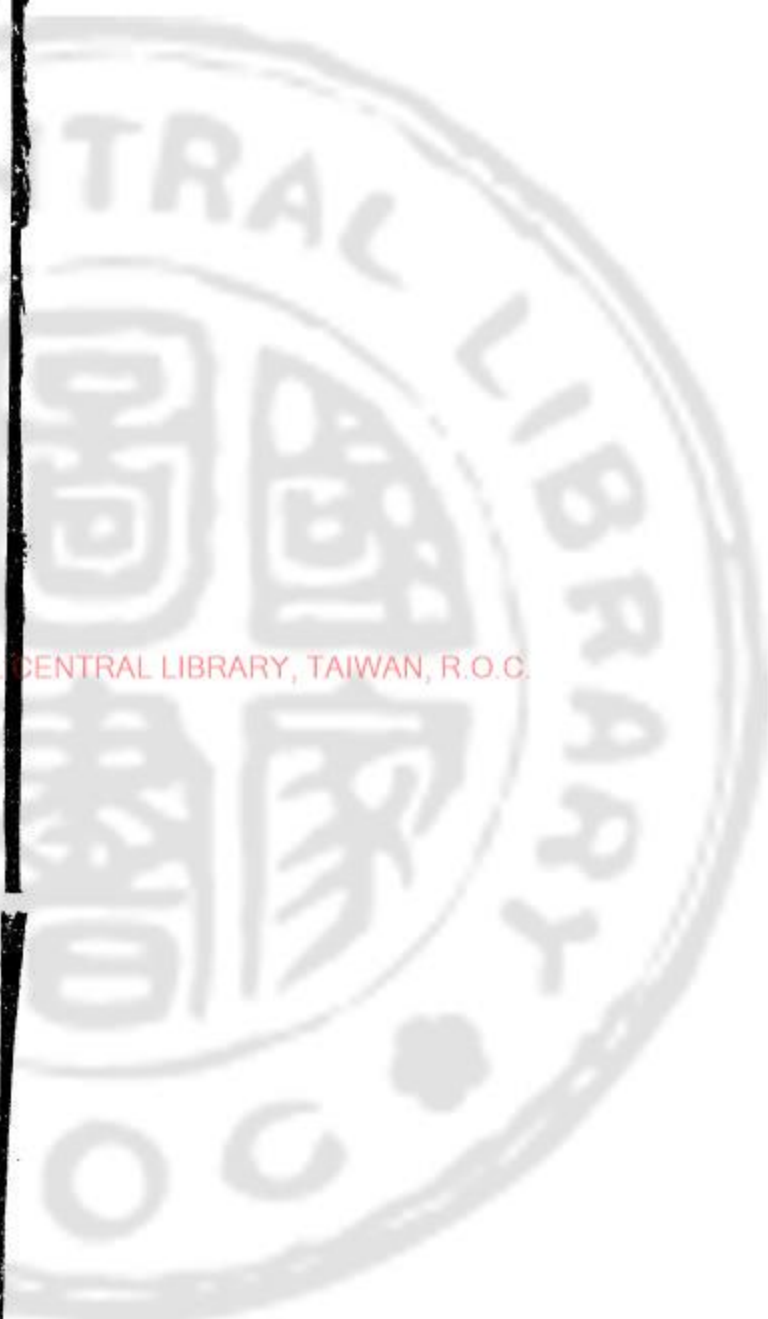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銘

豫章樓銘 有序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城豫章其郡名也乃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于城上



實備雉門之制應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
胥悅豫有以靈承上恩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日旣南
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相臣臨席賓寮列俎酒酣歡
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
以其辭命賈賈不敢讓爲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
亦禹所敷春秋戰國椿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郭
畫茲豫章曳楚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旣
海澨嶺徂洪始名州廢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

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列城受呼守牧之良
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號考義則踈
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旣定南紀
旋安里閭時哉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
世祖有詔雷行電舒曰惟龍興由夫澤蒞其潛其躍
乾迥與俱異指同音革之廼孚遂簡宰臣建行中書
以張國威以宣廟謨亦訓亦齊無劉無孥課則民庸
賦則兵車謹修侯度職貢乃輸富而教之俗恬以愉
其北柴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煩戒後凡四星終

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署堂昔雖塗
府舍潭潭孰啓新模據勢雄尊象乎紫樞兩觀之間
有列闈闈疏爲修閣達及交衢扇燼揚埃忽不須臾
宰臣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譬諸服衷
袂則有裾函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需
陶埴斬材工來于于層構勃興鵬騫蜃噓翼翼闢楯
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膚上宜綴筵下可建旗
雲宿藻井霞飄綺檻西山晴翠時落塔除如憑廣莫
如挹方諸湖淥右汎江瀾左紆于帆輻集萬屋鱗鋪

警夜嚴昕有鼓錚釘有節于厥有栖漏壺坐息徒倚
有亭有廬亦有遊氛不攘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
曰今高朗維昔溢洿匪增匪埤匪剔匪剝度不在奢
名不在誣卽榜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亦民不迂
爾卜牲橐爾謀燕胥我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
玄袞繡襦色笑娛賓其虛其徐殺敵旣升醪漿載斟
吳絲蜀桐趙玉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夫次舉交陳
卒徼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折爰
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迹之麓治在郡縣

謂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芻宰臣維垣志範其驅
大閑克正小體自紆繫此江粵夥民曠虛八夫四耦
三歲一畝畝有遺秉野無逋租由宰臣賢仁涵義濡
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臺隍飛閣渠渠臨茲治城
如承盤盂由頴陰侯爰始插抃歷數千年考考應圖
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前星次焉
麗于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孤
宰臣作樓非以聚酺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
肯樂以訃陋儒屬辭實繁且蕪請命剡工託諸礎礎

拱北樓銘

有序

杭爲江浙行省治所門雉之制宜壯且麗蓋吳山橫
截治城中如龍鸞翔集不崩不騫舊卽東垂築爲門
闕而交衢達于其下比歲大德己亥始因宋朝天門
遺址闢隘埤高冠以飛樓爲其楹戶之北向也扁名
拱北示尊君親上之誠焉閏三十一年天曆己巳十
月樓燬省具聞中書以爲樓直省東南兵民號令胥
此焉出宜先百役新茲崇構以竦視瞻不踰時報可
乃以圖畀府使揆材庀工梁棟惟良畚築惟堅樓成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三
而枿棋騫飛堊塗昭煥加于舊矣起至順庚午七月
明年九月訖工凡役工一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糜鈔
以錠計一千七百九十有七米以石計二百九十其

崇

天縱廣

尺

視其役者杭府達

魯荅赤荅里馬思的泄其成者行省平章政事易釋
重四公而左右司都事鄧巨川實佐經畫又三年爲
歲癸酉始礪石請文用著成績文曰

皇有允有洽于大同基命定命憲天惟聰保邦制治
建二樹公提封四海其旅姓姓堯舜博濟猶病乎仁

井牧分疆維以範民睠茲越吳實古南服關省命相
江閩併屬界之嶺海繚以溪谷粟米麻絲鹽鹽茶苧
服罷之貢克勿航輦歲實王府有式有典東南大藩
曰維錢唐前臨潮波四周臺隍吳山中亘距奮翼張
有截崔嵬有崇闐闐兩觀之間有閣渠渠闌楹北嚮
實拱皇都乃歲已巳守者弗恪融風晝揚焚巢燹作
曾是岩堯化爲冥漢宰臣曰吁天工予代是心魏闕
無乎不在一樓之興民所瞻對予圖厥新維時是因
乃度土功乃發官緡相彼基楮益之廣輪其材樁杉

其飾髹丹雕櫨繡栴露拱雲欒觚爵騰拏如清湧山
望氣占氛亦承亦序壺氏縣壺鼓人擊鼓以警昕昏
以戒廬旅商出于塗賈藏于市夷有奉琛使有結軌
塵海幢幢覲是瓌美來游來登稅于高層風清瓊宇
星貫玉繩江湖兩漚日升月恒昔在李唐武勝名軍
揚益次杭章章有聞錢氏建國百年四君宋初藉土
爰擇牧守涵育既優民訖于富貨資化居工尚文鏤
燕遊以時惟豐故豫築臺構亭剝巖治圃騷人墨客
興言能賦豈若斯樓雄據高明不專序賓不主觀兵

引首北顧咫尺神京神京巖巖民環拱之如轂斯運
我約其軼如網斯張我挈其維庶民惟星師尹惟日
其分雖殊其誠克一左陟右降如承宥密斗牛之墟
方半萬里太微分光周是四履宅揆良哉民胥樂只
上公惟宰宰士惟僚寤寐先憂罔不夙宵金穰歲兆
玉燭時調諸侯之門曰應曰臯有攢畫戟有建駢旂
威行令施無淫無愆星河在上民物在下樓觀巍巍
有截中夏侯度克脩純錫天嘏嘏吾敢私爲天子壽
化自北南實饗實右勒辭山石敬拜稽首

養正堂銘 有序

大興君耶律公作堂于信都私第比參政江湘行省
日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爲大書養正堂揭之楹間朝
夕觀者有擴克而無懈怠所養所存顧何嘗不在
于斯哉賚爲之銘曰

肖形兩間莫直匪人顧圓趾方載以一身爾心之夫
理勝故純爾氣之積志壹故神秉之葆之在識厥初
勿亢以極勿淪以汚勿舍其車賁趾而徒勿脂其毒
噬肉及膚曾是幾微一動一靜有頌無違曰此成性

涵之在中則莫吾病惟敬則存惟怠則騁敬怠之分
間不容黍乃相先民示爾繩矩維克端蒙廓大其宇
不雕以完心焉童叟以之應物泊無迎將以之制變
及於真常繫信都公舍和蓄剛其發不抑德盛流光
其光旣流內美益克謂美伊何養正於中亦施諸人
弗耀而躬顧瞻堂搢名昭義豐我徵其訓正以受美
及正爲非得正爲是終日射侯維鵠斯視君子求仁
侯鵠實似神聖製字之與正對目所擊者道無不在
是心經綸昭晰勿昧我銘公堂以諗諸內

蒼劔石銘 有序

越府照磨官林君叔大蓄奇石修勁秀特植置官署
庭下媿貞肖剛石猶人也予過山陰見而愛之乃爲
石製號作蒼劔石銘銘曰

誰爲龜枿興雲吐霧誰爲底柱截波東注誰戮防風
骨骸撐拄有植之修非奠非虞不銖而廉不窾而竄
如英瓊瑤如玉櫺具旣庭旣直亦峻亦武字之蒼劔
以配寶璐使鎮郊筵百神爾主明德惟馨式敷是與
辭

陳貞命字祝辭

予友陳君子仁之子貞冠而筮賓字曰履元亦旣協
於名矣夫元卽善也履之而行仁智兼用成已成物
之功不其至哉貞來問義乃辭而祝之其辭曰

乾有四德繫天而行自元以始歸復於貞上戴下履
亦順而承陰陽之際闔闢降升剛柔相交出入相乘
不枯夫氣不圍夫形方其旣翕已張其絃及其遂舒
愈韜其英春必有夏久必有徵使冬不春沍陰以凝
變而適正化道乃成體天者人粵惟心亨仁首四端

王俱生生以顯仁智以藏精粹焉枯枿燁彼春榮
不鮮 貞曷罔其萌不挹其冲曷就其盈體驗擴克
一本于誠悅親信友已分既明推之事物豈有餘贏
陳生肅冠進學烝烝幼名冠字字則依名貞字履元
維以訓程新新不已善與元弁植本既固履善無傾
去爾幼志爾毋矯輕習爾幼儀爾毋近刑允茲學功
聖猷是經吾豈蝸蟬啁啾自鳴其以予言質諸禮庭

鄭泳冠字祝辭

吾里義門鄭氏之老順卿者吾友也筮得穆日始用

三加之禮冠其諸孫泳而責之以成人之道焉不鄙
戒實過采衰陋夫旣席開酌醴字實予責予惟泳以
潛行爲義潛行乎大川而涉其津涯有從容暇豫之
意無造次急遽之容古人每以適道譬之有自來矣
而順卿又方敦泳以學予聞諸易範潛之爲用不旣
大哉乃爲製其字曰仲潛復申其義爲辭祝之旣以
承順卿闢家之美而又以觀泳之績于其成者固在
乎此辭曰

古人重冠維以責成其成謂何反身而誠忠君信友

事親從兄由乎仁義至于踐形三加有禮禮不虛行
筮賓命字爲敬其名爾生鄭泳早嘗受經未離幼志
已及弱齡設筵弁首古訓是程吾觀于水析義甚精
水圓以折流而不盈自夫發坎達于四溟淪而爲潔
潛而爲榮剝舟任載僅若浮嬰負羽不勝由弱故傾
柔而能剛孰與水爭知其性者不將不迎潛泳其間
維順之承過涉必滅浚恒匪貞譬如學功蓄能致亨
自強不息宵寐夙興雖泳于涯實游于明非心之潛
測冥于并晝爾生泳學維烝烝辰哉不競逝波日驚
晦用遵養魄將載管潛之昭之泰道之征徵諸易範
本之性情字爾仲潛戒爾矯輕非伏于潛欲抵其平
滄浪之歌有濯斯纓爾慎持之如承佩珩爾世孝義
視爾門旌黍稷維微神歆德馨由微至著有聞無聲
棄爾孩孺揚爾翹英式祗訓辭以無忝所生
贊

姚文公畫象贊

祐治之間三宗繼體公如景星光于五緯燕許常楊
時乎竝世蒸火人文咸韶帝制廟社巍巍風清日麗

上方倚公公則歸矣被髮騎麟視世糠粃陟降洋洋
緊公不死有肅容儀瞻者敬止

王叔能叅政畫像贊

身廊廟而心山林學孔顏而志臯益生色維仁義之
形克體皆盛大之積此所以爲命世之寶龜陳序之
弘璧也

王繼學畫像贊

粹然水玉之英展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臺鳳閣
不用則置之朱崖儋耳老智慮于多艱觀夷險于一
致固將挾玉局之飛仙以游夫鴻濛溟滓之際所謂
瑯琊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淳涵清淑繫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
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
爲篇目宜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
人式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

與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箴

思學齋箴 有序

清河張翼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
箴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于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爲仁陽義陰
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
堯舜與人同此秉彜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况學者
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爾外馳
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旣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
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毫厘若引圭臬以奠方維
克審夫是勿置爾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
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齋明善擇善真致其知
進德修業行見于施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
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克罔或弗祗

縑以藉玉網以襲衣緝是內美暢于四支維敬之興
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于自欺
弗踐其形禽獸紳綏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
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耀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爲師
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旣勤止
牧之愈卑日引月長晝思夕惟爰闢齋居以燕以頤
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工有箴予爲之辭學思自彊
庶幾緝熙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婺蘭溪人家爲大姓世有顯者
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似之六世從
祖諱涓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
里尤爲望家節婦歸闔再期孕而未育似之邁疾死
及產男也節婦泣誓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
二心何以見君地下言訖復哽咽於是劉氏家益落
節婦惡筭疏服常如初喪而所以承祭祀修饋餉與
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悉身自任之不使有違節愆度

字其子潛自始學至于成人爲之聘舅女而女焉生
二子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
以死守全劉氏家雙行寒儉一燈夜績臥起相依攻
苦彌厲然取其紡織之贏以供鹽鹽亦常若有裕久
之潛所遺二子滋疑疑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
義自持易奢爲儉而婦又以順正率禮成教劉氏之
稱爲望家者茲可以自靖于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
一稔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十又七年予與節婦
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似之交而潛及

其二子城衆又嘗從之間學知節婦凡行尤稔數嘗
爲予言之蓋歎世有旌復之典而人無自鬻之心若
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
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介弱婦毅然相從于茹荼食蓼
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固
不樂得之而世固偏予之者閔之深而美之至也今
予所稱劉節婦行未采于風人名未登于策牘予獨
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論而斷以史氏
之法壹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鑒雖

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惴而未昧彼詭節稅之麗而
侈閭閻之崇以爲節婦之得傳顯顯藉是亦惑之甚
矣予竊卑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鄉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
泉村傅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
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晝夜自力于紡績字其女至
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簞食弗給而其旨柔毳之
養必使常過于厚又三年而姑亡治棺具歛無違禮

哀瘁毀瘠人或弗能堪內外嫻憐其無子而貧咸勸
之改適節婦以死矢于衆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
益劬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凡泉纊穀菽之贏則別
爲之儲峙五年始克舉其舅姑與賀之喪域而窆之
哭告于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學而尤不廢于耕會
高陽許先生栖隱八華山中去傅氏不十里節婦雅
敬先生遣以束書從之學似旣聞其講說而知夫義
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
六十有一而似旣有子矣賀之得祀與傅氏之宗藉

柳行集卷之三十三
以不墜節婦力也里之耆耄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
于大府請從近制加之旌復雖未報下而節婦之志
亦少伸矣貫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賀之諸父同治
毛氏詩故相善也于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
之內有三從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
善而遂其所履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
離之中而貞女烈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然究而觀
之則其薰染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來哉昔者朱
呂並世東南理學極盛之時吾鄉有傅同叔先生學

邃于經而尤有考于天文地理井田封建樂律兵制
之書會粹其說曰群書百考傳于學者學者尊之曰
杏溪先生而不敢字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于遠
大謂制度文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肄
者皆體驗切實可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學
益嚴而有節晚乃分其兄子定遠之建安受業文公
之門今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卽其人也賀蓋先
生之玄孫也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于祿仕
之優而獨發之于閨閭之懿然則熙朝旌復之典一

舉而得夫傅氏之婦以顯與之他日獨行有傳尚足
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于其躬而信于其鄉
至于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成化者亦章章可稱如
是豈非吾鄉與學確行之明効大驗也歟貫是以論
而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
閑居節婦十八歲歸爲筠婦劉視韓族稍大節婦知
重其宗抑首促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

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當屑爲
劑筠自運機碾緹軸石墮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
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卽去居鄰姆窋舍晝夜
撫一子一女以哭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墜姓踏
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簪珥益治泉絲理生業輟輟
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與娣姒合與
而同庶其優遊以老乎節婦始寡家甚微今浸浸昌
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爲是於鄉俗
有助大德二年里耆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令

長爲按實上州若府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旌
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發居實六十年云嗚
呼禮愚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君子蓋深悲
之而猶喜其章章者如是也新故絳在晉之墟憂深
思遠邈有遺緒若節婦所自樹立豈教使然亦其土
風哉予客京師見郡國所上孝義交章累牘喜其厚
倫叙典之化洽于古昔徵于書作韓節婦傳

寧節婦傳

寧武宣公河內人材勇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

功起偏裨爲將帥鎮吳而卽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
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贊爲樞密院
斷事官者娶獨吉氏獨吉氏揚州路總管禮之女也
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
十七仲子未再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
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于墓下
三年將還吳哭踊自誓曰吾爲寧家婦不得與其夫
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
于世矣卽捐去簪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

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僮指逾千待之各有
恩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跬不敢越節愆度樹其家
規自祖禰薦祭宗嫺慶弔門戶租由外凡賓客之饗
燕時節之觀遊靡彘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于耳而
動于心間歲長子九思卒撫其孫欲其成人而進其
仲子九齡于學女皆擇所宜歸總管公踰八秩猶壽
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
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耆嘉其貞
節爲上其行于郡郡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以

次達于中書于是禮部議旌表蠲復如令事下有司
爲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亦表其坊貞節坊云嗟乎
節以乘剛處險慎守不變爲節義而致亨惟其正焉
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禮義之激昂
詩書之化導歎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
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鄒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
之齒易曰安節吉往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亨
固觀于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從予學治經故予爲
繫次其事如右

書

答臨川危太樸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爲親舊牽連留宛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爲答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辭纒纒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第三月中所附書至蘭溪者却不會收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需查君碣銘豈卽廣居耶去夏別時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土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

後不知遂服與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日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着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恥于問自多者恥于求而若剽掠纖碎綠飾淺末已足以雄夸於制作之林而爲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頹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涉迹于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爲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

相行集卷之三十一
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瓶罄壘恥之患甚自慙焉蓋
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于經可見已古之
人所以底至于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
已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畧
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
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楊韓之書以博其趣
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
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
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
以日淪于滂下而莫之救也顧不肖日勉之而未至
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爲如何貫潛伏空山安貧味
道畏影收聲西遊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
人門未能以足赴目相望甚遠暑溽萬萬自厚

答宋景濂書

承問尺法老嬾不能多記姑卽其所省以答來意蓋
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
請以天子中指爲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爲長
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

家禮于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爲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爲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于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卽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卽省尺程沙隨尺卽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卽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爲玉尺歷代龍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爲法然是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吾友以爲何如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克其事固不止是願益自察識以進于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仙華書院藏板

浦江道傅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古晉秋水馮如京編 仁和德遠汪浚校

新喻方洲彭始搏定 海昌宸銓查遴

寶豐雲巖吳垣鑒 嚴陵理侯陳文燮訂

宣城孚遠唐文德叅 同邑爾鉉張德鼎

記 後學晉初傅旭元募修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

明年始營宋秘書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于後福建省罷全閩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蒞之柄任專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樹平津開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迨今至順壬申之歲四十三年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爲天子專制方面所居處居所立正位

權綱攸繫有翼有嚴其命慕僚相時蠹敗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茲度程乃出緡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昉自堂廷達于門闕易剏敝爲堅良化闢茸爲麗密堦城瑩淨堊牖鮮新觚稜藻井動采交揮表漢廷之黃閣映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塌增崇加袤竦立簷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屬奔奔承命于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爲士大夫之治于其官猶人之修于其身也身修則心正而物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

身政則視諸其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相
之素蘊畢見於斯推其洒掃庭內之心豈不欲澄清
天下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坦墉樸斲之勤又
豈不欲佐宣廟謨保乂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効觀
隅知室聞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董
其役宣力維多屬茲僭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
式昭棠樹之思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
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于海者之司命也其
別廟在吳城西北陬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
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
上旬之吉開檣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
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天子慈
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盼蠻如父母
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
丞買住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易釋董
阿公入覲道吳因請公蒞薦裸翼日公齋沐入廟跪

奠惟寅顧見尊尊籩豆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
恭明神潔蠲器幣之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上
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祭器如式以昭
神貺有旨卽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醖承舟各二又內
出白金五錠爲二百五十兩勅公董成凡器籍置廟
中倘常薦六月辛未公橐金還吳具宣恩旨漕府官
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帑所儲比年賜金五十兩總之
爲三百兩中餉金工準上供新制爲祭器品十二香
奩香奩各一件共可名者合四十有九匱而藏之平

江府庫祭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府而且稽其
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祭爲九重致
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之祀列在中
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器不稱物猶有待于大
臣之論奏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
金石其何以彰君賜格神休臣實甚懼乃來請辭臣
某昔待罪禮廷竊常與聞明德卹祀之義乃執筆書
之俾後有考其諸器數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祀處義氏神農氏黃帝氏卽古所謂三皇者
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
有祠祠之自我聖朝始夫旣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
乃猷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
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
廟建學有師有生而全寧路獸闕全寧爲駙馬都尉
魯王分邑延祐四年魯國大長公主以帝姊居藩首
捐湯沐之資作新廟于大承慶寺之東陞楯豐崇像
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神亦寧止于

是公主授使者命屬大史某記其成役不得辭竊常
考之三聖人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顯闡幽固各有
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宓義身察陰陽六氣以
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艸木色鯉而審其燥
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察和齊致利天
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內經以命臣色
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傳則其道神雖
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爲不嚴且尊也然今郡國
之制豈無他祠而公主顧獨汲汲焉而不敢以爲後

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吾君吾國中以壽
吾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騶虞之化而
肅雝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謹所聞以復使者
之命而且以爲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翁人而葬其先府君宜之南陵南
陵先生仕國也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曰
是于東西行道實徑事定吾其返乎暨十年風氣靡
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堦埽無適主蓋適其授弟子

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卽仕府君
以耆壽左右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
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爲歎哉先生旣卜黃塘之
窀惟吉又作見初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攬物興悲
如始喪時先生之篤于親猶府君之篤于翁也至治
元年貫辱與先生爲寮謂貫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
名亭子旣聞之吾歸將刻文亭上以示子若孫今屬
筆於子焉貫不敢以蕪陋辭則復于先生曰山川之
流峙草木之芟滋地之形也然而第嵩華之高測汝

漢之深而求終南九嶷之植以與之並則巖然者皆
山潏然者皆水蒼蒼然者吾知其艸木而已指輿圖
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其地氣之有闔有關
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由宣泝睂其里逾數
千而遠以子繼彌其世纔一易而远方府君少而占
籍十蜀不自意老而憇息于吳于楚也棄親戚墳墓
于睂而去之不自意復體魄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
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
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宜人而已安

知睂爲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壤始樹而已亭已宇則
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葢洋洋乎青神峩睂之
在睂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之芳縟皆其見
似聞名而心目崔瞿者也地氣之虧疏魂氣之冥漠
有不得以間之矣然予聞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
所謂鄉先生生而教于閭塾沒而祭于里社殆其人
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
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町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
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

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爲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茲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貫國子學今以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諭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塋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域民凡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涇患有圍也夫民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

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于無已若古侯國始造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戶竈之私坊庸表峻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毘陵畫江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湖以西爲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爲烟埃獨城隍神祠直奎斗門之西沆無寸薨尺楠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旄鉞一奮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益皦乎其

不誣也于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年所祠
之存者瓦漂棟敗塔侈楹折而總管府知事廣陵趙
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涖地大而物殷凡以逆雨
寧旱消沴弭疵者舍神弗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虔
而可後乎乃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屬徒
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基而廟成肖象
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門丹塗白盛修亘麗密不節
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饑言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民
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謂魏障之有屏謂蒸藿檜必

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京師
過予曰石謹具子爲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之封
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者死忠者之
子若宗乎保聚教訓胥及三紀上之涵育神之廕休
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之職司坐幕府治文
書而已宣其餘智深美是祠俾民康共而繼今豢牲
潔齊來娛神保顧瞻延宇洒掃弗亟有不興其甘棠
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畧者也君清栗有猷
今進階從仕郎爲穿山塲鹽司令惜其將老而勿究

于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資記

鶴山庵記

與時吾鄉顯家聞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掃塋域登其餘餽合醮以樂有長長之序無貴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躡履之身而委其先于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來諭口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寔在鶴山下山距吾家數里几室于山之麓者唯吾姓爲大堯峯窈谷湛泉秀樾所以挾露神閤披發竒采若顛顛自効于斯故嘗腋山爲庵廬歲久敝撓楷旣撤而新之會吾子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卽其後構重屋四楹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埔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今吾伸

府君子群從之上不猶有戾乎廬爲先君作也夫自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于古而合于其著之楷將有饒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爲廟寢之式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雖墓祭無文而塲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序齒逮賤槩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爲變之正者公則年多于予其有聞于長者亦若是否乎予方悲顯家聞族之不能以皆傳而劇喜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

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賚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于恩而義有弗卹也然而不旋驢移踵而問之則已與神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哉顧吾有重于千金輕于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恃而不滅一言之訓貽之數十世蓋昭乎寶龜之足以昭明而卽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

宦于南予不識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受之正矣始其父卒潭府推官顧言曰吾以一清遺爾子孫吾以爲豐爾毋以爲嗇也及叔敬免喪有仕資揭遺清扁所居堂上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推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金哉它日叔敬過予賓軒請發其義予無以解焉予聞舉其所有持以與人謂之遺而遺必有其物矣投桃之腆不薄于報瓊與帶之華不滋于獻紵故有所遺者其遺淺無所遺者其遺隆昔予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悉敷遺于予而予

又能兢業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沆瀣不泥滓以起穢也不翕訛以爲炎也不疏宕以取容也不窒塞以廢權也淵然澄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若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楊氏之在西都皆知所以愛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孫矣然丞相之宗不縣于太尉之胤論者謂大鳥覆墳有開厥禎而不知經義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之初固已卜之于此而言子張欲知十世之間夫子蓋以百世可知者答之嗚呼以予觀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

兄弟頡頏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
辟椽江西廉訪使者之幕蜚英騰茂其在茲乎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爲錦江橫貫州東
下注章水州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屢閭衢巷夾其
兩涯民族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爲命橋一日不葺則
徒輿歛迹公私交瘡雖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隕一
羽于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
大莫先于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艫繫竿直州治爲浮

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
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宜橋鑿巖架虛旣成
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
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三十六而
橋役大興役大故功鉅衆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
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
岌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頽缺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
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徒自畫焉莫可莫
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麾節蒞郡進父

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于橋
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於是長貳
謀協察案式從封內之人輸財薦力如趨父任公復
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略者李榮等七人
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役賦功
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諭曰
吾窮囊隙窟室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
堤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傳以石水朝夕灌漑客土
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揆之其袤

七十五尺其廣一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爲楹間七以
補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圍石不勝則
反手磔裂宜易博爲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
之弱且撓者斲石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繕理擇于堅
密不苟不媮厥旣僉功列樹兩柵分爲三達節東西
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爲長慮遠引無
贖算矣自鄭公畫橋議至于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
四三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寧曠歲繇時以俟夫
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人不同豈

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蓋事時鮮儷有當爲
而懈于爲有能爲而不逮于爲者雖仁且惠徵諸一
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才之著見因于所
遇而無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
則之三數公之所就于彼而不于此吾將不得而訊
之况得而頌之乎傅公名顏字顏卿歷佐部寺參掌
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于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
領方州曾未期月宜人政灼灼可道惟茲橋功在
公爲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後何觀書來

請記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目睫
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于不矚沒于未形限
于不自達爲難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
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
槩見于茲四封非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施置
開塞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
諉橋功于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卽江以名而今榜
仁濟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靡鈔一千二百
八十五定役工至某萬某千某百某十明年十有一

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者郡監牧佐掾縣令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于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几郡制爲醫建學因于三皇氏之官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矜佩之遊反若不龍亢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程君介縉翁請于行省曰學昔有堂才立樊牆中視

融回祿猶不我相而殄殲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今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備者併以序爲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覃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爲職思其憂類當如是卽以圖昇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旣儔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邃寬爽不亢不卑鼓篋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予雅尚斯文乞辭鑄石龕置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日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

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爲準的有志以爲鑠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諉諸其器於事乎何有益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黃帝岐伯吾不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論之藥石鍼砭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靜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于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辭密義併苞聯絡巨細畢備而惟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途卒之執液

齊假攻熨爲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于伎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今單懷公不厭薄乎茲事幸爲署居以蔭麻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鄒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爲是豫章之學者日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于道成教象于一邦流華問于京國吾將于子而計其効焉雖單懷公所以期屬吾子者亦未必不在乎此子尚勉諸縉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箴然請子之卒書之也今日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

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分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劍殲逐蛟蜃輯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鉤鎖地脉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隱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脩行成信既謝提點宮事則謀相宅別營真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

憲傑構堅密邃嚴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高闕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名山爲著額崇真觀登諸祀籍卽命楊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述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爲雲從山旌陽未升真時蓋寓藥爐丹竈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雖各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真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希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

游恬入漠如執左券以相畀授亦彌夫華隱之多賢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廿二年其歲丙戌始興觀役逮今至今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于斯栖息有容養殮有繼穉松重篁加圍合把徑幽林蔚屏却氛塩步跬城園侔乎嘉遯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叙次本末既重爲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偶于其卜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敷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

源此吾願記于石而有祈于後之意吾今且以祈吾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于吾乃入闕著書上下篇總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自齋縮以全其生而至于寂感之機不離動靜則固神矣妙矣然所謂絲絲其若存者旣足以植其宗燾其後而况旌陽之靈超遙乎九清玄覽乎八虛顧雲從鼎竈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薄其躋遺其世哉曩余幸承泰雍展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

間頌歌瑞應歸懷黃老之日蓋久而徐君不鄙託記
故執筆爲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
來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
觀而余之辭併以弗堅其有馮乎其無有馮乎余亦
不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終凡若是而已
寧足覲哉寧足覲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組迨其加冠猶
服采衣采者染夏爲五采而朱黃青玄纁爲其等焉

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
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旣壯而始免于父母之懷其
欲養之心幸而可遂然得者俾壽有得有不得焉則
以稻錦之身惜桑榆之景舉鞞升堂陳饋羞者凡可
以極吾之歡欣者無不爲已昔之人有老萊子者楚
人也蓋年七十而其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
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夫童子之戲五采爛斑娛
嬉于前庶幾朝夕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以慰滿
吾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談者誇之至于今如一日

也然則情之不能自己者以其出于吾性而人莫能
增益乎其間故耳余寄豫章有李生者爲余言豐城
古大縣也今爲州江以清蓋其里人初有司上其刀
筆之勞得被省檄爲筦庫吏念其母之垂白幸其身
之猶強不忍頃刻去左右故棄升斗之祿以專致夫
菽水之歡今十有四寒暑矣親年日益高子職日益
修於是題其奉親之堂曰采衣堂而言則諭于人曰
吾無老萊氏之德而有老萊氏之心世之君子其有
以亮吾心否也余聞而爲之助喜焉夫老萊氏之事

楚人載之高士傳中則固昭矣然其所以爲孝其迹
不越乎是則服童子之服心童子之心以其能全性
中之仁義而無待于其外非曾子之養志殆未能以
偶之也然則老萊子者其曾子者歟若江君者又
豈非學老萊子者余故曰示一文一質之義者由乎
其外而全性中之仁義出乎其內者也余不識江君
而樂爲之言者以其義有足言者故不能已於言云
耳

玉隆萬壽宮典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爲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遙山者居焉後于其地拔宅升真卽建游帷觀改玉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墮錦帷其處名之卽以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謂是宮爲群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茲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于晉而盛于唐尤莫盛于宋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于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于郡人光祿寺丞胡公仲容而王冀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慨

拓其費出于係省之官錢其齒準西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內出玉冊遣帥臣加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宮爲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于岳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適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旣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于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嗣居其廡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奕君殿祖師祠堂推剝弗治位豈非據謀將改爲則以狀請于教主嗣漢天師會玄

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偕首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蓋宮制二殿中峙廡序參列于前而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廼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真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亦既無紊于禮又卽十一真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爲青玄閣下爲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典造之官寮以及歷代住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衆焚誦歲時潔羞薦饗視子孫

妥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于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爲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致民無與焉降秦及漢禮壞樂崩黃老最先出一時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勸之以祈禱禳祀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踵夫壽宮交門械陽蜚廉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黼黻極盛人以爲宜然耳嗚呼其去黃老爲治之本何其遠哉古者明于神事必

皆精爽不貳聰明齋肅之民而今之爲道士法者抑
豈其徒與不然所謂重黎民之遺胤而果能勝夫宗
祝之任者與旌陽晉人是嘗有德于吳楚之民及其
功崇行成趨然上征而山川炳靈鼎竈斯在今雖去
之千載霓旌羽蓋猶時臨睨乎故鄉則夫驂羣帝之
御換飛仙以邀遊不卽于是而奚卽哉十一大曜天
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無間然矣乃若列主于祠
而享有烝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于八百地仙之籍
也哉雖然精爽不貳必朱君而後足以當之自始有

宮迨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和得
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爲是役績用章灼如
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不可
哉朱君字本初受道于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真人
扈直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于
上清之三華院云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
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慮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承堅至以故事展禮于先聖先
師見其壞梁撓棟毀塗缺甃盡然曰學爲風教之首
政之治否常繫于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
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
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旣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
紓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資錢市材鳩工率先凡
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卽新爲蒞誦之齋六
楹間殿室堂序門闈庖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墍
聖腹內外整飭經畫緘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飭于

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庚午之春及秋而工告訖功耕
農販夫見庠校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則驚嗟
歎異以爲吾儕小人服勞于官匪旦則暮舍庭署之
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
先無材葦之徵求無馨鼓之發召而績用如是吾聞
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于是學之生師請
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爲書介其猶子瑩
走隣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題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
余曰今大縣戶五六萬中縣戶一二萬而贏以今揆

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入受教者卽其視養于庠而進射于序者也曰賢曰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鄉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無一學不厚

於民無一民不隸于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蓋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爲二十五黨二十五庠又總之爲一序周之鄉學旣盛矣乎然視今縣戶五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而其民亦倍蓰于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古人之于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餞已卽去講誦文辭雖

柳行集卷之一
不足覲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革其具固亦資
始於是矣若張侯之於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然
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論時役不煩民而
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巍殖殖揆夫鄉遂之制無或
過者然則侯之軌民于禮而納民于善固推夫易直
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
然建學立師之効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
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頌之蓋觀其旂而欲無大無
小以從之于邁見其勗則以爲載色載笑而匪怒伊

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衿之不來國
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
乎其時哉今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
樂之教益洋溢乎壑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
當斯時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然則尚論其世而取爲五百石令長楷法其將有取
于斯文豈以余言爲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
朔越五日日南至記

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爲上縣而温州爲大府矣府有
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與名而同以化民成俗
爲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陬華蓋山下延祐甲寅
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
講堂基構粗立而墜茨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爲
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叔繼至諗于衆曰縣實
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
之吾敢不飭于是擇日授圖簡材芘物士薦其贏工
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殿及堂門

闥窓瓊之當髹飾者庭雷陛祀之當加斲者咸考度
以致其工像繪合章尊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
族庖計廩位寘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旣釋奠告
成君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爲之筦籥有縣
長貳以爲之鐘呂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敦事於其間
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罷而
已乎乃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
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
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

待于禮鎔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爲治
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
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溢教治在遂曰
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
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與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
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
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
義出聞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
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

事卽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爲政教
自爲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
道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于自
修其爲永嘉甫期月耳民旣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
爲泰而馱汲汲焉惟學之爲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
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爲儒者例不知政
何其謬耶泮宮旣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
子產之仁益信吾稔于趙君而溢于辭豈知言哉是
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

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聞曠寧歎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崕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

漫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目接于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它也今仲和釋鞅乎聲利予奪之塗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囿方且願爲無所聞于世則夫慨想林巒瞻懷巖壑結叢桂以行招綉幽蘭而延竚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遼乎邈哉彼見仲和混混于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園未嘗不克然得而適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

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
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尚未能知仲和之志况
或人哉

鎮江府錄事司題名記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爲城以地望爲鉅藩以戶版爲
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闔職務
繁簡豈與他有司竝哉然以塵間之士無根著之民
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賓客之迎將窮日力憊精神
而爲之猶不免乎譙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痼殼然無

復施張逸豫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護都步丁守
成之初筮來爲其長曰吾有土有民有政有教是豈
不可以終致之哉于是事爲之制而其治必本于民
情未再替職修事舉向之譙讓胥爲愛敬成之亦自
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乃大飾署居買石求前
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汾亭石君來取文以
冠其端予曰官有署署有題名以著代也其法出于
國譜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揜蓋凜乎
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司錄事司之有長

貳員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續奚啻百十治迹
所存宛其未泯然則索照于鑒考轍于車一從一改
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之之強學
敏識奚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年其歲
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質諸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
之矣論語載言歷叙羣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
逸民師摯之倫謂夷齊仲逸張惠少連彼七民者同

於潔身厲行雖不能依乎中庸繫而之道固一世之
高士哉不得中行而得在狷裁其過甚以勉其不及
是亦聖人之徒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
歸諸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
證夫楊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
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塗而以蟬蛻汗濁爲潔觀
其自憐有賦慨敢諫鼓之不陳進善旌之不理而平
津閣之不逢其人身隱言放自靖于耕釣之中異乎
屬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齒諸諸民七之列

聖人不沒歸斯受之矣而况立祠薦饗闢館遊歌資於嗣系之良而成于守牧之賢于以彰熙代文治之盛開郡國典化之美乃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始居臨頓而避地松江南甯甫里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姓雖譜佚莫攻而證諸祀典尚不爲無據喬孫德原服膺儒業竊嘗有志于私淑之事中歲出其餘力建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間復自念吾姓居吳歷代有聞而自吳縣男德明以文學顯太宗時文溫

先生淳光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禴祠之所在而併築宮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爲可久總管趙侯屢儀聞而題之爲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省次達于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書院之額卽署德原爲其山長厥旣受署滿且代矣而猶篤不能忘益治其當具而未具者于是燕居有殿妥侑有祠會講有堂遊息有齋翼有門序宿有次舍雖庖廩圖湍之微莫不完飭割私田以供粢盛稍

食凡四頃有奇又將束筐幣聘經師開來學而勸獎
作興之功出今總管錢侯光弼爲多侯曰是不可以
無述也乃請予文刻示永久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
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與義而尤邃于春秋得
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
而已蓋方時叔季熏腐竊權藩翰宣驕朝無正士之
迹野有梟獍之羣先生離世獨立窮而不憚雖微命
疊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揆道之權衡而春秋
達于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

游夏猶將挽焉大厦將顛一木莫支故寧自偶于沮
溺荷蓀之儔以無蹈乎膺喬固澗之轍不然先生豈
輕世肆志者哉若昔竝祠三高于松江震澤之上彼
固人物物論之攸繫乃今配食先聖籩豆在筵論說
在序仰高鑽堅泮乎如在則夫泝而求之以卒造乎
其闡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用則中清而中權先生
之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原栖遲韋布間能推所厚
以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黨庠遂序之教
則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

生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著其關
於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是爲記元統
二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朔製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朞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
致其謹旣卜兆洞山惟食又相其左爲家舍一區前
榮後寢繚以垣墉翼以庖廄門闔騫舒什器森列凡
磨麻之澗畧具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汛掃瑩域護
跡松栢之役付之間則問名于東陽許先生先生以

如存命之而爲之說曰親之亡事之如存焉而所以
其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旣受而服
之又請予爲辭以著之蓋仁之父諱某字輔之予嘗
得其鄉曲之論知其誠善不伐懿然篤厚人也自少
失所天奉母徐居于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嗇爲本
人初不見其有爲之迹而生道日裕固成于孝敬洽
于惠和者其効如此生至元庚寅卒元統乙亥得年
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卽仁女二適
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慶士權孫

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下是洞山之塋也巖巒楹其
脊瀾溪來其吭土潤而鮮氣融而浩墓師曰宜卜土
曰吉遂坎爲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歲秋九月
癸丑奉匱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于吾祖母也未嘗
一日去左右肆今死生與矣而魂氣則無不通亦竅
其南別爲竈穴以需爲他日上壽之藏焉斥田若干
畝籍之如存取其養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
室任吾事者食焉凡葺吾是室之壞者資焉雖吾之
子孫不得攘而有之以敗吾之孝焉若護與仁所以

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
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沒則有喪矣歛手足形而旋葬
之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若是而已然而厚
之爲易薄之爲儉亦顧其所得爲者而爲之君子猶
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楊王孫之欲羸葬以
返其真自爲則可而克虞之所謂木若美然此則盡
於人心而不以儉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之產
其貲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爲子孫救世之
憑依親沒存喪爲之封窆以錮藏之又爲之冢舍以

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厚其身以厚其鄉將
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之著也乃其亡而不
亡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優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
其歎息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爲存
求之非生命各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哉先
經一月杓道于酉其日甲戌太常博士柳貫文

御符制文集卷之十四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唐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驥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校

燕山摩唐夏之中 青溪與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爲城柳涇港瀆綺錯基布浮屠氏之
居間見於葭菼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

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
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真真字無相
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
方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修習
禪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
之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
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
者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乃大興
土木宏啓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楫藏

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咸以序爲凡所締構必
極堅好單鉢趨庭鐘魚答響雉然壯觀將與各藍望
剝角麗而爭華矣丙戚謝節使臺聞而起信爲請于
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伊著甲乙流傳之
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
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
寧之安國闕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示寂于
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
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

亦端一有爲益建大閣斲木爲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
度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
密矣初真肇基嘗插艸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
後必有成我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
蒸霧鬱屹爲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
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
而次及于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
方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爲吾之徒被服三

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由賦租之累固
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
緣起記荊樞機傳在人口周于聽聞以有文字爲之
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製作其往
請辭于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於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爲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
嚴嚴像法淡于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殿其鼓鐘
其一 雙楊之洲上非根著灌木深蒲叢焉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
樓閣 其二 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光王爲護法城
一華旣發五葉同榮施道有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 其三 緊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閻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滿一器 其四 際則往矣百季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筵如一微塵栖于毫顛

卽佛觀佛說法熾然 其五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僞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汗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義予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于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歟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梁虛爲樓範金爲鍾等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

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宋亦浸湮而浸微矣爲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有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典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檀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爲莊嚴麗密眈然盛觀適者

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責我一以昭
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諉爲綠業則我所未暇嗟
夫禰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
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爲巨故題
其額曰禰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
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闔中蓋不知興作

出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眾生
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痿者獲伸聵者
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塲手探方七之劑自然安隱
饒益禰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
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債屢興愈新
愈盛東西行者每覘之以爲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
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
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曼異曩禰善士
何定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顧言

殿役最鉅厥旣底績乃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堂普潤哀輯勝費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庖輻集鱗比甍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爲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晉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輻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欵門求記爲次其說使歸而鑱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被纓珞總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思爲大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于卽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卽名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檇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爲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在郡城西北阪故爲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卽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敞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于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度寘在上斷

木塗金爲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爲象王一窟矣于是遠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而庖馥區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之出于其私與合之于衆得田若干畝而熏蠟茗劑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已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群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爲已足而以弘法爲已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于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羞供瀝誠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逃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妄閱焉悲之竊喜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于晚季豈不猶賢矣乎菴蓋作始于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

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績而將有賴于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旣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于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叅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本化去依淨慈斷倫而

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
敬之爲卜其居之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
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于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
懈益勤問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啓
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
來咨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憇婺
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卽介勤請住積善厥
旣受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
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

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避之始勸義請故
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藏衆亦隨散義愀然
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廼以傳姓
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今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
遠公爲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我以
禪悅之味者也遠爲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
持尚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
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
像圖未飾爲已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

以給諸斲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
門闔外敞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
林香積之厨叅峙臚列森邃蕭爽鐘有篋籙經有函
庀有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畦井可以
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克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
在吾法猶爲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爲普
賢殿四楹藻椽繡栴上下映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
旁真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彤塗金渥采相好
蕪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

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
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屣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
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
得于此焉耳義之爲是寺役也閱三世四十年若其
伯叔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妹咸有所助而施之出于
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綠
契特厚旣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
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
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爲修其社報

蓋如是而已趙君予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耄
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
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覬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于前
而不能必其緣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
而隳華絢麗密者有時而埃澱無餘我爲是懼亦既
筆爲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于佛而以天
龍鬼神涖禁而誘迺之矣意猶以爲未也檀越爲我
謀文顯著于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爲可
恃哉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

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
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于釋矣
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讐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
以同入于幻曬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
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聞修至
于積之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簣進而爲山
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
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
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述又豈不欲率此土衆

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于方來而未已也耶乃若川業之籍于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託茲石之陰繫而鏡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哉

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

出叅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如披荒得之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菴長者億闔空苦行而嘉之爲徙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溲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成精舍表綠業也于是龍峯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慤可信益務

相傳集卷之十五
刀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爲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爲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
亦若干觔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
紀者若干榴樹之墟化爲寶所徑鼯之穴現成法筵
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
成就如是佛之爲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摠發芳華
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
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來輒行爲銘其孤檮梓鑽石未

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
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
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
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爲我識精舍本末予以
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窅形離智
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
莫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
茹蠱交變于前以爲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
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

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
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
爲宗今世祀益絲祖風不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
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
卓如空等輩拔于洪淪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
猶得託焉以處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
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
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
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爲蘭溪治城占水之
東而直其西南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
湍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爲深淵宜有龍神潛
于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其爲
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
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
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
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楮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

吏爲徧禱群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
鉦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
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卽其處取香瓣
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瓶而挹清泠張旂而
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玄陰四塞井澍湧流
四境旣足萬槁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
祠廟昭答神貺乃出俸錢以爲民倡又明年廟成且
石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于龍矣淵飛而天
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盼蠶潛通雖未可的然
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外惟夫
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爲靈者無
在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豢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
官廉靖寡欲而篤于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
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
廟而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
而饒之于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爲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爲冠昏喪祭

之儀與施之親疏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于一家而法實周于天下間興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仁讓之俗于斯時也義且泯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鋤取帚勃蹊閔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爲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爲善善者旣彰惡者斯瘳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

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悻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

三鄭示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某率之儉勤以啓大其基。七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轟重之積善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爲異不殖已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處同釜既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億手指千薰然義風不戒而趨爲之冠昏以重其始爲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耆男事詩書女事蚕績昭穆有序貫賤有差中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于作息之間而繫維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于百

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火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志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卽賜蠲復命旣下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

以惠綏于我壘里之細疇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啓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爲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于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蔭樸斲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文嗣吾弟文泰益匆匆盡瘁素鉢積寸修其疆畝以畢茲塗腹惘瘵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牟踐履甚幸甚

休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爲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爲利者末也而以義爲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

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于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汎遂占籍爲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

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爲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有光改名赤岸其卽居者衣冠引聖詩禮續承里號聞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

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壽之澤維有衍哉
予家東距赤岸不羸三舍若深冰州判官繼善字性
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予予有交友之誼而
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懃懃
語予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
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
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爲作斯
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兌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
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沉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

冰雪孤松卽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肩意于府
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
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
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而亭有池吾季父溧
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
官今吾將經緯是亭卽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
侑且爲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祠于鄉府君
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
示有先也子能爲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

柳希甫文集卷之十一
垂訓于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眇予晚出企瞻先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
可况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
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
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籓入從深
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
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
款密必非尋常木强之人固其有所不爲者矣亭爲
兩公游息之舊蠶成揭扁近不卽夫溪山原麓之名

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
公遊于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躡卉木之榮
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
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卽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
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敗吾之
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蓄之播之而獲之炊之者是
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
始要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絲歷殆餘千
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

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爲
之引重雖文清訥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
鑿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爲朱氏貫澤之者已不啻
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竦瞻楹桷慨想
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爲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
事皆由已推而致之彼科目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
一趙孟能貴賤之矣吾朱氏之先所以劬躬燾後封
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之興
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

何損益于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
之人承之敦之爲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又曰和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請歌以饗羣宗吾
友白雲先生許君益少朱氏壻也彥修還以予言卽
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
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貫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爲邑於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旣不
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

性則孜孜焉以學爲務謂今之責不在干簿書期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其具于是督逋租歛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爲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爲我記而啓之何如夫講道修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

未可以槩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爲最近而其教民爲最切朝發一言于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陬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羣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于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

運出于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
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
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爲縣茹蘭之溪經縣
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徼絕
域也其土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樂寬簡而少闕
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爲善邑矣吳
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爲有原本者起家進
士三遷而爲邑于茲旣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
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

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
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
也作靈星門新兩廡鑄紀產碑範銅爲祭器以備物
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績用尤著蓋學初徙于
宋嘉定中堂之上爲六經閣燬于天曆己巳今堂成
而閣未克爲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鄙
陽柴公中行也石旣燬不復存矣柴公名在慶元僞
學之籍其言必不碌碌顧予何人而敢叢其遊塵以
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爲

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麗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紫陽之世沂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於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諛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籍大明是則聖學顯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有與過魯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與有足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

生雖生于尤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未果惓惓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春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湓浦之蓮峯也尸而祝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爲其學者誦絃于斯禴祠于斯則祠塾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爲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已大章顯逮易名賜謚配饗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爲縣時僅僅附祀學宮後

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
盧公摯行部次縣慙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
路總管府治中王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
文公里中子公爲書院吾之子第竊將游焉請身任
其責毋煩有司公旣相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
二滕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分設主登侑重鄉
學也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著額爲晦菴書院猶春
陵湓浦之並揭濂溪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
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掇之以開來學表義

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卽
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
捐館久嗣子南臺監察御史良臣同知福建都轉運
鹽使良屋重于再造爲買北郭民居僑立書院其處
占地庫下神弗寧止生師所廬亦窘燥濕遙返其故
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
傳適以麾節涖郡粵初展禮卽有志斯事爰及朞月
弊革政通民旣樂生士亦敬業乃因其時圖爲興復
除撤蔽障改闢大達面勢端直臨乎正陽位夫子廟

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術有嚴
階岬有截煬爨委積有庖有庾溪山獻秀卉木交蔭
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指授而掄材
計傭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光
輔實以承志爲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尚賢好德之
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
緘辭將幣請著石章惟予末學若何自靖然嘗反覆
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三
聖者非空言又嘗紬繹乎集註之書考揚墨是非之

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
垂教之微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爲全功善乎先
正魏文靖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
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
鄒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
祠塾于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
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爲黜邪
扶正之用予知干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
修于家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皆足以質諸先生之

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圖謀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挹雲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南山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

僕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夔而宅心神明爲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爲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魯公至道廉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艤舟登車祇謁廟下顧瞻楹桷悒焉將仆乃與從行掾馮迪何崇禮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後至其敢不飭首發

杉行集卷之十一
索捐俸屬邑長李蘭奚令張智白之郡府掄材鳩工
覘其侈收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啓新功于是總管
盧侯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洫其成役自郡
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之師生成有所輸未踰月
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瀑下之亭
棟堯鞏如堵城砥如鮮好整比秩于舊觀又新作靈
星門六屏以嚴等威公還修費萊禮告其成勸進諸
生而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旣新美矣爾曹
游歌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軫轉執業而興

克義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
是惟聖師成物之仁而亦憲臣勵學之意
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敢不敬恭
乃事麗水令劉伯泉旣爲礪石具乃來請
文予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習
而于山水瓌特之觀則亦何資乎耳庠序之教復于唐盛
于宋聯而屬之備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爲統有宗而會
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
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曉之往來所以爲高深爲流峙未嘗
不與陰陽之降升

柳行集卷之十五
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
其此而已石門層巘竦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冰人
肌骨道書以爲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
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實書之去朱令作亭王荆公
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畧不及之然則土木之
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
憲之多賢而繼猷之迭見故雖腫鹿之栖卒免園蔬
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迓續前徽益恢雅道掃莓苔而
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

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園
之刺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闕
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
之盛于斯望之矣昉輶傳之歲來僉人文之日朗書
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
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
篤魯丁其字至道西域部人二掾皆由儒選而崇禮
嘗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言太常
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飾僞之徒聘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目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中或逡賂竄鄉籍藉爲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及下而敍攘已蠶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爲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

以自匿于鑿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主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爲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畝牒在有司焉可証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慶寺僧師成因構誣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于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

相承傳不集 卷之十一 三
元年改寺爲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
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
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據
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卽其所施亦得
之亂賊之手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爲康定始有
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
旨誕布凡瞻學地上貢士莊田禁毋侵奪于是郡符
首下挈其田還畀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懃宣
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

哉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
是啓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府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
柴璿教授杜熙躬卽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
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
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
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
元清者再愬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
皆在盧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
學遠僧獮而儒柔獮者怙勢柔者執理蓋久而莫能

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
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府
檄緝雲主簿鄭伯答學錄薛元德與青田縣官重行
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報
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
僧悞令之狀公取素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總管盧
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黃壯田
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
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仰湯文等十二甲徵到

鈔米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囚重屬盧公
其以歸田本末具饒諸石俾後有考慮公謂予嘗執
筆隸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于孟氏
者也知息邪距諛所以正人心而闢聖道者其趨甚
正至此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
論之君子以爲知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
而非朱翟之比者果安如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
公正人闢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
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

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涖東浙推姦擊
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
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永禧廣平人再遷御史
自汴移浙今爲廣東憲副廉靖有爲淵然儒者盧公
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
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爲之適
主者也若憲掾馮君廸杜君士謙武君瑛閻君國寶
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爲法宜牽聯
得書几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

堂後至不與與於樹二紀績之役故未繫之元統三
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

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睦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
然然宋上下三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
何嘗不以學政爲先以爲詩書禮樂之教入人最深
非是則無以牖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
者有不足施要爲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
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數公者言

論風節爲世楷式槩有偏重而典藩守部臨于是邦
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
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
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顧列郡師帥
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當紹興初撤
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術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
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于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
移麾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
亦不爲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譏其禮制

之未具以爲大邦蓋元統元年其歲癸酉浚義王公
昂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徹歎
曰隆禮備樂薦茲明德固有典常吾爲守臣其敢不
飭以速厥戾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
嘗範金伐石爲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
管陶革諸器邑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并致工師
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于陽事
也而敢以累公公曰諾不逾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
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篇篪笛簫各一巢笙和笙

各二墳一搏拊祝敵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篋簏崇牙
流蘇雜飾與祝敵之推鏡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
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允諧儀文畢
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莫不竦耳動心知弘和之有
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于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
粟無或忘也間卽長貳寮案謀所以補敗扶傾之畧
訓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專則變易撓爲堅責誠在
予自長貳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
官凡梁棟榑棖之朽蠹弗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

甓甃塗墜之毀頓弗密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
齋廡門闥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支永久蓋學之租
入無贏校官旣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
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旦望入學延
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于善言近指遠
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
德以有禮樂爲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不
事惰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葺知

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銘治多士所操之術
與前是教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
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毆之而善如此
刑名慘礪毆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
是心固裕如也予忝公末交而婺睦壤地相聯知公
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予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
右最其成功製樂爲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
于斯至元元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旣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于遲久
而後見故古之善爲政者每以是爲急先務焉簿書
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閑
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預成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
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頽風靡習俗之
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于是聯比閭族黨之
衆而納之仁鎔義治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
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

雖以吾含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亦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爲飾治之具而已也悖其戾哉蓋校庠序通謂鄉學與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濫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

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而餘不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槁鏝之土未斷于手而刊敝危撥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爲飾治之具者亦蔑焉若是而也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義之不章風俗之自卑識者蓋深嗟而屢歎之矣重紀至元元年之冬蒲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以臨于茲而歲屬薦饑侯爲之惠解困窮摧軋姦桀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警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傲

之曰學爲教首所爲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
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卽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
變易吾未敢爲若等望之也吾縣戶羸巨萬故家喬
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侈弗支而縱
吾誦絃之舍肯爲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
里有耆壽之士張寧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彙合
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績于成願
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
于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庾皆無一之不理棟桴堯然

堦城截然觚稜竝擢塗墍相鮮像貌應圖陞戟片度
東西行者爲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
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沓符檄填委謹繩墨而嚴
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
雖一楹一桷一甬一甍必爲之深顧遠省釋于安固
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
從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于是者而職則未可
以有爲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
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旣告成教

論四明徐瑱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禱
願乞辭珠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于
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僖瘖乎
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予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
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
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
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爲官師治而教之
然有學必有廟又爲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
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于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

目之所擊旣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
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
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
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乎彼焉耳傳曰善人爲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
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
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
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

遲久而後見者著爲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
易從何與之云乎林侯爲邑于茲且三年矣其于敬
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
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
其兆見于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
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
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昌成公
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
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遡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

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許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昭仁而食于其鄉以能福民而享
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于其鄉亦應禮歟古者
功烈被于天下則天下祀之被于一鄉則一鄉祀之
被于天下者若禮法施于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則
封爲上公祀爲大神者皆是也祀于一鄉則若鄉先
生之歿而祭之于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沔陽之墓
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

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爲廟卑之爲鬼尊之爲廟廟
之爲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鬼神之則其道隆禮
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
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
府君里人晉許孝子攷之喬孫諱瓊字世英具材勇
有智畧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攘擾蠡午
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爲一障三
年春盜兵徧城郡守廉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
爲用傲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爲引却郡上

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城勢甚危
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
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僵
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爲廟
祀我巖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爲厲於人人
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
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
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
誣者矣自巖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雩兵沴之禳却災

疾之所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于茲府君之有德於民與民之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爲而卒于是其弟熊取爲已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爲屋十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朽壤隳堊象貌儀等內外顯敞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熊與怡旣率族之羣從

子姓具牲牢醴齊爨廟行禮則又疏其事爲狀介其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信于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願子詩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爲迎享送神詞一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尚有歆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我兮崑峯屹乎東峙上婺女之炳靈兮下分疆于星紀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鸞邑區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若景氣之中塞兮若

有人乎展止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冷風
馭而雲輿兮忽而來儵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啟壽
宮之崇祀簷牙磔其鶴翔兮梁栒亘其虹委神瞻懷
而容與兮擘桂枝之以淹晷昔禦寇之不烈兮城堦
覆而無隍蹈九殞於鋒鏑兮曰吾得死所其奚傷義
烈激而不舒兮曦暉爲之晝黃縹介馬之御羈兮載
死鬼而還鄉骨肉陰于野土兮氣蒸蒸而發揚爲昭
明焄蒿兮一機籥之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
之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爲陽稽其實之木

虛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耿兮薦圭臬而合
簫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巴以屢舞兮被雲衣
其章章神晏娛則錫之美兮歲胥樂于金穰沴消兵
寢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參豕與牟殫寸誠而歸
美兮薦帝社之靈長綿太岳之遺休兮尚奕世其彌
昌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編
卷之二
五

四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大原訥生馮雲驤

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叅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

訂

序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贊來京師實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群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嚙嚼其腴澤而掇其
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
心可謂無累于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
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總總
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
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

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
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蠶起蝟興十百古人不
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畧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
有部崇文之有目僅止于一時中秘之藏而已况夫
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
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譁而稽
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賸之云乎抑聖賢之
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
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旣載之之詳而又原

於人心爲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芴薄洋溢千
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
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
亂之用綿蕪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
上商之俗微于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禮之
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
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
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濡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
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

禮樂之興而庶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上而鋪猷叙倫之君
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顧必有及于稽古禮
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錄
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賁之淺學何
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
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

是爲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爲之也墅最于村亭最于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偉畧事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爲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爲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

人所嘗釣遊水原本本吾無須臾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卽村爲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瞻瞻白雲行撫嘉樹岷岵之思終焉如新厥令身在朝廷乃心罔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諗余曰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卽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見亭則圖爲實亭爲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爲實圖爲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爲幻而幻亦爲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其幻而不圖

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聖明藻火鴻業
鋪張大猷是皆有責於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
動植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
墨之微以幻爲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
家其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
實宜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爲幻也畫
者爲誰薊丘楊光祖也序者爲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葬贊爲文以銘其窆

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
時亦爲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贊爲之序公
之學蓋出于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
之華初不爲葩柎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于用而
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郎祕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
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肖希寵藉勢
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發之聲歌
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
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誠悃幅凡所論建於國體民命尤惓惓焉不幸多病
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
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
之學要爲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篤朋友之諒生
死不爽汲汲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
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
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
柳賚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襲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

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成亦間見于物物豈能偏勝
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
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爲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
旣已萃而爲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于斯時
者烏皆鳳凰猷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
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
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
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

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有沾凡人才之翕
聚固已上軌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艸木之英華
暢爲美瑞層見複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
未之聞焉余蓋後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
甫並客京師間爲余道汾亭闢君顯卿我友也去涿
陽令卽居成都毓禾于圃皆同本異稊而岐爲八九
至於無筭民謹言曰是祥也闢君能獨有之乎則以
狀白茅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盍以是美歸之天
子庶幾有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于京

時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
旣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侈上休德卽名其堂嘉
禾堂蜀之勝士若朝之聞人往往聲之詠誦以斧藻
闢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令龍游其子敏道亦
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道過家奉觴登堂絃
匏諸詩以爲君壽子能序之則敏道是來爲益有遇
矣余聞闢君仕蜀三十年能以清慎致名譽有子五
人崢嶸自奮抑賢乎余前所云粹美純和之萃蓋以
氣言也盛而不過或於其人或於其物是皆感之而

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禾之瑞亦曰自夫闢
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既尊其所
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爲之序先焉謂余爲慕卜者
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一月朔 柳貫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鄆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
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爲
縣隸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
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卽皆其處

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于邊境
置使節度經畧其北去雁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
府號大同或汾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
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
豈遼氏有國升府爲西京在其時歟初其域臨西北
邊民生長騎射間而讐於戰鬪挾槩彎弧乃敢雜耕
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
則若束濕何也及國家肇迹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
同視古畿輔雖並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

桴無警垂及百年革傲而恬易悍而柔往往襲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啻乳兒之于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難而於今爲易易矣嗚呼是孰知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聞朝廷歲輦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將士纔免饑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里之工傭大同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泄其役比年薦侵人畜踏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

則官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旣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畝收皆一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而劉君之敏裕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詔察舉

守令歲上其名迹於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
劉君必不釋於薦士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
之事也予雖不識劉君而樂爲君誦之以虞序爲足
信然而又欲吾夫子學道愛人之訓顯白于世于是
乎言

送王吏部僉憲燕南序

河北薦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
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合滹沱
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

之禾壟旣化畫坎則爲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菑發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
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猶
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散
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由
吏部郎出發其使事紫衣金魚承命卽行都人稚耄
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首擊巨姦去之用
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者平時不務爲矯

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天子方張治具而卹民
隱顧容一臬鳩其間使善類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
人徒見其排之之力而摧之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
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煦寒于既凜濯瘼于將殘若
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矣本之學術之正而質
之試効之果所爲揀菑捍患之道一誅強鋤梗之心
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毋以困悴爲傷而覆
用自慰則知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
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于其別先序以爲

信至治三年四月九日

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爲名進士矣中涉憂患
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北
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
慰薦先生曾不宥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
而歸雖身褻章服而心遊滄泊則故畸人靜者也其
居理成林崦蔽虧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
東平張公夢符爲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

承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克隱者歟則
俛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克隱則
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
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子未成童先子方
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憮然曰吾鄉綜名
核實之學自源徂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
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于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稍
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蹕今古鉤貫繩聯如
張樂廣庭商飄羽揚律宣呂旋徐而按之莫不泠然

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
地而予以庸虛偶茲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沫遠
慨鄉學之寂寥輒因披圖爲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
得而起之蓋予亦將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

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斥庸踰
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
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御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

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
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窶家之子于通都萬
貨之區玆恠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
悉致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曩遭家難學
殖荒落志念迂踈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嘗慙焉弗勝
乃茲幸以章句訓故間廁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龍光炳煥照耀後先山川閎奇振發左右則夫紀
載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
朝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藁懼

久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
板因請宗海爲作小楷聯爲卷豈直歸誇田夫野老
以後幸遇之萬一而顧瞻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
有槩于心尚何時而可已卯後三年至治二年十一
月五日 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方之所培養以能汔遂
其才而爲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栢木之圃也公輸
梓慶一日過而睨之則下者輒凡卉上者干青霄其
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
天之所予其條達鬯茂於先正以爲落華就實之地
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
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至
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
葉之楸根柢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

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水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
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
高若旣克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
於學則以其名問字于予予嘗觀于木而知其所以
爲升乃卽其四子之名而爲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
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逃謬字本以
孟端易悴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榮
以仲仁植立於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字
楨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爲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莖一枿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爲近而若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攄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予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藉于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爲宮用其法塗堊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纔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

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爲治第帷帳
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
東穿墼垣爲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
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巳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旅
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羣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
之賞購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豢驕保滌卒至兵
燹薦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
故卽新僅若樗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
易珍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之豈將與

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巳耶抑番休迭王之在天者人
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旣遠絳節時臨嶽靈
川后職其禁訶祓除獨何爲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
而物固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
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纖踈鉅蹙精歷筭
者不能爲之羸縮而臺亭沼沚躡廢過半道士頗損
益之然大畧可想見巳眉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爲
宏敞以修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
識其舊乃爲序篇首凡有得于黍離麥秀之遺聲者

繫次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 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爲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于詳內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

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爲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栢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畧於其始及其旣散則大權下偏外彙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袵不知言者也貫自

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舉實
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
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爲爲魯而作則始隱終
哀而原于典禮命討者果爲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
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
方以祛夫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
之者也問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爲
內屈也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旣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爲孔門游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

日 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旣稱山水之囿而嘉溪以地配各宜絕勝矣其
地勝故其產不凡玆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
當之而勁正瓌特之林往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
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
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
至卽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
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駸
駸華要以需爲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
終有是溪審矣然溪之闕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
則溪非有麗於君而君亦非有徼於溪也溪之水可
以濯君之纓溪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

毛可以薦不辱以愚不充以廉媿其德頌其名雖全
體乎勁正瓌特而謂之嘉於君何賸哉夫尊其所出
仁也知其所擇智也予於各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
故以意圖之且序以實之而因以賀茲溪之有章也
引聲而歌詩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爲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涓臺許君仲謙爲廉訪掾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旣
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咸買勇賦
詩期君顯大以詫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授簡請

序予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盡繼夜雖詩籌酒令次舉迭發於睽離間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風人之迭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於宋聲徽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因人論世者往往有取于斯以爲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於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否而以時刺舉之方庸使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鐘呂調均冰玉照映華囂鋤暴威愴化行鴻聲淑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爲期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哉然則微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羣俊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銓吮墨之深資駕騶駟於虛空遡焦鵬于寥廓予于仲謙有俟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五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于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于勢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矣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

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伴緣韓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易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問與二子接愛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于心不游于慮雖出人塵間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彌字公彌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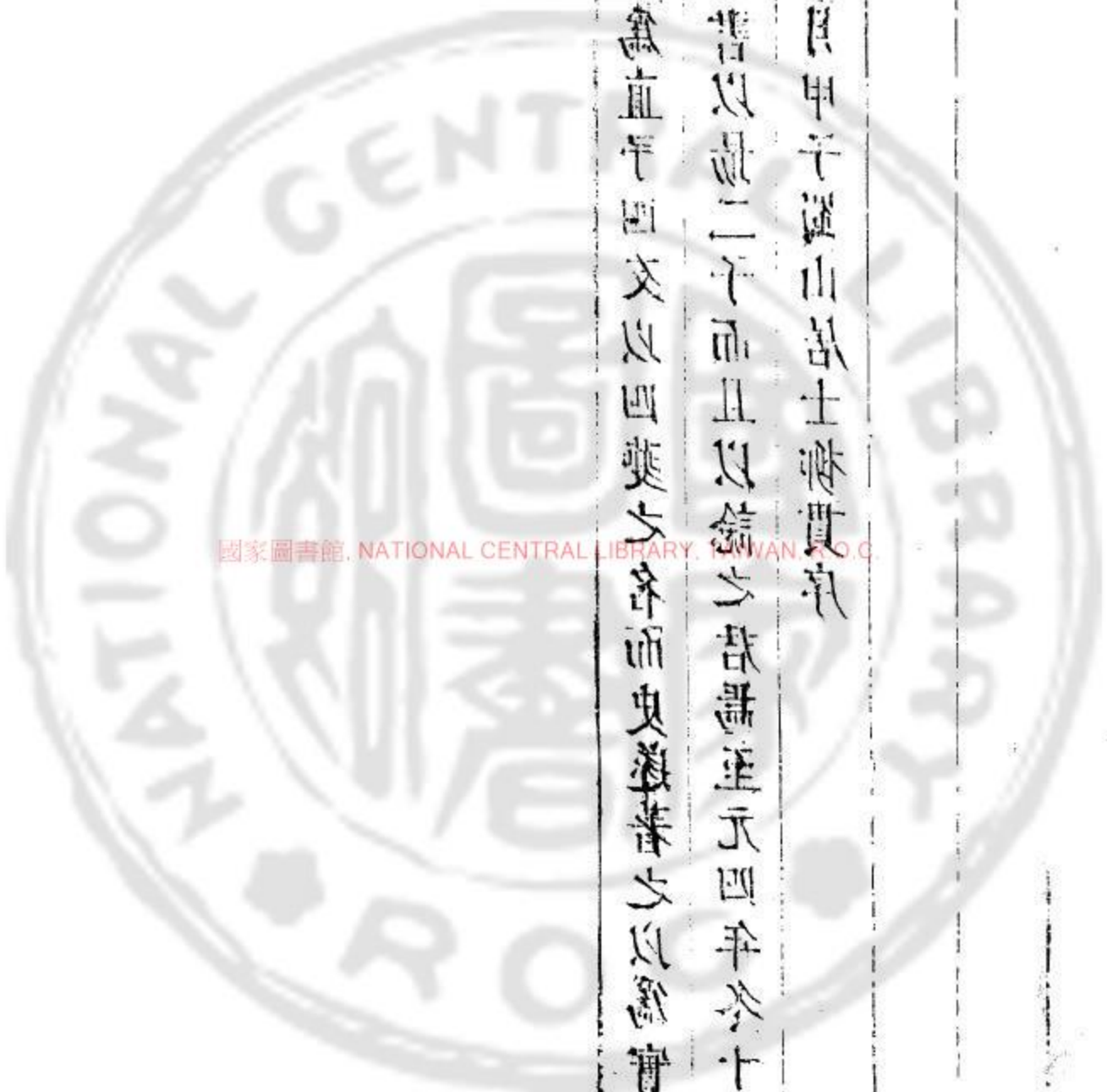
嘉矣然予則以爲輔取持車之義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于人而人亦資之以爲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爲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爲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爲公之輔爲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

何爲直予四友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爲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諗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貫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終

一頁甲子澠山故士海貫氣

因書以記二千而且以錄之哉歸至元四年冬十月
何爲直乎四文以四變之各而史教書之以爲寶順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浦江道傳柳

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大原訥生馮雲驤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叅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序

蔡氏五慶圖詩序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爲政人自爲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



年爲品以享夫貳膳常珍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爲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示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爲引戶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時其涼燠蚤暮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綱維世變之一機也淞東廉

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亟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問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爲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縣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踰乎楚萊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一孫蘭菲芝擘服和韻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隄饋羞者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旣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筦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爲君美厚者又寧獨于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之禮失于庠序者如彼而得于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斷自君美發之木鐸采焉彤筆書焉若盡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爲無徵乎爾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脈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爲一司官號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

省臺名臣凡外延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費其決而宰相質其成焉重其任故降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爲巨鎮而上貢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爲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由是而調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術事業彰於旣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居

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笙鏞協和金
玉春應職修事舉方面晏安因得考求故實彌縫闕
典既列今任人名氏鏡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是
者亦并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
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常
經而斯民所恃以爲安者也今爲官紀人而其人之
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聞者則有在
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然則宦轍之更代往過來續新新無窮前修之
軌躅卽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箴訓斯有有官君子
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醮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正焉
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乃能免夫入
室之嗟汔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
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爲一匹婦私
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與之北邇聖
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

十七年嫁爲同縣朱某婦入門而舅姑善其祇順嫻
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閱六年某以
疾終一女生再替父母舅姑憐之爲謀改適吳泣涕
垂頤引刀割臂肉雜燎香鼎中以死自誓曰夫旣以
身事人而有二心卽亾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
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于機杼教其
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
舉子數月已而張亡吳躬爲保撫恩意醞郁人不知
其非已出也莊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亦竟卒吳

旣請於族衆爲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舅亡姑老寒
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發手指
節間痛甚吳旦暮爲吮瘡傳藥瘡尋愈人以爲孝感
蓋得壽八十三以沒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
幸哉有庶子又早夭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
無所承嗟夫禮義人之大閑學爲大夫士猶鮮克真
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遠慮雖天
性實然而其土風近厚固不爲無助尚可湮沒而無
傳哉江澗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壻也間

爲予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爲之序以俟夫觀民
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爲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
因原父識鍊師見其臞形華髮葛巾藜杖相傘湖山
雲月間無求于人而意每自得以爲依隱玩世若吳
宗元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徵
栖遯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徧屨欣
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

原父之能承其託亮哉是心矣夫今原父卜山中左
渠源之竈奉鍊師冠劍以藏而虎林遊居之英苟知
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紉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
鍊師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虎林最久交天下士最
廣肆今御姦風以上征顧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
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躑躅之意而諸君子
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壹是屈
平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韻不爲蒿里薤露然復惻怛
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有序自

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睠懷慕卜厥有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柳某道傳也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爲史記從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爲銘爲誄著之金石其斧袞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爲

之統紀則澆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有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卽問公此何爲邪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旣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爲言之精者爲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俯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爲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于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乃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

也先括例六類例取于韓氏者十嘗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恭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冶金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于韓者哉由是而克之雖至于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

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淑而

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因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蹙舒所逢有離合一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爲樂泊予入教國予而器之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

罷之既受代卽死廬江罷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
奉匭還買地卜葬且爲之立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
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
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
公漢臣女始羅公得罷之於僇辱中而妻以是女於
時罷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罷之得官歸母尚無恙
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罷之之遭兵禍以有
母故罷之之以身殉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
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
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
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罷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
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畧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
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
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
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歟予學不遭時而老旣
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繫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

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間以爲人才國之元氣
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
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
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爲詩氣浩而志克聲長而光潔
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屑者焉于後吉甫舉于其鄉
上南宮得高第予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
出賦澄祺月析之詩入吟絲綸鍾鼓之句爲日久矣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由常熟
州判官受代將北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

容曳恍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邃于詩
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
次典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畧徧非惟二
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聞乎
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爲屬郡吉
甫少嘗侍宦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
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遡紫直不旬月
間耳觀時所向發舒風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
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

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稱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藏牘得前任人名氏弁其泚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員總廿五人將刻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卽冠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泚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旣尊時議稱爲學臺國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

得專署初猶分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繁非館閣掌故之臣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企瞻前修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爲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効下里之顰羣塾角之巾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

之孱而併泯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
乘之珍而延昭乎炳燭之隣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
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
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幹勒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幹勒叔敬故嘗與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
焉予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
子謂責善則離是主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離爲不
祥而以善爲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

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爲父之道矣子請
釋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冢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
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爲之辭曰直言德理言
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爲忱恂之恂
故釋詩者卽訓洵爲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
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尤妄之誠所
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爲溶從水從事而爲淳按
韵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于義各有
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

撓則動靜相形淵洄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似矣而以厚言本何哉盍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涓涓盈不瀰瀰如齊在盍沈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雖然學爲人子學爲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篤而善爲誠善德爲實德矣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乃至葆懷於盛大流行之餘而晦藏于文理昭晰之後期貞質其弗虧併單厚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養之不直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乃見兄兄弟弟

一本相成三子之年予不可及矣因予言而有發焉是則叔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王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鄉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本今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爲詩若文致祝規之意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教不足而後有政以翁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筮爲其校

柳得甫文集卷之十一
官日張宣公實縮郡符聲應氣求化孚惠洽一時交
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爲教爲政有出于詩書禮
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
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爲教吾見其衍裕克溢真能易
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今人真易易耳雲卿居城西姜
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
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
會于心以其世學迂瀆前聞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
攬蒼泱之清氣寫蕭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
而已予所謂與侯伯侔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雲
卿行哉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典賢巡檢白君彥
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爲哀詩贈
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
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邇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
恂畏謹方業于讀書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
迹其實則圃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饑歲民甚困

粹一柝之驚一虜之警寔無聞焉農畔樵隸囿君之
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爲留行計不可則
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襦裘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
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
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
其良心善性其制織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
吏未登命杖亦使之受祿于水衡賦租于嗇夫夫其
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
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伎穰矯虔之習蛟

鱗橫而鼯鼠躑躅畢獲穿彌山亘澤曾不足以革其
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爲是烏足騁若
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爲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精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
克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柳行傳文集 卷之十一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更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之過許也以爲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教令承之于上者吾得推而下之于民亦何至如東溼如跋盪而惟撻歛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牒深涉世故則自畿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蹙踰過甚而惟湜之時何以速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獨爲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今今叔敬之改令永嘉予知其無撻歛譙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

東爲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籍之蕃庶有土著而無冗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克也蓋曰大邦維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出餼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逸惟縣之求惟令之責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爲大亦止是而已乎以敬叔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澁所爲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叔之朝氣哉乃若牒

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
之猾胥美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
禁格之以理道爲權衡以法制爲銜勒亦固反諸吾
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歉焉耳敬叔強學好問幽居
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
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剽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
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哉
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
因以名焉入國朝稽合戶版宜爲中縣署達魯花赤
縣尹皆正七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
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
六十年宦轍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
輿載之輿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
爲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贏其間以最卽
遷以故過往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遊仕於其累
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爲之長者若忽都

魯沙空之棘荒蕪盜策畧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
雅溫纘卓有猷爲爲其令者若趙公恭之久于其官
而民益信符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
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
理之著于民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
尚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
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
選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職業爲事乃命吏稽牘得
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鏡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

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爲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
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
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
其職分之所當爲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爲善之効
庸有旣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
腆之言亦不爲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
隄之役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爲隄二萬八千尺

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爲隄四萬二千餘尺而王文公記謝事畧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爲害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府于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餘隄皆不過用上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之湍悍不常田功之備禦尤切于是議建莊置田裒

其歲入以供修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爲慮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旣籍之于官而潮汐之侵齧日益爲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效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以爲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關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爲經遠之謀度其

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工有緒矣明年己卯君始購得舊錄于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無聞得乎將重刻之梓傳示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表而出之宜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份繫焉

說

杜思成更字說

予友杜君年過四十而猶自矜于學孜孜焉如恐後

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於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我哉予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二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爲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爲君子則彬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爲君子常以是而驗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終
固繫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之事而養
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
則知爲致知言爲知言德爲成德而踐于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
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
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
序其說以復于君焉如此身蜀山耕樵人柳貫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浦江道傅柳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磨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 遂訂

題跋

跋鄭宣撫手簡

此資政宣撫鄭公七帖予四十年前常見之舅家陵雲山房今雖重復褻潢而工不善事固以僅存為可

喜而尤以易壞爲可憂矣初紹興八年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疏論秦檜王倫孫近可斬檜大怒命臨安府遣卒械送昭州將置之死所公爲臺諫與同列勾龍如淵李誼共救解之而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勅令所刪定官方疇亦爲言之吏部侍郎晏敦復遂得監昭州鹽倉至十年公以禮部侍郎爲檜陳善後之策七事豈非鑑故朝之失而欲彌縫其意者乎又豈非外示協順而內實盡夫忠規之益者乎第一帖所云叨冒今來差遣正謂是已曾侍郎開字天遊由

禮部守婺先是開與檜論和議忤旨遂有是命開懼後禰辭甚力改提舉江州太平觀蓋未嘗至婺也李泰發卽莊簡公光正以紹興八年入叅大政明年十二月罷以殿中侍御史何鑄劾其狂悖故也二公皆檜所深嫉則第二帖固公在臺端時所遣無疑公以紹興十一年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爲川陝宣撫副使至則於階成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粟十八萬斛十五年奏減成都府路對糴米三分之一及本司激賞錢二十五萬緡十七年奏減兩

柳行備文集 卷之十八
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匹免剗增酒錢
三萬四千緡六月又奏減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
五萬緡則第四帖所謂辛酉一出遂蒙寄委及緣此
已與蜀人減科需二百萬緡特言所減科敷虛額夫
豈過哉公自紹興十一年入蜀至十七年六月罷證
以第五帖跨涉六載之說則未罷先一年也義榮待
制兄謂默成先生潘公紹興八年潘公以中書舍人
攝起居郎庭叱向子諲與俱罷歸閑里中遂不復起
季誠必潘氏兄弟後一帖當與潘公所云似聞道貌

清臞正以通侯于公福慶潘公墳寺名也與公居相
邇潘公省墓每必過公以是知之蓋公當秦檜主和
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爲岸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翁訛
爲同以自陷于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
不悔者正所以伸公于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
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跋晏右司撰冲素處士鄭綺墓銘

右鄭處士墓銘一通蓋宋晏穆所作穆字宣明本蜀

柳行集文集 卷之十一
人後寓居衡湘中有文行與左丞相周公必大爲文章
章交所著有知非集行于世隆山李公伯強爲作墓
表譔穆卒于淳祐九年閏二月丁巳以處士卒後歲
月較之銘正作于是年豈其臨絕之辭耶嘉熙四年
五月六日趙與懃以朝請大夫來知婺州當年八月
磨勘卽轉朝議大夫今尚云朝請則行狀乃六七月
間所作無疑龜山楊公時每稱薛會通持已甚可畏
雖泰山之勢不可屈臨財甚介人有餽帑百番者不
見會通委而去直追至百里外還之會通大觀字也

先人泗州府君從蘭溪得春秋群疑辨二卷題云浦
陽長樂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謂恮之爲人無
以考其詳倪距朱未百年已如此今則不可復知矣
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銘序謂其師大觀祖泰
山孫氏要亦有所據依矣處士七世孫欽迓至宗人
景仁處寃理家牒弁得此文以歸蓋鐫石時所搨本
也鼠蠹之餘幾欲埋廢欽遂裝潢成卷請予題甚急
予方從容飲卽就案疏與之第恨老嬾不能多記考
覈未精審耳足吾之所不足尚望繼予而執筆者焉

題楊仲弘序祖浩然求母事

蘇文忠公同時有朱壽昌嘗爲郎已乃棄其官行求母四方後竟得之同州文忠實爲賦詩且識其刺血寫經禮佛懺悔教事至今壽昌賴之以傳然談者或諉諸福報而不知母子天性固求無不獲也吾友仲弘甫序祖生謂大似壽昌亦知言矣乎予則以爲生母子相失兵間垂三十年當是時寇孽作連旁近縣鑿鼓所經秣驅群獠是豈一姓其能免死刀鎖脫身囚隸復爲民妻已甚幸矣顧甌閩崖嶠半萬里黃口

稚兒亦何覲其有立而卒致我以歸也哉然則生母子所遇之時與生所以求之之意視壽昌益艱險矣雖微寫經懺悔而積誠之至天弗違之况天性乎福報之來庸詎止是而已

記舊本春秋纂例後

右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帑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贅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帑從朋友假善本

手書完裝綴成裘先生之學其于春秋粹矣春秋言
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卽資殊
指故時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唯而道之裂也唐啖趙
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
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爲書
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齊將讀而繹之益求二
書以卒業焉天旣開予以例安知一書不踵爲余右
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
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開闢公秉文卽公名

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殫
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于灰殘躡滅以
萬毀一存於壁藏詭覆之餘傳閱幾姓幾室而至於
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况今無板本豈
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解梁柳貫
記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鞞返權二圖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恭董廬一二闍寺實爲之
兆或者懲其旣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

也原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勿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
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棘棘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
去國承望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蝟公審知之
作高力士爲太白脫鞵黃太史罷郡返權二圖且自
爲黃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楫李黃而與之肩視一
二熏腐直蛇蟻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
以爲吾詬病雖朝夜即夕焚道會何傷哉至德紹聖
而後爲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
五年蒼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柳貫書松雪翁重

畫二圖後

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婺爲余里記童時從諸父
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愨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
同甫以文辭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
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慳于其順而同于
其義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由太末過公公序以酢
其勤謂僕方自毒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
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儁人哉卽公而

柳行集卷之十一
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
楊君祥嘗王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
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斯文之未泯而典刑
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
柳貫書

跋高安蔡輔之家藏其五世祖仲舒賜第告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鄉貢進士姓某
則南省第一人也此高安蔡中允景祐五年賜告曰
石揚休者會稽人至御史中丞卒國史載允言
行詳焉諸孫罄字子重朱文公嘗稱其學詩書之澤
蓋與蔡氏相爲演漾今去之三百年想其一時科目
之盛而人材之懿則此告之存真如寶龜之遺世其
聲休猶足動人可玩而不可襲也

題天野飛雲編

客有携雜詩賦一編示余其識天野飛雲而不著撰
人名氏余讀未終矍然曰是咀澹而厭華幽光而淒
韻其多得於騷家之性者歟何言之甚似也夫積陰
之氣爲雲凝鬱氛散茫洋太空忽不知其所如雲非
能以自神也凡其所以神者風乘之耳彼見其歷九

天爲一野渺誰馮而誰翼將以爲陟陸皇而睨赫戲也耶抑以爲超無爲而鄰泰初也耶然則詩殄而騷萌肇于屈宋而成于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爲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啓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跋吳越國命官墨制

右富韜守中吳軍蘇州長洲縣令制署云天福三年七月日而年月日與銜幅疊用吳越國印按天福晉高祖所紀元以世考之錢文穆下元瓘未卒之三年

也韜以攝丞知縣事稍進秩守縣令雖其一時一國之制然武肅王始受梁封爲吳越國王唐莊宗入洛乃賜玉册金印則此所用印是已夫受其封爵專制兩鎮用其印章自署官屬何名爲僭哉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五代史獨不載之世家予竊意鏐之建國受命于梁梁亡無所於屬則改元而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唐旣錫册遂一用其正朔至嶠岷航海納貢中朝以保有其民使之完富安樂益三世四王儼如一日是宜子

孫繩繩食其忠順之報于無已也秦漢而來每命一官輒刻印使佩之其章綬率有差等隋唐軍興始用版授後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趨於便矣吳越以墨制命官吏既闕書而蘇於三吳之壤爲中前唐後宋第因姑蘇名州豈當時以爲巨鎮嘗陞軍額統州若縣而地志亦遺之歟歐陽公序集古錄謂可以正史傳之闕繆者此也此制流傳幾姓而王之喬孫昌化王溥君適得之誠一家之鎮寶哉

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詩

後

高公彥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人見其出藩入從而不知其遊戲人間直其寓耳姚子敬所書絕句十餘皆昔所逮見公詩之佳豈止是哉京城有隱者何得之曩與公及鮮于伯機同學爲詩年近八十而終嘗作詩題公墨竹亦蕭爽可喜因明仲好尚不群手錄遺之或可併寘篋衍中也

題北還諸詩卷後

賁念歸旣切方次前詩卷軸間留爲山中故實屬被命考試進士上京抵冒寒沍十里驛行風凌雪厲志念艱窘回想舊遊益不啻鼎魚之思沫而蓼蟲之語甘也間諗之翰林修撰楊君廷鎮以爲蘇李後上下數千年詩人賦客未必能以此時深涉此土今吾從驅馳使事單操寸管以分割銖黍于經術詞藝之門非皇靈廣被文軌混同亦安能自與于斯哉故鞭鞅疲曳之餘竊爲詩一二以賦物寫景然抒吾懷之耿

耿而陽春生之子牙情在其中矣傳曰聲成文謂之音若聲與文則吾不知之也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
賁自題

跋虞司業撰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文

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過事者一二言和林城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跡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里控扼形勢此爲雄要大德中遼庭嘗一擾矣亾幾天子爲

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涖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
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遺留屯稱海帥臣張某
亦以其田功來上未踰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王薨
而張遄逝死屯耕事卽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無
復長慮後憂迨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闖
門來責軍實則上下顛踣失措兵民相顧幾無所繫
屬賴皇靈震烜尋自引去而謠言屢驚猶越月踰時
方大雪塞野饑人狼籍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
郎中始至卽白發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又下急符

趣北境轉輸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克其儲備縫紉調
齊窮智畢力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
而民庶樂遂人忘其艱郎御史行過者還言治狀朝
廷輒加慰勉方以代往遲公歸用之而公之精力已
疲耗于是甫及京遂卒蓋和林城國家始以宣慰復
治其處于後建省常選勲戚大臣以鎮重之至郎吏
亦優秩假寵其勞効灼灼則或階之以踐樞要然十
數年來道路間可指稱者不過自王以及公豈非以
其時之所遭而易爲功歟予見當今藩府望僚持文

墨議論以與其長相上下每軌于盛氣不得展布甚
則挫辱詬罵出危語中傷之者皆是也以公敏裕肅
給獨能謀行政施較著若是其所樹立有足動人矣
使公幸當王時策邊防利害一一爲王陳之必能精
訓練備耕戰三二年中計稱海之粟足支並塞教歲
之食然後揚聲以暢天威將薄海以北無不嚮風瞻
服豈有黑子著面之足慮哉得其人而或失其時天
下之事皆若是而已予讀公墓隧之碑而知其述作
之意公所歷官其設施無一不可書者和林之事紀

載獨詳此則史氏特書之例也夫事以顯諸文文以
實諸事虞君之爲是辭回以公之制行于古無戾其
業盛則其言豐其理直則其法備不有得于今必有
得于後矣然予區區表而出之則以其不盡于用者
爲公悲而以其狃于晏安者爲世戒因子言而興起
于斯文今不敢必其無人焉耳泰定元年十二月廿
八日東陽柳貫識

魯國王文定公家傳後題

自紹興和議成而在廷在野諱於言兵養安忘恥至

隆興內禪則已二十年所矣壽皇始志未嘗一日不在中原奈何淮江荆襄之師出輒敗衄尚敢望其闔鞏洛而窺恒衛也哉淳熙初年魯公時以翰林學士次對極陳自治之策其要在携持法守觀釁俟隙今未可以輕淺動也于是首當帝意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尋由同知進使遂入趙魏公爲右丞相又代梁鄭公爲左丞相壽皇任相其專且久者獨公前後凡歷十四年乃罷帝旣親履成敗益知矯輕警惰之言爲有味一時收攬衆正申飭邊防將以汜就安疆之

勢大抵多公發之也論者以爲強榦弱支似矣而祖宗遺大投艱之意爲何如是不知古之君子其謀人之國者紆事制變有本有末而先後利鈍初不暇計龍川陳同甫三書五論非不朗烈俊快然要其成效則亦書生無用之空談而已天下之事蓋必審之而後知體之而後實有所得以庭堅不祀之論律之則公之此心固與諸葛孔明王導祖逖者同諒矣不然何爲子孫繩繩至於今而未墜也藐予晚出幸嘗早從鄉長老遊竊識公事一二備官京師而公之曾孫

新瑞安州判官文彪字君采赴調適來出公家傳因
誦所聞繫之卷末識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在吾
君采克之何如耳泰定二年二月十又五日太常博
士柳賚敬題

跋唐李德裕手題王維輞川圖

唐詩辭之盛至杜子美兼合比興馳突騷雅前無與
讓然方駕齊軌獨以予李太白而尤高孟浩然王摩
詰之作後人謂清詩秀句爲知言是不單論其辭矣
摩詰本人原人其別墅在京兆府藍田縣南輞川口

卽宋之問莊丘壑遂美旣擅名關輔而又得道友裴
迪相與吟嘯其中蓋去尚書右丞在乾元以後冲襟
曠度放寄林木物豈能嬰拂之哉子美有解悶絕句
十二首其一謂摩詰其一謂浩然浩然隱襄陽鹿門
山終身不仕子美獨高是二人而惜其不得見之當
是大曆初元索居夔州時則凝碧管絃之恨正有以
深亮其心與上疏請釋房琯先後一機耳見世之以
灑汲畚積爲高深竊負譏評之柄以幸售其媚疾之
私者爲不足道也舊傳摩詰作輞川圖好事者遂多

臨做此卷有李文饒題尾又有諸鎮節度使印昏墨亦近古文饒在唐爲再世相家異時牛李之禍萌于編而成于忌以于美槩之抑弘遠矣予嘗有觀画之法以爲以画求詩不若以詩求画家有輞川集每每喜爲人誦之今京師塵土中忽見此圖爲之慨想無已然予亦豈偏愛古人者哉

跋鮮于伯幾與仇彥中小帖

異時論至元間中州人物極盛由去金亡未遠而宋之故老遺民往往多在方車書大同弓旌四出蔽遮

江淮無復限制風流文獻蓋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覩也故遊仕于南而最愛錢塘山水者予及識其五人焉曰李仲芳高彥敬梁貢父鮮于伯幾郭佑之仲芳彥敬興至時作竹石林巒伯幾行艸書入能品貢父佑之與三君俱嗜吟喜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而吳越之士因之引重亦救人彥中廉訪公還自南閩嘗爲伯幾留連旬月時趙子昂解齊州歸吳興頗亦來從諸君讌集予雖不及接廉訪公而聞其鼓琴自度曲時時變聲作古調能使諸君滿引徑醉亦燕

有年集卷之十一
二
薊間一奇哉又數年仲芳以行御史臺照磨官先死而佑之出爲宣府判官伯幾得太常寺典簿亦死廉訪公居高郵疾病昇醫楊州死彥敬晚登朝至刑部尚書守大名貢父以集賢爲學士子昂自翰林承旨乞身歸皆得年後死離合存亡其不可復計者如是而錢塘人至今傳詫諸君以爲是于吾土有緣然則文士相從之樂殆亦造物者之所深靳雖欲累取迭致得乎予官京師特善公之子監察御史公哲出伯幾此帖而子昂實題其後企音徽之遂遠悵文會之

寂寥志其盛以悲其衰
籟笛有聲予時掩耳而避之矣

跋陳慶甫所藏鮮于伯幾書自作飲酒詩

鮮于公面帶河朔偉氣每酒酣驚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此飲酒諸詩尤曠邁可喜遇其得意往往爲人誦之予亦尚竊識其一二蓋慶甫掾澗東公爲都曹其將去官則大德三年也又二年而公亡矣公在時其書人已貴重况今後之二十年餘明珠拱壁果何足珍惜哉

題秋池樓觀圖

四十年前予見杭越間故侯邸第有此景耳今皆化爲茂草荒墟而畫圖形似宛然在目盛衰之變何可復計予蓋不及其盛時况後於予者哉

書文集賢撰歐陽復初父墓誌後

論季宋人物世稱丞相信公之節之義而信公之學蓋出于歐陽氏歐陽氏有曰巽齋先生者當穆陵時侍講禁中最爲江文忠公所知廬陵人至今家有其書廬陵之學大抵歐陽氏之學也國子進士字致遠

於先生爲從子是嘗與信公友善集賢君所誌宜得其實然不知致遠之名猶及附見信公家集否乎世學之重復初其慎之哉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此六一公集古錄中元結撰陽華巖銘跋尾也結誠好奇矣所以汲汲于奇者豈亦有矯而然結何可及哉公之此論不寧爲結千百世而下爲人爲文皆當取法于斯焉抑好奇而不失乎正結之爲結公固知之他人不知也

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

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並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儻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鼻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曾貫之携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齋箴之凡也惟得九方臯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跋江陵項平甫爲李文定公作盤居詩

項平甫先生初仕爲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

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罷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栝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栝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羞與同鄉里祗稱江陵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助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晏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爲盤居主人李敬子

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黃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承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于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粹乎尚德之意哉敬心早志于道今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屢稱之文字間臨川論經少許可獨深味平甫之言敬心之取之抑其尊聞行知者歟然則戴瓊弁玉簪而曳霞衣月裳人之望君者如是而漸以中止屯以正行君之自得乃如彼何哉非審夫時物之情

者殆未能終悉之也敬心索余言繫詩後姑槩叙之
自題鍾陵藁後

余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恇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藁卷揆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者危太樸謂余有一日之長羸輝輝屢忽肯來况留連旬餘請出余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杪以實歸藁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與厭嘗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宜於余口

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
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着屐以
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
不同乎余一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
以是詩寘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
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伯內外之
畧君臣父子之倫以竊附于復讐之誼今其書列在

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
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
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
士熊若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賢矣
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
豈不尤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
以庶幾乎聞風于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
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迄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者十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爲二十五世矣西平薨逝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已已夫固遠哉以五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胤支庶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爲明宗收族而作者也吏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爲之立譜書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旣磔而孝弟之條肄愈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爲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于千百何曠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罷聖予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湖東年已七十餘疎髯秀眉頗身逸氣如古圖畫中仙人劍客時時爲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韵度冲遠往

往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稚齒方出遊諸公間雖不敢牽率先生爲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爲弁陽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今盡弃其所藏余在燕嘗見其三四暨來豫章見集古錄蔣洪仲家今又從盱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尤物何以能無脛翼而飛行至是耶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文物掃地盡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古者之一慨云耳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右徽文公手書二帖淳熙禮部尚書馬公從曾孫瑩彥珍所藏文公與尚書公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幸已在山中誤恩又得丐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遣後一帖謂舉子倉今歲不免自爲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乘此冬收糴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

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遺蓋時尚書公爲福建安撫
知福州漳其屬郡公至漳知其事獎欲稍爲疏理故
有是請耳于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
沉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憂國愛民之意尤慷慨如也
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
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兩公篤夫交友之誼死生以
之亦豈今人所可企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
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
攬遺墨爲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
誠合志乎尤不爲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
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
公則尤爲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卿以
默成先生猶子婿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
公嘗誌其墓謂曾覲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
與通使人來致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爲何如此卷
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卿也德卿以提舉湖北常平

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
窘闕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序謂默成也今見
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
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
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
藹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爲餘
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爲君
子之後也歟 柳貫跋

跋司馬溫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卽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藁
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艸則其忠信誠慤
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午晉元帝卽
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廆
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
則以云云攝之校今通鑑是年所書凡目時有異同
此或初藁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前後漢
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
范淳父至于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

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艸何歎然則文正忠宣
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
翰墨爭長爲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未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
筆意方嚴儼然弁冕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
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爲答
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亳
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

太子少師致其仕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
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
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蘖於其間然則忠獻之
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
輩所爲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資政雪竹賦

昔予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
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
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艸籀體

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
病耗十忘八九悅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爲之
驚泣雜喜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
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子叔得不爲他姓
之所饜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
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爲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
之微亦安能做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
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
著至于積羽將沉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

又已兆見于斯使當時媿合苟容之念一萌于心別
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
爲之杖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
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羲獻之
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
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
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答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爲門

人高第之宰於近邑者發也所云辛勿安過此極談
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者雖卽其實而贊之固
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
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
有不淑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
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
軒於時必爲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
字文叔者五人帖旣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
端叔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

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
也帖中亦及斯遠叔謹按集有與徐斯遠周叔謹往
復書問今何從考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予生也
後年連而往學絕教垂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教賢文
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
夫子之杞之宋而憂形于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
夫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昔予從鄉先生學爲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爲理

明義莊辭全韵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蹈其繩
矩嚴其步驟嘗試爲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
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
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宜
義郎致仕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
士甲科一爲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于
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
者難爲言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爲難耳夫其立言之
正發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

游夏吾何慊乎哉公之六世孫逢慶從予游錄得此
序并其二告爲卷請爲後題宋制甲科第一人注簽
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
自爲一等故告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
右丞相則京文忠公鏜叅知政事則謝惠正公深甫
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時吾鄉耆碩俊父參
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爲之表厲也
今去之未二百年耆老淪亡文獻掃地而盡若予之
衰情猶及與聞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顧後來何其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終
繼猷踵武之甚稀也每一思念爲之凜然因逢慶請
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共有聞風而興起焉者至正元
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九

浦江道傳柳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詹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校

燕山肇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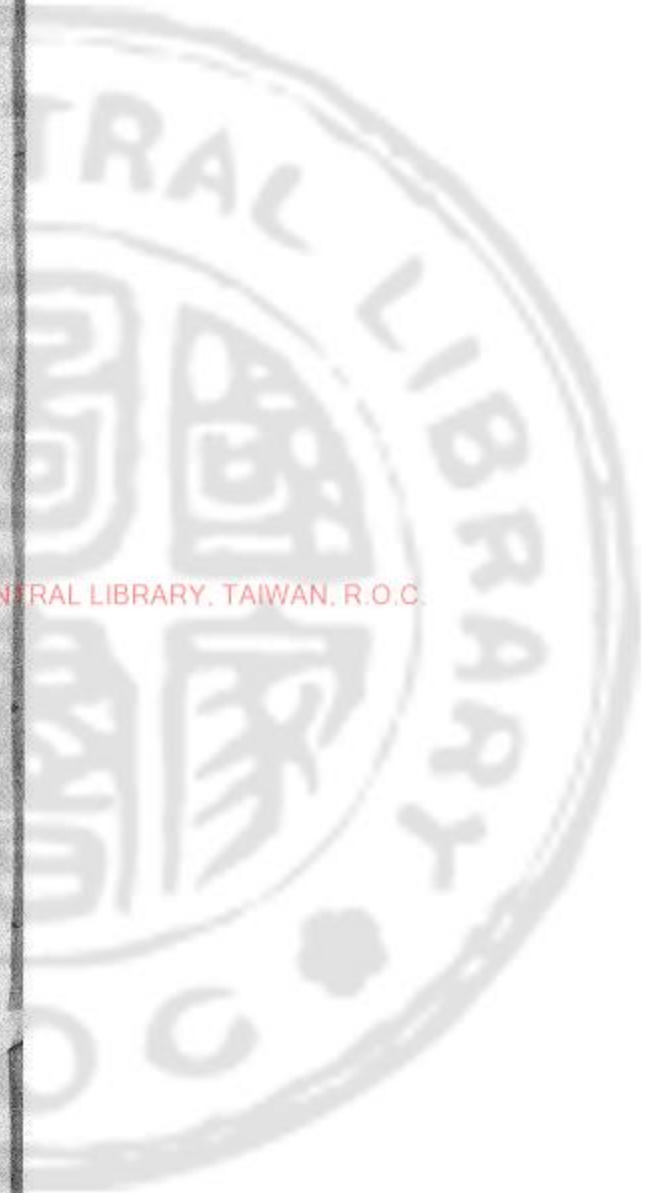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題跋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於時楊公適隱慈谿大隱山中聞公蒞郡款門納謁是將進



夫薤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解榻之勤也闕隸抑不爲報公聞而遣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想爲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夫終身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繫天下國家之重者楊公不爲無助哉公薨迄今二百九十八年而此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谿不數舍而近文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賢良手帖

守之中葉尚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焯焯角立相望吾鄉蘭谿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於前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二范氏其一成都太史公淳夫其一蘭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發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濂洛之統緒不可誣也此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之然則曲阜之履文貞之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

夫邦交之禮未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
雪讎恥之志日益拳拳給事王公實以中書舍人
爲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北庭因燕命射意將以是弱
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
矣于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
能折衝禦侮于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
次嘉禾所答新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
射中爲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
志一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已之恥簡牘雖
存人將唾視之亦何足以爲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
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淮官吾邑以帖示予故予識其
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
固當爲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奕
奕入神蓋粉紙不畱墨行艸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曹尊師正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

天清地寧四大字偉奇勁挺宜非少溫不能作矣按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寧者道之用也克其用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爲而無不爲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爲是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喬孫之爲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爲識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繁比聞舊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眞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

其皆法錄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腊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衲僧存觀之法爲君子省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二則曰付已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爲正事良藥萬鍾九鼎大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竒正相生所謂孫吳之兵也蓋粉紙不受墨最難作

字太史爲之乃更適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

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手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誌公墓叙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公此帖乃云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亡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弁三哥自傳聞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而

未及爲耶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焚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則婚嫁可以指望于以見公尊祖敬宗出于眞誠而它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于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爲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許下帖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謁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卽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爲誰言近以此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乏人且勉從事或稍寧息卽有丘園之請則公爲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變有悖出悖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

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座右以比盤杆几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題明道二年表任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公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潤州明年寶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月日似矣而年與譜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

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爲矯飾知爲公言無疑蓋公幼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爲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第三人此所謂七哥豈公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書也朱氏于公有長育恩宜于死喪患難極意料理動靜休戚必置懷抱至于居官臨滿宜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汙則晚節飢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

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于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也忠宣帖緘題云尚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平郡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遣公之父子以忠義傳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踈急如飄風驟雨者爲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政坐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

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鄂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郢時公所遣問若日日給外月月有橫費家家如之至於收檢郟酒候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掾卹通財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爲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酒稅輿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于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楊洪二公跋語第二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云爲戒今帖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則

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縫有王厚之
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爲順伯所藏順伯臨川王和
父之孫好古博雅爲中興第一徽文公與之友善集
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謚宣簡公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二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克滯
維等州安撫使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潁州夏
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孫威敏公守徐實爲
公治喪共赴告于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致奠

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慙歎保障
之無人情至辭哀有篤棊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鄆
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
院上書爲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于公可謂有
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
附之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爲泉州屬縣此帖必忠惠守泉時所作蓋忠惠
以皇祐間請郡便養遂得來泉一尉貪墨於政未爲

大害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少恕于以見旌別淑
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其人
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
獄公事以朝臣克副以武臣閣門祇候以上克天聖
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
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光以此相示漫志所聞若夫
尚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元年赴澗道謁秋梁公廟爲之作記

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
夷頌寄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
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瞻古人
而于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攬公之迹
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
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貫
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

矣其孫後以金兵迫逐渡江僑居姑蘇聞畢氏世傳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爲朱氏物救世尚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于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吃莫能道况望其實有先世遺像而尚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固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爲惡疽醜正之具元祐姦黨慶元僞

學所以誣讖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格人元夫不遏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爲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嘉一蚩妄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宜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鑿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覲撰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備古愚之所經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論和議之害臺臣湯鵬舉承咸陽風旨劾其覲望再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任又明年戊寅紹

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爲世外交乃遣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爲手書此經以贈觀其用筆沉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特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常住豫章上藍徽文公集有爲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卽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平陽鄭公實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

功者也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
不置移書問勞因其簡牘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
朝之盛矣其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舄之
末光今幸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淪謝之後貞元舊
臣獨豫齋王公迂軒趙公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爲四
方之具瞻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請歌以壽
公又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請併歌以爲世鑒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
石非可遂以爲據也柳誠懸謂人間合有數本則固
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老人所書
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者歟
今人觸目贗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
可以僞爲者矣微仲長蓋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牟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耆老間乃在其後於時
陵陽牟公居雪新安方公居杭如武都兩石笋之相
望人固知爲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于晉

卿皆能破去崖岸折輩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宋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覲爲利達計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旣老矣然自其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醜已憂憂乎不能以相入特未知後是又如何耳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障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苑故爲一代奇作然不輕於著筆遇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快爲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米元章嗜石見輒再拜予所甚愛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運祚已去夷然美里之拘痛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

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值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符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槩莫能傳而贈言在紙尚惻惻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復爲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隸古書之繫于其後貫從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爲烈而太公謂其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靖自獻而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在矣宜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湮鬱勿偶一時牧伯之賢欽其行義至則欵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弟子也實爲製文銘墓且卽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哉然予于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手澤之存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計者凡九則手書之題曰碩畫藏于其家時則南北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先生發篋得之裝潢成卷識人爲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推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潢迨今元統乙亥閱世八十有六而貫始從其家借觀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巳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贊因與京兆杜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真迹百十筆意轉摺與此脗合無二况杼山劉公南澗韓公平園周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考覈歲月審訂交游一一詳具正公在西府時所作杼山定爲答蔡忠惠帖帖中頗有殘缺顛平園題語尚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兼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惠而亦前帖

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翻釋其言者
竟鄙敢薄庸有已乎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因是
而槩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潘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潘
公遺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筮爲徽州
祁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書當官唯廉勤不苟爲
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任二十六年
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作正自可樂蓋

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爲姻家而新州范之自寓又
壻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予忝桑梓晚出多及與
潘方范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于
三氏者往往尚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帖
視如曲阜之履文貞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
徵之於此吁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樗
實爲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

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以爲况至董道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辰曰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爲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真耳

書婺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婺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爲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散落予舊有是本携至京師因與臨川吳先生四明袁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貿易予曰何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託張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至

相傳集卷之十九
城與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六持
是書詣予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官書印意其爲州
學故物以先人嘗爲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廩也故辭
今當爲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直統鈔十褚
歸而卽用故紙裝潢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
自程氏計其梓行於江浙閩楚無慮數十本大抵取
便紙墨易於轉售魯魚亥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襲
爲故常成公所校本文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
而予獨拳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爲厚幸其與俗好異
焉例如此識于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
二韵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
交於波濤掩靄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參差隱見
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要
區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爲異餘時莫之覩
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
五日至登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念竒觀之非時

而茲遊之莫再乃瀝誠致禱于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謁於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窅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爲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則夫翁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爲城邑樓觀爲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爲而造化之迹也黃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愛魁礪之

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奚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此二詩典寄高遠不類常作文公謂爲李後主手寫詩而不明其何人所製雖書贈叔昌要必有所爲矣文公以淳熙八年八月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命旣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己亥見上延和殿遂以十二月戊申視事叔昌諱景愈姓潘氏文公嫺家吾婺人當文公趨朝道經蘭溪叔昌追送于釣臺一時崇論宏議必有及于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而難言之者故

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語所舉弘景之詩之意而深求之則亦可以槩見抑後主既書是詩偉矣而復以無生渾茫者忘其國其爲商鑒何如哉況今又後之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人心卒不可正也歟予於是而重有慨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再召而以直道終忤于紹興風節凜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貧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

尚爲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諒而不回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常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爲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况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歆豔乎

題重摹唐本諸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所識本齊賢姓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講王公是也諸子卽謂伯海兄弟伯海諱瀚卒官主管仙都觀是生魯齊先生其家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潢飾之美矣魯齊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齊中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皴剝予嘗卽家訪得之榻致數本旌德令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

之癖因以其一寄之粹衷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真復求善工移寘縑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文叙其學出于鄉先生潘公而受易論語說于龜山楊公令長沙口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因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蓋是時也文公于慶元乙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頽梁壞公亦已矣忠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畧而用則

不究乃其所立之正所志之大則自伊傳而下一人而已像傳于唐要有所據卽而觀之所謂有儒者氣象而庶幾禮樂者尚可繫見於茲藏于子駒臨于齊賢而宣公贊之文公識之其以是哉然則粹衷其亦知所慕乎謂世變日下而無有聞風興起焉者則吾不信已

題唐臨吳興二帖

臨書昉於右軍而滋盛於歐褚惟其過之是以似之耳於時諸葛政馮承素趙模韓政又專事蘭亭其後

臨學之家稍稍相沿而起今蘭亭及鍾王卻謝諸帖臨本猶有存者然鈎摹響榻又各殊品鈎摹以填白易失精神響榻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近之此吳興二帖方圓轉折應規入矩出於能筆無疑鮮于公謂得之駙馬都尉楊氏楊氏慕李和文王晉卿之爲人好蓄法書名帖嘗臨其家所藏真迹銜幅識以副駙書府印刻之第中之清讌堂此蓋其未臨時本也鮮于公官婺時與成齋王先生爲文字交故輟以贈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後神物亦得其所歸哉使留之困學

齋中則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從雲卿借觀因爲二帖志喜如此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昔子讀歐陽公集古錄知其所記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侍讀反覆論辨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魯公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出入蔡薛間信一時書苑之珍哉原父初以蜀烏絲闌作書魯公所得特臨本耳亦且餘

二百年優孟之似孫叔敖以其形似有不可拚焉者耳亦孰知相馬之法固當求之驪黃牝牡之外哉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畱居之婺有蘇氏寔始于是是詩空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爲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題宗忠簡與妹婿朱主簿昉帖

忠簡請回鑿諸表奏與諸葛忠武侯出散關二疏皆
執理不回發義激烈以其出于血誠故也公之從曾
孫誠出公與妹婿朱主簿彥昭手帖示子所謂將兵
冒暑隨分粗遣又謂投老任事所責甚重更藉爹祖
積善之花存四五年庶有絲毫可霑骨肉藹然仁義
之言而孝弟忠信之實不可揜矣蓋此帖是由京口
赴滄陽時所遣使天心未厭姦孽不萌豈但骨肉藉
其絲毫之霑將神州全壁社稷靈長實嘉賴之嗚呼
臧孫有後予之所望於誠者肆其在是

跋趙文敏行書千文

吳興公少時喜臨智永千文故能與之俱化自登顯
仕負書名頗厭人求索有出縑楮袖間輒盛氣變色
深閉固拒之乃已然名士大夫相知之厚與挾貴而
來者間亦欣然行筆好事之友又或鼓勇匆噪至其
得意自謂追迹古人亦近世書家之一奇哉此卷用
蜀中粉箋作書而正艸雜出不區區泥古而無一毫
窘束之態今人欲以摹印脫墜之工而望闖其藩難

矣。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世言晉室崇老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至一楚國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爲人門之望尤不爲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物摠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沉識雅量桓溫沖玄在其併苞翁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關之而彼固莫之知其籌策爲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

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據形勢消亂萌爲制勝之一機逮其誓墓不仕此固高世之節謂軋於王述恥居其下則淺之爲知逸少矣比安于導文雅誠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生之言安固有心中原然亦爲清虛所絆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定矣予困吝中子長佳友時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以所著太傅右將軍畫象二贊寄予使寓口焉子長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予顧曷足以當之哉昔予考

覈人物而以爲晉之清虛其寃殆起於季漢矜尚名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因併論之于長儻然之手

跋趙文敏帖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閫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

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旣成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闢無不如意尚何問哉戴生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卽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

榻之事而楮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若
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爲博雅中
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
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鑄別刻相望而起歐六
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畢少
董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賈魏公亦數十本
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以
生注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杵痕決其真贋是未
必然臨書如傳神寫照區區求之形似抑已未矣昔

予嘗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
示姑卽其所聞試一論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宇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
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
其鄉曹泰宇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
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斃故也泰宇
不娶無子死所爲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
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次泰宇一詩尚其遺墨帥初

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未繫
經公律絕五首雖楮墨不完手澤所在尤可以識象
環之感矣予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
已知其爲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
其論著諸經悉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
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寘之金匱石
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于是戴先生下地
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
名或吃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叢林宿德乃能慨想
遺風圓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湮墜以克發揚先美
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沉班綴頗嘗講聞中原文獻之緒而龍潭翰
墨獨未之見今此卷赤壁二賦艸法森然自旭素閑
栖而上泝芝靖寄方圓平直於振迅凌厲之中泰和
盛際其流風遺韻尚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末幅十
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兒寘之王謝子弟
之行周旋步武自覺蹙然失措要之碧落碑詎容有

廣本哉

跋楊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楊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
紙墨尚如新益公坐僞學黨久斥起爲秘書郎稍遷
將作少監留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爲尉致書
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
皐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
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
夫竿櫓必致其敬謹又以凡平居援引後進一是中

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爲何如哉
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鈐厲之厚而無媿者矣三
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九終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浦江道傳柳 貫著 瀋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校

燕山摩唐夏之中 青溪異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叅 同邑夫次張 燧 訂

行狀

故宋廸功鄧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

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備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群從一姓有曰某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嗣府君子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

相年傳子集 卷之二十一 行狀 二
是名耳廸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于先生爲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課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譚氏所學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卽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

柳行集卷之二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卽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爲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
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介年二十三乃卽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泌敬巖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卽

爲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
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旣定東嚮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
旣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間夫伯夷叔
齊夫子以爲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爲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卽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克極於用嘗出遊杭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阽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建功卽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于用矣勿謂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蒲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况其地靚深幽，曩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爲事，其于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巖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摠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攻物，兵燹乘之所在。繹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門，向知宗向，羸糧景附，躡屩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爲羅。關寔足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聞不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卽有餘暇，不廢纂述。高古言有註，必有疏文。公之于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畧之今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攷證乃若大學文公旣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闡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老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

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于朱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爲疎畧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畧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

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于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

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

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鑿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法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修之克副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嚴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贖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趨皆寬平于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目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群疑塞

胸膠轄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罔吝消亾隱隱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製齊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俛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于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

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蕭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于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克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

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銀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亾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

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
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
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
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
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
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
巾代之而加經于冠可也加麻之經總麻之經也今

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
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
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
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
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不可闕也先生生于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
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頴
次頴次頴頴有志于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丁
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
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
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卽葬仁山後隴所著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
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叅訂
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大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
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世矣而若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

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王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
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郡亦列祠先生配食于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群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闕闕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
長之候道南之學肇于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于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于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攬潛思終于真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卽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卽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祭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於已者也盤溪文定之步趨歲寒文憲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嘯所居之步趨歲寒文憲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嘯濟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也

柳行傳文集 卷之三十一
瓢藥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亞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于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于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于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強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幸弟子

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于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卽其家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于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真元之

梅行集卷之二
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
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
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狀

元故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會祖伯信宋故廸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堯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
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昉

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爲諸父行子
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留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
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號細高居士殖
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辭大平樓上秦檜怒其
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旣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
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
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
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爲朝散大夫行太

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瑀瑀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議郎而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妙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因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而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卽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爲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由雖以

異始爲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旣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及壤而樹旣虞而祭人謂其知所填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洩忍以合汚不崖異以絕俗雖黠胥夫豨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爲之

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披館延憇倒壺
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
能記省爲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
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
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
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於心而未嘗屑屑爲
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
生無厚嗜衣取克體食取克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
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

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
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
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旣歿乃泐致仕恩補
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爲泰定四年始
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
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于寶祐
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于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
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泊永女今封
宜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卽後公從弟灝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土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檇標梓女二人其一適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幼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秩滿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潛卽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

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散公三世大墓也方潛歸擇藏域相墓者曰維此爲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鼎遂奉之以窆凡具塋斃仞窳穴徵工傭輿畚鍤其費一出於潛而不以諉諸其弟潛有祿食故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卽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釜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

柳行禮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
解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爲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爲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爲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潛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潛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爲州里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於世之立

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爲今旣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博士貫謹因使人南歸令男鹵具家饌之奠昭告于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德薄能鮮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於朝乃至治元年秋

柳行制文集 卷之二十一
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皇上推恩臣下以及其先始載定褒卹之典而貫品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命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廡仕而屬當易代卷道閑居蓋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於貫所以顯被寵章延昭來裔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縻于官守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卣展奠墓下焚燎以告靈其不昧服此與敘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貫幼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齒士忝冒登朝比由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于格得贈封父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亡幾命下先考承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門祚願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備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孝治之福重封疊寵賁及泉壤豈惟胄胤之華抑昭積累之厚今

以善代孝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服一襲焚燎以告魂兮不昧服此褒嘉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因是有連猶裳綬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往依姑氏遜于空谷遂與君家裙聯袂屬時君方髫娟其在日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卜納采未幾母兮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左張右觸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

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誰儔君續我讀艱難困苦覲沾寸祿隨牒漂流川航塗轂留撫諸兒盡瘁鞠育微君自力雛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策櫝因緣齒士拔等工祝再命登朝洵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殮雖薄亦有梁肉看美三孫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謾小君之封寵數華縟白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于伏神理在茲闇者莫燭滿秩來歸因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邁軸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

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曉案孤憑宵齋獨宿
孰視我榻孰調我餼夢啼成魘淚漬榘榘人生如電
曾不轉瞬盛衰相等何有羸縮窮窮夕陰隆隆朝旭
究觀其終種不及程君以艱生之死不黷斂有棺衾
藏有畚築兒雖未立尚繫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惡
惟是貧家動若溼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茲卜新阡
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輶牢修在筵別君一哭
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稚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
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姊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稚
之菟曰嗚呼汝果何爲生也又果何爲而死也汝性
非警敏而知務學爲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爲大
行其言動嘖笑適有類于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
兒者以汝爲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
汝適瘧作旣月乃止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
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倏進
倏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懣再更醫而證

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
吾蓋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
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閑二年見汝誦
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絕而
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
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吾行負神明而貽禍于
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爲子而反以闕汝之生
耶棺歛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家而
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此土
也一祭而訣老淚潜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尚
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緇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于心而宣于口
其最精者爲文辭徵于辭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

本行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醇有醕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于詩雖古人其
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
駕方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
石爲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艸其遺誰攬物華于
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
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于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舍宿艸之悽于是酌飛泉
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睠

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
抗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
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
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
之敢私輯衆美而爲銘亦既瑒於卷石之碑重斯託
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
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遡仙
華竇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魄彷彿

其來嫉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蘂裡不揚于列
星則蒸爲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
親矩獲竊仰允儀悲莫酬于樹劍淚徒沾于主衣爰
因爲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
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
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
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

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啓儒先機籥之秘稽經
詠傳而道闡于有言卽事觀理而學本于自治凡精
思密察之功所以爲真積實踐之地雖冥樽於衢人
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鼇峯獨得其至
益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淪義益精而辭益不費
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
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
性言之丕顯而撝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
承更益筵講而序肄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

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
山爲暉而川爲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兄
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
後贊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于進趨旋視之際
曰微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
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
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于克類而爲
知晝晝糜以加飡夜夔夔以照宇披攘與墳采摘訓

傳務爲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蒼翳苟蹈道之
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粹於是推其緒餘以
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屢翻其來萃藎待問如撞鐘扣
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
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架正襲之
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羣
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
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
朱雲之可吏望駒谷之逍遙祗以興尊德樂道者之

一嚼睠金華之古爐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嶷立于東而雲谷有朱衡麗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跼而叅時彼一時雖號于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耆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于喪儀射鄉爲之失位其言僞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尚口之竊截截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于身者修之家旣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爲兄則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共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而疾病半之方託餘生以液齊胡爲奠楹之夢遽掩泣麟之袂駭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於義制用循踰月之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根于心其施之四體者皆生色之盎睟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義理之悅天爵之貴凡旣優得之宜乎人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畀予之隆則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爲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風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會

靡忘于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
發難進希于逸驥中從宦以漂流偶叨承于班綴兄
未嘗不爲之喜動于中遡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
深固將脫畧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
而龐公稀入于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
深操鋤刀而就礪庶莫景之桑榆不胥爲小人之歸
而君子之棄若先駕之摧輪寧後乘之無躡繼今以
住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
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
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貫謹以
爓雞絮酒之奠致祭于有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
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
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

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年蘊靈負智嚴和家庭如
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積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遂廿年三入遂掌帝制詞體深醇載
振其靡于時班行相顧易視國老丞疑廷紳郎吏剽
裁政典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必詣史策編摩翰
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宸眷褒賢付以史事剪
剔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目適觀成製遙奉命書還
告祖禰燔燎旣修澗槃樂只東第角巾北門綾被何

取之廉不視其履殄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已而世
議日詭孰雅而哇孰忝而秕亦旣十年浸乖往軌休
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教持麗澤堂筵句
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班尾月
夕風晨傾壺寘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成均公
尤助喜乃俾介嗣親予講肄予何能淑以承公意漠
北揚鑣燕南掛轄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吾與爾後
死則誅弔哭違時予心媿恥來拜塋門不見嗣子公
神在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淚如水嗚呼哀哉尚

饗

誄

馬景莊誄

弁序

新定故城千峯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翁
往往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蓋
倚之以爲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介其二子解屣升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身工祝之位禮讓典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叔子景仁齒皆長於予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叔
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
衍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縻于世故而超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嘗察廉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爲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因得朝夕左
右視時涼燠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

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
肫肫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教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俎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聞
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析至理先生
雖強爲寬抑而思子之悲終憂憂在懷閱三年年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
將平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或更以自全是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爲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詒誌詮
諮孫女四曾孫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徙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普昔生廸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洪廸
功於景莊爲大父矣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
徽文公仕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廸功復沿世舊往
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識夫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不以富貴盡其心科舉
累其志蓋至于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榮
然矣則若景莊之不爽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
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喪葵隕湖先塋之次馳書告曰與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爲之一言乎予
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爲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曰

漢萬石君以_一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曷用承茲
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
僮御訢訢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陸之墟
小阜大陵發祥于人美輯粹凝馬氏儒門世德烝烝
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閭會
有大斯立諸細曷懲歛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斧堂
有薦敬香惟君子世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簡繪
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其朋君今已矣

撫棺莫磨矢辭作誅匪說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啓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復承明之
人衣繡立霄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級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臺憲爲丘民之司命而嶺嶠制轡服之
扼喉唯不盡乎方伯速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與芻必有

任是責者肆時程嗥而颺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
屈致於兵符正可窺觀於民瘼誰言潢池美兵之赤
子未易革茲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成化暫勞
按部卽奏安邊恭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至靜存
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
納斯民於兼善自試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揆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筆登御史府烈烈霜威
更嘗太學之麤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徧儀于朝著
遙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一
瀨乘北風爽氣而來凡而閩區越徼之所經詫若張
綱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胥黃木
之碑鷄鵬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還合
浦祇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
相慶竚見萑苻之聚胥爲襁褓之歸昔周茂叔之始
治是官訊獄每先于洗澤乃呂獻可之薦更外服後
君深繫于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奏邦之哲匠
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
非新瀛洲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

顧勒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矧明
詔方勤于修纂而前聞尤務于蒐羅作世采章須公
筆削其爲察學省受服民編重未契而下交竊餘光
以自耀鷁舟沂澗有躡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餞僕
指鴛行之舊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于緘滕因併承
于寢餼梅華玉節踰瞻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杜
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疏寵彤廷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叅宥密之謀

尚書後行遂主儀文之事豈止朝紳動色將令儒服
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卽天命卿而猶歲統日秩宗
論四岳蓋自古以允欽祠部總五曹亦因時而始制
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于事
情要以彌綸于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邇而斯文柄
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
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
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適彰于渙號乃改絃必貴于
和聲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恭惟某官海岱

英氣星斗純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
之賦自是仙姿供奉于貞元朝士之間醞藉出建安
才子之石方執簡登園丘而議禮洎援毫入西掖以
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于法
從舍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
勅之手歐陽子再爲座主盡摭平生愛士之心使蠲
奭無復獻謝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
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爲貳而今爲長時不
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承行矣陟庸企而延竚某情

深賀燕跡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啓

伏以右文初政下溫詔以興賢左轄真儒妙洪鈞而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克賦之榮化地深恩私門厚幸竊惟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士而來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之言證諸事爲壹是尊主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歷代之良法未可譏爲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紜見

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于宏猷噓六籍之寒灰旁稽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因麗澤之講摩竊窺考亭之述作主人謝容笑爾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顧言志永歌而已豈授政端對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辭與夫公孫愚戇之策一燈夜屋雖嘗美翰以娛嬉萬棘秋闈胡直棄兵而麀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我而拔泥塗置苟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

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鷲濫吹及門而實懼茲
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
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
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于厦旃之至論
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厚此兼收豈爲殊遇某敢不
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于場屋
道德性命之學敢有昧于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啓

伏審寵疏宸綽光領儒紳禁路雲霄宜希蹤于峻武
泮林雨露乃屈意于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
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闔前旌恭惟某官言有
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
允薦書掇取彀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已爲德徒自
詫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
晏幕排銀榜尚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缸更塵
襟之澡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臥轍
以興謠已復問釣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千蓬
萊懷綬南旋未免低回于菽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

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粉榆是楚林實生
杞梓比垂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
齊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晉而偕往
夙宵命駕來暮有歌某媿甚負丞幸哉聯事庶幾泉
阿雙劍之合卒成墳笮迭奏之和同官爲寮此席旣
還于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竝沃于芳猷傾倚方深敷
陳岡究

柳待制文集外編附錄卷

浦江道傳柳貫著 潘陽仁先范養民輯

西蜀鳳簷柳寅東編 太原訥生馮雲驤校

古晉秋水馮如京定 甬東爾肩陸大任

燕山肇唐夏之中 參 青溪吳卿何思卿

渤海鄴園李之芳 同邑夫次張燧訂

勅命

奉

天勅命勅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敷繹於後則道固默隱而不彰矣爾柳貫性

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
回久而益固是用庶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
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
擢欽哉

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剡原戴表元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踈權尊則易於取人法踈則人
得以及盡其才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
欲東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爲喜然不聞
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閭
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
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可
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
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
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情徃徃
不難於爲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

之學亦趨趨畏報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
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傳之職有
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擊乎其人之自爲之
與屬者科舉之弊旣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
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
或耻爲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康子歲吳楚闕士待命
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升府宰士捧牒以次禮進
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
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品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
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
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
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
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于
以爲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
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爲序

贊

像贊

蜀山靜儉翁自贊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

與於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又

安陽韓性

熙乎春陽凜乎清霜無求於名而名日彰敷教成均
議禮奉常方期盡皇猷之黼黻柰何岸烏巾以徜徉
是將使江山雅趣皆衣被其文章之光也耶

又

門人宋濂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卽而就之煦然春溫海濶天高

莫窺覘其宏度霆奔飈豎壹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
襟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
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
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霑巾儻使泉臺之可
作庶幾士俗之還淳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門人宋濂拜贊

又

眉山蘇伯衡

經濟之才宏博之學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
偉人乃萬夫之先覺

五賢祠待制柳公贊

門人戴良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
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庭帝嘉其能
俾居縉紳與鴻碩爲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
宗髦士三千予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
治成我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
於地公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
去任浮雲往還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闕時
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條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

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祭文

祭柳待制文

戴暄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閔溥雄深披星斗
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軀意遺言搖毫行墨
下追班馬上晚莊屈共不陶鎔乎神化凌駕乎儔匹
而况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
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
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蒞事務殫

厥藏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于
儒臺啟藏書于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
而官僅階于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
納獻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颺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爲衡石人歿厥師莫有矜式
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調恤紉公之棺者有以駭
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與閭巷之楚制况某
等近連姻婭蚤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
極瞻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鳥魯歲月之幾何遽
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曼罔莫以酬夫舊德列觴豆
以告哀尚愜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柳待制文

戴良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旣生之其必有意
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
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
乃克新得歛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噫庶廣見聞
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一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
表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

三十年間穹龜鉅牌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爲
以攄厥衷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
聞羶而附鼓篋而從司誅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颯颯
包苴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輶傳
以活疲瘡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思集議之頃
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涖洪都會未期月教雨其濛
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得先生正之
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者書藝薪照字歲且十終

四海環眴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刻交章論薦公車
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
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已吊凶
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
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
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
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
若闕厥躬一朝棄我山推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
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翁

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輻車旣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鑒我哀恫

祭故翰林柳待制先生文

鄭大和

維至正六年歲次癸未十有二月癸巳朔越十又八日辛亥友人鄭大和致祭于故翰林待制柳先生之靈曰白河圖授羲洛書畀姒而人文之朕已萌煥乎有殷郁乎蒼姬漸至暢達而敷榮自時厥後或晦或明迨春秋兩漢之壯偉華瞻猶爲可尚至魏晉梁隋

之浮誇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于唐復有五代之淺陋再闡於宋又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之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王之丕顯性言直造周程之秘奧姚文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衡倡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斌斌文學之美亦何翹龍興而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旣見巖南於僊苑又謁仁山于激水而所謂知行並進者亦惟誠篤而粹凝于是悉心以傳授若性理之精微文章之準繩

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精故其氣貌之溫溫德性之蒸蒸使人就之則儼然而威卽之則肅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迎公不自爲已足而猶廢寢忘餐究理會原詎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肯綮易牙之辨其淄澠然後敷暢融液發爲文英此其積于中者旣久而見于外者故能韞韞而崇竑其勢若黃河怒瀉達于四溟其氣若白虹橫布貫于太清其文焰萬文之長猶火之燎原烜赫乎宇宙焜耀乎丘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

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睟面盎背如觀火龍黼黻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以斯文爲任而先一世鳴是宜爲國之楨作帝股肱而措天下萬世於隆平胡爲初王類曩歷典儒臺而遂十載韜迹於林壑惟德性之冲淡恒葆淑於醇靈固不以賤爲辱而以貴爲榮然縉紳之慕戀學者之依憑蓋有若鳳凰之與景星于是有詔起公直赴神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飾乎皇猷黼黻乎帝廷而作我儀刑柰之何德未溥施道未大行而遽卽世于

玄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將有問于
彼蒼果孰尸夫窮冥何賢人之萎瘁而愚者之牧寧
一世之矩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爲學者之佩珩
大和季承末契深締交情以區區之合筌刻上其事
而致旌復之命曰規曰範敢不是志是銘一尊我公
之素營諸孫弱冠俾之受經祝之以辭而責其有成
則公乎我之隆有德義之交并敢不深加刻厲拳拳
服膺自今以後其孰能剪伐我荒穢剔迤我聾盲瞻
荆山之阡有四尺之塋痛哲人之不可見惟松楸鬱
其青青樽俎旣嘉籩豆旣盈薦以牲牲侑以粢盛諒
精爽之如存庶來饗其芳馨望蜀山而矢辭哀涕淚
之如傾尚饗

祭故翰林待制柳先生文

程汝器

維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夏四月丙辰朔越二十又三
日戊午浦江縣知縣程汝器致祭于故翰林待制柳
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閎矣而不盡章章于天
下蓋所能者在我所不能者在天也先生以伊洛爲
宗修諸身徵諸人究之也精積之也深以先生所能

措之朝廷推而達之天下斯民將享其德儒者之用
可暴白于後世矣吾豈意夫擢之冑監置之太常遷
之文臺思小子之斐動歸與之嘆一丘一壑者殆十
有餘年天書徵起固將黼黻帝躬絲綸王言而聖代
文章煥焉與周漢同風嗚呼吾又豈料夫宣德揚休
之志鬱未及展而造物者已趣其終矣所謂天者誠
莫之能爲命者誠莫之能致屬治茲邑仰慕維新旅
視言歸薄陳一奠哀哉尚饗

行狀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
生行狀

宋 濂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魯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廸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

皇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爲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爲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鬲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卽不苟取嘗隨高

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卽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旣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翽括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于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爲足復褻糴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

才無不爲之傾盡隆山卒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 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爲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

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爲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竝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爲權準古今敷釋詳緻廷議莫不多之

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爲之質
行定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
使者方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
入金沒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
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
然持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
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
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茆四十餘甌茆輕
舟搖押行吏多沉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二之一附

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
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修治之其當新
者聽給沒入贓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
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
丙寅先生年五十六以文林郎出爲江西等處儒學
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
儒孫轍爲學者師士風爲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
官者亾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
之有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奸先生盡罷遣

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饕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于諸生餼廩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爲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

讞其獄先生爲鉤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餽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巖壑海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于上者于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生于家先生卽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

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
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
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
歸賻館閣之士至于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
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
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爲同僚友至是哭之尤
哀冢孫頴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
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
氏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

二年卒子男三卣同因孫男三秬頴穆秬天女一所
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
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于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
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才嘗見疾
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
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
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
有一善播之唯恐不亟士顛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
記自禮樂兵刑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

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爲精
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
冰爲文章有奇氣春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旗
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鳴叱咤之聲若先生者
庶幾有德有言爲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旣沒同門
友戴良旣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
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狀之濂雖不敏受先
生之教爲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騭成章以附家
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它日太常特爲定謚

史官特爲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至正五年十月朔日
門人金華宋濂謹狀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禽仕魯食采柳下
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
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
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
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
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

柳行制文集 卷之二
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媯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有人所遺金珠可值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非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卽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辭與義多所發揮死又執弟子禮于同里方先生鳳

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于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

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克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士者談儒服俎豆

事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竒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甌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宅貢物鎮其舟至今

以爲便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爲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子求于謚讖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自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於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

上皆不報乞外以文林郎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爲新其棟宇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爲僧所據者二百三十畝悉奪而歸之宅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深服修漢先

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撻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芘風雨饋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於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追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七閱月俄以疾卒於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竝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

葬於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鹵次同次
回孫男三人秬穎穆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蔭入官
未調女一人公氣韵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
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
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
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洒肆演迤春
容紆餘才完而氣克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
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

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
真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
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
文集若干卷方彙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
起巖以居冑監時有同寮之雅故旣爲之銘納諸壙
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潛爲之表揭於冢上
潛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爲最深
所以圖公於不朽後死者之責也非潛其誰是用弗
讓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爲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
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
公游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於茲
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
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
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
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述

墓表碑陰記

戴良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
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
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

之考舒疑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蒞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于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

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于斯至正十年八月旣望門人戴良謹記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宋 濂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太和于生物之地置太肅于成物之時蓋啗遠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于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驕塵暴溢者一旦收歛縮闕折挫而無遺寓深愛于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出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爲教也惟人也亦然

三恂性怡也杞子亦三愉恢愷也恂至愷不字未冠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自致明其長也同致和次也因致文季也自三子秬穎穆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而士唯子應士恕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子中而孫則崇本崇源尚幼也同二子稠穉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士敬穉子也稠無嗣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士禧程之子也自鑄至崇本十一世矣十世之家恆有之惇厚而文如柳氏不若也文而名世如文肅公難能也名世而

有後以承之尤不可見也余是以樂稱之也
跋

書蜀山遺藁後

張燧

邑志載柳待制手書蜀山藁綿紙繕書不分卷數凡
四大冊每長濶各尺二寸厚寸餘書體放鍾繇蔣大
祿從柳思臯秀才借閱客見之嘆曰造化精華當謹
守護鬼神恐攝秘之蔣心動封識歸之越三日柳氏
家燬槩屬煨燼余過柳子自泰嘗及此自泰爲言從
祖克復尚存一本但屬藏極嚴余急爲折券借觀正

如志所稱但所言書法似鍾繇實不然大似魯公耳
雖無序目可考然按其文多係元統乙亥至至元戊
寅四年間所著攷文肅于天曆二年乙巳自江西滿
秩歸臥蜀山著靜儉齋藁十餘年爲至正壬午起待
制而沒則此爲第四冊可知冊首一幅有柳氏道傳
印章又朱印一百九面今所存止五十九面厚亦不
能及寸其爲殘闕幾半然也又出靜儉翁自贊小象
字回與此藁本無二自泰又言文肅尚有手評下論
語及蒙古書誥敕皆從兄自幾所藏大抵文肅文氣

柳文集卷之四 附錄
麗渾筆畫嚴正無一縱放畸俛處皆類有道所爲令人儼然起敬不待拜其遺像而然矣凡至人精華不滅類有神物以爲訶護此祝融氏所不得占盡者斯文幸覩鹽焚呵凍以書柳氏賢胤永其寶之崇禎丁丑至後三日後學張燧識

跋柳文肅文藁冊子

張燧

此柳文肅公手書文藁十四首予友朱君翼之所藏屬予識猶記丁丑冬嘗跋公遺藁蓋元統乙亥及至元戊寅間作此則其前六歲天曆己巳作也前此者

廣長各尺二寸許視此方幅幾倍若書法之剛方耿介與中縫之朱印尾冊之圖章則與此皆無略異焉己巳爲公滿秩歸蜀山之年夏四月則尚候代江右時耳先君子工書法酷類公非直優孟形似予嘗戲懇臨摹一幅雜原藁中歸之柳克復輩終不能辨與晉穆帝令張翼寫表右軍不能自認正同時甫一紀再展公藁而先君子已不可復作矣把卷爲之長慟若公之書法推轂于昔賢宋承旨人物記嘗稱公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胡元瑞詩藪曰虞楊

范揭書掩于詩道傳與鮮于趙鄧皆以書知名詩爲
書掩此不待予品騰也已丑花朝夫次張燧題于妙
來閣。

